道光丙午鐫

洛陽名園記

海山僊館叢書

[illegible]

洛陽名園記

[illegible]

洛陽名園記序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於功德者遺芳餘烈足以想像其賢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僧坊以清淨化度羣品而乃斥餘事種植灌漑奪造化之功與王公大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爲天下之中土圭日影得陰陽之和嵩少瀍澗鍾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爲冠冕之望天匠地孕爲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優游間暇之士配造物而

相嫵媚爭妍競巧於鼎新革故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習歲時嬉遊聲詩之播揚圖畫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記可以考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為不苟且夫識明智審則慮事精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深為近遠小大之應於熙寧變更天下風靡有所謂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為首後十五年無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符節文叔方洛陽盛時足迹目力心思之及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為天下治亂之候又曰公卿方進於朝放乎一已

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文叔在元祐官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竄爲黨人女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今記稱潞公年九十而杖屨東西按太師丙午生正紹聖乙亥歲譴逐嶺表立黨之二年誣謫宣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羣陰已壯芽孽矣權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乎一已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愚故曰其言眞不

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時至以荊棘銅駝腥羶伊洛雖宮室苑囿洿池皆盡然一廢一興循天地無盡藏安得光明盛大復有如洛陽衆賢佐中興之業乎李文浮休侍郎詠長安廢興地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漢苑隋宮已黍離覆轍由來皆在說令人還起古人悲感而思治世之難遇嘉賢者之用心故重言以書其首紹興八年三月望日豳國張琰德和序

洛陽名園記卷之一

宋　李格非　撰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爲近闢而景物最盛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景勝可顧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有百餘步走蔭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横爲洞一曰土筠縱爲洞

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漪嵐曰夾竹曰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東還有卧雲堂堂與四景堂並南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衡直闓爽深密皆曲有奥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為行列區處周旋景物歲增月

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地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窻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留而不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於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前世所謂迷樓者類也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於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糧盡籍入田宅城

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東園北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遊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盃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爲堂榜之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俗目曰醒酒池

環溪

環溪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滙爲大池周圍如環故云然也榭南有多景

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峯翠巘畢效奇於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岹嶢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秀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為島塢使可張幄次各待其盛而賞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踰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

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南有臺一區尤工緻方十許丈地而樓橫堂列廊廡迴繚闌楯周接木暎花承無不妍穩洛人目爲劉氏小景今析爲二不能與他園爭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於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檜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叢春亭出荼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滀其怒而納之於洪下洪下

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子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洌侵人肌骨不可留迺去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葢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於此至花時張㡘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絕烟火游之過花時則復爲邱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紫一枝千錢

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七里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刱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爲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既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購之園既古景

物皆蒼老復得完力藻飾出之於是有憑陵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松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今刱堂其北竹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圍疎筠琅玕如碧玉椽今刱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派來可浮十石舟今刱亭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繞之有池宜蓮荇今刱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雄侈然此猶未盡得王丞相故園水東爲直龍圖閣趙氏所得亦大刱第宅園池其閒稍北曰郟鄏陌陌列七丞相之第文潞公程丞相宅旁皆有池亭而趙韓王園獨可與諸園列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殆侔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扃鑰爲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淵藪歲時獨厮養擁篲負畚鍤者於其間而已蓋人之於宴閒每自吝惜宜甚於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桃李

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
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
輒與其土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
院東李氏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四并
迎翠濯纓觀德超然五亭

松島

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數百
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爲袁象先園本朝屬
李文定公丞相今爲吳氏園傳三世矣頗葺亭榭池沼

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構堂東北曰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爲亭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他郡尚無有而洛陽獨以其松名

東園

文潞公東園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汎舟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瀍水二堂宛在水中湘膚藥圃二堂閒列水石西去其第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屨游之

紫金臺張氏

自東園並城而北張氏園亦饒水而富竹木有亭四河圖志云黃帝坐元扈臺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處也

水北胡氏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邙山之麓瀍水經其旁因岸穿二土穴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軒窻其前以臨水上水淸淺則鳴漱湍瀑則奔駛皆可喜也有臺榭花木率在二室之東凡登覽徜徉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陽獨有此園耳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

繚洛乎其間林木薈蔚烟雲掩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月臺有巷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陳於前避松檜搴藤葛的然與人目相會而名之學古菴其實皆此類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為會隱園水竹尚甲洛陽但以其圖考之則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其水其木至今猶存而曰堂曰亭

者無復彷彿矣豈因於天理者可久而成於人力者不可恃耶寺中樂天石刻存者尚多

獨樂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曰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杪落藩蔓草為之爾溫公自為之序諸亭臺詩頗行於世所以為人欣慕者不在於園耳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難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宅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葢舊堂葢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名葢不足勝葢有餘也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谿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横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逕望之超然登之脩然者環翠亭也渺瀰重邃尤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

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署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峯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園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有一物時可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是也梅盎早

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自大庾嶺移其本至此流杯水雖急不旁觸爲異師子非石也入地數十尺或以地攷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北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等皆隋唐宮園雖已犁爲良田樹爲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賢人會集之盛今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之倏來而忽逝也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

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邱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已之私意以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

末路是矣

洛陽名公卿園林爲天下第一靖康後祝融回祿盡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其知言哉河南邵博記

晉王右軍聞成都有漢時講堂秦時城池門屋樓觀慨然遺想欲一游目其與周益州帖𦾔數致意焉近時呂太史有宗少文卧游之語凡昔人記載人境之勝爲一編其奉祠亳社也自以爲譙沛眞源恍然在目視兗之

太極嵩之崇福華之雲臺皆將卧游之噫嘻弧矢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分裂蜀在境內雖遠患不往爾往則至矣亳兖嵩華視蜀猶邇封也欲往其可得乎然則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巳子近得此記手寫一通與東京記長安河南志夢華錄諸書並藏而時自覽焉是亦卧游之意云爾永嘉陳振伯玉書

道光乙酉鐫

廣名將傳

海山仙館叢書

延[illegible][illegible]著書

黃谷說書

道光乙酉鐫

序

名將一書爲武而設也既爲武設則名將中之智勇所在與夫正之爲正奇之爲奇必明明點醒細細拈出使披閱者一覽而知前人之用意得借以發後人之用意方不媿著書之大義倘纂修無識祇輯繁文反遺精要縱三絕韋編於武何益此舊本所以不足重輕也當今重武英傑羣興莫不思登壇而麾日月借箸而談風雲雖曰妙用在於一心何至學古然事必有因機須待觸若不窺前人已然之妙用何以發吾心將然之機宜爲

師中之勝算以此知名將一書用武者不可朝夕離也朝夕不可離而按之茫無竅脈又且錯落多端烏乎可也因取而細較之芟其繁文出其精要再入旁批有夾註又總斷結其智勇之所在雖仍是此百數英雄祇覺一經洗發而面目精神皆躍躍紙上使覽之者會心點首而悟兵家正之爲正如此奇之爲奇如此奇正之變動無窮又如此卽至用衆如何用寡如何巧久如何拙速如何莫不了了於胸中而取諸左右使出而總戎自百戰百勝而伯仲孫吳不復多讓誠用武之先資也書

成謹弁於首

崇禎十六年歲在癸未漳浦黃道周石齋序

新鐫廣名將傳序

用兵有法乎孫吳諸家之書具在也爲將必讀兵書乎馬服之子以父書敗而販繒吹簫屠狗者流崛起阡陌以百戰取通侯不聞所讀何書也兩軍角逐將智者勝跬步換形俄頃百變存亡生死懸于呼吸此亦惟有如張睢陽所云兵識將意將解兵情以意爲戰耳何暇遠稽古人已陳之迹寬目前難必之效哉雖然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此决于臨事者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肄于平時者也必俟登壇授鉞始講韜鈐執銳陷堅始論

攻守是承平之世不必豫儲將才飽煖之氓無庸更籌捍衛傳所云備禦不虞古之善教者何以稱焉自古國家雖安忘戰必危我

朝以神武定天下二百年來累洽重熙

聖主諄諄訓誡每以整飭戎政爲急不佞內充宿衛外總師干從事于選將練士者歷有年所篋中舊藏廣名將傳一書相傳爲黃石齋原本備錄太公以降迄于前明俞大猷凡歷代將帥著稱者計一百七十餘人戰功按籍可攷公餘披覽輒增慨慕閒與將佐面相指證多

所啟發蓋是書序次簡明本末賅貫又經名流逐加評斷昭若發矇介胄之夫粗通文義靡不一覽可悉實爲營伍中必不可少之書非孫吳諸家辭旨深奧猝難索解者可比會趙怡山廉使見而欣賞謀爲之校勘授梓適潘德畬運使有海山仙館叢書之刻因屬附入以資將略之一助溯自阪泉涿鹿以來將之重漸與相埒顧其人多不傳傳而尤著者乃有此一百七十餘人就此一百七十餘人中其爲名將同而所以成名者各異後之人宜何師焉且古今兵制屢變古以車戰後乃用騎

古以弧矢爲利器後乃用銃古之礮用石後乃用火又況宜于陸不宜于水宜于平曠不宜于隘阻宜于江湖不宜于海亦安有轍迹之可尋哉顧有同而異者有異而同者不愛錢不惜命將之體也賞必信罰必公將之用也辨主客審勞逸將之經也知已知彼抵瑕蹈隙將之權也尤必先積其忠君愛國之誠又能與士卒同甘共苦固結其心俾躍然有同仇偕作之勇而肫然有親上死長之義則一切韜鈐之奇攻守之變無不可舉而措之雖古名將何以加焉而又何異焉泥古者不智蔑

古者無法由其可傳以悟其不傳斯可以讀是書矣是
爲序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八月兩粵使者宗室耆英

廣名將傳總目

卷三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宋　李顯忠　宋　楊存中

宋　王德

卷十六

宋　王彥　宋　劉子羽

宋　魏勝　宋　李寶

宋　趙方　宋　孟宗政

宋　孟珙　宋　杜杲

卷十七

宋　余玠　宋　趙范

卷十八

廣名將傳卷一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呂尚

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從其先祖封於呂故名呂尚字子牙尚抱經天緯地之才嘗著有六韜備言陰陽遂爲兵書之祖時值商紂暴虐避居東海之濵坐石磯垂釣絲不設餌釣不曲鈎每言不釣魚鱉獨釣王侯人多笑之困窮老矣聞西伯賢善養老遂往歸焉入岐州復

釣於磻溪之上欲干西伯西伯自羑里歸憂而將出獵命卜有所獲否卜者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乃王霸之輔西伯喜而獵果遇尚于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嘗曰當有聖人興周子其是耶太公望子久矣故又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時年八十有二西伯尊之爲師問政對曰爲國有三策敬天勤民親賢而已西伯善之因與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權謀與秘計詩稱文王伐密伐崇皆太公之謀是時天下三分有二西伯事殷不改至武王嗣位紂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其惡愈甚武王方修文王之業尊太公爲師尚父鷹揚東伐太公因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衆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觀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也武王卜之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武王欲還太公力強之遂前而克商既克商武王遂封師尚父于齊故後之言兵者皆宗太公之六韜爲本謀

斷曰

太公尚父霸王之輔漁獵以歸修德用武學擅陰陽

韜分龍虎黃鉞白旄揮之如塵伐取商殘開篤周祜

後世談兵宗之爲祖

孫武

孫武者齊人也善用兵著孫子十三篇詳言兵家之秘吳王闔廬欲霸吳滅楚因往見之吳王難之曰子之十三篇吾已盡觀矣然言之易行之難子可小試勒兵乎孫子曰可吳王又難之曰勇悍易柔弱難子可試以婦人乎孫子曰可吳王異之乃出宮中美婦百八十人命孫子教試之孫子受命遂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

各爲隊長皆令持戟因教之曰汝知汝心與左右手與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凡鼓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不可違婦人曰諾孫子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以爲戲而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今申令既已明而鼓之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法當斬因命斬左右二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

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爲將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姬以徇用其次爲隊長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孫子乃使使報王曰兵已整齊請王下觀惟王所欲用雖赴水火可也吳王曰將軍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用其實然吳王心知孫武能用兵後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北破秦晉孫子之力也

斷曰

孫子兵法十有三篇婦人可試法令爲先左右視手

背後心前申令既熟笑則斬焉斬而易隊赫然肅然

大威秦楚千古名傳

范蠡

范蠡越人也事越王勾踐與謀國時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而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師遂出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蠡曰以不

聽子故至于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文種行成于吳請身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伯嚭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于嚭嚭受之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臣若赦之此國之利也子胥諫弗聽吳王卒赦之罷兵歸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臥嘗之欲使范

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為質于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以報吳蠡皆諫止之既而吳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勾踐乃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蠡對曰未可也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吳國精兵盡從王惟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君子言君養之如子也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于王王方會諸侯

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請成于越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疲弊輕銳盡死于齊晉越遂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棲吳王于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請成曰孤臣夫差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

非爲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害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范蠡事越王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滅吳報會稽之恥稱上將軍還國亦云功成名遂矣然以爲大名之下難久居遂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爲鴟夷

子皮耕于海畔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去止于陶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初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去不决卒被殺

斷曰

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勾踐犯之故遭天責棲保會稽已當死厄厚禮卑辭蠡之善策使種請成初猶不測

既賄貪饞乃許歸國嘗膽臥薪仇塡肝膈二十餘年報猶不得至吳北盟南師方迫吳使請成難援前迹君縱哀憐臣則赫赫天與不承死乃自賊功成去之有如行客三致千金三散豈啻如此高人千秋生色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而謗之吳起怒遂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齧臂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適魯事曾子後母死不歸曾子薄而絶之適齊

人攻魯起乃以兵法說魯君魯君欲用爲將以禦齊或譖曰起妻齊女也豈爲魯耶魯君疑之起急于成名因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君乃用爲將遂破齊以顯名魯君欲重用之或又曰魯小國也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是棄衛也況起殘忍人也用之必多事魯君復疑之起不得志聞魏文侯賢遂往事之文侯問于李克曰吳起何如人也克曰起貪而好色其人不足重然善用兵雖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文侯於是以爲將將兵擊秦拔其五城而還起之

爲將雖身極貴然必與士卒之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囊贏糧與士卒同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痛哭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死于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知起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用爲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既卒後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

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仍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如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

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于子乎屬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起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起起因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強楚於是南平百越北併陳蔡郤三晉西伐秦多犯楚貴戚之忌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殺起

斷曰

吳子忍人怒誅笑謗母死不歸殺妻求將曾子薄之魯君疑放然而用兵穰苴不讓甘苦與同士卒樂伎守魏西河秦畏東嚮在德一言聖賢度量魏人忌之去爲楚相北并南平功在人上惜犯貴宗終令身喪

田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孼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遂以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

師穰苴曰臣素卑賤今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恐難行事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遂使莊賈往穰苴因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至期穰苴先期至軍立表下漏以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也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

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穰苴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悚然未幾景公遣使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右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

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爲之出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封內所亡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景公郊迎勞師成禮以入尊爲大司馬故世稱爲司馬穰苴穰苴死後景公用兵大做其法故諸侯朝齊因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遂號司馬穰苴兵法云

斷曰

穰苴庶族人微權輕燕晉壓境齊國殆傾晏嬰明識

薦苴用兵法斬貴族一軍皆驚再加恩馭莫不奮興
未經血戰勢已雷轟敵人潛遁追奔掃清尊爲司馬
兵法垂名

孫臏

孫臏者孫武之後世子孫也生阿甄之間嘗與龐涓同
學兵法約富貴相援引後涓先事魏得爲惠王將軍然
自以能不及孫臏深忌之乃陰使召孫臏臏至則巧以
法刖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適齊使如梁孫臏乃以
刑徒陰見齊使而說之齊使以爲奇竊載歸齊見于田

忌忌喜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博利前者勝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而馬有上中下輩往往相配而出故勝負不決臏因謂田忌曰君第重利臣能令君勝忌然之乃與王及諸公子約遂射千金及臨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忌如之旣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以孫臏爲能遂進於威王威王問以兵法遂以爲師後魏以龎涓伐趙趙急請救于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爲將威

王乃以田忌爲將孫臏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紀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內君不若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救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齊因大破梁軍後魏復使龐涓伐韓韓告急于齊齊威王復使田忌爲將孫臏爲師以救韓忌復直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歸魏臏因謂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

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因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見之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亡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因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舉火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

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孺子之名齊因乘勢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重天下世傳其兵法

斷曰

孫臏學藝才高被忌刖足致傷黥刑使廢誰知載歸反爲齊利救趙趨梁已奪其氣減竈誘之自奔速斃萬弩馬陵豈容迴避孺子成名是誰之意

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韓衛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

一攻趙拔光狼城攻楚拔郢楚王東走徙陳秦遂以白起爲武安君又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于河中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將馮亭遂謀以上黨歸趙駕禍于趙平原君受之秦果使左庶長王齕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誚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頗軍多失亡數敗又

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頗將以擊秦秦聞趙括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絶趙壁間趙壁分而為二糧道絶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復發兵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其將軍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

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趙人大震秦復定上黨郡遂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割六城以和且休士卒應侯聽之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

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
山而爭入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
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
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
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亡失
武安君言曰秦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強起
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
遷之陰密武安君病不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
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

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賜之劒自裁武安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斷曰

秦將白起戰功濟濟拔城若山殺人如水至于長平慘尤莫比四十萬人一夕坑棄應侯受和武安失意

及敗請之堅臥不起士伍先遷杜郵後死雖君寡恩實天報理

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精于用兵事秦始皇攻趙遂拔趙攻燕遂拔燕是時秦將李信年少壯勇亦嘗以兵數千逐破太子丹始皇奇之因問信曰吾欲攻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勇壯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兵二十萬

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頻陽李信攻平與攻鄢陵蒙恬攻寢俱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督秦軍敗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王翦謝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耶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惟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勿復言翦曰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惟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翦將行請美田

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屬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翦代信擊荆荆聞翦益兵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翦堅壁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翦終不出惟日休士沐浴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問軍中

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荆兵數挑戰不出遂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翦因乘勢畧定荆地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翦與子賁俱有大功後秦並天下至二世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陳勝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於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殺伐多矣今王離已三世將矣應受不祥居無何項羽救

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斷曰

王翦事秦論荆明果六十萬人缺一不可李信少年以毛赴火兵敗再與其計已左空國伐人豈不疑我美宅田園固請瑣瑣大國雖傷其中猶夥士卒投超尙思閉躲兵去追奔萬全方妥爲將陰殘一世坎坷三世不祥王離被虜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有功文

侯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毅生而賢善用兵是時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忘報於是屈身下士先重禮郭隗以爲招毅聞而心動因請於魏王而使燕燕昭王一見卽以客禮待之毅感其誠遂委質而臣燕昭王喜竟以爲亞卿因問伐齊之事而其時齊湣王正強南敗楚相唐眛于重丘西服三晉于觀津且與秦昭王爭重爲帝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毅因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與趙及楚魏合燕昭王以爲然因别遣使連楚魏先使毅約趙惠文王毅復

合趙嚪秦以伐齊之利是時諸侯正害齊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復以相國印授毅毅遂並護趙楚韓魏燕以伐齊因大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將燕軍獨追至臨淄齊湣王敗亡走保于莒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爲昌國君燕昭王歸留樂毅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于樂

毅齊將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曰齊兩城不下者毅與新王有隙欲連兵留齊而南面王也齊王所患惟恐他將來卽墨殘矣惠王固已疑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還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燕齊齊將田單知毅去遂設詐誑燕大破騎劫盡復齊城而迎襄王于莒復入于臨淄惠王悔無及且恐趙用毅而乘燕之弊乃使人謝毅曰寡人使騎劫代將者念將軍久暴露于外欲且休計事也將軍過聽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何以

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毅不佞不能承奉王命以順左右之心逃遁走趙者恐傷先帝之明有害足下之義也惟君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子閒爲昌國君而數往來燕趙俱以爲客卿後毅卒于趙

斷曰

昭王宿怨立隗招賢樂毅聞之求請使燕一言旣合亞卿操權擁韓護趙攻齊之壁七十餘城一旦下焉功成怨釋君臣快然奈何父死子信閒言騎劫代將前烈盡捐倉卒走趙情實可憐覽史三歎是誰之愆

李牧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邊患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邊若有患急入收保有敢捕盜者斬邊患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邊盜以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邊有所入輒戰不利多亡失不得田畜復請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如用臣容

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邊寇數歲無所得然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牧于是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嘗破敵受賞百金者）彀者十萬人悉勤習戰然後大縱畜牧人民滿野邊寇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始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遂大破單于十餘萬因而奔走後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後秦破趙殺將扈輒趙乃以牧爲大將軍擊秦大破秦將桓齮封牧爲武安君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牧與

司馬尙禦之秦一時不得趙因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尙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知趙王受欺因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尙王翦因急擊趙殺趙葱虜趙王遷及顏聚遂滅趙

斷曰

李牧良將爲趙守邊市租入幕饗士無厭烽火獨謹射騎習兼邊患卽入收保爲先不許浪戰戰則斬焉盡以爲怯易將火炎戰不得一敗已失千再請牧出

法只如前士感願戰然後戒嚴出其不意誘其兵添一戰破之膽落心寒不敢犯境十有餘年如此功業宜標凌烟一不奉命身首莫全嗚呼哀哉爲將難言

廣名將傳卷一終

廣名將傳卷二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閼與趙地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及問於趙奢奢對曰譬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

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猝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諾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亦曰諾卽發萬人趨據

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攻秦秦數敗趙軍挑戰廉頗固壁不戰秦因間趙云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信秦之間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遂將之括自少時學兵法以爲天下莫能當嘗與父

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將王問何故母對曰妾事其父爲將時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其家以買田宅王以爲何如其父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必遣之如有不稱妾求無坐王許諾括既代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

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斷其軍爲二軍餓括出鋭卒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降秦悉坑之遂圍邯鄲幾不可脫賴諸侯救乃得解王以括母先言卒不誅也

斷曰

趙奢田吏原不臨戎秦困閼與其勢甚雄趙欲往救頗辭乘同奢獨譬之兩鼠穴中將勇者勝因備折衝久淹不進忽爾猝攻妄諫者死善諫者容北山先據故成大功廉藺並列馬服受封徒讀父書兵變不通

長平坑卒毋已先供朝廷選將愼勿名從

廉頗

廉頗者趙良將也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時藺相如者亦爲上卿位在頗之右頗不憤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爲勞位在吾上吾羞不忍爲之下我見必辱之相如聞知每朝會嘗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輒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等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

殊甚庸人且羞之况將相乎請辭去藺相如止之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舍人曰不如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所以避匿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請罪卒與相驩爲刎頸之交後頗與秦相距長平趙王信間使趙括代頗以致敗燕用栗腹之謀乘趙敗弱因舉兵擊趙趙復使頗將頗遂擊燕大破之得五城趙王喜封頗爲信平君

假相國居六年復使伐魏之繁陽拔之後趙成王卒悼襄王立又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頗遂奔魏之大梁魏不能用久之趙以數困于秦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于趙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見使者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受頗仇郭開金還報趙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復召楚聞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于壽春

斷曰

廉頗趙卿位下則爭一聞公言內袒負荆趙括代將長平卒坑再起擊燕得燕五城悼襄不用奔魏以明趙困思頗遣使察情上馬示健善飯示英使受仇金遺矢毀名愧爲楚將思用趙兵壽春之死悒悒不平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爲臨淄市掾人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國湣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單時在安平知必有變因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以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多

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惟單宗人以車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後淖齒殺湣王燕引兵圍卽墨卽墨士大夫戰不利知田單鐵籠之智遂相與推立田單爲將軍以拒燕時聞燕昭王死惠王立單知惠王與樂毅有隙乃縱反間宣言於燕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惟莒與卽墨也何難拔之不拔者外欲以伐齊爲名內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耳故緩攻卽墨莒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惠王信之因以騎劫代毅將毅遂歸趙田單知毅去遂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

飛鳥悉翔舞下食燕人見而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爲師乎因反走單乃起而引還東鄉坐師事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恐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列與我戰即壘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爲所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人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壘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牐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

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士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納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家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牛得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東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走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啣枚擊之而城上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

燕軍大駭奔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斷曰

齊將田單田之疏屬隱於市掾誰知其蓄燕兵破齊車先斷軸軸以鐵籠人笑鶻突及變爭門笑者始服即墨存齊共推單轂單知新王於毅不睦巧縱間言騎劫完局約降懈之掘塚自觸笑縱火牛如龍驚目七十餘城一旦以復迎立襄王功堪尸祝

西漢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其先五世相韓至秦滅韓良欲爲韓報仇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爲鐵椎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怒索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偶遊圯上有一衣褐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敺之爲其老乃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

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老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良受書旦日視之乃太公兵法也良異而習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略地邳西因以太公兵法說之良嘗爲他人言皆不省獨說沛公沛公

善之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敵臣聞其將屠家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沛公以爲然因令酈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意欲留居之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去暴宜

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意樂此所謂助桀爲虐沛公
乃還軍霸上以距關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與良
善知良在沛軍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
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
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沛公距關誠欲倍項王耶沛公曰
鯫生教我距關無納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
公自度能郤項王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將
奈何良乃固要項伯見沛公與飲爲壽結爲婚令項伯
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謝羽鴻

門乃解羽因以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請歸韓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漢王信之乃使張良還行燒棧道良歸至韓時羽已殺韓王國無可復遂欲以報秦者報楚未幾漢王還定三秦項王欲擊之良乃遺楚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而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並滅楚項王以故北擊齊良乃間道歸漢漢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攻者良進

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嘗爲畫策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使其後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

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鄕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鄕稱霸楚必斂袵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適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湯伐桀封其後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代紂封其後于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其不可二也武王克商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門封比

于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其不可四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五也休馬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其不可七也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

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
八也且夫楚惟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
而臣之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乃公事令促銷印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
功高帝曰運籌幃幄中决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
三萬戸良曰臣始起邳下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
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願封留足矣臣不敢當三萬戸
乃封良爲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
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

坐沙中語上詫曰此何語也畱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已定何故反畱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畱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畱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安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亟趨承明御史

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尙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請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命駕西都關中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兵而東留侯曰臣宜從奈病甚但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十二年從征陳

孫歸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惜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遂借學辟穀導引輕身卒子房始所見老人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因取而寶祠之

斷曰

少年爲韓博浪椎秦一編帝師圯上老人沛公天授說合如神還軍霸上謝羽鴻門當前借箸理勢具陳運籌決勝功莫可論封齒息反從劉都尊布衣封留

志願已伸寶祠黃石以明感恩赤松從遊辟穀採眞始見終隱千古惟君

韓信

韓信者淮陰人也布衣時不能治生且貧無行又不得推擇爲吏嘗從下邳鄉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信怒因絕去釣於城下諸母漂（以水擊絮曰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食之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

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胯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監斬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之與語大悅之言于漢王漢王拜爲治粟都尉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亡逃去也信度何等已

數言于王王不用因亦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于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若汝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爾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獨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若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于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

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敎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而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如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項王臣嘗事之請言

其爲人也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泣涕分飲食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毀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原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

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人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既而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擊楚魏王豹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因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塞臨晉信乃

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因使人請漢王願益發三萬人臣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于滎陽漢王乃遣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

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儒者也嘗稱仁義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千里襲我亦已罷極如此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遂不聽廣武君策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漢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

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復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乃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等退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亂以爲漢已得趙王將軍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漢兵夾擊之遂大破趙兵斬成安君泜水上擒

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必置之死地然後人人自爲戰若與之生地皆走矣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至麾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因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信固問廣武

君乃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將軍涉西河虜魏王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天下若此者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曰今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

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于燕燕果從風而靡乃使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鎭撫其國漢王從之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于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耳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符印以麾召諸將易置之

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
守趙地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來
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范陽辯士蒯
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
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
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
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
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
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

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並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令齊王使信使招所亡城亡城必反漢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之爲人寄食于人受辱胯下無兼人之勇易與耳遂與信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吾果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曰齊僞詐多變

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鎭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夕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良往立信爲齊王發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漢王身居項王掌握中者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也如

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然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從故我得以至于此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以奇策感動之因說以相術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

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兼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背義乎通曰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載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

欲持是安歸乎竊爲足下危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信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王已破漢王襲奪齊王軍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賜百錢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高祖以陳平計發使告諸侯會陳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謁高祖于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祖曰人

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惟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

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乃謀于家臣夜詐詔報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斷曰

淮陰餓夫飯于漂母時不利兮胯下受侮事楚無知

事漢誰數火燒連厥身幾伏斧蕭滕雖奇沛猶未許
旣亡追還方驚壇語暗出陳倉定秦擊楚井陘拔趙
佯棄旗鼓襲田囊沙要求齊主千金報恩百錢羞沮
能辨多多不能自處未央被誅前功何補

周亞夫

周亞夫者絳侯勃子也漢文帝封爲條侯續絳侯後文
帝六年北人大入邊乃以劉禮爲將軍軍霸上徐厲爲
將軍軍棘門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北上自勞軍至
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

軍士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對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取也至于亞夫可

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
尉因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文帝崩孝
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
于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
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
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
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
尉曰策安出鄧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然楚兵輕
不能久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

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壁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曰兵無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一奇也王不用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

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旣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因乘勝遂盡滅之降其兵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計爲是遷爲丞相其後北主有五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爲

列侯太尉因謝病居無何召詣廷尉嘔血而死

斷曰

亞夫治兵既嚴且銳軍中不馳天子按轡霸上棘門有如兒戲吳楚反時剽輕難制堅壁守之以挫其氣委棄絕饟西北謹備挑戰不出驚擾高憩吳師饑奔方乘其弊既斬吳頭太尉謀是功高難居嘔血而斃

李廣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家世世受射漢武帝時北人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因善騎射殺首敵多為武

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令子當高帝時萬戸侯豈足道哉及景帝初吳楚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于昌邑帝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爲廣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復行賞也徙爲上谷太守北人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敵戰恐亡之乃徙爲上郡太守北人入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擊之中貴人以數十人馳騁見敵以三人與戰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奔告廣廣

曰此必射鵰者也乃以百騎往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敵人驚盡上山列陣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敵人追射我立盡今我留敵人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因令諸騎去敵營二里所皆下馬解鞍敵果疑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突前射殺之復還至騎中解鞍敵兵終疑之夜半皆引去平明李廣乃歸其大軍武帝時以廣爲未央衛尉程不識爲長樂衛尉及出擊敵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

斗以自衛幕府省文書遠斥堠然亦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程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士卒樂為之死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敵不得犯我是時二人皆為名將然敵人畏李廣之畧士卒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後廣出鴈門擊敵人敵人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敵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敵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

入塞敵人數百追之廣取敵兒弓射殺之以故得脫至漢贖爲庶人嘗夜從一騎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李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敵人入殺遼西太守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亭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敵人聞之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不能入矣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衆共之將兵至絕乏之處

見水食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卒以此愛樂爲用廣猿臂善射專以射爲戲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嘗與王朔語曰自漢擊外彝廣未嘗不在其中然列校以擊敵功封侯者數十人獨廣無尺寸之功以封邑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抑命也朔曰將軍自念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太守羌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坑之至今大恨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

將軍所以不封侯也後漢大將軍衛青擊敵人青卜捕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出東道廣自請曰臣結髮而與敵人戰願居前部青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因不聽廣請廣不謝而走意甚慍怒及就部曲引兵出東道軍無鄉導遂失道後於大將軍大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且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因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敵人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

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垂涕

斷曰

李廣爲將才氣無雙世世受射射無不當三人與戰中貴受傷殺其二人擒一以償孤軍擊敵解鞍其傍敵疑爲誘轉奔而亡不擊刁斗部伍偏強凡戰可侯侯則未嘗細推其故禍在殺降迷道自剄天意難量

衛青

衛青字仲卿嘗從人至甘泉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免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以椒房戚拜為車騎將軍擊敵人斬首敵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凡敵人犯邊皆有斬獲又畧定邊地甚廣遂拜青為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三子皆侯後敵人入代殺都尉大將軍統率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等出擊之各斬獲有功獨建以三千騎與敵人數萬騎戰敗盡亡其軍獨以身歸青問建罪當如何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

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
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
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青曰
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
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
誅於境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
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上弗誅贖為庶
人

斷曰

靑之少賤無異凡奴何期慧眼乃在鉗徒後果封侯

威讋單于裨將蘇建將兵擊胡以千敵萬苦戰日餘

寡不敵衆一軍皆殂僅以身免逃歸伏辜僉曰可殺

毋玷簡書靑獨曰否是不宜誅明威易耳仁實難乎

以寡敵衆不爲賊俘歸死司敗不畏罪逋其忠其勇

皆大丈夫概殺無赦何以勸乎表上其事以俟廟謨

恩出天子威仍在吾果許贖罪以示優殊其子蘇武

牧羊海隅孤忠苦節千秋所無蓋慾自贖收之桑榆

實靑恩惠固結不渝明德之遠其如此夫

程不識附見李廣傳

廣名將傳卷三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霍去病

霍去病者大將軍衞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爲嫖姚校尉嘗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獲首𢿱過當封爲冠軍侯後率兵征北以張騫前使大夏𨑒北地久知善水草處用爲導軍故軍得無饑渴去病爲驃騎將軍與公孫敖李廣張騫等分道擊北

兵去病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斬獲甚衆諸宿將士馬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以壯騎先去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渾邪王欲降漢使人馳傳以聞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王裨將多不願降欲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然後將其降者號十萬人渡河歸上封渾邪王爲漯陰侯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後敵人入

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敵人畫策常以漢兵不能度漠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出定襄代郡轉戰遂追至寘顏山趙信城得敵人積粟悉燒其城既還論功上曰去病約輕齎絕大漠封狼居胥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獲醜取食于敵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賞賜甚多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去病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

爲治第對曰敵人未滅何以家爲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振而去病尙穿域蹋鞠事多類此

斷曰

驃騎將軍名曰去病出塞遠征常儌天幸渾邪欲降衆尙未應去病往迎執爲成命欲亡斬之請王入境上教學兵方畧自勝上爲治家志在平定爲將若斯忠勇可敬不惜士饑是其一病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沉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彝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敵人大爲敵所困漢軍乏食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武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擊敵人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恭自後羌人旁緣前

言輒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詛發誓爲盟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征和五年先零豪對煎等通使敵人由此觀之敵人欲與羌合非一世也宜及其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候狼何果遣使至北以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絶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敵人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

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於是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别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遂刦掠小種背叛犯塞安國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老臣上復問將軍度羌豺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豺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安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萬騎欲渡河恐爲敵所遮即夜遣三校啣

校先渡渡輒營陳遂以次盡渡敵數十百騎出入軍旁
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且恐爲誘兵擊敵以殄滅爲期小
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又遣騎候四望陿中無敵遂夜引
兵上至落都召諸校曰敵若以數千人守此兵豈得渡
吾今已渡知羌彛無能爲矣充國行兵常以遠斥堠爲
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
後戰遂西至西郡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敵數
挑戰充國惟堅守且遣子趙卬將胡越騎爲支兵又遣
所獲羌人歸告種豪大兵止誅有罪明白自列無取並

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錢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蓋充國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畧者解散敵謀而酒泉太守辛武賢乃請益馬食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可奪其產畜天子下其書令充國與衆議之充國以爲武賢欲分兵兩道並出回遠千里以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約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且敵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至俱危爲彝敵

笑又謂可奪其產畜尤非至計臣意先零首為叛逆劫略他種不若且捐罕开暗昧之過而勿宣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迫其悔過因赦其罪擇良吏拊循之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皆謂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天子因遣許延壽以璽書嘉納武賢之策拜為破羌將軍擊罕开又以書誚充國充國得誚以為將任兵在外貴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利害曰前遣降羌諭告罕开以朝廷德意罕开之屬未有所犯今先零羌

楊玉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今置先零而先擊罕开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至計臣聞兵法攻不足守有餘又云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今先零楊玉率兵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此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且張掖酒泉二郡兵少敵至尚不能守而使之行攻釋致敵之術而從爲敵所致之道愚以爲不便且先零欲爲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納然其私心惟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又逼脅諸種

國家之憂恐不易解臣意先擊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上賜書報從充國議充國引兵至先零所在敵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盡棄車衆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趨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因是敵爭走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擄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百餘輛及兵至罕开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开大喜曰漢果不擊我豪靡忘率衆來歸罕开竟不煩兵而下充國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

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進兵以擊先零是時先零羌降者已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以待其弊作奏欲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恐忤上意因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往者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僅得四千萬斛及義渠安

國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爲逆其失已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倘四夷卒有動揺相因而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稿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而起爲明主憂且羌人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人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百二千頃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揚汝南步

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北騎就草則郡益積畜省大費上報曰欲罷騎兵萬人畱田卽如將軍計敵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敵敵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謹條陳不出兵屯田便宜十二事步兵畱屯以爲武備威德並行一也使敵失肥饒啓諸羌相叛之漸二

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事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督甲士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揚威武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羌僥倖不出亦令敵竄風寒之地受霜露疾疫之患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敵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不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出他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從枕席過師伸威千里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奏上上復報曰將軍言兵

可期月而望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充國又奏曰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為敵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且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敵見萬人留田為必擒之計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謝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

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因報充國曰將軍計善
其留屯田彊食自愛是年秋罕开羗斬先零楊玉首降
明年充國請罷屯田振旅而還年八十六薨謚曰壯侯

斷曰

充國老將識彝最眞解仇合約從來不馴先零罕开
為患正新孰急孰緩當以罪論問誰堪此無踰老臣
請往一見勝于百聞殄滅為期不食小勲忠言罷騎
便宜留屯初上國計是不三八十五十八後漸轉唇
先零之死期月先陳盡忠明主千古稱純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爲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然家貧無節不爲州里所稱後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初宣帝時北人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身入朝見郅支以爲呼韓破弱不能自還即西收其右地會漢發兵送還呼韓郅支遂怨漢擁護呼韓而不助已因求還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益強

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時湯與延壽已出西域湯聞郅支叛漢因與延壽謀曰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然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並驅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戰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湯曰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尙猶豫會病湯遂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及屯田吏士欲舉事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子欲沮之耶延壽因從之遂共上疏自劾郎

日引軍分行入康居界進攻木城破之遂入土城郅支聞漢兵至欲去恐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爲漢發自無所之遂反而堅守及二城破漢兵縱火吏士爭入遂斬郅支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因上疏曰郅支單于慘毒行于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郅支首懸之槀街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既歸入塞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萬里振旅宜有

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隷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仇也上立出吏士既至論功石顯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于北方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日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今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出百死入絶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萬彝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之且喜且快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

從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
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
之數經四年之勞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猶
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
其過今康居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
罪甚于畱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而滅郅支
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
桓貳師而大功未著小罪數布臣竊痛之乃封延壽爲
義成侯湯賜爵關內侯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

按驗實王子湯下獄當死中大夫谷永上疏頌其功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請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廷臣議不決上召湯問之湯對曰此無足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北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近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雖衆不足以勝會宗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兵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

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
此時已解矣屈指計之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
軍書到果報已解

斷曰

郅支叛漢殺漢使者西奔康居以圖苟且豈料陳湯
恰操塞馬進斬郅支有如闕下大張漢威以揚中夏
雖未請誅行權可也廷議苛求殊覺恩寡勉封列侯
隨封隨罷屈指烏孫早知解瓦英俊奇才用宜寬假

馮奉世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以良家子選爲郎先是漢使出使西域多辱命或貪汙爲外國所苦是時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並殺漢國使奚充國又攻劫南道與歃盟叛漢自鄯善以西皆絶不通奉世乃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

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乃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禮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悅下議封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專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爲奉世出使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爲後世法卽封奉世則後之奉使者皆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于彝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封上善望之議遂以

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永元二年隴西羌反詔丞相韋元成等暨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爲憂而復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對獨奉世曰羌近在境内背叛不誅何以威遠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故師至折傷而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敵無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元成等皆以民方收斂未可多發二萬人屯守之

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彝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敵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鈍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則弱形見矣弱形一見諸種並起臣恐中國之患非四萬所能解也故少發而曠日與一舉而卽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詔益二千人命奉世與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分屯三處先遣校尉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于廣陽谷羌人盛多皆爲所破奉世乃具上地形並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上悟

乃發兵六萬人拜任千秋爲奮勇將軍以助之奉世乃與千秋合軍進至隴西大破羌人斬首數千餘皆逃亡出塞明年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錄功賜奉世爵關内侯奉世居瓜牙官前後十年功名次于趙充國後歲餘病死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功封列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約諸國背叛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出使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北人郅支單于殺漢使者

亡保康居都護甘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多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議

斷曰

莎車王驕歃盟叛漢鄯善以西皆擁為亂奉世不平徵兵討叛傳首長安武威震煥朝廷議封駁為專擅

光祿大夫聊以消筭羌反隴西衆皆怠玩奉世請誅反復論難及大破羌方知才幹再論前功已成故案

東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更始立更始春陵戴侯曾孫元也豪傑多薦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仗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異之因畱宿禹乃進說曰

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沉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向服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與定計議至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光武披輿地圖因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光武愈悅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王匡成

丹劉均以拒之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並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拜禹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禹至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更始更遣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罷戰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

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匡兵既至營下禹乃傳發諸將鼓而並進遂大破之匡等敗走遂定河東光武卽位使使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酇侯禹時年二十四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毀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攜負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光武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

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鋭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今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遂引軍北至栒邑帝以關中未定下勅催禹進兵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鎭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

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召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獨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十三年天下平定封禹爲高密

侯甍

斷曰

光武渡河禹追河北問欲仕乎願垂竹帛延攬英雄

厚薄在德光武悅從遂破羣賊遣西入關河東乃得

赤眉毀殘乘勝獨克停車勞來垂髮戴白名震關西

誰不感格惜旣殺歆禹慙失策還詣洛陽高密受職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爲上谷郡功曹太守耿

况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

爵位恂從況迎使者于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耶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啣命以臨四方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使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秪更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未應恂竟叱左右以使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與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

王郎起遣將到上谷急發況兵恂說況曰王郎邯鄲拔
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
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奈何恂曰今上谷完實
控弦萬騎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
之恂遂結謀彭寵襲擊使者殺之奪其軍而南及光武
于廣阿光武拜恂爲偏將軍因得數與鄧禹謀議禹奇
之及光武南定河南而難其守問於禹禹曰寇恂文武
足備有拔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光武乃拜恂
爲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因謂恂曰河内完富吾因是

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鎭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光武於是復北征恂因移書屬縣講兵肄射爲矢百萬餘養馬一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輸給運前後不絕更始將朱鮪聞光武北伐而河內孤遂使蘇茂賈強將兵三萬渡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于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乃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適馮異遣救及諸縣兵皆至旛旗蔽野乃令

士卒乘城大呼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奮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而茂兵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乃還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甚驚有頃恂檄至方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數賜書勞問恂同門生董崇因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據此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當以前人爲鑑恂然其言遂稱疾不視事及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

離也恂固請帝不聽恂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
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後恂爲潁川太守執
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而戮之復以
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
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媢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見恂必
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
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
屈于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
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兵入界一人兼兩人

之餽恂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賈復欲勒兵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焉得相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交而去後恂代朱浮爲執金吾從車駕征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能平恂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平而恂竟不拜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初隗囂將高
峻擁兵萬人據高平及囂死峻仍據高平堅守大將軍
耿弇以兵圍之一年不克帝自親征復遣恂以璽書招
降之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命誅文諸
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
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竟斬之遣
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不降則
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
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

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所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人稱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斷曰

恂一功曹宰相之器更始王郎鄙不足計感慕劉公尊賢下士禹奇薦恂文武足備河內守之諸用皆濟賈將殺人亦殺而縱賈欲報仇恂巧爲避分解帝廷

兩虎方勢從駕征隗借寇無討高峻持降皇甫強使倉卒誅文高峻失勢詭破其機服恂大智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欲致誠開門以牛酒迎光武念之遂以異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冽衆皆饑疲異具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兔肩因復渡滹沱河

使異别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
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
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立
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
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
遣李軼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
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
倉廩實乃拜異爲孟津將軍統領二郡軍于河上與寇
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思離間之乃遺書李軼曰愚聞

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出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成功于一時垂業于萬世也苟令長長（指更始）尚可扶助延期歲月則疏不問親遠不踰近季文（李軼字）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綱紀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為福在此時矣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惟深達蕭王願進愚

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以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武勃將兵與異戰異斬之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奏光武光武故宣露軼書使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建武二年春封異爲陽夏侯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

徤鬬然好擄掠卿能御士令自修飭無爲郡縣所苦異受命而西遇赤眉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殺者降者頗衆三年春復拜異爲征西大將軍適與鄧禹鄧宏相遇禹宏遂欲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距雖屢獲雄將然賊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宏不從遂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宏宏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少却異以

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與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歸營堅壁收其散卒並招集諸營堡數萬人復與賊約期合戰先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分兵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少衰伏兵卒起衣服相同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乘勢追擊大破之降者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光武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既而有人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上書陳惶懼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因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諸將爲隗囂所敗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欲

取栒異聞即欲馳兵先據之諸將皆曰敵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敵兵臨境狃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敢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者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異後病發薨於軍

斷曰

異初迎帝帝勢尚促迫于王郎東南馳至蕪蔞亭滹沱河

麥飯豆粥別將河間用兵頗肅論功不伐大樹標目
李軼朱鮪洛陽心腹一書間離遂傷骨肉赤眉延岑
三輔肆酷救異往征勢雖輯睦始敗回谿澠池終復
如此勳名自垂竹帛

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之棘陽人也初與嚴悅共守宛城中
糧盡遂降更始更始從大司徒劉伯升之言封爲歸德
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朱鮪校尉會光武北
徇河內因往歸之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四方

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佑漢士人之福也願出身自効光武深接納之時更始將呂植屯兵淇園彭往說降之遂拜彭爲刺姦大將軍從平河北與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光武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若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執鞭䝉擢常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百姓歸心賢俊雲從親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劉伯升也被害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

伐誠自知罪深恐降不免耳彭具言於帝帝曰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乃面縛與彭詣洛陽見帝帝卽解其縛拜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南郡人秦豐據黎兵自稱楚黎王帝遣彭率兵征之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于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詰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卽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河水擊其將張揚

於河頭山大破之復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兵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遂擊豐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後與吳漢圍隗囂于西城蜀公孫述遣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命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因敕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未没尺餘囂將周宗將蜀救兵至漢兵又食盡彭與延弇遂相繼退兵囂出軍尾擊諸營彭殿爲後拒故諸將得全師東歸後公

孫述遣將任滿等將數萬人據荆門横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攢柱絶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因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與吳漢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多費錢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奇等殊

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斬任滿即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故興師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辭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彭到江州復引兵乘利次破平曲公孫述使延岑等悉兵守廣漢又遣侯丹帥師二萬守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張楊臧宮與延岑等相距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

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彭聞而欲徙之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夜刺殺彭殊可惜也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謚曰壯侯

斷曰

光武北徇岑彭進說百姓無歸願開王業光武納之剌姦將列鮪據洛陽堅不滅鐵彭往說之一言便決

往征楚黎蔡宏流血後圖逃嵩隴蜀一轍奈何彭亡被刺而絶

廣名將傳卷三終

廣名將傳卷四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若此而又勤于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輩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與語奇之禹亦稱其有將

帥節乃以復爲破敵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從擊青犢於射犬衆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因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于眞定大破之然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今果失吾名將復創篹愈追及光武于薊相見甚歡復令復居前部擊鄴賊破之光武卽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時更始鄽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

事因以檄印地曰鄜最強宛爲次誰當擊之復卒然對曰臣請擊鄜帝笑曰執金吾擊鄜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鄜連戰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爲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戰深入希令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朱祐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惟高密

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建武三十一年卒

斷曰

賈復大才可將可相爲縣完監一班已暢從擊青犢大戰不讓賊陣甚堅未易便劊士卒甚饑召食再伏復日不然戰難輕放勝而後食方日勇壯披羽先登敵靡所向賊敗功成勇稱無上五校受傷在腸在臟帝聞大驚恐傷名將功雖不言帝心自諒罷武崇文如帝意向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王莽末犯法亡命至漁陽後聞光武長者欲歸之乃說漁陽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邯鄲指王郎）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因官屬皆欲附王郎不能決漢因辭出欲思所以號衆者未知所出適道見一人狀類儒生使人具食召之問其所聞其人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聞而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令類儒生者齎以詣寵

卽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方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並軍南向擊斬王郎遂及光武于廣阿拜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直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遂得親信光武將發幽州兵問可使行者鄧禹薦漢勇鷙有智謀卽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敕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客漢卽揮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靡從遂悉發其

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淯陽諸將見漢還士馬強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耶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更始尚書令謝躬屯兵於鄴時光武誘其北擊尤來于隆慮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因先令辯士說守城太守陳康康然之收躬妻子開門納漢及躬隆慮敗歸鄴不知陳康已歸漢乃輕騎入城漢伏兵擊殺之其衆悉降光武即位拜漢爲大司馬定封廣平侯率將軍杜茂陳俊等圍蘇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十餘萬

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請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於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刦掠之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義上節之心今正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于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漢因長驅追擊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于睢陽永既死全城皆降時禹縣五姓共逐

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次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冐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擊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後漢伐公孫述連勝入武陽又入犍爲又進軍攻廣都拔之遂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有十餘萬衆不可輕進但據廣都待其力疲乃可擊也漢因乘利進

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
率兵屯河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公既輕
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
公又以大衆攻尚尚敗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
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謝豐袁吉帥十餘萬衆並出攻
漢又遣別將萬餘人劫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
兵敗走入壁豐吉因圍之漢召諸將曰吾轉戰千里深
入敵地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若能
同心一力人自爲戰潛師就尚于江南大功可立如其

不然敗必無餘諸將曰諾遂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旛旗使烟火不絶夜啣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尚拒述具以狀聞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舍尚而擊公也若先擊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其老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其郭中後述敗走高午刺殺之城降漢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忍雖戰陣不利意氣自

若帝嘗遣人視其所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帝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就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其在朝廷斤斤謹質形于體貌嘗出征妻子買田宅漢還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盡分與昆弟外家

斷曰

吳漢爲將一心光武說寵擊郎廣阿從主光武發兵任漢軍旅苗曾陰違漢先加斧所發之兵盡上幕府建茂合兵漢傷膝處奮起擊之潰遁無所後伐公孫

兩營隔阻帝聞大驚敗端立數漢厲諸軍啣枚復伍

入戰入克刺逑於俎傳首長安於國有裨

耿弇

耿弇字伯昭茂陵人也少習父明經之學因見郡尉試騎士建旌旗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光武在盧奴乃馳北有功光武留爲門下吏及光武卽位封好畤侯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弇乃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都尉劉欽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鍾城列營數

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破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自分遣弟敢守巨里弇乃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塡塞坑塹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緩生口令得亡還以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以救之弇喜曰吾揚言欲誘致邑來耳今邑來適合吾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因縱兵擊諸未下者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

于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尉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蓐食至臨淄城諸將爭欲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淄出其不意而猝至必驚擾攻之一日定卽拔拔臨淄則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是擊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不卽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並兵合

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悉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而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藍宏壽三弟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擊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

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于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賊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還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屍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輛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帝至

臨淄勞軍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鑕于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步兵尚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折挫永平元年卒

斷曰

有詔詔弇進攻張步步分邑軍視阿相距旦不及中
城已拔去巨里佯攻致邑來護乘高斬之如旦乾露
藍在西安守之甚固突攻臨淄取之若素擊一得二
莫不驚懼步恃兵多一時復聚直逼弇營弇僞退怖
誘步近城如風掃霧擊牛釃酒以待君父落落難合
竟成無負振旅還京知才天賦

耿恭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騎都尉劉張出擊
車師請恭爲司馬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已校尉乃

以恭爲之屯金蒲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
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且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
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
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敵人騎多皆爲
所敗敵人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
以毒藥傳矢傳語北軍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
因發強弩射之敵中矢者視瘡皆沸會天暴風雨隨風
雨擊之殺傷甚衆北人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
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敵人復

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敵騎散走北人遂于城下擁絶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北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遂整衣冠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殁都護陳睦北軍亦圍關寵於柳中車師復畔與北人共攻恭恭厲士卒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推誠與士同死生故皆無二心稍稍死亡僅餘

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北官屬望見號泣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入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狄之暴内則傷死難之臣誠令後無邊事可也北人如復犯塞陛下將何以使將且二部兵人纔名數千北人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兵二千

多其旗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敵以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遣秦彭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會柳中擊車師以救之北軍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燉煌迎兵及王蒙戰勝欲還羌因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蒙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敵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於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

歸敵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至玉關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饑兵固守孤城當北騎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敵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范姜爲其丞後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畧詔召入問狀乃遣

恭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初恭出隴西上言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人腹心今大鴻臚固卽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鎭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免官卒

斷曰

恭爲司馬破降車師初置校尉以恭爲之示漢威德降及昆彌比人爭國攻城甚危毒箭射中以爲神奇既解復至據水絶資笮糞解渴死亡莫辭耿恭拜天

清泉忽滋揚水示敵敵方解圍招降不降殺使陳屍怒而圍城食盡煮皮范姜力救方得迎歸歸受一命忤人復追忠烈苦節眞不可爲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及王郎起知光武在薊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慙懅而返光武卽南馳至下陽曲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諱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

屬大懼光武乃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氷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氷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氷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皆我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卽位拜爲偏將軍使與捕敵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

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遂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霸營大呼求救霸曰敵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敵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敵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始各歸營既而賊復聚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

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時北騎烏桓連兵寇盜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三百餘里與北軍烏桓大小數百戰霸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北人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路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封淮陵侯

永平二年病免卒

斷曰

郎購光武光武南馳馳至滹河河水流澌遣霸往視霸急詭詞稱堅可渡堅適如之權以濟變天人兩奇將軍馬武討建不支呼霸求救霸閉營辭射及酒樽惟謹自持武殊死戰霸乃出師前後夾敵敵方敗歸屈人不戰妙正在斯餘所快者邊畧盡施

臧宫

臧宫字君翁潁川郟人也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

光武甚親納之以爲偏將軍後卽位進侍中騎都尉建
武十一年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田戎任滿
與岑彭相拒于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遂欲謀反從
蜀宮兵力小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
使人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
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
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
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破荆門岑彭自將下巴蜀使宮將
降卒五萬人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于沅

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遂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延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進攻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進軍咸陽門與吳漢共滅公孫述帝以蜀地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封酇侯後北

人饑疫自相分爭宮與馬武因上書請滅之帝不以爲然自是諸將不敢復言兵宮卒謚愍侯

斷曰

宮奉帝命屯兵駱越兵少力微越欲叛別會送委輸車數百轍令車回轉車聲不絕越驚兵來叛謀遂歇後伐延岑流水對列食少衆多事幾決裂矯馬自雄張旗赫烈登山望之勢如風雪乘亂破之公孫隨滅封之酇侯其功實切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署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吏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劉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拜征虜將軍南擊弘農厭新栢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要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絶其糧道滿數挑戰

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栢華餘賊復與滿合遵乃分兵擊破之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旣執歎曰讖文誤我乃斬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却卒于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斷曰

遵一縣吏河北從征爲軍吏令不重不輕舍兒犯法斬不容情帝初大怒既欲法行戒將莫犯斷不私卿征蠻南擊賊弩傷形衆驚欲退遵叱進兵戰氣百倍大破方平詔遵攻滿獲之於生公孫救隴衆欲回旋遵獨留戰指望功成奉公憂國死愈得名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以馬爲氏援少有大志爲部督郵送犯至

司命府見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畱牧畜轉游隴漢閒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以頒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援畱西川隗囂甚敬重之因以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于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畱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

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因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二帝指隗囂公孫述也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帝乃知帝

王自有眞也帝甚壯之援歸謂囂曰朝廷才明勇畧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濶達大度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何如高帝援曰不如高帝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于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既而隗囂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夫居前不能使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臣與隗囂實欲導之于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願詣

行在極陳滅囂之計帝乃召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三千往來遊說以離囂之黨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援因說帝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直昭然可曉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西羌自王莽末因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敵有來歙因奏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帝因拜援爲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

臨洮斬首數百級守寨諸羌八百餘人詣援降其餘諸種有數萬仍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率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閒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遁徙唐翼谷中援復進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敵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以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書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

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返舊邑援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由是諸種悉降隴西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或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優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

敵何敢復犯我境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旣而稍定郡中服之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徵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爲伏波將軍伐之援遂緣海而進隨山刋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賊敗走追至禁谿又數敗之賊衆散去因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真賊並徵側餘黨斬獲甚多嶠南悉平初援軍還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

善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北人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計討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褁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武威將軍劉尙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尙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盻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征五溪援謂友人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餘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

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屋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志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其兄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待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

擊之卽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

斷曰

馬援大志少便莫倫益堅益壯時時自陳陽蛙井底囂挾姦心及見光武知帝有眞聚米指形帝喜進兵西羌內寇邊害頻頻拜援隴守擊破先零金城欲棄援苦請存歸民樂業羌來和親賓客故舊日滿其門

徵側徵貳二女不馴伏波伐之傳首立勳裹屍明志
矍鑠報恩壺頭失利受責虎賁怒收印綬歎殺功臣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也爲人有大志家貧嘗爲官傭書久勞苦因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閒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有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既而都尉竇固出擊胡軍以超爲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

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意甚備後忽疎懈超謂官屬曰廣禮意忽薄必有北敵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會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激怒之曰北敵使到而王禮即廢假令鄯善收吾屬送敵人則骸骨長爲豺狼食矣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惟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當因夜以火攻敵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敵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衆曰善遂夜奔敵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

鼓伏敵舍後約曰見火發當鳴鼓大呼餘人各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敵衆驚亂遂斬北使及從士三十餘人餘衆百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因曰從事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郭恂乃悅超因召鄯善王以敵首示之一國震驚遂納子爲質還奏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並求更選使使西域帝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因以超爲軍司令遂前功竇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使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

德新攻破莎車而北人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
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
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
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
首以送廣德因辭責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北使
大惶恐卽殺北之監使而降漢時龜茲王建爲北人所
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超從
問道至疏勒卽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因敕慮曰兜題本
非疏勒種可乘其無備劫縛之超馳赴之悉召疏勒將

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而遂
兜題國人大悅肅宗初即位詔召超還疏勒君臣憂恐
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不忍其去超還至于寘
王侯以下皆泣抱超馬不得行超慮于寘終不聽其東
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上書請兵伐龜茲曰破滅龜
茲則西域皆服且與諸國連兵此以夷狄攻夷狄計之
善者也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超友徐幹上書願
奮身佐超遂以幹爲假司馬帥兵從超超欲進攻龜茲
以烏孫兵強宜用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

遣詔諭合力帝因遣李邑使烏孫邑始至于窴値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乃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制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功今何不畱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惜人言快意畱之非忠臣也遂自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

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于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復遣使詐降于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超發于窴諸國兵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兵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今兵少不敵且各散去于窴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縱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

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徼于窴超知二敵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敵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匹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氐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取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

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大震由是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懷二心超因發龜茲鄯善八國兵討之兵到界先遣諭降曰都護來者欲鎭撫三國倘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北人侍子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

時迎皆汝罪也咸請超殺之超曰非汝所知此人權重于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因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尉犁奉獻珠玉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徑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左侯元孟嘗質京師密使人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

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緣何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爲焉耆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内屬焉下詔封超爲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絶域年老思故土上疏曰昔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邱代馬依風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思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召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脇疾既至病遂加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召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

代尙請誨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戒

斷曰

班超壯士燕頷虎頭困而投筆遠博封侯鄯禮忽衰知有敵謀三十六人危亡之秋激衆舉火夜燒盡遒鄯善膽碎納子拜投更使西域斬巫若遍疏勒辨種

立忠逐虜一時威德有恩有仇恐漢棄我抱馬足晢
威震西域不許妄求逆即誅斬降則准收五十餘國
貢屬不休玉關生入壯志大酬

廣名將傳卷四終

廣名將傳卷五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初辟太尉李修府永初中羌胡反亂新破並涼大將軍鄧隲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並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否則兩無所得議者是之詡聞之乃說李修曰涼州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今憚小

費便欲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人不敢入據三輔爲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士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于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傑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乃喻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疽食謂疽潰爛而四食其傍也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言幾誤國事然則計將安出詡曰今

涼土騷動人情不安恐有非常之變宜令四府九卿各
辟彼州數人其守牧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
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
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
郎以安慰之而涼州無恙鄧騭以詡異己欲以吏法中
傷之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
郡不能制因以詡爲朝歌長故舊弔之詡曰不遇盤根
錯節無以別利器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曰朝歌者韓
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靑冀之流亡萬

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吾知其無能爲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寛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或稱神明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

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遂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敵衆多吾兵少徐行則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敵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耳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戰之日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並兵急攻詡於是使

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奔蹤敵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軍威甚盛賊由是散敗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共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貸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險阻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按行州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運道以人僦直顧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

歲省四千餘萬永和初遷尙書令卒臨終謂子恭曰吾
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
不能無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口獲罪于天也

斷曰

涼州之地三輔障蔽園陵賴安如何可棄譬之完衣
是惜小費鄉辟數人方爲大計賊横朝歌州郡莫制
鄧欲中傷以詡爲吏誰知盤錯正別利器募罪誘誅
縫絲擒市羌寇武都增竈遠至陳兵顯威強弩示利
淺水破之郡民安濟直道事君死而無愧家口不增

殺寃獲罪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歌人也永和中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率郡兵擊之規時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士料其必敗因上書言狀已而果敗郡將知規有兵略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戰勝之賊遂退却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乞自劾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要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

勞怨困于滑吏進不得決戰以邀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安不能久敗則經年此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所更歷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而高可滌患下可納降桓帝不能用時泰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特召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畧寇賊悉平延熹中西羌寇掠關中規素習羌事志在奮

劾復上疏願乞冗官以備單車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乃命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屬國都尉李翕並張稟郭閎趙熹等並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川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張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謂臣宜充軍事願爲

奐副詔從之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

斷曰

西羌寇邊馬賢爲帥規倘布衣早知其敗用爲功曹羌始少懈兵弊萬端上書陳概朝耳漠然不知倚賴賊侵泰山急纔召拜方畧少施即平賊害再命中郎零吾破壞諸羌慕威卒降滿塞奏罷不堪一時稱快抱疾欲還薦賢自代召歸雖亡功名自在

張奐

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也舉賢良擢拜安定屬國都

尉初到職而南單于左薁鞬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欲舉種應之而奐壁惟二百許人聞報卽勒兵而出軍吏以力不敵叩頭爭止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衞招誘東羌因據要地使南單于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左薁鞬等連戰破之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盛

行遷爲護遼中郎將時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皇甫規門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羌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幽并清靜九年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遂招結南單于烏桓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朝廷以爲憂復拜張奐爲護遼中郎將單于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俱慰納之司隷校尉王寓出

于宦者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惟奐獨拒之寓怒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少有志節嘗言士大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奐惡卓爲人絶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有八

斷曰

張奐賢良拜邊都尉羌騎七千一時寇萃又聞東羌復欲與會奐兵百餘急出結隊吏士懼爭奐了不畏據地阻之使謀不遂誘羌和親敵人早潰羌帥感恩

金馬交饋如粟如羊不令心愧旣遷中郎烏層反背知其無能安坐講誨縱叛終降降則恩慰獨宦惡深陷以黨罪禁錮歸田向僻奸賄名將如斯所以足貴

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便習弓馬尙游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卽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敵信之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

四年冬隴西牢姐烏音諸種兵共寇并凉二州熲將湟中義從羌討之凉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于熲熲坐詔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没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進軍擊當煎種于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斬獲甚衆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敵遂

饑困敗散除斬獲降者萬餘落遂封熲爲都鄉侯西羌弭定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數寇三輔降叛不一桓帝問熲曰東羌先零等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能輯定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方略熲曰先零東羌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脇白刃加頸耳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比之種羌並擅其地是爲擁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如此則羣寇破盡北人長服帝

許之熲遂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羌兵盛熲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又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則必死須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于傍夾擊之羌衆大潰斬獲甚衆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今傍近戶口數為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

是猶種枳棘于良田養蛇蝪于内室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内御願卒斯言不失權便因遣田晏夏育進據凡亭山上羌恐來攻晏等殊死戰大破之羌奔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熲遣人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兵喞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又遣張愷等將兵上東山羌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熲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兵縱擊破之羌復敗散深山窮谷處處皆盡斬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氊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招

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熲行軍仁愛與士卒同甘苦有病者親自瞻視手爲裹創故皆樂爲死戰光和二年爲太尉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並及熲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熲字紀明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斷曰

段熲都尉喜於用兵鮮卑犯塞卽領兵行恐賊驚走詐稱詔停退還設伏誘賊墮坑賊果奔走斬獲盡情

并涼有寇熲請先登郭閎妒忌稽不得征坐罪下獄
吏士寃嗚訟之闕下始復刺并煎當與戰先輸後贏
斬獲功大封侯以明東羌反覆帝問胡宼熲曰狼野
重誅莫輕計冬及夏當盡削平或言不可熲則力爭
盡心苦戰幸而功成所以涼州盛稱三明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眞安定朝那人也少有文武志介靈帝時
爲北地太守鉅鹿張角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所在燔燒
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因以嵩爲中郎將與朱

雋共發兵討之雋與賊波才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遂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乃謂軍吏曰兵在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以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擊之田單之功可成也是夕大風嵩乃勑軍士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擊賊驚亂潰走會帝遣曹操將兵亦至合擊遂大破之時盧植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乃召嵩進兵討之嵩因與張角弟張梁戰于廣樂梁衆精勇嵩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探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

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復乘勝與鉅鹿太守郭典攻張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又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夫失其妻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行軍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帳舍軍士皆食乃自嘗飯吏有受賂者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欲自殺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嵩不聽卓曰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

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今國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乎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卒不能拔賊衆疲困果自解去嵩欲進兵擊之

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師勿遏我今追國是追窮寇遏歸師也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師也國衆且走莫有鬭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說嵩曰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

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譴卓卓又增怨及後秉政乃召嵩爲城門校尉欲因而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今召將軍大則爲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召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召有司奉奏嵩下吏將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于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責以大義叩頭流血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罪及卓被誅復以嵩

爲征西將軍病卒

斷曰

皇甫將軍初爲郎將命討波才寡難衆抗嵩曰不然方畧爲上草結賊營火攻卽襲東炬乘風雲時掃蕩再討張梁閉營觀望潛夜勤兵至晡猶壯旣斬梁頭寶頭照樣請租贍飢歌安非妄賊圍陳倉卓請急向九地九天嵩先論量避銳擊疲其成實當卓奸專誅是權佞倆嵩忠不聽大禍果釀流血叩頭籠鳥姑放奸定遭殃忠終無恙

朱儁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初歷郡職交趾賊梁龍反攻破郡縣朝廷拜儁爲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合五千人分兩道而入旣過州郡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覰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旣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以功封都定侯黃巾賊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畧拜爲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諸賊悉平之南陽黃巾賊趙洪率衆十餘萬據宛城儁與徐璆秦頡合兵萬八千人

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召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雋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洪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因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張超徐璆秦頡等欲許之雋曰不然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歸附以勸其來今海

內一統惟黃巾為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之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如撤圍並兵入城彼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乃解圍賊果出儁因縱擊大破之忠降遂殺之賊平封儁錢塘侯初平中以病卒

斷曰

郡賊梁龍反於交趾命儁往征拜為刺史調兵五千

不輕直抵威德先揚使其驚靡七郡齊攻自斬而死
再討黃巾趙洪正起三月攻圍猶然對壘有司召還
張溫疏止雋急進兵洪方斬矣韓忠據宛復爲虎兕
戰敗欲降衆以爲喜雋獨不從細陳底裏利則橫行
鈍則權已長寇縱奸最不可倚解圍斬之功方足紀

三國漢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
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惟潁川徐

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因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屈致乎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先主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申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于袁紹名微而衆寡然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富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

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至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阜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主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

善因與亮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先主在新野孔明募民兵三千教以陣法操聞之恐爲後患令夏侯惇等引兵攻之孔明曰博望新野皆有山林因設伏用火攻及惇至悉爲火燒敗去會荆州劉表死次子琮聞曹操來征因遣使請降時先主在樊遂爲曹操所破不得已而引軍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權時權擁軍于柴桑坐觀成敗亮因說權曰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

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
豫州逃遁至此將軍須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
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東何不按兵束甲
北面而歸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
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
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猶守義不屈况劉豫州
王室之胄英才葢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倘事不濟
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
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

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得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多還關羽水軍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于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若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方悅因命周瑜程普魯肅等水

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並力拒曹操遂敗曹操于赤壁操引軍還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使督零陵武陵桂陽長沙四郡調其賦稅以充軍資後成都平先主即帝位策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正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至三年

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
遂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連上二表敘述其出師之由
遂進屯于沔陽六年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
鄧芝爲疑軍據箕谷而自率諸軍攻祁山賞罰肅號令
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
西鎮長安令張郃拒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
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
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冬復出散關
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

還戰斬雙七年亮遣陳武攻武都陰平魏將郭淮欲擊之聞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既而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申乃分兵屯田以爲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司馬懿按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謚爲忠武侯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

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斷曰

孔明王佐隆中龍臥徐庶薦之茅廬三過中原曹基江東孫座巴蜀將軍三分負荷新野兵微博望將懦幸有山林聊以火挫及樊敗亡事難安坐以勢說孫與劉相和赤壁火攻曹兵大破安輯荆襄以小成大即位成都方爲帝賀受托永安鞠躬匪惰六出祁山自爲忠課木牛運糧三軍無餓天命莫逃秋風作禍千古悲哀老臣一个

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涿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襲徐州使羽行太守事曹操東征先主爲所破奔袁紹操遂擒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然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因使張遼探之羽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但受劉將軍恩重誓以共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耳已而袁紹遣顏良攻魏將劉延于白馬曹操使張遼與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因策馬刺良于萬衆之

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敢當遂解白馬之圍曹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還拜書辭曹公而奔先主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主勿追也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瘡雖愈每至陰雨骨嘗疼痛醫云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刮骨去毒此患乃除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是歲羽率衆攻曹仁于樊曹操使于禁往助之秋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

而陸渾羣盜或遥受羽印號爲之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懿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使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辱罵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麋傅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麋傅懷懼不安及權陰委麋傅麋傅遂使人迎權曹公又使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擄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

逆擊羽斬于臨沮

斷曰

關羽純忠一心漢主雖被曹擒斷然不與斬將報恩依然高舉後攻樊城七軍皆取華夏震威曹思徙許懿請結權爲羽後蠱糜傳失供正愁罪處合謀迎權江陵失士戰退無歸坑龍阱虎受害一朝垂名千古

張飛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

卒至棄妻子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
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
得免先主旣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旣而入益州還
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
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嚴曰大軍至何不降
而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
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
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過戰勝
與先主會成都益州遂平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

守漢川郃別督護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與飛相距五十餘日飛率精兵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間道引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飛雄壯猛勇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為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自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

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表曰噫飛死矣

斷曰

張飛名將事主漢朝長坂兵敗據水斷橋橫矛瞋目誰敢戰挑嚴顏老將生獲還驍聞其言烈義釋與交張郃拒漢他道相邀破郃窄狹郃引軍逃恨不恤下鞭撻如蒿伐吳被刺天喪英豪

廣名將傳卷五終

廣名將傳卷六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張遼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漢末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命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意猶豫故不力戰遼

欲挑與語倘可誘也乃使謂豨曰曹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言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魏武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武征張魯封一教與護軍薛悌（教即教條也）書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

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遼因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之明日遼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直衝至權麾下權驚走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軍少乃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

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日中吳人氣奪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還遼率諸軍追擊幾于獲權魏武大壯遼拜征東將軍還屯雍邱得疾權甚憚焉敕諸將曰張遼雖病不可當也遼疾遂篤薨于江都

斷曰

魏圍昌豨糧盡欲歸遼請少緩其中有機屢視以目發矢又稀似可挑誘因示德威先附大賞豨降不違軍中忽亂絶不驚疑不反安坐反者自知有頃而定

首謀殺之魏恐賊至封教相遺賊來聞教教意頗微
惟遼有識力戰破圍孫權敗走安守合肥爲將若此
方稱出奇

張郃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初爲袁紹將紹與魏武相拒
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魏武自將急擊
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瓊破則將軍事去矣
宜急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曹勢必還
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

等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曹營不能下魏武果破瓊紹軍潰郭圖慙乃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魏武魏武得郃甚喜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諸葛亮出祁山遣郃率軍拒亮將馬謖于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絶其汲道擊破之亮復出急攻陳倉宣王遣郃救之因問郃曰比將軍到亮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孤軍無穀不敢久攻因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至南鄭亮果已退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亮復出祁山詔

郃督諸將西至洛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死

斷曰

張郃袁將欲救烏巢郭圖異議敗恐見嘲轉加譖妒郃懼歸曹街亭絶汲馬謖敗逃亮圍陳倉曹慮動搖郃料無穀久矣去郊及救兵到果屬徒勞誰知再至木門相遭飛矢中膝痛失英豪

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魏武圍鄴易陽令韓範偽以

城降而仍拒守魏武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而陳成
敗範悔晃輒降之因言于魏武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
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
時也願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魏武從之韓遂
馬超反關右魏武兵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
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守蒲坂知其無謀也願假臣精兵
渡蒲坂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魏武善之使
晃以步騎四千渡蒲坂作塹柵未成賊果星夜來攻晃
晃擊走之魏武軍得渡遂破超等晃從魏武伐關羽羽

屯圍頭又別屯四家晃揚言當攻圍頭而早攻四家羽見四家欲壞自將步騎出戰晃擊退步騎遂追陷與俱入圍頭破之魏武深讚之諸將皆集魏武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魏武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晃用兵常遠斥堠先爲不可勝然後戰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爲太和元年薨

斷曰

徐晃爲將處士精當飛矢城中降既不妄受降招降

信義是望超遂反時蒲坂一障守既不知敗則有狀渡而擊之一時掃蕩羽屯圍頭四家倚杖晃破四家圍頭引向爲將若茲方據其上

李典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魏武擊譚尙于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尙遣將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魏武敕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破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

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備北侵至鄴魏武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忽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欲追擊之典曰彼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其伏屢戰不利典因往救備望見救至軍乃散退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請徙詣魏郡魏武笑曰卿欲慕耿純耶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誠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宗族部曲萬三千餘口居鄴魏武嘉之典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

之遼欲奉教出戰因與典素不睦恐典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也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年三十六薨

斷曰

魏擊譚尙兵至黎陽命典與昱船運軍糧高蕃絶水船不得行蕃軍少甲恃水爲强典窺懈怠專制殺傷既通水道功不可量劉皇伐鄴惇典守疆忽燒屯去惇欲追亡典曰不可設伏須防惇不肯聽被劫始忙賴典援救方兩相當宗部甚衆散住招張從諂魏郡

彼此安康遼欲擊賊恐典仇方典爲國家私憤久忘盡力破賊忠勇名揚

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也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之惟司馬懿見而奇之辟以爲掾時魏欲於壽春等處廣田蓄穀爲滅吳計艾以爲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灌溉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諭其旨又以爲昔破黃巾因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

運兵過半功費巨億請於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且田且守歲收五百萬穀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事皆施行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嘉平元年艾與郭淮拒蜀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敵去未遠或恐復來宜分軍以備不虞淮乃留艾屯白水比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屯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

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襲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並爲一部艾上言曰羮狄獸心不可義視強則侵暴弱則内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高有平城之困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則北人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人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此御邊長計也司馬懿納之姜維退駐鍾提議者皆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

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
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
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
西因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以為之餌五也彼有
此數者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
後魏攻蜀司馬懿使艾與維相綴連于雍州維聞鍾會
諸軍已入漢中乃引兵還守劍閣鍾會等攻維不能克
艾因上言敵勢已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趨涪出
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里以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

守若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因自陰平道行無人之道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最爲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將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拒守艾遣子鄧忠出其右司馬師纂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乃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綿竹劉禪遣使請降

艾至成都禪詣軍門艾受而宥之命將士無擄掠納降附蜀人皆服艾深自矜伐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綿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又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値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又言於司馬懿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

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風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司馬懿監軍衛瓘喻艾曰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又言曰啣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宜早鎭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未定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詔書檻車召艾艾

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于綿竹西斬之子忠俱死

斷曰

艾凡遇境規度其宜不知者笑知者驚奇魏蓄田穀破吳用之田無水利將何以滋艾請開導妙論皆施偕淮拒蜀揣度姜維當渡不渡襲洮無疑急往先備方不受欺計蜀五利料難直馳陰平斜徑腹心所依捹死涉險捨命乘危裹氊死戰方得濟師奇功異績成于一時惜居不善身首皆夷算人妙矣若不自知

司馬懿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也少有奇節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聞而辟之從討張魯因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襲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卒不從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為近敵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為水所沒於國事無大損而便欲遷都示敵以弱矣孫權劉備外親

内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諭權令犄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敗蜀將孟達降于魏懿曰達之言行傾巧不可任魏主不聽乃以達爲新城大守達遂連吳固蜀潛圖中原蜀相諸葛惡其反覆故泄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諭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可謂心貫白日蜀人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意欲相破惟恐無路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語諸將曰達無信義今正相疑之時當其未定宜促定之乃

分軍以拒吳蜀援兵自潛軍進討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達驚曰宛去洛千餘里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神速也其甥鄧賢等開門出降遂斬達諸葛亮兵至天水及於祁山魏主遣懿督軍西屯長安以拒亮張郃欲勸懿分軍駐雍郿以爲後鎮懿曰若前軍獨能當之則將軍之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魏諸將皆懼懼割去麥也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一日兼行足矣於是卷

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亮復率衆出斜谷壘於湄之
渭水南原魏遣懿督軍駐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
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
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
諸君無事矣已而亮果上原將北渡渭懿遣將屯陽遂
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其意
可知也遣將備陽遂而自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
不得進還于五丈原有長星墜亮壘懿知亮必敗時魏
主以亮僑軍遠出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觀其變亮

數挑戰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魏主不許遣辛毗仗節以制之後亮復挑戰懿欲出戰毗仗節立軍門懿乃止初姜維聞毗來因謂亮曰毗仗節來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衆耳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我豈千里而請戰耶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懿者懿以窮寇不敢逼儀乃結陣而去既而懿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乃歎曰天下奇才也審其

必死辛毗以爲倘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着履去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乃知亮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懿問其起居飲食對曰三四升問其政事對曰二十罰以上皆自省覽懿乃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竟如其言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魏主問懿曰於君度彼作何計懿對曰棄

城頭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
成擒耳魏主曰彼計將安出懿曰預有所棄非其所及
也今吾孤軍遠征彼謂不能持久必拒遼水以守之此
中下計也魏主曰往還幾時懿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
日以六十日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至遼水文懿果遣
將阻遼隧堅壁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
銳赴之乃泛舟潛渡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近復沉舟焚
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
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

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兵法曰敵雖
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
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内懼懼則求戰破之必
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
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
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三尺
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
自若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
一旬之中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

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安可不速今文懿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是以不計死傷而與糧競耳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㷷盡而圍落未合若掠其牛馬鈔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衝發矢石晝夜攻之適有長星墜梁水文懿大懼遣使乞降不許突圍南出懿遂縱

兵擊斬文懿於梁水星墜之所吳將全琮攻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懿督軍南征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以輕騎挑之然等不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斬獲萬餘人後寢疾薨於京師時年七十三晉國初建追尊宣王

斷曰

司馬魏人從討張魯備爭江陵請乘蜀士言雖不從大志已覦關羽震樊魏欲避許懿請結孫因而斬羽孟達雖降意猶首鼠八日往擒盡驚神武諸葛出祁

以懿禦侮利則忽趨鈍則守伍巾幗相加亦不妄舉食少事煩早知其若五丈秋風更悲無補料死料生功已足數文懿反遜視魚遊釜計日攻虛破之若取後晉帝基皆懿遺祜

三國吳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及策薨弟權統事瑜與張昭共掌衆務魏武入荆州劉

琮舉衆降魏武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欲窺江東將士聞之皆恐孫權召羣下問計咸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與我共之而勢力衆寡殊不相敵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若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雲集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且北土未安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安能曠日持久

與我爭疆埸乎且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況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兵家所忌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正在今日願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適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有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命發軍時劉備爲曹操所破遣諸葛亮詣權請助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

於赤壁時曹操軍中已有疾病一戰卽敗退次江北瑜等在南岸聽部將黃蓋火攻之計取艨艟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于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因引船俱前曹操吏士觀望蓋降大喜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會風盛猛延燒岸上營落烟熖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曹操大敗退保南郡瑜與備復共追之曹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竟自北歸瑜與仁大江相對尅期大戰瑜親跨馬掠陣會爲流矢中左脇創甚引還仁聞瑜臥不起勒兵就陣瑜强起行營激揚吏

士仁乃退去劉備領荆州牧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戰攻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卒難制不納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因說權曰曹公新折衂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益得益而

並張魯因畱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
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治行裝
而道于巴邱病卒

斷曰

周瑜英雄才智奇特曹下江南兵威赫赫衆議迎降
方可解厄瑜曰不然今猶漢國曹雖漢相實爲漢賊
將軍江東三世恩澤糧足兵精雲集賓客天下橫行
亦無不得曹今雖多馬韓在北送死而來有何難克
權喜爲然斫案定策諸葛適來遂同計畫赤壁火攻

曹兵喪魄再戰曹仁傷猶起勒慮備蛟龍人難天測
憑弔江東周郎出色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歸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母哀其志而舍之數歲當死張昭薦蒙代當爲別駕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欲合並之蒙因賒貰爲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

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征黃祖祖令
都督陳就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勢
擒祖權曰事之克由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益
州將襲肅舉軍來附周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
膽勇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因還
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圍寧寧急請救瑜往救
蒙說瑜曰分遣三百人柴所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
之軍到夷陵戰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
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形勝自倍曹仁

退走魯肅代周瑜之陸口過蒙屯下肅向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畧以備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熊虎也計安可不預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附其背曰子明吾不知卿才畧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結交而去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並蒙蒙上言三將昔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之曹操出軍濡須權拒

海山仙館叢書

之蒙請夾水口立塢置強弩萬張于其上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倘邂逅遇賊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行之曹兵不能下而退曹操遣朱光爲廬州太守屯皖大開稻田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勢大矣宜早除之于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督前陣自以精兵繼其後遂攻破之權嘉其功拜廬江太守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擒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

餘皆釋放復爲平民時劉備遣關羽鎭守荆土權因命蒙西取長沙零陵任城三郡蒙移書招之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守城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旣定長沙將之零陵過南陽鄧元之以其與郝普舊交欲令誘普及被書召還蒙卽秘之夜召諸將授方畧晨當攻城因顧謂元之曰郝子泰欲爲忠孝事而不知時左將軍指劉備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彼方首尾倒垂救死不暇豈有餘力復營此

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又遣兵相繼于道子泰以旦夕之命待不望之救猶牛蹄中雨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今吾度之不移日而彼城必破城破身死無益于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君可見之爲陳禍福元之往見普具陳蒙意普懼而聽之及普出降蒙迎執其手下船話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乃知備在公安羽在益陽慚恨無地然已無及矣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卽日引軍赴益陽初魯肅等以曹操尙存禍難巳構宜連蜀漢與之同仇及肅卒蒙爲漢

陽太守總領肅軍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驕雄有兼並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乃密陳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巡江上下蒙爲國家全據襄陽如此何憂于操何賴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強壯時圖之後欲陳力其可得耶權深納之蒙初至陸口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及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

病爲名羽聞之必撤備赴襄陽吾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權納之蒙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先遣蒙在前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𦨴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每至羽所置江邊屯堠盡收縛之故羽不聞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加撫慰約軍中不得干歷人家存恤者老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之吏士知家門無恙皆無鬭心羽還在道自知孤窮乃走

麥城西至漳鄉然潘璋等斷其歸路父子俱獲荆州遂
定蒙尋卒年四十二蒙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
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卒權問所用蒙薦蔡遺權
笑曰君欲爲祁奚耶因用之甘寧麤暴好殺常失蒙意
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曰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
厚寧卒得其用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
雄烈膽勇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魯肅初
與孤晏語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後孟德水陸齊下
諸將皆請迎肅獨持爲不可勸孤急呼公瑾逆擊而勝

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孤借元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
其二長孤常比之鄧禹呂子明少時果敢有膽而已及
長學問開益籌略奇出可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
耳圖取關羽勝于魯肅權可謂知人

斷曰

呂蒙言志貧賤難居擊賊虎穴富貴可圖黃祖之破
陳就先誅襲肅慕義奪軍則辜設柴險道獲馬不誣
魯肅問計爲畫良謨肅驚才畧一至此乎勞將子弟
任用莫虛羨求並隝以備不虞曹穀若熟孫地必屠

薦寧戰走蒙方守廬廬陵賊起蒙即掃除初畏曹勢冀蜀相扶肅死蒙繼並蜀欲鋤先翦三郡謀羽日殊會羽代樊直擣其虛荊州雖得鼎足已無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孫權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但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權遣遜討之棧支黨多而遜兵少遜乃

海山仙館叢書

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鼓噪而前賊應時破散得精卒數萬人呂蒙稱疾詣建康遜往見之曰關羽與我接境而矜其驍陵轢于人但務北進未嫌于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可出其不意擒之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佯不許及見權權問誰可代卿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重任未有遠名故非羽所忌今當用之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拜遜為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遺書於羽曰前小舉大克（指赤壁破曹）利在同盟遙慕光塵思稟良規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郎晉文城濮

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茲然操猾輩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幸隣德威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羽得書見其有謙下自託之情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因具陳其可擒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蒙爲前部郎克公安南郡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督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等各爲團習又先遣

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因上疏曰夷陵險要實國之門限雖易得亦易失失之則荆州可憂今當爭之臣觀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初嫌其水陸俱進今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幸高枕勿以爲念諸將皆曰攻備當在初今已入五六百里又相持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備甚猾狡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

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便宜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矣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盛遜率諸軍同時俱攻遂斬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急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備因夜遁驛人自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屍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桓別討備爲備所困求救于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

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
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雖不救安東安東自解矣及
備潰桓因謂遜曰初實相怨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
耳當禦備時諸將或是孫策時舊將或是公室貴戚各
自矜恃不相聽從遜乃按劒曰劉備天下知名今在境
界此强敵也諸君並受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僕雖
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
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
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皆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

因謂遜曰君初何不啟諸將違命制者邪遜曰諸將皆與國家所共定大事者臣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權大笑稱善權北征遣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賫表奉報還遇敵邏卒被擒瑾聞之甚懼與遜書曰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當速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當必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慼專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但當自定以安之須設施周備然後退耳今便示退賊謂吾

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定計自率兵馬以向襄陽城令瑾督舟船兵便引退遜徐整部伍張聲勢以趨船敵素憚遜不敢干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遜知其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表聞卒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置書界上式兵得書送式式惶懼遣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赤烏七年爲丞相卒次子抗襲爵

斷曰

江東陸遜雖一書生兵機世務種種分明呂蒙圖蜀
恐羽備兵詐稱病去薦遜代行知遜有智喜遜無名
遜復謙退羽果被乘蜀帝西向平地結營屢屢挑戰
遜覩伏形已而伏去空喜空驚相持既久狡計不生
茅火一把燒入帝城此時此際方服遜能後拜丞相
文武兩成

陸抗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
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卽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

彥蔡貴等徑赴西陵敕諸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功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以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疲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時晉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皆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使賊沒江陵所損者小若令西陵失守則南山諸夷騷動甚可憂患吾寧下棄江陵

而進據西陵況江陵完固乎初江陵道路平衍通利抗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于中以絶寇叛祜至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言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知其揚言亟使咸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功力晉楊肇率兵至西陵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兵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甚多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

畜力養銳伺視間隙兵不足分于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恐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拜大司馬荊州牧遂卒

斷曰

西陵步闡據城叛晉陸抗聞之部兵急進晝夜圍攻如風火迸諸將驚疑以爲已甚羊祜江陵勢亦大震何不往援獨此之奮抗曰不然事各有分江陵守堅

諒難乘釁即使棄之棄所不吝西陵吾規既固且峻
若有差池諸夷則近緩急重輕安可不認及晉救來
易軍相擯乘勝陷城誅闡明信回視江陵猶然吾郡
拜牧荆州臣心始盡

唐名將傳卷六終

廣名將傳卷七

古閩黄道周石齋註斷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嘗游汶水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晉武帝將滅吳以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出鎮南夏祜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市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里每為邊患祜患之卒以計

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閤之下侍衞者不過十數人祜以孟獻營武軍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降者不絶乃增修德信以懷柔歸附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計者輒醉以酒使不得言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尚景子弟迎喪

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之香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來降嘗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游獵江沔若禽獸先爲吳人傷而後爲晉人得者皆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毋求外福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

有功但思應其名者耳聞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才可重任因表請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備舟楫爲順流之計祜乃上疏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楊桂陵並向金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況孫皓恣情猜忌朝野不信必不齊力致死所恃水戰而我軍一入境則長江非其所有若退保城池則舍長就短又且官軍深入有致死之志吳人內戰有憑城之心如此則不踰時可破矣帝深納之而時議者不同

祜因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當斷不斷可取不取豈不令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後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疾難數入遣張華造問籌策祜曰若孫皓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不能越長江將爲後患遂舉杜預自代尋卒年五十八南州人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泣襄陽百姓因祜平日游憩峴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淚因名爲墮淚碑祜卒一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

斷曰

祜督荆州欲吳歸晉知殺不親故布大信識得在人因撫遠近初至無糧既而開墾緩帶輕裘如不臨陣若獻詐謀醉以佳醞降者欲歸聽歸不問偶刈吳糧絹償不吝饋藥敵嘗敵知非鴆若此行仁敵焉能順急爭上流密薦王濬破吳之謀既詳且盡事不如心八九悶悶一旦身殂峴山遺恨後帝追功涕流如噴策告九原忠方無慍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欲伐吳以預代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鎮繕兵甲耀威武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離間之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別遣劉憲代之遂成傾敗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大舉預復上表言討賊之形已露恐孫皓知而生計表至適張華

與帝圍棊華推枰斂手力贊帝乃許之預乃陳兵於江陵而別遣周旨伍巢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敵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晉軍飛渡江也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巢等發伏兵隨從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預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皆望風歸命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王濬先列上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議皆

以天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欲俟冬更舉預曰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示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振旅凱還巴邱沅湘之間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陵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日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居將帥之列交接有禮數遺饋洛中貴要咸問其故預曰吾恐爲害不求益也時王濟

解相馬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立功後從容無事惟耽思經籍竟病卒

斷曰

杜預立言號稱武庫代督荆州西陵先據政諱喪師表還逐去既克西陵殺機已露陳兵江陵自不復顧暗遣奇兵泛舟夜渡旗幟多張賊心驚懼孫歆計窮遣軍出拒敗不隄防遭擒于諜伍延僞降預攻如故既平上流餘俱風怖破竹功成千秋羨慕

王濬

王濬字士治宏農湖人也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問之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衆竊笑之濬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參征南軍羊祜深知之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出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懼

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于蜀其木屑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木屑以呈孫皓曰晉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軍建平不下則終不敢渡皓不從時晉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之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發自成都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濬諜知其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

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蔴油使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遣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之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蔽日莫不破膽濬入于石頭皓乃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于京師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制至秣陵受王渾節制預至江陵謂將帥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其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因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籓便當徑取秣陵討

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帝下詔責濬濬上書自理曰前至三山渾軍北岸臣因風發乘勢造城無緣過船以與渾語夫臨軍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論濬得吳寶物濬復疏辯濬自以功大爲渾所抑每進見自陳或不勝忿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其親苑通謂濬曰卿

功美矣恨所以居功未善也旋師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相如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卒時年八十

斷曰

王濬鴻鵠燕雀焉知祜薦于帝造船出師木屑蔽江孫皓不疑兵發成都吳方知危不設兵馬沿江置錐再橫鐵鎖要害守之濬知其狀更自出奇造筏造炬

炬灌油脂鎖鎔錐去船順流馳加之風利受降一時渾怒不泊節度空持奏違詔命實渾之私濬心不服悻悻言詞居功不美范言可思再自回想吾禍何辭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晉詔求猛士兖州舉隆爲司馬及涼州刺史楊欣爲羌人所沒帝臨朝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賊通涼州乎隆進前請往帝曰方畧何如隆曰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羌何足滅哉帝許之隆立募限腰引弩三十

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又給三年軍資於是西渡溫水羌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開發奇謀出其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畱礙賊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臨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

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旅奮不顧身冒險能濟其假節武威將軍隆到武威羌人前後被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誘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等斬之涼州遂平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以隆爲西平太守時南羌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羌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將田者羌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懈隆因其懈遂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積十餘年威信振于隴右洛陽太守嚴舒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召隆以舒代鎭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

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衆遂定後卒於官

斷曰

晉地涼州爲羌所沒帝歎無人隆請往復募勇三千鼓行而足樹機萬人沿途邀突隆造偏箱可戰可宿廣列爲營狹上起屋射人應弦盡張弩鏃磁石旁施羌甲被東我兵披犀盡驚神速既到涼州叛者仍服隆西無音盡疑道戮一旦捷聞帝喜可掬假節武威令享榮福想像其人實一英物

周訪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城人也元帝渡江以訪為鎮武將軍命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乃作長岐棖以拒之桔槔不能為害弢又遣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將與訪共擊彥斬之時訪為流矢所中折其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呼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引退然知我無救軍必當還掩宜急渡水北既渡

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弢遣杜宏保
廬陵訪追及敗之賊嬰城自守鈔而軍糧爲賊所掠退
住巴邱及兵糧繼至遂復攻宏于廬陵宏大擲寶物于
城外軍人競拾之訪圍陣亂宏因空圍而出訪率軍追
之獲鞍馬鎧仗不可勝數賊率杜曾聚兵數萬破陶侃
于石城王敦以從弟王廙爲荊州刺史令督趙誘朱軌
討曾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廙威震江
沔元帝因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沔陽曾等銳氣
正盛訪曰先聲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乃使李常督

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旦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以彼勞我逸是以克之宜乘其衰而促之鼓行而進遂定漢沔而收曾送于王敦斬之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為荆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訪大怒敦手書譬釋並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

訪投梳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王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公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閒敦有不臣之心訪常切齒敦雖懷逆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大興三年卒

斷曰

周訪受命船征杜弢弢欲打船作爲桔槔訪設岐棖架以相招船不爲害別遣焚燒召訪往救共擊賊豪

及暮遇賊賊衆而驍知寡不敵散人如樵聚結成陣鳴鼓呼號張揚救至賊驚而逃恐賊復至渡水斷橋杜會賊帥王敦之招訪設兩甄中軍自操兩甄敗後自鋒方交按之兵法以逸待勞一戰再戰直擒會梟許爲刺史環椀代消雖怒不受絕不嘵嘵歸功將士所以爲高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荆州刺史劉宏辟爲長史及陳敏之亂敏遣弟恢來寇武昌宏以侃爲江夏太守出兵

禦之有問者曰侃與敏鄉里舊人也居大都統強兵脫有異則荊州無東門矣宏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矣豈有是乎侃聞之遣子洪及姪臻詣宏以自固因並力拒恢且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所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生獲數人究知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羕羕因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侃爲武昌太守帝使擊杜弢時周顗爲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

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敗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已而賊果增兵來攻侃復遣朱伺等逆擊大破之杜弢將王貢率精卒三千出武陵誘五溪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陶延夜襲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遁還襄城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軍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順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言壯年定被誅也）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王敦深忌侃功左遷爲廣

州刺史以王廙爲荆州侃將鄭攀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拒廙侃遂夜發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附王敦改交州未行會杜曾據臨賀機復勸杜曾取廣州曾遂與溫邵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其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曾遂使僞降侃知其詐先于對口起發兵車俄而曾率輕兵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又遣將許高討機斬首送京都諸將請乘勢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成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因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于始興侃在廣州

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如此侃勤于吏職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庶人當惜分陰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人收掌之人不解其意後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北伐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如此及蘇峻作逆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屢戰無功諸將請于查浦築壘部將李根

曰查浦地下叉在水南惟白石坡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遂從其議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欲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恐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彼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從羨議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于陳陵東侃督部將彭世斬峻于陣中賊衆大潰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宋夏等據湓口自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寫中詔呈侃侃參佐多諫曰默不

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允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驍勇所在暴抗以大難新除威綱寛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詣侃降侃斬之默在中原賊畏其勇今聞侃兵不血刃而禽之益畏侃矣侃薨時年七十六蘇峻之役議者皆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鎭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巳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以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

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人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于江南若外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所推重葢如此

斷曰

陶侃忠能著之久矣命之禦賊肯庇鄉里信任擊之所向披靡天下饑荒刼賊羣起詐作商船誘擒究擬究係將兵追斬方巳王貢從弢被擊遁徙侃遙謂之

君本佳子順豉匪人吾爲君恥貢感來降豉因敗死既遷廣州徑行不止會機皆誅下溫一紙在廣恐安運覽以砥木屑竹頭皆所綜理石頭可攻白石可倚名將妙言從而且喜郭默既誅餘奸自餒不守邾城大有深指方識陶公過人遠爾

謝元

謝元字幼度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畧時北朝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元應舉郄超聞而歎之曰安

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所舉也於是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會苻秦遣軍圍襄陽詔元發三州人丁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遂攻戴逯于彭城元率何謙次于泗口欲遣使報逯令知救至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雖攻彭城而輜重置于留城元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遂馳進解彭城之圍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

衆號百萬復率苻融等進攻壽陽詔以元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衆凡八萬至境堅列陣臨淝水元軍不得渡因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也乞諸君稍却令吾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未有不勝者融亦以爲然因麾衆却陣衆倉卒一却遂亂不能止元於是卽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乘亂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餘

軍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為之不流遁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至詔加前將軍元復乘勢進攻兗州兗州既平又患水道險阻糧道艱難用督護聞人奭之謀堰呂梁水樹柵立土塘擁二岸之水以利漕運自此公私兩便元又進伐冀州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元命劉襲夜擊走之丕請降元許之丕告飢立饋米二千斛又遣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加都督徐兗青豫冀幽并七州軍事卒于官

斷曰

謝安知元舉元爲將郗超喜稱舉受旨當淮先游軍彭復解障及堅南侵百萬相向詔元率軍與之相抗元使謂堅旣承兵貺若不鋒交誰知得喪爾兵擁淝我軍未上請郤一麾以便立仗緩轡縱觀豈不快暢堅鞭一揮衆遂奔放元因乘之勢寡亦壯不自蹈殘卽投水犇鶴唳風聲盡呈兵相舉將得人邊疆無恙

北朝燕

慕容恪

慕容恪字立恭皝之子也深沉有大度年十五身長八

尺七寸容貌魁傑所言輒經綸世務皝異之乃授以兵數從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寇皝將終謂嗣主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屢戰有大功封太原王及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業聞儁死皆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慕容根之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諫之恪曰人情懷懼當安以靖之吾若不安衆何瞻向哉

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于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回乃定恪爲將不尙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于大畧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于薦士版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乎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闚關之計言訖而終

斷曰

燕慕容恪深沉有畧皝授以兵從征參酌使鎮遼東寇不敢作嗣儁親之立功不薄儁死暐孤復以後托有謀中原桓曰大錯慕容恪存憂方如昨慕容根誅內外錯愕恪獨安之使人把捉罷朝而歸養親爲樂臨死薦賢報恩急着忠孝若斯才應兼學

北朝秦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

業嘗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又云家去此不遠欲隨往取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老父鬚髮皓然據胡床而坐左右侍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我乃十倍償畚直猛異之因拜為師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自是博學好兵書懷佐世之志欲待風雲而後動桓温入關猛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温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堅將

有大志聞猛名遣吕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興廢大事若元德之遇孔明也歲中五遷權傾内外猛未至鄴刼盜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先冒鎮冀州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蟠布衣朕龍潛弱冠朕奇卿于蹔見擬卿于卧龍卿亦異朕于一言迴考槃之雅念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朕且欲從容于上望卿勞心于下宏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猛乃受命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學勸課農桑教

以廉恥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及卒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堅常敕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當如事我其見重如此但性剛明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恩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寢疾堅親臨問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死

斷曰

猛本貧人忽遇異老拜之爲師方事探討佐世爲懷
待時迅掃桓溫入關謁之潦草捫蝨而談旁若悄悄
桓驚異之請同南保並世知非故寧懷寶遇主苻堅
君臣敦好一歲五遷權兼大小初宰冀州俄拜京表
拔賢農桑以圖溫飽兵革外修儒學內考國富兵強
其功非渺臨死遺言晉不可擾正朔相承天意可曉
細味其言一何了了

六朝宋

檀道濟

擅道濟高平金鄉人也宋武帝北伐以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慨歸者甚衆及帝卽位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常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擒時晦本謂道濟與徐羨之同誅忽聞來征遂不戰自潰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

道濟都督征討與魏軍二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有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盡道濟乃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未克定河南然全軍而返雄名大震魏甚憚之道濟又不自斂朝廷之上盡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彭城王義康慮宮車宴駕道濟不復可制乃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

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頃飲酒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侵有飲馬長江之志後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斷曰

道濟北伐所至皆降於兵無阻遂至洛陽擒獲甚衆請戮示強檀曰非也仁義道良弔民伐罪皆遣還鄉中原感動歸者四方帝遣西伐檀策其常臣悉晦智

戰非其長晦恐臣勇臣到定忙晦果聞報不戰已亡
逆後伐魏多捷少糧斂軍欲退叛者敵揚量沙覆米
宛若多藏敵驚叛妄故不敢當成名大震中外惶惶
召收賜死長城自傷臨城歎息千古不忘

廣名將傳卷七終

廣名將傳卷八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符堅任兼將相鎮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猛曰昔孟嘗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宋武帝伐廣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欲討劉

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武帝乃轉
鎮惡參軍事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先發鎮惡受命便
晝夜兼行揚聲上兗州劉毅謂為信不知見襲鎮惡去
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每舸
留三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
便張鼓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
前往襲城津戍百姓皆言劉藩兵上晏然不疑將至城
遇劉毅將朱顯之問劉藩所在軍人答曰在後及至軍
後又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

籓上遂馳馬告毅令閉城門而鎮惡亦馳入城因風放
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並武帝手書
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城中猶不知武帝自來及短
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族親
且鬬且語方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毅遂從大城東門
出奔至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矟手中
破斯江信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武帝北伐以鎮惡領
前鋒將發將軍劉穆之謂之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
今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托風雲

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鎭惡入賊境戰無不捷大軍攻潼關謀進取計鎭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鎭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内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鎭惡既至令將士飽食食畢卽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鎭惡激厲將士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惟有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卽攻陷長安城城中六萬餘戸鎭惡悉撫慰之武帝勞之

日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謝曰此明公之威將士之力
帝笑曰卿欲學馮異耶時鎮惡功高人多忌之武帝將
歸留子義眞及沈田子與鎮惡守長安又私謂田子曰
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衞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
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後二人俱會
傅宏之壘田子求屛人語因斬鎮惡宏之奔告義眞義
眞率王修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沈田子至言鎮
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斷曰

鎭惡猛孫出身將門帝討劉毅請爲參軍鎭惡承命
百舸先奔揚聲上兗直襲江瀆劉兵誤認縱入城闉
及知是誤城已燒焚帝兵及至功已待論後之北伐
鎭惡有云咸陽不克誓不反輪三秦若定九錫望恩
舟行入渭盡以爲神棄舟陸戰拚死立勳功成名就
身早不存雖斬忌者寃亦無申

六朝梁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結於梁武及梁武兵起

檄至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因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卽日以叡爲江夏太守四年伐魏詔叡都督衆軍衆軍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若能拒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

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攻合淝先是司馬胡景略至合淝久未能下叡至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淝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淝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允帥師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召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大戰破之軍人少安初淝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請走保三

又叡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合取繖扇麾幢立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鑿隄叡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于堤以自固起戰艦高與合淝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叡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旦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合淝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恐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在後魏人畏叡威名不敢近五年魏中山李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

十里武帝遣曹景宗拒之景宗次邵陽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奉詔而往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即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立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叡募軍士善水者潛行水底入東城告以救至使固城守城中知救至人百其勇叡結車為陣魏將楊大眼自以勇冠三

軍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皆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魄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強魏軍又夜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于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軍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馮道根等乘水暴長而進臨賊壘又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倏忽橋柵盡壞道根等身自搏戰呼聲動天地魏人大潰元英

脫身遁走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數十萬皆乞降以功進爵爲侯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欲追仙琕以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于家叡雅有曠世之度莅人以惠愛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就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儉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

執竹如意以麾進止爲梁名將

斷曰

韋叡忠良自結於梁奉命伐魏卽擁油幢衆請緩戰叡怒不揚旣而城拔方識其強再攻淝水魏救忽猖請兵不及卽以寡當力戰不却守死不慌築壘自同起艦以張戰勝俘獲多不可量淝水旣定威名愈揚元英攻徐衆將戰傷召叡急救飛橋以行兵不旬日卽至邵陽元英驚異我兵更剛非水灌敵卽火燒強大小百戰英方敗亡功成進爵儒將名香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雖射不穿甲而有凌雲之氣時有劉躬謀作亂遠近響應僧辯計擒之由是以勇畧稱侯景反浮江西寇元帝以僧辯為征東將軍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卽入羅城景聞之倍道歸建業賊帥宋子仙等因壘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郢州既平於是發江州直指建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

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景自出戰于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景走朱方僧辯遂引軍入據臺城其夜軍失火燒大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緣淮號呼翻思景焉湘州賊陸納以李洪雅應十八子之讖遂奉爲將軍尊事如主鼓吹羽儀入長沙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舉旗鼓以誡進止賊遂大敗歸保長沙僧辯别命多壘圍

之自出臨視賊以其不設備其黨李賢明等遂蒙楯直進僧辯僧辯據胡床不爲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僧辯後爲陳武帝所殺

斷曰

僧辯爲將射不穿甲意氣凌人擒劉自拔侯景反時奉命討伐子仙僞降命軍掩殺郢州既定建鄴進發風湨驚人拜平一雲景敗石頭功已昭燎火燒兵掠馭下無法所以其終不能善遂

六朝陳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也嘗就汝南周宏正學天文孤虛遁甲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奇之命爲安南將軍及陳宣帝議北伐齊公卿互有異同獨明徹決策請行遂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遏淝水灌城城中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叚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兵不進明徹曰兵貴神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矣因躬擐甲冑四面疾

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送建業景和懼而遁走及周滅齊陳宣帝詔明徹北伐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遏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大將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立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收軍以舫載馬裴子烈曰吾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疾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退軍及至清水口水力微舟艦並

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以
憂遘疾卒

斷曰

明徹有心每思大舉曾學天文英雄自許陳欲伐齊
衆議首鼠徹獨請行遂進攻取齊遣救來頓兵自阻
徹笑挫鋒急攻其堡一鼓而擒救兵退旅及周滅齊
復攻周土軍至呂梁遏水灌汝敵至橫輪船路盡堵
諸將恐憂敗謀各吐適徹病昏一時無主水退舟沉
將軍被虜既受周封死亦何補

北朝魏

崔浩

崔浩字伯深少好學元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魏明元初拜學士祭酒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今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發軍斷河勿令西過浩曰此非上策也今姚興死子泓幼乘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耗發軍赴南

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莫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遙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上策也羣議不以為然帝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于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因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亡兵精將廣克之必矣已而裕果滅姚氏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

退我遣精兵南襲畔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
北二宗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
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晩帝笑曰卿量
之已審矣既而宋武帝劉裕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
浩曰春秋晉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
喪今國家不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
布義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
之待其惡稔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
地帝鋭意南伐因語浩曰劉裕旣因姚興死而滅其國

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遂遣奚斤等南伐斤請後畧地先攻城浩曰南人長于固守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至淮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卽爲囿中之物長孫嵩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阻于羣議故遣歸第有疑議則召問焉時議欲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惟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鈎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並出東方利

於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擊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陳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暝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絶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天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議擊蠕蠕朝臣盡不欲行惟浩贊成之赫連降太史張深因說帝曰今年已

已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帝意不决召浩與辨浩因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葢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人流應在他國太白行蒼龍宿于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于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况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國衆也願陛下勿疑帝大說謂公卿曰吾意决矣亡國之

臣不可與謀信哉或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並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安我息其勢然矣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鈔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奔走可一舉而滅時不可失遂行及軍至其境蠕蠕久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擄獲數百萬高車殺蠕蠕

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大軍既還南軍卒不能動如浩所料太武賜高車渠帥酒食因指浩示之曰此人纖尩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于甲兵朕前後克捷皆此人導我今至此矣俄而南藩諸將表宗師欲犯河北請兵三萬先其未伐逆擊之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膽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也又南土下濕夏月暑蒸非行師之時若往逆擊之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

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利也帝從浩議南鎭諸將恐賊
至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
以爲備公卿僉議以爲然浩曰非上策也若然則彼聞
幽州以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必舉國駭擾
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此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
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是所謂
張虛聲而受實禍也浩又陳天時不利今害氣在揚州
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
晝昏星見飛鳥墜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

匿于翼軫戎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帝不能違衆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等屯潁州於是寇來遂疾帝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召浩問之浩曰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遇則可擒矣帝以為然乃分軍四道令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

有定而以高允議不用遂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親圍叛賊薛永宗壘出兵欲戰因問浩曰此賊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此時尚未知陛下自至人必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勝從北道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

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後因讒誅浩

斷曰

崔浩學士爲魏主謀劉裕假道請假以册衆議逆戰戰敗悔羞劉裕新喪欲伐復仇浩請略地衆欲城求經時不拔忌浩譖勾赫連可伐衆轉夷猶力請掩擊功力坐收蠕蠕之舉盡獻上猷惟浩占象大破庵頭

帝從往伐所獲山邱鎭兵怯守防兵欲周浩曰防急招寇爲憂大小百計皆浩運籌如言而用用無不酬奈何讒譖不得自由及其死也方悔方愁

于謹

于謹字思恭河南洛陽人也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及元纂討蠕蠕宿聞謹名辟爲鎧曹從事令率二千騎往追蠕蠕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嘗爲賊所圍謹所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素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率餘軍擊追騎乃得入塞時

魏末喪亂羣盜蜂起謹解諸國語乃單馳入賊中示以
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
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又隨廣陽元王深討鮮于修禮
停軍中山侍中元晏言于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室至
親受律專征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爲其謀
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乃立榜募獲謹者重賞謹聞
之因謂廣陽曰今女主臨朝取信讒佞苟不明白殿下
素心便恐禍至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元深許之謹
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詰之謹曰我即是矣有司以

聞靈太后怒而引見之謹因述廣陽忠款並陳停軍之狀靈太后意解捨之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凉謹乃言于周文曰魏祚凌遲權臣擅命明公負超世之資懷濟世之畧遠近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衆望周文曰何以言之謹曰關中秦漢舊都昔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近羣兇若明公請都關右帝必喜而遷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亂桓公之業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勅進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納之有頃齊神武

還洛陽謹從魏帝西遷仍從周文攻芒山芒山之役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于道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亂以此大軍得全進位柱國大將軍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詧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仇隙據襄陽來附因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

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皆戀邑居惡于動移所以用其下策謹乃遣將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木柵于外城廣輪六十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翌日面縛而降殺之立蕭詧為梁王振旅而還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謹自以望隆位重願保優閒乃先上其所乘駿

馬及所著鎧甲周文識其意乃曰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後以疾甍謹有智謀善于事上名位愈重愈存謙抑每朝參往來從不過三兩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之謹亦竭其智能功臣之中特見委信終始若一人無間言

斷曰

于謹爲將才智相兼被圍棄馬方自保全善諸國語賊中周全二萬餘戸一旦附焉廣陽被譖並謹禍連謹赴榜下見后訴冤訴王忠款后方釋然周文超世

于謹素瞻關中天府秦漢所先周文信悅偕攻邙山戰齊不利僞降道邊大軍過盡後擊以權命征蕭繹決策于前謂出下策果應其言功成謝事君臣何嫌爲將若此方可謂賢

北朝齊

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年十七爲齊都督見鵰飛雲表射中頸旋轉而下時號落鵰都督齊受禪進爵鉅鹿郡公周大司馬尉遲迥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

五萬戰于邙山迴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餘僅身免初
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渡恆以冬月守河椎氷及
帝卽位朝政漸紊齊人椎氷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周家
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惟玩聲色周軍圍洛陽
壅絕糧道詔光禦之鋒刃纔交周人大潰詔加右丞相
又率衆築平隴等鎭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于汾
水大破之周遣將圍宣陽光率步騎五萬戰于城下取
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帝賜提婆晉陽田光言
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今賜人無乃闕軍

務乎每行兵用胡人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終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有罪者惟大杖笞背未嘗妄殺衆樂爲之死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自結髮從軍未嘗失律深爲鄰敵所憚後遭讒被殺血流于地經久不滅周武帝聞光死遂復入鄴曰光若在朕豈得至鄴

斷曰

明月馳譽落雕都督北齊受禪進爵鉅鹿周將來攻斬如破竹再圍洛陽壅絕糧穀奉詔禦之禦之甚速

鋒刃纔交敵先屠戮旣破汾水宜陽又逐結髮從軍未嘗挫辱獨恨主愚讒言太毒無故遭誅令人痛哭

北朝周

宇文憲

宇文憲周諸子也性通敏有度量文帝常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駁者帝怪問之對曰馬色類旣殊或多駿逸若從征伐牧圉攸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初平蜀諸子中欲有推擇因徧問誰欲此行並不及對而憲請先憲時年十六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

人非爾所及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幼尚未之遣及明帝即位追遵先旨故授益州總管憲至善于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輳聽受不疲蜀人悅之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出宜陽絶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明月又于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于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為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憲率衆出自龍門齊軍宵遁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降憲以舊兵書繁廣自刊為要畧五篇表陳之

帝覽而稱善帝寢疾衞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汝爲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入拜帝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爲不能耳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屯千里徑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爲庵持有處所令兵去之日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

自率大兵與椿對會椿被勅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栢庵爲帳幕不疑軍退翊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追至橋隔水問憲姓名憲曰吾乃大都督宇文憲也暢即揚鞭去不敢追憲即命還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爲殿拒之斬其驍將齊退帝又命憲攻晉州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于城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王遁走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陽復詔憲討之憲軍過趙州湝令間

諜二人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徧示之曰
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反令充使乃與湝書憲
至信都擒湝及孝珩等憲善兵謀長于撫馭摧鋒陷陣
為士卒先齊人憚其勇略

斷曰

憲周諸子度量不羣文帝賜馬取駁為騐色既出類
牧圉又分帝嘗智識迴不猶人撫蜀撑守憲即自任
既而受命綏果得民屢與晉戰戰必立勳或行詭道
或以名聞或請破敵頃刻而奔就間用間妙若轉輪

爲將若此可謂入神

韋孝寛

韋孝寛名叔裕以字行京兆杜陵人也弱冠時蕭寶寅作亂乃詣闕請爲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後令孝寛行宜陽郡事是歳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揚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邉人孝寛深患之乃遣諜人訪道常手跡令善作書者僞作道常與孝寛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跡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于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經畧皆不見用孝寛知

其離間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崤澠遂清尋移鎮玉壁齊神武高歡傾東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詔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耳遂于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之又于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

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垂于空中其車終不能壞城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並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大竿一來以鉤遥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立木棚拒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參軍祖孝正謂孝寬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曰

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祖孝正因又射募格於城中曰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戸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亦依此賞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遂殂周文帝喜其功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還鎮玉壁孝寬善于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通書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

託以心膂令守城盆乃以城東反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盆首以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鈔掠孝寬深患之而地入于齊無可誅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因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懼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卽畢此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召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軍行非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以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孝寬又令諸山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收兵自固孝寬板築克就卒如

其言宜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宜陽一城未能損益然
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
圖汾北伐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于華谷及長秋速築
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于是晝地形具陳其
狀事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畧汾北遂築城守之
齊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謂孝寬曰宜陽小城久勞爭
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
之衝要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
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

怨連禍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也

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百升指斛也）明月照長安令諜人多傳此文於鄴斛律明月遂果被誅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上三策第一策欲出軹關厚集諸軍百道並進第二策欲廣儲蓄募勇悍以觀變第三策欲結鄰好待時而動武帝用其第三策遣使重幣聘齊後遂大舉而定山東卒如其言孝寬鎮玉壁武帝東巡過之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前驅武帝以玉壁要

衝非孝寬無以鎭之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固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四城因隨駕還京進位上柱國後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先遣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諭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肴酒

芻粟以待之迴先果遣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役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遂追不及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衝要雉堞堅固迴先遣兵據之諸將皆曰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破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陵大破迴先子惇惇輕騎奔鄴因軍進次於鄴迴先自出戰又大破之迴先窮而自殺關東悉平孝寬屢抗強敵有功凡所經畧布置之物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

斷曰

周將孝寬闢西男子離間敵人只須一紙齊君恃強

玉壘兵起遍地橫戈沿城立壘孝寬守之氣不少靡

外築山攻内接樓抵外挖地穿内抉塹止外立竿撓

内置鈎毀百計摧殘千方料理相拒六旬未加一矢

無奈遁歸殂而已矣汾北離南胡屯蜂蟻高築大城

遂分彼此斛律將兵爲齊所倚間以歌謠因而誅死

三策平齊四城戰圯大破迴先功殊足紀所以英名

標之青史

程靈洗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里便騎善遊侯景之亂聚徒拒景景軍據新安太守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授以譙州刺史後助王僧辯鎮防及武帝誅僧辯靈洗率所領夜戰於石頭帝遣使招降久之乃下帝深義之除蘭陵太守復除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武帝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軍士以功授都督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遣使招靈洗靈洗斬其使以聞朝廷

深嘉其忠推心待之時周將元定率步騎二萬助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躡定定以衆降以功改封重安縣公靈洗性嚴急士卒有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德之卒贈鎮西將軍謚曰忠壯

斷曰

靈洗勇力便騎善遊聚徒拒景屢戰不休聯盟結契修我戈矛有梁元帝命刺譙州助王僧辯力戰石頭帝曰義士克壯其猷屢遷太守封遂安侯王琳東下

志在復讎靈洗破之視同蚍蜉奸人華皎造反是籌

豈從叛逆斬使有由嬰城固守攻擊何憂濳師以往

降將能囚忠貞可鑒勇而有謀朝廷嘉獎不愧好仇

廣名將傳卷八終

廣名將傳卷九

古閩黄道周石齋註斷

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好學不倦多所通涉美鬚髯有英雄之表從叔祖寬深異之武帝謂素曰善自愛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及平齊之役以功封淸河縣子邑五百戸其後每戰有功

宣帝卽位襲父爵臨貞公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爲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迥作亂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淸河郡公邑二千戶高祖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是時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策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絹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丈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前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趣三峽軍至流頭灘地甚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

一舉嘗乘夜以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十艘啣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戚欣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趨白沙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擄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水軍東下舳艫蔽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陳内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鑿巖綴鐵鎖三條橫絶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乃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州素遣巴蜒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

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敵戰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轝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喜曰此天賜我也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素出靈州擊突厥突厥敗走素率騎追躡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乃親將兩騎並降突厥二人與敵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乃趣

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漢王諒反先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天𤰈子𣈆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人襲擊之天保敗走𤰈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召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言帝因以素為并州行軍總管率衆討諒時晉絳呂三州𣈆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復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甚衆遂進逼并州諒窮蹙出降餘黨

悉平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大抵治軍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陷陣而還無問多寡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故戰無不克稱爲名將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文吏所譴素時貴幸言無不從故素無嚴刻士亦以此願從焉大業元年遷尚書令卒

斷曰

楊素何恐富貴逼臣隋主受禪力請伐陳造作大艦塡江塞津步卒南岸擊走戚欣浮江而下望若天神秋毫不犯大悅陳人達頭犯塞騎陣擊奔追躡突厥急恐紛紜使其頓舍一掃如雲漢王諒反屢戰立勳最有權術嚴于治軍盈前流血言笑自尊臣才美矣但不至純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初未知名惟隋文帝一見卽謂人曰長孫郞武藝超羣言多奇畧後之名

將非此子耶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帝以趙王招女妻之遣晟送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授晟射之晟彎弓馳往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托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其山川形勢部衆强弱而盡知之時文帝作周相晟以狀白文帝文帝大喜至隋得天下開皇元年攝圖乃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

自見可賀敦乎因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
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以爲之備
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强兵俱
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於
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胡騎倚伏實所具
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
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好多而勢弱
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
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

其牽率惟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可一舉而定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目覩上深加嗟異皆納用焉因遣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賫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腹心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

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回兵出塞既而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乞通婚許之晟因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鎭雍閭疾之亟來鈔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知晟迺覘知雍閭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隕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晟因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

前後至者男女萬餘人晟皆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爭
以染干為敵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
分為兩堋啟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
願入其堋許之給晟箭六弓發皆入塵啟人之堋卒勝
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皆中並應丸
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又詔晟取晉王節度
出討達頭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
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毒水其
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晉王大喜引晟入

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彼地謹驗兵書此名洒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此輩宜在今日因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亦以病卒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若長孫晟在不令胡人至此

斷曰

長孫工射一貫雙鵰處羅有識寤與之交山川形勢
因而昭昭隋有天下攝圖牢騷南侵合衆勢盛難消
隋主大懼築城阻撓晟因書啟胡衆最豪兵力難制
離間易挑上悅其計賜纛以驕再引使上疑貳已牢
鐵勒反告能不驚逃染干婚後讐輒奏朝賜射鳶落
獲賚獨饒毒流破敵聲比雷高受降再出早死于勞
若使長在許誰咆烋

韓擒

韓擒字子通河東垣人也少慷慨以膽畧見稱周太祖見而異之及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開皇初隋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拜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仰其威信來謁晝夜不絕陳人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于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

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眾皆散走遂平
金陵執陳叔寶賀若弼與擒爭功于上前弼曰臣在蔣
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
畧不交戰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
勢以取偽都乃敢先期逢賊便戰令將士死傷甚多臣
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
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叩北掖門臣啟關而納
之斯乃赦罪不暇安敢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
擒遂進位上柱國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斑青驄馬發

自壽陽洊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虎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懼不敢仰視無何其隣母見擒門下儀衞甚盛有同王者異而問之其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答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斯亦足矣寢疾數日卒

斷曰
韓擒隋將膽畧不磨平陳旣任慨慷操戈釆石宵濟
金陵暮過蠻奴降伏陳主手摩功與弼較方知其多
黃斑有識靑驄應歌突厥識面仰視敢麽生爲柱國
死作閻羅斯亦足矣更想誰何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𥐻陽人也驍勇更弓馬隋高祖受
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事高熲曰文武才幹無出
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總管委

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
重鎭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
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開皇九年大舉伐
陳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大列旗
幟營幕蔽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而知
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若弼以大
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因襲南徐州拔之軍令嚴肅有
軍士于民間酤酒弼立斬之進屯蔣山陳將魯廣達任
蠻奴田端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端先犯弼軍弼擊

走之廣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因而屢却揣知其驕士卒且惰乃督勵將士殊死而戰遂大破之麾下擒摩訶至弼釋而禮之遂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寶視之叔寶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

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既射亦一發中的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閒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煬帝卽位尤踈忌大業三年終坐誅

斷曰

隋主選將文武欲俱除去若弼更有誰如所以委任平陳是圖防人交代炫幟燿旗驚而細視認常認虛

及至大舉安然長驅蔣山大戰不戮不屠直入北掖
叔寶已俘功名赫赫宰相所娛將軍如故能不嚅嚅
怨望下獄一旦名除後雖復爵疑忌情疎評人猛騎
大將自居驕狂不遜終坐于誅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騎射尉遲迥之亂也
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
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悅服及
與遲迥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戰官軍稍郤萬歲謂左

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燉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克獲突厥無衆寡莫之敢當其人殊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勇戍主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燉煌數百里名讋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

令殺之但當各選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遁去及高智慧等作亂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鬭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没萬歲以水陸阻絶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浮之于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命萬歲率

衆擊之賊屯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倒其碑而進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因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于是捨翫而還蜀王秀時在益州知其受金及翫反覆乃奏之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卿豈社稷臣也大怒將斬之僕射高熲諫曰萬歲雄畧過人每行兵用師未嘗不身先士卒尤

善撫御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易過也上意乃解
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
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出塞至大斤山與敵相遇
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曰史萬歲也突厥又
問曰得非燉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
去萬歲馳追百餘里大破之斬數千級楊素害其功因
譖萬歲曰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于塞上畜牧耳遂寢
其功將士稱冤萬歲還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
詞氣憤厲忤于上上大怒令左右摚殺之死之日士庶

聞者莫不寃惜之萬歲爲將不治營伍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敵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窮號爲良將

斷曰

史公善射射鳥應弦尉遲之戰每戰登先受人之累坐罪戍邊戍主不識以爲等閒大得六畜方知勇兼一騎挑戰萬歲應焉直斬敵首突厥驚旋高智作亂率衆二千踰嶺越海直追而前轉戰千里音信杳然盡驚爲沒竹筒書傳高祖大喜賜其家錢釁之亂

萬歲闇專要害悉破翫求保全旣思朝免又以金緣因其反覆萬歲受慫達頭犯闕萬歲斬搴知是戍卒早遁而還追斬之績忌者不言訟功忤上擽死可憐

唐

李孝恭

李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唐高祖已定京師命孝恭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請坑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豈有降者悉縱之由是騰檄所至輒下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

帝嘉納之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圍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舳蔽江下必謂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來及引救到吾已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荆州大總管輔公祏反

寇壽陽詔孝恭討之至九江大饗士杯酒變爲血在坐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爾顧我不負于物無重諸公憂公祏過惡滿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遂盡飲衆心爲安既而公祏遣將邀戰孝恭堅壁不出乃遣奇兵絕其糧道賊饑夜薄營孝恭卧不動明日使羸兵叩賊營挑之盧祖尚選精騎列陣以待俄而羸兵却走賊追北且囂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孝恭乘勝破其列陣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祏窮棄丹陽走追擒之江南平初爲禮部尚書改王河

間暴虣隋平盜賊遍天下皆太宗自討定謀臣驍帥並列麾下無特將專勳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

斷曰

孝恭唐族智勇無雙行循巴蜀降者相望衆請坑戮孝恭酌量獲降則殺誰復肯降進圍蕭銑銑鎮破亡獲其戰艦盡放滿江救謂已破不敢直當既知再進銑已降唐輔公祏反兵寇丹陽孝恭往討酒浮血光衆驚恭喜授首之祥既而擒斬河間封王入雖暴喪功實難忘

尉遲恭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末從宋金剛至武德二年唐秦王戰栢壁金剛敗奔突厥恭合餘衆守介休秦王遣人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旣而從擊王世充適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縶之屈突通曰恭慓悍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卽殺後悔無及也秦王曰不然恭必叛寧復尋相耶因釋之引見臥内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卽獵榆窠寇王世充自將數萬來戰

其驍將單雄信直趨秦王王危甚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率兵還戰遂大敗之王顧曰衆皆疑公叛我獨信無他何相報之速耶世充列營相對兄子琬乘隋帝廐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恭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爲伏親挾弓令恭執矟畧其壘大呼致師及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隱太子嘗以書招恭贈金皿一車恭辭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無功

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狗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恭告秦王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恭開門安臥賊至不敢入因譖于高祖將殺之秦王固爭得免其後隱巢計日急恭與長孫無忌入白大王不先决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也恭曰處事有疑非智臨事不决非勇王今自計何如勇士八百人悉入營控弦被甲矣尚何疑後又與侯君集等懇懇勸進計乃定時房元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

我耶因解所佩刀授恭曰卽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恭遂往諭之齡等與入計議及隱太子死恭領騎七十趨元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恭馳叱之遂射元吉殺之宮府兵屯元武門戰不解甲恭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恭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爾來何耶恭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快立秦王爲皇太子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恭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自安之道嘗侍宴慶善堂有

班其上者恭曰爾何功坐吾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恭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悅罷宴召入切責之曰朕嘗怪漢高帝待功臣少恩今觀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滅非高帝之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整飾恭頓首謝恭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恭請王加刃而獨去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使與齊王戲王三失矟遂乃大服

斷曰

敬德歸唐衆疑其叛王獨不疑賜金相賚榆巢獵遊

單雄突犯倉卒無援王幾遇難賴恭橫矛刺賊馬畔

王感其恩報于一旦太子賜金恭辭不看刺客脂傷

恭不爲患元武變生力謀不憚帝驚直言隱巢作亂

位定事成是其才幹廷擊道宗過于驕悍唐將英雄

將軍爲冠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嘗謂人曰丈夫遭

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

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吴者非斯人而誰哉隋吏部
尚書牛宏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床謂曰
公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靖察其
有非常志因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
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
大事乃以私怨斬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蕭銑據
江陵詔靖安輯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遛詔都
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
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

俘擒五千帝喜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
敕勞之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
策詔拜行軍總管兼攝李孝恭行軍長史政一委焉武
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
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
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就能
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川夷陵
銑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
士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荊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

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擊之孝恭不聽留靖
屯守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
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靖即率輕兵五千為先
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二將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
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乃降入其都號令嚴肅
軍無所私或曰銑將拒戰同于叛逆請籍其家資以賞
軍靖曰王者之師弔人而取有罪銑將被其脅驅而來
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當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
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死守

非計之善也由是江漢列城爭下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畧副孝恭東討時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以步騎二萬屯青林自至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六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自疲老我不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穴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三軍雖精而公祏所自將亦精銳也既保石頭則軍不可拔我若往取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鬬方今特重以待公祏立計若出其

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破則公祏擒矣孝恭聽之靖乃遣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祏懼衆雖多不能戰乃出走擒之江南平帝乃歎曰靖爲銑與公祏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突厥部種離叛靖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之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擣絶漠卒降於胡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

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請舉國内附遣靖往迎之又遣唐儉安修仁慰撫靖因謂副將張公瑾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瑾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因督兵疾進所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頡利亡去爲大同道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而北至大漠矣御史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

召責之靖無所辯惟頓首謝帝復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既而曰向人短公朕今悟矣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詔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元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河道大總管高甑生等五總管兵皆屬焉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生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憂蹙自

經死靖立大寗王慕容順而還高甑生軍由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歸而憾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等坐誣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皆謝遣改封衛國公帝將伐遼召靖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靖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後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謚景武

斷曰

靖初爲隋察唐有異自囚上言事已無濟及唐爲君埶靖欲棄靖呼英君豈斬誼士唐祖赦之命征蠻地伏斬冉蠻俘五千計帝喜使功不如過利蕭銑既降公祏又繫霍衛白韓功足相比往征頡利僅三千騎遂取定襄成功何易再秉詔機掃清一切御史劾之靖惟謝罪帝悟念功加官不議病倘圖功帝爲流涕

唐帝股肱李靖其臂

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隋大業末韋城翟讓

為盜勣年十七往從之因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踐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時李密亡命雍邱勣又說讓推密為主以奇計破王世充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因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然之以兵五千附勣濟河襲黎陽開倉縱食旬日得勝兵至十萬宇文化及引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圍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為地道出鬬化及敗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所有之

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戸口以啟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英國公姓國姓詔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服縗絰葬訖乃釋從秦王伐東郡有功及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遂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渡磧口保於九姓

恐不可得我若約齋約齋輕兵也薄之不戰而自縛靖大喜以爲與已合於是意决靖遂率兵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口勣已前屯磧口不得渡由是率部落五萬降於勣詔拜并州大都督治并州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胡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勣嘗暴病醫曰鬚灰可治帝乃自翦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復畱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逾公者公昔不遺李密今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

親解衣覆之帝疾詔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爲必致死力矣高宗立遂爲尚書左僕射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於昭陵以明先帝意進位太子太師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無一過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會延引見臥內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

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未决此肉同歸於土爲收養其子焉其用兵多籌筭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歎及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臨事選將必相其奇厖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没士皆爲流涕

斷曰

李勣雖盜却無盜心說讓推密破充自申天下之亂起於飢民開倉一賑遍地三軍李密既敗表上唐君

詔授總管使立功勳李密反死收壄明恩奉詔征北
沙磧前屯敵不得渡降者紛紛築城以守何如得人
暴病調藥帝翦鬚勺非獨爲汝社稷計深又勅太子
我死汝親君重如此不愧爲臣

廣名將傳卷九終

廣名將傳卷十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蘇定方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戰定方驍勇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自是賊不敢舍境鄉黨賴之貞觀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率勁馬二百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各

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又從葱嶺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後定方復擊賀魯以任雅相爲副出金山北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槊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于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斬首數萬級賀魯西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等率雜彝兵追之自與雅相領新附兵絶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敵恃雪方止

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雙河時賀魯將畋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頙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胔唐之州縣極西海矣後都曼諸人復叛詔定方選精兵萬騎三路襲之定方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大敗計窮遂面縛降俘獻于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南復定乾封二年卒

斷曰

蘇子定方少年驍勇鄉里賊侵賴之不恐突厥從征乘霧一湧誅者不勝降者接踵賀魯再征攢槊殊猛大雪不休斬幾絶種後襲諸敵三路雲擁面縛而降獻俘丹甬論法應誅苦求恩寵葱嶺以南因而朝拱

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將改葬其先其妻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乃往

應募王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人馬甚衆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虎將遷右領軍中郎將蘇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服者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

還厚加賚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時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詔仁貴往副之將行賜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敵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吐蕃入寇命仁貴爲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郭待封嘗爲鄯城鎭守

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障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納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當卽滅之矣乃約齎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敗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

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爲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因召見曰今遼西不寧瓜沙路絶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揮耶於是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靈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

斷曰

天子征遼仁貴應詔兩國交鋒正然相較貫著白衣
突前自効所向皆靡功實炫耀天子見之驚奇詫妙
問喜得人總軍卽調泥熟妻孥還明恩造使知王仁
賀魯強暴三矢三人天山降報往征吐蕃地稱險道
請用輕兵待封執拗致敗王師仁貴削貌傳死象州
敵復作耗脫兕示形敵驚拜告方識英雄不宜顛倒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蘇定方爲
大將軍見之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

畀以術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洹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詔行儉册送波斯王子歸國經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飢乏行儉止營致令曰水草不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川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天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

酋長僞約畋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乎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忽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又獲遮匐使者釋之使往諭其主並言都支已擒狀遮匐亦降悉俘至京師帝曰行儉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悉擒可謂文武俱備矣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都護蕭嗣業討之不克死詔行儉總諸道兵三十萬

往討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爲敵鈔軍多餓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卒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隨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止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無問我所以知也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傅合行儉總

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悟密送欵且請縛溫傳以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烟塵漲天而南斥堠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旣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錄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行儉通陰陽歷術每戰豫道勝日又善知人所引偏裨

皆爲名將度量大所賜重寶或爲人誤傷俱不校

斷曰

行儉也賢兵術盡傳都支誘動討之用權借送王子忽至西川敵不設備遂擒以旋兵不血刃文武俱全念傳再反儉復行邊糧車伏士精兵後潛敵果來掠齊出斬焉軍營已定命移高原營移方定風雨如泉前知之妙莫不駭然伏念向順旣得溫傳應待不死論斬是奸朝政若此敢不歸田

唐休璟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舉明經高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嘗郡縣之土田良美宜于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人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全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反爲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吐蕃大將莽布支率數萬騎寇涼州入洪源口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

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然其下皆貴臣富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爲諸君取之乃披甲先登大戰皆克斬獲衆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旣宴使者屢視休璟武后問之對曰前洪源之戰是唐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歎西突厥烏質勒諸蕃舉兵攻安西道后命休璟與宰相計議所當施行者旣而邊州建請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拜夏官尙書因謂楊再思等卿輩十不當一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鎭幾萬里其間山川夷

險障塞之處皆能言之每行師未嘗敗年八十猶托權近冀復用

斷曰

休璟儒者頗號知兵豐州若棄靈夏何憑利害說破議始不行吐蕃入寇望裏鮮明然皆富貴習戰不精欲爲君取披甲先登大戰皆克京觀築成請和使者宴見猶驚后因歎息恨晚用卿聲名若此夫豈不榮

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有文武材武后時遷殿中侍御史

通天中御史孫承璟監靖遠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爲中丞詔仁愿敘其麾下功仁愿因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乃劾承景罔上虛列敵級遂貶承景以仁愿代爲中丞屢擊賊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神然後料兵渡河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河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胡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胡境終爲彼有仁愿固請中宗從

之表請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費億計初建三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怯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

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還

朝卒

斷曰

仁愿敘功虛者盡窮承景旣貶其職代充朔方突厥界以河中無隘以塞犯者易攻仁愿表請築城爲衝議者多慮直及始終仁愿固請中宗乃從逃士盡斬三城忽崇朔方靈武榆林更雄三壘相拒建堠接烽四百餘里門不設壅兵貴攻戰退守爲庸所以突厥牧馬絕踪始知妙用非例可通

王晙

王晙滄州景城人也擢明經第嘗爲桂州都督州兵舊常仰餉衡永晙始築羅郛罷戍卒埭江門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復遷朔方都護吐蕃率精兵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蕃服夜襲去城五里令曰前遇賊即大呼鼓角應之賊疑伏在旁自相鬭死者萬計俄而薛訥以兵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之間亘一舍而近晙往迎訥夜使壯士啣枚鏖突賊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

獲如積後突厥黙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
曲久而降者稍稍叛去晙因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欵
塞今徙處河曲使内伺邊鄙久必爲患使脫南牧降帳
必與連衡以相應援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
請至農隙令朔方畢大陳兵召蕃豪告以禍福啗以金
繒且言南方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不二十年漸
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
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旁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
番不可徙歟出未報而番已叛乃敕晙將并州兵濟河

以討晙間行捲甲搭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乃誓神曰晙事君不忠不討有罪當自蒙罰今士卒無罪心誠忠而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番分二道走晙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二千蘭池胡康待賓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晙討之元宗以宮人賜知運等晙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詎有常近闈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初晙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而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晙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以晙責已乃復叛卒贈尚書左丞相

斷曰

晙爲桂督其功已勞築郛罷戍以息轉漕後遷都護蕃寇臨洮晙命所部胡服夜挑賊疑有伏自鬬自逃死者萬計猶被突鏖突厥復叛門戶必騷請遷淮右魚米就饒不二十年勁卒應豪上書未報果叛復遭敕晙往討風雪正高禱天止雪忠感若招長泉之役知運同袍宮人之賜不敢倖叨誓死以免忠敬孔昭奈好忌恨激蕃哮號

郭元振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行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鎭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爲使因覘敵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之患惟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十姓地解四鎭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不絶而惡不得萌固當取舍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鎭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

讐豈堪廣調發耶蓋爲國者先料内以敵外不舍外以害内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鎭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鎭本扼諸蕃使不得並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保復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于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絶且四鎭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筭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

四鎭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若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從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爲涼州都督涼州初境廣纔四百里敵來必薄城下元振于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積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外憂又遣刺史李漢通闢田盡水陸之利稻收疊衍舊收粟斛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治涼五歲夷夏畏慕西突厥蕃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願和元振

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佯爲不知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彼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過揚言迎衞進至其帳修賻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駝甚夥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遣闕啜入宿衞詔許之闕啜遂行道遇經畧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者以部落有

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放蕃人耳何以自全莫若重寶賂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投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闕啜以爲然卽勒兵擊于闐因所獲遣人齎黃金分遺宗楚客使就其謀元振知之因上疏力辯其不可疏奏不省宗楚客曰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並力擊娑葛娑葛之使知楚客謀馳報娑葛娑葛怒卽發兵出安西時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等會忽娑葛兵奄

至擒闕啜殺嘉賓守素師獎等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宗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因遺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故我懼死而鬬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因赦娑葛以悌乃得罪流白州楚客大怒遂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懼使子鴻間道奏乞留西土不敢歸京師睿宗立詔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掩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

督嗟歎以聞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宗講武驪山旣三合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首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道病卒

斷曰

吐蕃乞和請罷鎭兵帝命元振往覘敵情元振還奏動靜匪輕四鎭之設原爲藩屏蕃地歸我四鎭誰爭和望未絕惡難得萌吐蕃猜忌果誅欽陵涼州兵寇

寇必薄城元振拓境數舸匹繒烏質款塞交接以誠會天大雪老疲拜興歸卽死矣子欲横行元振往弔哀慼不勝助喪賻禮大以爲榮怨者復感獻馬滿庭元振持正楚客好生轟下免死新州流傾思舊復起事已無憑

李嗣業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絶衆初從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賊累功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爲先鋒所向摧北高仙芝討

勃律表嗣業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水作郛以扼王師仙芝至因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遂提步卒壓山頹石四面以擊賊又立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敵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七八鼓而驅至勃律擒其主平之遂號爲神通大將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不可坐須葅醢卽馳守白石仙芝乃得還表嗣業

功進金吾大將軍畱爲疏勒鎮使城一隅屢築屢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築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至是泉復出初討勃勒過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窮壑識者以爲至誠所感云安祿山反肅宗詔兵追之詔至嗣業嗣業卽引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爲先鋒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祠北口賊李歸仁擁精兵薄戰王師注矢射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王

師亂不能整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卽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卒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長安遂平進收東都嗣業功多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爲諸軍冠中流矢臥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流血數升卒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疋前後賞賜皆上於官以助軍云

斷曰

嗣業爲將陌刀稱奇往討勃律詔從仙芝吐蕃十萬
相抗王師仙芝有令破賊午時不者皆死嗣業奮馳
陞山擊賊又立大旗敵因大敗勃律平之築城致祭
井水並溢鳳翔謁帝帝喜可知長安之復萬死不辭
東都進取功配子儀流矢旣中閒戰尙披流血而死
忠勇何疑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沉果有大畧安祿山反郭子儀薦
其能加河北採訪使光弼遂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

救常山常山團練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不殺而問計焉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思義因答曰今兵行疲勞遇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光弼善之遂據城待之明日史思明兵二萬薄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移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除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

肅宗卽位詔光弼以兵五千入太原前此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卽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收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史思明蔡希德率衆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付朔方而麾下士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撤民屋爲檑石車車二百

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兵穴地頹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慚辱天子光弼遣人隧地擒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幔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佯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塹城上鼓噪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解圍閱三旬乃歸私寢乾元初

拜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乃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闚洛當據虎牢而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敎諸將逗遛其兵自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部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詘之以計然洛無具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陜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益張不如移軍河陽

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
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則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則公不
如我陟不能答遂檄河南尹縱官吏避賊督軍趨戰守
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自以五百騎殿賊遊
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
石橋進令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
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卒伍均賊憚光弼未敢犯
宮闕頓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于
潭西斬千級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

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光弼即紿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與安大淸合衆二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慮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因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兪惟正辭曰

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壯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逈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擒周摯太淸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

內刃於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
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
懷州守之光弼加太尉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屯兵河清
聲言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旣夕還軍留牙將雍
希顥守戒之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
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
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
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
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

在光弼今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或曰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二人得不思奮乎諸將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從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送之京師俘獻太廟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魚朝恩信之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因言賊方

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媢光弼功陰佐朝恩陳出師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命李抱玉守河陽遂出師次北邙光弼使依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於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守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復輿疾入徐州朝義圍李岑於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寶應元年封臨淮郡王朝恩元振用事深忌光弼而元振疾之尤甚光弼懼不

免及來瑱以讒死光弼愈懼不知所措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行由是諸將陰懷去就多不稟命恚忿成疾未幾卒年五十七謚武穆光弼治軍嚴重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

斷曰

賢將光弼唐代名臣讀書執禮孝能仁親雍容儒雅韜畧過人子儀折節薦牘上陳朔方有警仕主致身治兵有法料敵如神范陽先取除賊本根太原繼入威震三軍軍政弛廢斬衆以徇殺一警百壁壘一新

思明狡獪結寨連雲出奇制勝賊營成塵潛通隧道
墜者紛紛賊人西向危在亡唇河陽據險明見絕倫
戰勝攻守表裏相因持糧十日與士卒均賞罰嚴正
孰敢不遵諸將奮擊賊衆敗奔功加太尉捷報楓宸
乂安唐室功在生民如何讒間起自朝恩憂疑不定
末路因循英雄坐困惜此元勳徜完晚節不愧松筠

廣名將傳卷十終

廣名將傳卷十一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遷單于副都護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與李光弼合兵東討破賊將史思明於沙河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及與戰未决因戮一部將以徇士懼殊

死鬭遂破之斬獲甚衆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李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以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是戰李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回紇以騎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夜亡陜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

三日遂東出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旗鉦鼓經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子儀遣二隊逐之又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會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飛矢集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屍相屬于道嚴莊等挾慶緒走保相州王師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郡縣悉平入朝帝遣迎壩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帝復命九節度使大舉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但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主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

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旣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衞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浸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于思明思明自魏來光弼前軍遇之戰鄴南勝負相當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晝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譖之故帝以李光弼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

雖失軍無少望于朝廷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及李光弼敗邙山朝廷憂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兵馬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不豫引見臥内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出至屯誅首惡數十人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乃盡裒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言之以自明帝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無有疑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

大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子儀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裨將雖慓悍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敵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去永泰元年懷恩盡誘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掠涇邠由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帝命李忠臣李光弼諸將等各屯要害自將屯宛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

纔萬人比到敵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等諸將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令公回紇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卽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懷恩欺我子儀使人諭敵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也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令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曰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敵衆數十

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忍忘忠誼而至是耶回紇舍兵下馬羅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甥舅國相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懐恩暴死羣敵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于

靈武西原後回紇赤心遣人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荅其意況中原須馬臣請内一歲俸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帝嘗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因上書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玁狁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之亂瘦傷凋耗十存二三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每深入畿郊將何以安臣惟陛下不制勝耳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

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也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鎭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請追付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至長久之策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薨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棄取不常然奉詔旨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讒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卒殘人之墓人今發先人墓此天譴非人患也

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其使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斷曰

郭公子儀爲唐名將安史亂時天下板蕩西蜀蒙塵靈武草創時事之難少得多喪子儀一身獨當其阬屢敗思明祿山時向每戰有功長安無恙強暴易懲難當讒謗詔到卽行罷兵蚤放纖芥不存尙發父葬及敵寇邊驚無人仗再起子儀安敢辭讓敵一見形早拜于帳所以功名無出其上

李抱眞

李抱眞字太元沉慮而斷兄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别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

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眞問狀抱眞曰郭子儀嘗領朔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魚朝恩所殺今起而用之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帝從之起子儀既而懷恩敗一如抱眞策因遷澤潞節度留後抱眞策山東有變澤潞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凋刓乃籍戶三十擇一蠲其租徭給弓矢令閒月約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初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眞往救之斬其

楊朝光遂解臨洺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走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眞退保魏帝倉卒狩奉天間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此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眞獨以數州截然橫絕諸叛中離沮其姦爲羣盜所憚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置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羣盜抱眞乃遣客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泚武俊許諾而内猶豫抱眞將自造其壁諉軍事於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

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恥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其志皆欲自肆於天下足下旣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己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泣下武俊亦泣左右皆泣退臥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兄弟而別且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抱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好方士因餌丹而卒

斷曰

懷恩造反挑敵出頭抱眞不忿逃歸獻籌令公請起以伐其謀果如所算懷恩敗羞山東有變兵賦早求三十擇一二萬已優田悅初反邢洺皆仇希烈李納復反鄆州懷光相次河中虔劉抱眞忠勇獨自挺矛離沮潰叛賊不自由朱泚之反名號已浮馳說武俊帝焉可倖武俊感悟合兵以收盡力若此爲臣之尤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

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卒甚衆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歷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表晟爲右將軍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敵乃解云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援璘以歸璘內忌晟威畧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眞合兵攻之晟乘氷渡洺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之圍陳曰知於趙州也抱眞

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乃趙之北壘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兵守之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即造抱眞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俾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納昏並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

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晟責其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並兵軍益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懷光不悅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兵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晟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

軍卽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廩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惟所命其增損賞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顧刻削廩賜事出己乃止懷光陰與朱泚謀反適有使者到晟軍晟卽令曰有詔徙屯遂結陣趨渭陽初時帝狩梁州詔琿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賊耶瑊曰晟忠義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

乃安因口詔進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辭厚幣僞致誠於懷光既而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以激發諸將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以取富貴非豪英也衆皆奮泣惟公命於是分屯要害皆受晟節度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責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攜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爭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欲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晟家屬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

乎朱泚使人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立斬之邏士得姚令言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勑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於泚引兵叩都門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在苑中今直擊之是拔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進薄都城賊將張庭芝等求戰晟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冒死來是天誘之矣遂勒兵急擊大破之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

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盛稱晟功帝曰晟天生爲社稷萬民豈獨朕哉拜司徒兼中書令初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忽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耶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天維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皆將臣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士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旣乎因悉

家貧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敵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敵皆指目歆艷吐蕃君臣大懼有尚結贊者善計乃計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爲吾患宜遣使卑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尚結贊大興兵踰隴屢因戰敗而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敵人無信不可許而時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密言晟不可久持兵帝惑其言貞元三年拜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是歲瑊與吐蕃盟平涼寇劫之瑊挺身走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

贊筭不出晟所料九年甍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於是雖厮養小善必記姓名

斷曰

李晟爲將忠勇天生以謀爲用以和獎成朱泚之反懷光得情卑辭厚幣僞致其誠芻米告具然後慨行家爲賊質涕下淚零天子安在敢私自營與賊爲間立斬以懲拔外非計劈心始驚勒兵急勦敗走無形羣臣上壽以賀太平延賞一譖遂罷其兵結贊奸筭㦯殘命傾故唐名將首數李晟

李愬

李愬字允直有籌畧善騎射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因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以愬可用乃命愬爲唐鄧節度使討之愬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堠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於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易之不爲備愬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柔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

父母與孤未葬者給衣帛遣還勞之曰爾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進軍青陵擒剽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表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以陳克治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以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坐胡牀令軍曰退者斬

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為將秀琳因與愬策曰必欲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祐賊之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諜祐護穫於野因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傍乃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募死士三千人命祐為突將以統之會

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
然不解愬力難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以平賊乎
何見奪者衆耶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
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以出入帳中表爲六院
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
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
蔡之謀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
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
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

裴度告師期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已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二三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鴨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郎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

畱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
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求襦衣耳卒
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火南門元濟方請罪梯而下
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使不
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
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
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尚書左僕射山南東
道節度使封凉國公時諸將請曰始敗於郎山而不憂
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

然卒以成功皆人所不喻敢問其故愬曰郎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並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雨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後帥魏博長慶會疾甚不能軍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

斷曰

唐憲宗時元濟據蔡霞寓袁滋屢討屢敗李愬自求因用爲帥欲示無能事事忍耐元濟不知隄防果懈

蔡之英雄李祐無賽愬獲降之最親最愛衆恐懷奸請誅至再愬只不聽愈加客待捧檄統軍嗚咽感戴因而請兵直入侵隘鵝鴨亂軍風雪壓界元濟成擒請裴受拜方知將軍才高力大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常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遽老一儒哉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因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根本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

受擒矣此不世之功也循許之不時安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之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饟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與辦具乃先賂其長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犯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敵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表爲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寇常出入燧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爲譙櫓八日而畢寇不能暴遷河東節度使太原兵力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

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趨進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塲羅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卽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旣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洺築重城絶内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眞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壺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旣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

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意燧攻柵未下則吾已拔臨洺饗士以戰必勝之術也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擒其將盧子昌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人邢圍亦解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資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悅救至悅因裒散兵二萬壁洹水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

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于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自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撓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棄洹而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藏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埸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已焚衆赴水

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悅夜走魏州李抱眞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恆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取魏以破之皆曰善李懷光反河中詔燧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各據地分守燧移檄鐫諭皆以州降時天下蝗兵艱于食朝臣多請宥懷光帝未決燧以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白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合兵賊

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則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因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滅族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自以爲不及也因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因有過人者吾不逮遠

矣燧濟河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遂平後誤請許偁結贊之和爲其所賣帝悔怒奪其兵卒

斷曰

馬燧多才知機識竅循不從亡回兵難暴山直吐蕃障其通道田悅圍邢先示柔好既斬朝光兵突直校斬係萬千邢圍解耗悅知食艱夾洹復造縱火乘風向前鼓噪燧伺氣衰戰雄虎豹夜走魏州傷容削貌欲討懷光長春城峭燧說廷光廷光奉詔復爲王人民心歡樂

渾瑊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善騎射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皆捷自武鋒軍改授太常卿吐蕃盜塞深入瑊會馬璘討之次黃善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以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敵躡而入遂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于敵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趨泰原吐蕃引去瑊邀擊

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建中中李希烈詐爲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晝夜不息人心危惴帝與瑊相泣泚又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氊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障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湟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又賜瑊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以衣授因曰朕與

公訣矣瑊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瑊乃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賊乘風推梁以進戰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飢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摳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皆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噪乃第賞將吏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棄去後吐蕃相尙結贊陷鹽夏陰圖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詞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來乃詔約盟平凉州以瑊爲盟使既至爲結贊所劫

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瑊鎮奉天敵罷還河中卒瑊性忠勤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如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始終倚任貞元後天子常恐籓侯生事每事姑息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瑊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猜閒不能入

斷曰

渾瑊本來鐵勒九姓光弼掌兵河北從定郭復兩京

慶緒會勝其餘戰爭皆捷於令史抗敗名再戰以正
李詳琙書帝不疑聽朱泚薄城危如懸磬惟帝與琙
相倚爲命血戰不休號天相應燒柢雲梁陷填地穽
天未絕唐火返賊淨吐蕃圖京請琙講競迫陷多人
惟琙保甑穉鎭奉天卒于忠敬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也父海賓爲先鋒追戰吐蕃至長城
堡諸將娼其功按兵觀望遂至戰死元宗憐其忠忠嗣
時年九歲始名訓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

孤也更賜令名收養禁中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
論兵應對蠭起帝器之蕭嵩出河西引爲麾下帝以其
年少有復仇志詔不得特將及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
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敵殺賊數千人獲
牛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屢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
督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
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降耳乃營木刺蘭山諜虛
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
以實之並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敵不敢盜塞徙河東

節度使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鈌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弢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諜間伺敵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樂為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矢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物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佩四將印勒兵重地控制萬里近

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補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遮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遂詔忠嗣忠嗣不得已而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李光弼因謂忠嗣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賞格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矣得一城不足以制敵失之

未害於國吾恐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再不者黜中上左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詳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卒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畧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

斷曰

忠嗣遺孤養於禁內詔從蕭嵩立功於外歸報無顏

襲敵自代上策平戎敵難盜塞本負勇名持重以戒恐爲功名陷衆於害雖發漆弓出去敵敗石堡有城攻計何在忠嗣阻之帝意不快得城非功失城何礙忍以一官致禍於大縱使受𡋢金吾不壞豈料奸誣竟以死概賴有哥舒棄官請貸再貶漢陽功名何賴

廣名將傳卷十一終

廣名將傳卷十二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初事梁太祖繼事末帝屢遷澶州刺史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奪疾如飛人號王鐵鎗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

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厚其供給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絶晉梁自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乃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梁人大恐宰相敬翔見末帝曰事急矣非王彥章不可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使人具舟于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遂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

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斷浮橋彥章引兵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焉時晉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于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得報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乃撤北城爲栰下揚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揚劉攻之幾下晉人乃計築壘博州東以分其勢彥章果引兵攻之不克再還擊揚劉遂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等

交通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巳書末帝初疑其事巳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揚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巖等復從中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跡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及晉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惟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乃以屬彥章彥章以兵少戰敗馬踣被擒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

謝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主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

斷曰

梁將彥章慣用鐵鎗入魏虜變魏已改常虜其妻子招歸晉王章怒斬使一意保梁晉橫鐵鎖夾寨是強章期三日一火燒洋功成雖易讒毀難當段凝邀賞彥章無償畫地陳說反加中傷兵少善鬬被擒逼降留皮留名忠早酌量死得其所死又何妨

五代晉

周德威

周德威字鎭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情事晉爲招討使小字陽五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乂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乂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

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矟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于外踰年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困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及王喪在殯莊宗新立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莊宗使人以喪告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卽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遂從

莊宗復擊梁軍破其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天祐中梁遣王景仁將兵擊趙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栢鄉時梁兵精銳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之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於外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值數十千擒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而往取之退告莊宗曰梁軍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也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

之騎利于平州廣野今軍河上迫賊營門非用長之地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勝也監軍張承業亦以德威之言爲是適援梁游兵言景仁治舟數百將爲浮梁莊宗乃笑而從之退軍鄗邑德威進兵叩梁營挑戰景仁悉兵與德威轉戰于鄗南兩軍皆陣莊宗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眞吾之勝地卽欲進兵德威諫曰梁兵輕出而遠來與晉轉戰必不暇齎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皆飢因其將退而擊之未有不勝者諸將皆

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軍曰
梁軍走矣梁軍既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之自鄗
退至柏鄉橫屍數十里景仁僅以身免劉守光僭號于
燕晉遣德威領兵擊之已盡得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
圍之踰年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
五也乃挺鎗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
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德威縱其少過奮檛擊之廷珪
墜馬遂見擒燕始破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而臨清有
積粟且爲晉軍餉道鄩欲東趨臨清而德威已先馳據

之以故莊宗卒能因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十五年從莊宗領兵河上進據汴州忽候騎報曰梁兵至矣莊宗即欲趨戰德威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非利也可以計勝難以力爭且吾軍先在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兵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不聽遽督軍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兵已

接而梁兵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亂驚走入德威軍而梁兵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及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

斷曰

陽五德威望塵知敵天下聞名勇而有力誰能擒之刺史加級野乂陳章求之甚急德威笑言欲得偏失因詭誘之鐵鎚一擊既獲野乂誰不震慄初與嗣昭兩心有隙因念國家歡然而釋乘飢敗梁廷珪芥拾

凡有戰爭莫非勝蹟奈何汴州莊宗浪擲苦諫不從
父子狼籍敗後痛悲事已無及天意雖然人謀可惜

五代晉唐

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事晉代孟知祥爲中門使甚見
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鎭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
丹人寇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决崇韜曰契丹之
來非爲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勢已
振矣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梁王彥章擊

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因問計于崇韜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版築之功難卒就須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則壘成矣莊宗然之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渡河築壘於博州東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兵多熱死攻之不克所失大半復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梁

康延孝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延孝又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聞而惡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無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召問崇韜崇韜對曰陛下興兵十餘年大號已建河北人皆引領望成功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咸集芻餉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亡失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此豈按兵持久之

時乎臣自康延孝來得梁虛實此天亡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揚劉而自鄆長驅搗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筭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歸其家屬于魏夜渡揚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崇韜未嘗親戰陣徒以謀議佐命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不便毁之崇韜懼乃聽故人子弟之言請立劉氏爲皇后欲求

中宮之助又請魏王征蜀因自副之欲立大功以爲自
安之計及平蜀莊宗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
而延嗣大怒魏王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
多不平每思有以中之因與延嗣共構之延嗣還上蜀
簿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證其有異志將危魏王
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
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殺之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畧
既已破蜀因遣使以唐德威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
來之可謂有志矣

斷曰

莊宗爲主崇韜事晉晉圍鎮州契丹引進晉人皆驚欲解圍遁莊宗狐疑召崇韜問崇韜力言晉威已振果破契丹兵心大奮彥章再來唐已得鄆築壘必爭彥章空陣羣臣無才只謀淺近惟有崇韜敗成先論直至破梁其言方信無奈羣邪苦加讒譖功在身亡向誰申恨

宋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眞定靈壽人也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羅其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宋乾德二年冬詔伐蜀以劉光毅爲前軍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槖中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詔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

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之哉懲勸國之常典無可讓開寶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先赴荆南發戰艦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橋跨大江以濟師八年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陣於城下吳人出兵來禦破之自三月至八月又連破之樵採路絶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請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圖其形勢遣使上聞太祖指此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急去令曹彬築深溝以防無墮

其計中溝既成吳人果夜來襲彬等依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彬圍城每緩師冀煜歸服因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靈若能歸順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予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仁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即愈又明日城陷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

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詔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及是副帥潘美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尊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語彬曰本欲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上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太宗即位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

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三年果下太原既而賀金
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女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
釁以取幽薊上遂遣彬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
雁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
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須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
聞大軍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
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邱蔚州多得山
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
軍之速及兵次涿州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

聞之曰敵在前反退師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引師緣白溝河與朱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軍之勢俟美等盡掠山後地會重進之師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屢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用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而敗還朝雜治具伏違詔失律之罪責授右驍衛上將軍眞宗卽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趨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

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璘不如瑋六月甍追封濟陽郡王

斷曰

曹彬爲將與衆不同仁以戢下廉以治躬奉詔伐蜀圖書自封毫不矜伐上賀其功江南之伐命之總戎城危將下忽作病容誓不妄殺方起而攻李煜伏罪賓待甚恭盡賀使相彬曰無庸但多得錢何必位崇既而特異圯伐食窮因念前績祿位善終

曹翰

曹翰大名人少爲郡小吏好使氣凌人不爲鄉里所譽乾祐初隸周世宗帳下尋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數千在正陽既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師時翰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十數里遇之慮劫兵器爲叛遂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以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爲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世宗因不之罪世宗大漸諭范質等以王著爲相翰爲宣徽使質以著恃酒翰飾詐而專並寢之宋初太祖親征西蜀移刺均州均州澗谷深險翰令鑿石通

道師旋以濟又詔兼西南諸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運不乏全師雄擁衆據郫縣以叛翰率兵會曹彬劉光毅討平之未幾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諜賊約三更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破之劍南遂平後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無噍類殺兵八百所掠金帛以億萬計從征太原分部攻城翰攻東北劉遇攻西北西北與劉繼元値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

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乃遣使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築土山瞰城中繼元大恐詔開南河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捍之翰遣徒數萬伐巨木于漢境遣騎五授五色旗爲斥候前遇邱陵水澤寇賊煙火則各舉其旗以爲應又起烽燧于境上敵疑不敢近寨得巨木數萬以濟用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翰私市兵器所爲多不法詔遣御史鞫之獄具當棄市上貸其罪削官爵流錮登州雍熙二年起爲右千牛衛將軍淳化三年卒贈太尉

斷曰
曹翰小吏勉爲大計矯詔殺人恐竊兵器遺命宣徽以翰爲使因翰詐多其命遂廢宋祖蜀征均州新剌移石道通師旋以濟轉運諸州糧餉殊利賊叛嘉州奪城以閉賊約三更重來爭地曉猶二更賊驚奔避德明據城屠無噍類西北雖當伐木遺騎因私市兵法當衆棄削爵流登才品遂替

王全斌

王全斌開州太原人初事莊宗屢歷內職同光未國有

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乃慟哭而去宋乾德二年召伐蜀命全斌爲西川前軍由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全斌始下興州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軍三泉又獲糧三十餘萬斛遂至嘉州蜀人斷閣道軍不得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康延澤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以治閣道全斌以爲然因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乘勢轉戰進克利州又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劍

門次益光蜀將王昭遠等據守劍門全斌會諸將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各宜陳進取之策有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聽之乃自督兵攻劍門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至清強王昭遠聞宋兵自來蘇至清強即退陣於漢源坡留偏將守劍門全斌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闕下遂克劍州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

遂入成都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卽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旣行全斌等又不令隨軍部送蜀軍至綿州遂叛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蜀交州刺史全師雄嘗爲將有威惠士卒畏服適攜其族赴闕下至綿州遇亂恐爲所脅乃匿民舍亂民探知遂推爲主帥全斌聞亂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不察盡滅師雄之族又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知之遂無歸志因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灌口道以及靑城等縣彥進欽祚

等討之或死或敗賊衆益盛全斌等甚懼既而曹彬等
破之又值師雄病死賊衆始息全斌因謂所親曰我聞
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既平欲稱疾東歸
庶免悔吝猶豫未决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等破蜀日奪
民間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
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
斌等具伏令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議其罪罪當大辟
請准律處分乃下詔曰全斌等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
於偃革職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鉞猶委

藩宣全斌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召全斌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酒器萬兩帛萬匹錢十萬全斌至鎮數月卒

斷曰

全斌歸宋伐蜀領軍重修閣道直至劍門既降孟昶召衆歸屯斌不奉命怨切人人既許其行護送不聞至綿遂叛劫雄為君震驚天子命討紛紜雖獲寧定罪在全斌况私子女更宜加論念功寬貸深感聖恩

潘美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少倜儻嘗謂人曰漢代將終凶臣肆虐大丈夫不于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物共實可羞也宋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見執政諭旨于中外陝帥袁彦凶悍嗜殺且繕甲兵太祖慮其爲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天命旣歸宜修臣職彦遂入朝上喜潘美不殺袁彦能令來覲成我志矣湖南人心未平乃授美潭州防禦使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峒蠻獠自唐以來不時侵掠

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慰撫夷落遂定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爲諸軍都部署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州鋹遣衆來援遇賊大破之遂克賀州又下昭桂連三州進次韶州鋹窮蹙遣左僕射蕭漼奉表乞降美諭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節令冉彥衮部送漼等赴闕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因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鋹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爲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再以

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勇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鋹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鋹衆敗走斬獲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鋹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鋹送京師嶺表遂安八年上命美同曹彬等征江南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備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軍數萬人期于必勝豈阻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泝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七人又破其城南木砦

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艦以防他變美聞詔即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砦不能克進薄金陵與曹彬晨夜百道攻城金陵遂平上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又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地險阻為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嘗巡撫至代州既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塞美誓衆啣枚奮擊大破之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于陳家谷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職三等

責授檢校太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眞定府數月卒

斷曰

潘美丈夫藎稱祿祿宋祖開基美爲力戮袁彥諭歸峒蠻征伏擒鋹送京數萬斬獲同下江南其功更足上征范陽幽州以屬美善守之屯兵積粟再破遼兵徙民入腹不意遼兵突攻陳谷楊業戰亡降秩削祿試問功名是榮是辱

曹瑋

曹瑋字寶臣彬之少子也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

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卽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至州馭軍嚴明賞罰立决善用閒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度其下必怨卽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多請內附繼遷畧西番還瑋邀擊於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鎭戎軍據平地便于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

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内閒田春秋耕種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上言繼遷擅河南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旣而西延稼俄熟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卽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内徙德明不敢拒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帝出以示左右曰華夷山

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勅别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以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瑋後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士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厮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厮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内寇瑋陰結厮敦解寶帶予之厮敦感激求自効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厮敦諤然應之

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初張信知秦州置回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其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弓門等十寨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夷廂兵工費不煩民唃厮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多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既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為熟戶時瑋作塹抵撥囉嚨西番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送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李立遵邀知進語曰秦川大人直以兵入撥囉

隴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嗨厮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宰相丁謂逐寇準恐瑋不附已指爲準黨謫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卽下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韊矢箙自隨謂敗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廷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閤中不出會賊至瑋

奮起褁鎗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瑋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唃厮囉聞瑋名即望瑋所在東向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若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毋敢犯環慶屬夷田多爲邊人所市以致單弱不能自存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内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使獲課

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則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旣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士止于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設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予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

瑋客外舍瑋欲按邊郎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

斷曰

曹瑋寶臣彬之少子馭軍嚴明賞罰不詭既敗繼遷德明慮死帝方用恩置之不理瑋恐飽颺逼降內徙陰結廝敦棣丹死矣大敗廝囉納質比比檢點邊功實有可紀宰相丁謂恨不附已目爲準私容州安止謫敗復官改節度使不測用心別妙可喜謂之名將

深得其體

李繼隆

李繼隆字霸圖潞州上黨人都監處耘之子也以父蔭補官初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始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得良醫而愈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嘗獲吳將部送赴闕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之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軍會有機事當奏時在軍中者皆欲伺城陷獻捷不願行繼隆獨請赴闕時城尚未下太祖

見其來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臣來時城雖未下而在途遇大風暝晦實破城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繼隆謂曰如汝所料矣契丹犯邊繼隆與諸將禦之初太祖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設有違詔之罪請獨當之卽從便行事敗契丹于徐河從曹彬征幽州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傅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卽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

盡錄其詔句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喜其有謀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日契丹驟至攻蒲城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衆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擊走之嘗有詔廢威虜軍繼隆言梁門爲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爲要地夏州趙保忠與李繼遷連謀爲患朝廷使繼隆與尹繼倫討之旣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裨將侯延廣等議請誅保忠及忠兵追繼遷繼隆曰保忠几上肉耳當請

于天子繼遷遁千里窮磧艱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詔五路討李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隆以道迴遠乏水請請由橐駝徑趨賊之巢穴且遣弟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遣周瑩齎詔切責之督其進軍赤檉及瑩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報行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先是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州以如河便太宗許之是爲鎮戎軍眞宗卽位加中書門下平

章事後王師失利于望都繼隆累表求詣闕面陳邊事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眞宗慰諭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會疾作上親臨問卒贈中書令

斷曰

隆戍邵州領卒三百蠻賊數千一戰逐北獲將送京道中病革斬首上聞喜權有得城破有機隆先奏白果如其言至期報克契丹犯邊戰遵詔額隆急破之違詔顧責從征幽州一人功窂傳衆喪師令軍生色

保忠繼遷連謀作賊繼隆討之擒遁兩迫後繼無功

亦稱奇特

廣名將傳卷十二終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尹繼倫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父勳爲鄆州防禦使嘗内舉繼倫以爲可用太宗即位以從征太原功使充北面緣邊都巡檢使端拱中契丹潛入寇上遣李繼隆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于路繼倫適領兵遊徼路與寇直于越徑趨大軍過繼倫軍不

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則亦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但當捲甲啣枚以躡之彼銳氣前驅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秣馬伺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川徐河天尙未明于越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忽擊殺其將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被殺衆遂驚潰于越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

乘善馬先遁寇兵隨之大潰蹂殘死者無數契丹自是不敢窺邊每相戒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以功領長州刺史至道二年分遣將帥五道以討李繼遷上疑李繼隆逗遛不進急召繼倫至京師授靈慶副都部署欲以夾輔繼隆時繼倫已被病強起受詔上素聞其嗜酒以上尊酒賜而遣之即日赴行營僅至慶州卒

斷曰

尹子繼倫領軍巡徼繼隆擁輜于越欲擾兵過尹前視之如草繼倫怒嗔激衆共討俟其前驅忽從後搗

斬相皮室于越驚倒臂中短兵萬馬奔跑潰兵蹂躪
死者不少黑面大王戒避須蚤再奉詔行奈命不保

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衞士從邊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畏怯惟青願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畧宥州屠嚨咩歲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喬子谷築大郎等堡皆阨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卽挺起馳赴臨敵披髮

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不敢當尹洙爲經畧判官青見之洙與談兵善之薦于經畧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見而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由是益知名青奮起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皇祐中廣德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嶺南騷動師久無功敕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猶以爲憂青因自請于帝曰

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於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而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戰敗軍聲大沮廣西黔轄陳曙乘青未至復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至乃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並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俱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錯愕諸將股慄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賊覘者以為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

一晝夜絶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從左右翼出其不意遂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智高縱火燒城遁去明日檢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始交阯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

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患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彝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阯助兵從之及賊平人服其有遠慮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卒輒指目以相矜誇既而出判陳州卒贈中書令青為人愼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于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有勇既而服其為

人自以爲不如也

斷曰

狄青爲將戰功紛紛帶銅面具所向辟䴊朝野名重面涅猶存帝命藥去請留勸軍儂智高反衆敗崑崙青怒盡斬突出關門賊出不意大敗而奔高死未確不敢妄聞智高一叛青已早論破之亦易何假于人賊平之後方服其神

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義節昆弟有欲析其

貧者世衡盡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官時西邊用事守備不足世衡因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而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於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遂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

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與之由是屬羌皆樂為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勞其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信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蹵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又羌長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佯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

竊與侍姬戲語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乃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二者使討之無不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葛懷敏敗卒羌兵數千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勵皆精于射由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臥病起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剛浪唛號野利王

又一將遇乞號天都王皆元昊腹心親信用事欲以謀間之未得其隙會剛浪唛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遂留以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趫勇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爲鄉導改名嵩世衡爲蠟書遣嵩遺剛浪唛內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俸錢月萬緡旌節已至等語令嵩密藏衣中非瀕死不得泄別以棗一甑畫龜一幅遺野利以諭其早歸之意剛浪唛得之大懼命執嵩

歸元昊元昊疑剛浪㖫貳己召嵩廷詰問書所在嵩堅執無有雖甚箠笞不言元昊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曰种將軍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輕泄今至死不了得將軍事即解衣出書書入元昊遂疑野利陰遣别將假爲野利使使于世衡傳野利語世衡審知爲元昊所遣轉嫚罵元昊盛稱野利内附之意仍厚遺使者曰爲我歸語汝主速决無稽留也使者去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並間天都王又置祭境上作文書于板以弔之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

垂成而敗之意遺於境上傳聞于元昊並殺天都王遂復遣使請降稱臣如舊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不煩縣官大有恩惠及卒羌長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斷曰

种子世衡少尚氣節有事西邊心盡力竭既爲築城又將泉掘先開營田復貸商業荒涼邊城富如帝闕行部慰勞羌長陰結敵帳往還不憚大雪敵感且懷拜皆羅列以酒醉之再贈姬妾若有所圖死亦勇決

種類猜嫌因而間别所忌掃除所憎撲滅勢獨歸降不生釁孽所以邊庭常清常潔

郭逵

郭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逵始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方議取靈武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沒人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奏逵爲駐泊將執中嘗與賓佐論當世名將共推葛懷敏逵曰懷敏喜功徼幸徒勇無謀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歎曰君直知兵已而懷敏果覆

師保州卒叛田況遣逵往招之逵與亂首待其臻嘗同事范仲淹因馳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臻識之卽與其黨再拜邀逵登城旣見申諭禍福衆疑不卽下逵曰若降恐不免逵請以身爲質於是開城降罷籍鎭河東俾逵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廟地以無稽也籍不能決以諉逵逵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證爲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湖北溪蠻彭仕義叛逵招得蠻所親信爲鄉導盡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義棄城走衆悉降神宗卽位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是時种諤受嵬名山降

因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州逵曰敵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旣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逵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趙卨等與夏使議夏使惟言砦基卨曰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敵使驚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焚棄綏州逵匿而不下至是帝問大臣皆不知逵始自劾向者違詔旨之罪帝手詔褒荅之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

名山逵曰詢庸人也于事何所重輕受之則不得不還
名山恐自是畨人無復敢向化矣逵詗得殺楊定首領
姓名詐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逵曰是且梟死犯以紿
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逵命以
二人狀貌物色詰問敵情得乃執獻之逵慷慨喜兵學
神宗常訪以八陣遺法逵對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
生之一法耳因爲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人教兵久不就
乃擇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一人教一隊頃刻而
成就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既斬李信又欲罪鄜延巡檢

白玉玉見逵托以後事且泣言不得終養逵哀之不遺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玉大捷於新砦神宗謂逵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逵每戰先招懷後戰鬭惜士卒不妄加誅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猶隱然爲一時宿將云

斷曰

郭逵談兵頗有先見任福覆軍懷敏師陷一如其言誰不欽羨保州招降登城戒勸恐衆有疑詈身爲劵廟地契丹無稽思占故牘查明王土可驗湖北溪蠻

仕義有變招蠻之親爲蠻之患若棄綏州弱見于面
匿詔不宜後方無玷坐論成功勝于力戰

王　韶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試制科不中客遊陜西訪采
邊事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
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
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並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
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
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耶

今唃氏子孫惟董氊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
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
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
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
一此正可並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
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
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
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
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

結連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因以韶管幹秦鳳機宜文字時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招致之龍珂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帝乃志復河隴築古渭爲通遠軍以韶知軍事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趨棣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却韶乃躬擐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乃潛師越武勝

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鎭洮軍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人更名鎭洮爲熙州以熙河洮泯通遠爲一路會景思立敗于踏白城賊圍河洲韶聞之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瞎征知援絶拔柵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

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乃大喜
韶還熙以兵巡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蹙
丐降因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未幾召爲樞密副使
韶欲求退因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
禍執政乃疑臣爲譏刺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
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不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
意不費朝廷而可至伊吾盧耳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
岷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倘不求退必致不容帝見其以
勤兵費財歸曲朝廷由是不悅故罷職知洪州四年病

疽卒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麾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慄而韶鼻息自如韶交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爲功級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旣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之徵云

斷曰

王韶有志上策平戎西夏可取河西掌中神宗驚異機宜與衷龍珂招致內附相通帝復河隴韶領軍充

壓敵而陣甲胄擐躬麾兵逆擊焚帳奏功再議所向直逞羌鋒斷夏國路使其不通瞎征窮蹙俘獻重瞳兵勤財費歸曲聖聰帝意不悅罷職知洪病雖痊卒人亦稱雄

种師道

种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蔭爲熙州推官議役法忤蔡京旨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武功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古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

燧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
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為不可
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已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
邊而指為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勤遠之功未
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為提舉秦
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渥也貫茲
不悅師道不敢拜久之知西安州嘗督兵築佛口城敵
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陣於河滸若將決戰者陰使偏將
曲充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而楊可世早潛

軍衝其後姚平仲復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斬獲甚衆
其長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帥陝西河東七路共征臧
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
列校有據胡牀自休者立斬之尸于軍門令曰今日城
不下視此衆股慄譟而登城城即潰時兵至纔八日童
貫謀伐遼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如盜
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
聽旣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
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眞之犯本朝亦

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虎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貫不能對師道復諫以爲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爲右衞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於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河北制置使師道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斡離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祗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我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因揭榜沿道言

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李綱迎勞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和非所敢知也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師道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師自被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城南壁

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敢越佚者种氏姚氏皆山西巨族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達於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自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於敗李綱罷太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

乃罷師道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權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翰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經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歎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少師進太尉爲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衞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却不用旣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

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旣至病不能見十月卒京師失守帝撫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

斷曰

老种師道宋末主兵非貫不悅卽忤蔡京帝問邊事不敗爲精來則以應妄動事生遼功未立近擾先驚揚言援至前擊後衝敵潰斬獲城功始成再征臧底

斬㥯先登師纔八日敵已削平遼乃鄰也伐之何名白溝戰敗轉互相傾再起河北或止勿行師道亟進直壓敵營帝聞而喜虜憚而停平仲忌戰以速爭种請少緩帝亦不聽旣而戰敗功罪無憑大都亂世良將空稱旣病而死方痛撫膺

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也㓜有大志登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寘末甲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眞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

此多事矣靖康元年陳過庭薦澤充和議使澤曰是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會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因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托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卽日單騎就道磁經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栲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金人破眞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叩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

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未幾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趨渡道遇北兵乃遣秦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猾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人

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遺書總管趙野范訥曾楙等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騎三千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

彥威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曰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又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時金人已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

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約文
元帥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乃止不進而屢表勸
王即帝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金
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也
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
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
上壯其言欲留輔政潛善等沮之遂徙知開封府時敵
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
兵襍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

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楊俊號没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侵掠爲患澤使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復上疏曰

國家承平久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恬不置
疑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乞斬之以破其姦而
陛下惑于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
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澤憂金人入攻乃
渡河約諸將議圖恢復因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
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沿河鱗次爲連珠
砦又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陜西京東
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視師河北還抗疏言國
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無所不至是守

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叨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和議可行者也今日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又上疏曰京師天下之腹心也兩河雖未安帘特一手臂之不伸耳今遽欲去之是並腹心而棄之矣澤前後建議輒爲黃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

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奕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鋭數千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去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

懣奮激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餓困窮弱者塡溝壑强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効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種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語之曰契丹本宋兄弟國今女眞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効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

詳遂決爲大舉之計乃召諸將謂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當協謀剿賊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又上疏曰天下之事見機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人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山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澤屢敗金人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又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

扈從還闕卽渡河討賊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降詔擇日還京後不果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爲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賊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痛遺表猶贊上入京

斷曰

宗澤將軍天生忠勇兩河破殘單騎往董固守不移
城池復聳金人南來神弓力猛縱擊直前斬首成塚
康王使金請毋覆踵京師入援兵須速擁迭戰十二
捷報洶洶奈何朝廷和議受哄二帝蒙塵江山失統
帝及康王已非英種再相權奸惟貪榮寵澤雖英雄
難回懵懂望駕還京首猶南拱憂憤發疽誰爲一捧
連呼過河誰爲一動每一悲思淚如泉湧

廣名將傳卷十三終

廣名將傳卷十四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于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殉國死義乎眞定宣撫劉韐募敢死士飛應募時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

滅之先遣卒偽爲商人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嘗從劉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遂大敗遷秉義郎宗澤見而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

略謂黃潛善汪伯彥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因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謀定故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擊金人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見而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揣知其不

來堅卧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馳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澤卒杜充代之與金人大戰氾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慮敵不易走因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而束夜半爇兩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而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丹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軍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

衝其陣大敗之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也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賊李成與戰皆敗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窺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逆戰諸將皆潰飛獨力戰會充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兀朮趨杭州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

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金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首山待之又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因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於靜安又敗之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絶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自爲先鋒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

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遇于樓子莊飛與戰又大敗而追之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董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二州詔付飛金字牌黃旗

命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卽分道而遁飛至茶陵知成遁不從招因上奏曰比年多命招安故爲盜者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茍不畧加剿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上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食盡矣奈何飛佯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繞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揮兵掩擊賊大潰而成走飛因謂張憲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

復聚爲盜今遣汝等誅其魁而撫其衆愼勿妄殺累主
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沿道招降二萬餘人進兵
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嶺表平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帝命
飛平之飛至虔賊彭友躍馬迎戰飛麾兵即馬上擒之
賊衆驚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帝有密旨令飛屠虔
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因曲赦之人感飛德繪像
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自製旗以賜之先是李
成使金人入侵又親趨兩浙與楊么會飛因上奏襄陽
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使李成遠遁然

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因渡江顧中流而誓曰不擒賊不涉此江既至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卒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既合戰馬應鎗斃後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既而又復鄧州帝聞之喜曰吾但知岳飛行軍有紀律不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又復唐州襄漢平又擊走劉豫兀朮而廬州平因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

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且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既受飛命因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詔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

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之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賊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勇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欽又說余端劉先等來降又復入湖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仍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溝汊以腐木亂草

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難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賊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未幾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屢詔趣起乃就軍既而從幸建康詔以王德酈瓊兵隸于飛且

諭德等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帝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於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固知

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制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又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始還朝待罪帝慰遣之未幾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不許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因思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各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淸河汝所持

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復請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十年金人攻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因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先遣張憲姚政馳赴之後乃遣王貴牛臯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瞰中原未幾所遣諸

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曰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並力一戰中外聞之俱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葢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其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

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至兀朮果至雲復大敗之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亦屢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因進軍朱仙鎭距汴梁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是時磁相等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字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

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
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
陵思謀及崔慶等皆次第來降將軍韓常亦欲以五萬
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耳方
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遂降詔班師飛奏
金人銳氣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
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一日奉十
二金字牌詔飛班師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
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道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

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吾不得擅留因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又亟奏以漢上田處之方發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既而金兵分道渡淮帝趣飛應援飛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兀朮破濠州楊沂

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兀术乃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乃使万俟卨何鑄羅汝楫交章彈論飛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言其書已焚飛繫獄兩月

無可證者又逼孫革等誣飛受詔逗遛命元龜年取行
軍時日雜定之傅會成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
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資徙嶺南金人
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稱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
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
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
受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
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要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追封鄂王

斷曰

岳侯忠勇貫絶古今雖好野戰妙在一心賊五十萬入百立勲中原浪棄兀朮南侵牛首敗走新城又奔李成之討自洪至鈞不從者坐招降賊人分道而遁益見岳軍么湖中破彭馬上擒既而北伐中原直臨刀斬馬足拐子敗羣賊屍布野積如獸禽兀朮大慟欲遁還金書生點破內有權臣死且不免功又何論其言果應遺恨至今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也鷙勇絕人年十八以勇敢應募西夏騷動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外夏人大敗去俄復出世忠顧一騎士銳甚問爲誰或曰監軍駙馬兀㖸也遂躍馬斬之敵衆復大潰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掩至勢張甚諸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北伏關堰賊遇伏發躁亂擊之賊敗而遁淵歎曰眞萬人敵也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鎭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淸溪洞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卽挺戈直

前踰險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從宣撫李彌大討山東賊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令後隊剿殺於是皆死戰破之乘勝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立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不至始大悔失色然無及矣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於皇子旉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之知世忠至

更相慶慰世忠聞報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因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以身任之公無憂郎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馬輸甘言誘賊矣既而世忠進兵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與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皆爲傅所質防守甚嚴爲朱勝非所紿白太后遣還世忠冀其勤王未幾明受詔至世忠乃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

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因使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置鹿角以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尙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又自衢信追擊至漁梁皆擒而伏誅

帝手書忠義二字揭旗以賜兀术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术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自鎮江還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术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乃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术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請盡

歸所掠假道不許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大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人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大一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艘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

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术一夕潛鑿渠三十里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我軍多戰死敵遂得絶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賜札褒美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詔世忠討之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

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俯瞰城邑設雲梯火樓日夕並攻賊震怖莫測五日城破汝為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於是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咸大驚世忠遣人招之廣西賊曹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

害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効捷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乃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所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遂大破之斬忠湖南悉平師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入侵世忠親提兵駐大儀當敵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金人問王師動息良臣具以所見

對金人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戰以挫其鋒論者以為中興武功第一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世忠至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

力役夫人粱氏親織蒲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巾幗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鎭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鎭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畱此師以蔽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慷慨激切帝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

使蕭哲來以詔諭為名世忠聞之上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則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十年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于泇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于潭城皆捷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世忠既不以和議為然為檜所抑諷言者論之世忠連疏乞解樞柄復上表乞骸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

佐宰見其面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二十一年八月薨孝宗朝追封蘄王

斷曰

韓公世忠戰有大力萬衆之中躍馬斬敵方臘反時詔求甚急踰險擒之有如拾級討賊山東單騎夜入連呼大軍賊降不及苗劉劫君韓聞大泣即刻進兵誅奸肘腋兀朮再侵帝思移蹕河北山東國家已失再棄江淮身于何立死守鎮江不容歸跡求乞甚哀

愈加攻擊窮困蕩中四十八日天不絶彼鑿渠風息江西湖南寇賊如織乘勝平之無不盡克帝論武功中興第一權檜不容乞歸自適

張 俊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年十六爲三陽弓箭手屢立戰功金人圍汴京俊勒兵勤王高宗時爲大元帥見俊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會有人自汴齎蠟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高宗許

之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俊懇辭勸進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號無以稱人望高宗泣涕不許俊便道扈行至應天府高宗始即位隨遣還京迎隆祐太后俊奉太后及六宮以歸時江淮郡盜蜂起俊討杜用于淮寧趙萬郭靑于鎮江陳通于杭州蔣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俊又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爲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帝如臨安後苗傅劉正彥作亂俊時屯

兵吳江縣傅等矯詔加官調之俊知其僞拒不受會韓世忠自海上來俊借一軍與之世忠爲前軍俊以精兵翼之戰于臨平討平之金人分兵深入攻臨安帝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捍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既而金人三犯明州雖互有勝負然極力戰守未嘗有失未幾江浙羣盜蠭起俊復奉詔討平之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陽李成尤悍強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

席卷東南意圖江州久未解朝議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時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為怯俊諜知賊怠乃出賊不意大戰敗之追奔七十里至筠州既復筠州又進至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挾隘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椒山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絶江而遁號俊為張鐵山既復江州而興國軍等處羣盜聞俊

兵至皆遁去俊因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奉新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率衆攻險賊衆懼而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諜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遂改俊爲淮西宣撫使瀕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敵將引去俊乃謂王進曰敵既無留心必徑渡淮去可速及其半濟而擊之進往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破之獲其魁

程師回張延壽以獻旣而劉麟入寇率兵十餘萬犯濠壽詔並以淮西屬俊楊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分遣存中等自定遠軍次越家坊遇劉猊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家灣遇猊大兵與戰殺獲畧盡降者萬餘人猊僅以身免拜少保帝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挽強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後俊與韓世忠入見秦檜奏陛下倚此二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耶命俊自盱眙屯廬州八年金人請寢

兵許之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圍順昌命俊策應
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退繼又分道來侵俊收宿亳諸
軍擊之盡復衞眞鹿邑等地十年酈瓊在亳州俊以大
軍至城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俊引軍
入城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復亳州進少師
自是金人凡入寇皆爲俊等所敗然俊知朝廷欲罷兵
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加少
傳封益國公十二年以御史江邈論之罷爲統醴泉觀
使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爲名

將世稱張韓劉岳岳飛寃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

斷曰

張俊用兵戰功可數二帝蒙塵請王爲主太后迎歸已無北土杜用淮侵郭靑鎭阻陳通杭殘蘭溪蔣忭一一皆平徐明斬捕苗劉之誅雖韓操斧俊借一軍亦云相輔請討李成先以怯聲俟惰追奔突強如虎諂郡奏功太尉受祐和議贊成合檜心腑武穆之寃惜無一語

劉錡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節度使劉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高宗召見奇之特差爲隴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帝駐于江解潛孔彥兩軍交鬬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乃以錡充東京副留守節制馬軍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錡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

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遂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問知府陳規曰城中有糧否有則能與尹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因遣騎促所部將士及老稚輜重連夜至及旦報金騎已入陳錡遂斂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衆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令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

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
吾家毋辱敵手乃分令諸將守諸門再三鼓厲於是軍
中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
立功未幾金人圍順昌錡豫于城下設伏擒千戸阿黑
等二人詰之知虜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
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旣而三路合兵薄城錡令開諸
門金人疑不敢進初錡傅城築牛馬垣爲門至是蔽門
爲障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
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中射敵無不中敵

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死河者不可勝計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啣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兒吹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聞吹器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聞而自汴來錡遣曹成等二人作間曰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

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
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
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鵞車礮具不用
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復昔比元帥
臨陣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
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
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
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
五浮橋于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因遣人毒潁上流及

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敵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弊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更番休食牛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清氣爽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士殊死戰入其營刀斧亂下敵大敗錡麾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以牙兵三千督

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官軍乃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眞所爲號長勝軍專以攻堅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所殺遂至大敗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拏營還汴是役也錡兵不滿二萬出戰僅五千人而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五十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讙譁終夜不息而錡城中寂然無雞犬聲以逸待勞故能勝之捷聞帝喜甚

旣而洪皓在燕歸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欲捐燕以南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十一年兀朮簽兩河兵謀再舉乃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據東關之險兩戰皆勝之行至柘皐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會楊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盖之軍俱至是時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王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人斃之因大呼馳擊諸將鼓譟金人以

拐子馬兩翼而進楊沂中復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之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去居數日正議班師而濠州告急錡俊沂中等急趨黃連埠援之去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以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師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錡軍至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語俊無恐請

以步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
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提兵不
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俄而俊至
曰諜者妄也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
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架上餘皆逸錡見俊俊怒曰我爲
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乃斬劫
砦賊耳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砦呼一人出對錡變色
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於朝豈得與卒伍對
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泝中還朝每言錡戰不力

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後魏良臣言
錡名將不當久閒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府三
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中外大震時宿
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引
兵屯揚州軍容甚肅金人以氊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
没者鑿沉其舟金高景山攻楊州錡遣員琦拒於皂角
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
賜金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師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
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横以八千人固守

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鎮江時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錡病劇因督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趣之不得已而行及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後軍王方死之橫氾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黃幟登高山望之戒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懣病益甚參軍虞允文自采石督舟師與金人戰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書生我輩愧死矣發怒嘔血數升而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獨至錡莫有應者

斷曰

劉錡受命節制東京軍名八字三萬餘兵絶淮而上暴風忽驚主有賊兆金果敗盟順昌既至因趨入城及旦敵合百計戰爭或伏擒敵或夜斫營或借雷殲或聚吹笙使其不測自戰屍横又示柔弱令其驕盈又毒水草使其病生晨凉不戰午疲急征外兵震攪

内寂無聲故能大勝捷奏帝廷金謀再舉羣帥列旌順昌旗號一見遠行後屢合戰或輸或贏主謀不一嘔血命傾

廣名將傳卷十四終

廣名將傳卷十五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吳玠

吳玠字晉卿隴干人也少知兵善騎射以良家子隸涇原軍夏人犯邊以功擢隊將又從討方臘破之金人攻延安經畧王庶召曲端進兵端不進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其必救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時張浚欲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變而乘之

一戰可以成功浚不聽進兵富平又會諸將議戰玠曰
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以備
敵深入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雖有騎不
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端
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將散卒保散關東
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守漢中
扼蜀中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懼
我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糧食雖不繼鳳翔民耕穫者
衆若以恩義結之彼自有糧助我乃遣人諭鳳翔告以

恩德並以重資遺之使其預通金人消息鳳翔民大悅曰我輩皆宋民迫于虜勢不得已耳今吳將軍不棄我等當以死報於是相與夜送芻糧二千餘斛助之玠仍以金帛賞之民得金帛益喜輸者愈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令保伍連坐然民感玠恩德冒禁如故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尙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風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

箭笞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張浚錄其功拜明州觀察使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因會諸道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强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絶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絶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兀朮既敗使將撒離喝爲陜西經畧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且令來窺蜀第以璘守和尚

原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遂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乃命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取金州竟長驅趨制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以驛書招玠入援玠遂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則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

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瞰饒風
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
泉玠走三泉會之築渾毒山以自固未幾金人北歸玠
急遣人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金
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
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先是璘在和尚原餉
饋不繼玠又謂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創築一
壘移原兵居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
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

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閒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

急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出震鼓動地明
日大兵出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
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張彥結橫
山砦王浚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
下皆攜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
又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
是不妄動捷聞屢遷授檢校少師玠與敵對壘且十年
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治屯田歲收至十萬
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

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遷四川宣撫使遣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帝聞而憂之命守臣就蜀求善醫且勅國公馳視未至玠卒于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玠善讀書凡往事可師者皆錄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待士虛心聽受選用將佐必視勞能爲高下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卒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

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與之角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及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忍吾嘗以長技相角於數百步外彼固不能相及故每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氣至決機于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追封涪王

斷曰

吳玠用兵大有方畧屢言戰爭當以利作張浚不聽

一敗勢弱急保散關爲蜀要着恩結鳳翔芻糧水若
更戰迭休金兵屢却遠遺黃柑令敵錯愕金人始謀
謂玠西掠道險東來玠偏擁幕三郡雖侵失厚得薄
用火攻樓酒缶撲剎分紫白旗金營橫虐射目韓常
乘宵奔脫西蜀既安玠病早惡爲國亡身英雄所樂

吳璘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從玠攻戰以箭筈關之功居多超
遷統制又以守和尚原大敗金人兀朮中流矢遁去之
功陞康州團練使至紹興三年玠敗于祖溪嶺時璘猶

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朮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濶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圍轉戰會于仙人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請別擇形勢以守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恐之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人大敗自是數年不敢窺蜀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

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復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則蜀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是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逺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焰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内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旣而胡世將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耳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而朝廷恃和忘戰且欲廢仙人關璘家族固不足惜如國事何

世將遂抗疏謂外固和好宜内修守禦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十年金人敗盟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乃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之璘又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以驍騎擊走之鶻

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眞百十有七人撒離
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三十里璘力戰破之十一年
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園璘請討之
世將問策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
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
至百步内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
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
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此
古東伍令也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

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彥啣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列畢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及胡盞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遞戰自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

割和尙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此後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二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渡淮遣合喜以兵扼大散關璘即駐軍靑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又移檄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之罪以致討金人據大散關璘將姚仲與之相持六十日不能破乃舍鞏攻德順璘遣子挺與敵戰于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

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奔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所得輜重不計數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四月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採璘自趨鳳陽視師諸將雖力戰敵攻益急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北嶺敗績璘亦無功還因奪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至城下而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衆來攻萬戶豁豁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璘築堡東山以

守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爲兵宿於外去川日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甚衆三路復爲敵有乾道元年詣闕召見德壽宮高宗見璘歎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見璘頓首謝及還鎭兩宮宴餞甚寵又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贈太師追封信王璘剛勇喜大節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高宗嘗問勝敗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

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取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其番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克近以弱制強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助距馬步兩陣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斷曰

吳璘玠弟戰功多利散漫難攻隘擊容易立第二關以張形勢血戰破之窺蜀無計金人敗盟衆欲退避璘怒叱之戰守兩濟金屯劉園璘請討致壘陣攻之以強乘蔽再戰山上敵憂敗斃勢已垂危班師詔至秦檜爲奸復主和議戰勝轉驚敗已成例可惜英雄空生其際雖贈太師不勝短氣

李顯忠

李顯忠初名世輔綏德軍青澗人也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

育乃奇男子當以劒矢冝毋旁卽生已而果生顯忠立干壽咸異之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命永奇募閒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少膽氣不小必不累琦遂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入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始知名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毅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

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二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已而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顯忠承宣使知同州顯忠至鄜省視丞奇教顯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郡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元帥撒離喝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

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憩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離喝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崕追兵追救得免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

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
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二千騎晝夜疾馳掩至其帳
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
㑩訛爲陜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顯忠引兵至
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
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
聲未絶顯忠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㑩訛諭之
曰顯忠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
國㑩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陜西今既到此乃合

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哆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顯忠揭榜招兵每得一人與馬一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皆斬于東城之内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四萬餘撤離喝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川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赴行在遂在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至行在高宗又撫勞再三賜

名加賚兀朮犯河南命顯忠與李貴同破靈壁縣兀朮
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大
敗之兀朮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
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
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
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會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
降官奉祠臺州居住二十九年至是金人渝盟詔顯忠
以本部捍禦遣韋永春等以二百騎與金將小韓將軍
兵五千人戰于大人洲敗之又增兵萬餘來戰顯忠率

騎軍出自旦至午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擁入淮者不可計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合肥權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統軍駐和之雞籠山將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軍中大喜於是有采石之捷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報車駕至平江可速進兵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至横山澗與金射鵰軍戰敵兵敗走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弑之而還是役也顯忠所得一萬九千餘人行賞有差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南京畿等處招

討使孝宗卽位賜田百畝時金主雍新立見山東河北豪傑蠭起皆欲擧地還于朝金主懼而亟請和時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溝蕭琦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拔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接踵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遂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戸訴宏淵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睦六月兵薄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首虜

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促之乃始渡淮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遂復宿州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金帥孛撒自南京率部騎十萬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率軍遇于南城戰數十合孛撒大敗遂退走翌日敵益兵至顯忠並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左翼都統及千戶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俄增兵復來逼城顯忠用

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揺扇于淸凉猶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揺無復鬬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左士淵李彥孚皆遁顯忠移軍入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尸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軍

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

咤曰皇天未欲平中原耶何阻撓若此遂夜引還至符

離師大潰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

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

朝廷知其故乃復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

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淳熙四年

七月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斷曰

顯忠丈夫生而不誣殺人陶穴膽勇已粗陷金授職

泣思改圖會遣軍赴恰與意符報父濳走父緩被誅切齒致恨投夏訴辜爲擒靑面借兵以扶害父母者立擒以屠適値有赦歸宋如初高宗加賚命備戈殳兀朮來犯一戰幾俘相戒避去壯志可舒上策忤檜奉祠閒居二十九載金盟復渝大戰大戮小戰小驅牽連卽敗實衆所拘丈夫至此不負其軀

楊存中

楊存中代州崞縣人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閒賜今名爲人沉鷙嘗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

能俯首為腐儒哉因精孫吳兵法善騎射初隸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因召見扈衛寢幄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胄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血帝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賊膽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建炎二年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城陷主帥將屠城存中力請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紹興元年從張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

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持守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卒兵數千首破賊于玉隆觀追至筠州賊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後俊從之存中夜啣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戰未休降卒多忽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遂遁去二年進存中神武中軍統制存中固辭曰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旄鉞名望至重如臣

么麽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癃者居半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于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寖修劉猊入犯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時張浚視師因命張俊拒之又使存中往泗州與俊合及至泗則光世已捨廬去浚使人諭之曰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于越家坊旣而與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

陣亂存中鼓大兵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

矣賊錯愕駭視遂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髯

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司也卽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

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劉麟在順昌孔彥

舟方圍光州聞之皆拔砦遁去捷聞帝喜謂宰執曰鄉

輩始知朕得人也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爲宣

撫引兵至宿州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鎭存

中信之留王滋蕭保以千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

子鎭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

遂橫奔而潰參議官不知存亡以聞朝廷震恐旣而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人心始安十一年兀朮恥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金人遇于柘皐時張俊劉錡王德皆會集金人以拐子馬翼而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墻而進諸軍鼓噪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欲往救之距濠六十里聞城陷矣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惟戰耳相公

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朮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爲後圖諸將皆曰善鼎足而營遣人俟敵曰已去矣俊欲自以爲功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人分兩翼出存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因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存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蓋錄柘皐之功而掩濠梁之敗也時金主亮

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劉汜戰敗于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爲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命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遽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惟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隆興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下兵秦雍襲議

與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于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始更相為援帝親獎之曰諸將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卒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人尋請盟乾道二年卒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嘗以克敵弓雖勁而蹷張難遂以意創

馬皇督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

斷曰

楊子存中天生勇悍寢帷扈從適逢賊亂數騎衝鋒殺人無筭遍體鮮紅疑傷染茜及解甲看皆賊血濺因賜醇醪酌此血漢既征李成彼衆萬萬若不出奇難破一旦願請奇兵馳擊其暗果俘八千餘俱遁擄劉猊據山矢如雨散存中一呼神失魂斷鷩髯將軍銳不可犯帝喜得人忠日可貫惟命東西子儀之伴濠雖敗歸柘功足按君念及臣庶幾無憾

王德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寨人也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間遣德諜之斬一酋而還古曰能復往乎德曰可遂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前德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义耳時遂呼德爲王夜义建炎元年以勤王師倍道趨闕改隸於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光世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至蔡州止蔡驛口橋賊疑爲誘騎

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見光世張蓋行陣不介冑知爲主帥並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因而襲敗成授武畧大夫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張彥圍和州太守張績求援于德德兵薄城下賊不意其至大潰遲明接戰斬昱俘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光世方謀討苗劉之逆迎至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擾不竄則盜公可仗義夜涉大江殉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走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

而世忠不欲德爲之使遣親將陳彥章拔佩刀擊德德
遂殺彥章尸諸市德至蒲城斬苗瑀擒馬柔吉送行在
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命特
原之編管柳州時光世屯九江得楊惟中所失空頭黃
勅即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念經行
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舜請降德紿
而誅之其餘不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宿留必不
爲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于朝詔還舊秩加榮州
刺史四年光世鎭京口以德爲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

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強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眞揚數郡既而又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馳叱之重鎧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即墮馬衆驚駭因揮騎兵乘之所殺萬計紹興元年秀州水賊邵青作亂德與戰于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黨衆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在帝召見褒賞特異三年光世宣撫江

淮當移屯建康命韓世忠代之德僅數十騎自京口逆
世忠度將及麾下乃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
王德迎馬頭請死世忠下馬攜其手曰知公好漢向來
纖介不足寘懷乃設酒盡歡而別六年冬劉豫遣麟猊
驅鄉兵三十萬分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爲保江
計殿帥楊沂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猊兵于藕塘猊
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砦遁追至壽春弗及德獲
其糧舟四百艘策功除武康軍承宣使會光世罷宣撫
詔德盡護其衆以酈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恥居其下

率衆叛從劉豫十年德解潁昌圍俊檄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敵游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賊營敵將高統軍詰朝壓汴而陣僞守馬秦同知耶律温以三千人沮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賊曰吾自與金人大小百餘戰雖名王貴酋莫不靡碎爾何爲者賊遂投兵降馬秦耶律温馳入閉門城守德至呼秦諭以逆順乃自縋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秦率温降遣詣行在德乘勝趨亳州會俊于城父時叛將酈瓊屯亳聞德至謂三路都統

制曰夜乂未易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今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郎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

皐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帥俱集惟張俊後至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元朮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墻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畧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淸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二十五年卒贈少傅二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斷曰

王德夜乂太師就縛擒賊四方如草被剷詔擊苗劉當受韓約欲自立功殺人而作按法當誅帝原編漢光世憐才空勅補餉妖賊念經信州肆虐一鼓擒之罪以功脫光世鎮江金人南掠德請捍之殺賊賊却水賊邵青戰敗計錯思用火牛射回自著事急方降上獻俘惡道見世忠請死如昨下馬笑擕好漢之署再破麟貌追瓊入亳名王皆靡何有微弱守淮守江氣方不奪崛起英雄古今誰若

廣名將傳卷十五終

廣名將傳卷十六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王彥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也性喜韜畧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招撫張所異其才擢爲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昪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

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傅選等皆附之衆至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張浚宣撫川陝奏彥爲前軍初至漢中浚與金將婁宿相持於富平欲大舉會諸將議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彥即請爲利路鈐轄時中原盜賊蠭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桑仲既陷淮安襄陽衆

號三十萬欲乘勢西向因帛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乃遣統領官閆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卽勒兵趨長沙坪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鬬賊乃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年總管李忠反擾京西驍果善戰彥與戰不利關陷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僞若遁者賊入秦郊距

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閭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祈縣以歸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既敗還襄陽乃鳩集散亡陷鄧州凶焰復熾分衆三道一攻注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郇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彼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因自以親兵營馬郎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爲其下所殺其餘彥悉討平之五年差知荆南府充歸陜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荆南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千

七百頃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九年卒于官彥稱名將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于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

斷曰

彥志慨然自請討賊張所異之都統授職部七千人岳飛在側刺面表誠赤心報國戰無不前求無不得桑仲恃强請蜀就食先鋒戰亡將士失色彥怒麾戈力戰大克忠反京西秦郊阻塞敢死設奇忠敗而北

尋領荆南屯田分給惜哉卒官才未展畢

劉子羽

劉子羽字彦修建之崇安人學士韐之長子也韐帥浙東時子羽以機宜文字佐父而破陸賊韐守眞定會金人入寇父子相誓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始知名後京城不守韐死之子羽嘗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建炎三年大將范瓊擁強兵據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招俊瓊及劉光世赴

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衞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才辟之參議軍事明年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衞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豈不知此顧今東南之

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比至富平與金人遇金人乘勝而前宣撫使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州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叶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撫使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佈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猶可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爲此言乎浚然子羽

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吳玠經畧河池王彥鎮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玠彥病之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三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急移兵守饒風嶺玠聞之大驚即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

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由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别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則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張浚欲

移鎮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
撤離喝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旣回鳳
翔遣十人持書旗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下縱之
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先是子
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餉不繼又腹
背爲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亟遁去子羽
出師掩擊墮深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
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
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

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爲必取計如此浚雖衄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浚還朝議合兵大舉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後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淸野淮東之人皆徙鎭江俄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曩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定有他意蓋金人以柘皐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子羽十六年卒

斷曰

子羽論勢秦隴爲根在朝臣子范瓊不純密謀議事

忽詔獄論制伏已定不容少存金人攻急議徙夔門子羽大叱欲斬以徇夔峽僻遠誰寄聲聞宜出關外呼召諸軍分布險隘旋乾轉坤浚雖允議無人獻勤子羽自往衆始雲屯金知有備相引而奔二鎮饑饉輸粟如雲三泉死守不惜危身賊招子羽盡斬猶嗔無門金遁全蜀功眞始知立國在乎有人

魏勝

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也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爲弓箭手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議籍諸路民爲

兵勝躍曰此其時也因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殺其僞守高文富父子民皆安堵遂權知州事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嚴明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金人遣蒙恬鎭國以兵萬餘來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以待賊至先殊死戰後伏發賊遂大敗殺鎭國馘千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願來附沂民壁蒼

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㬥告急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人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又度敵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人死傷多遁去勝起義久朝廷尙未知至是制置使李寶由海道

覘敵始白勝之姓名於執政而知其戰功焉金主亮舉兵渡淮慮勝躡其後因分兵數萬來攻勝邀李寶同擊于新橋大敗之既而金兵復至先使人說勝使降勝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人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因率軍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兵有追之者勝獨乘馬逐叱之曰魏勝在此聞者皆辟易不復敢追有新

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遽過河勝恐絶河路亟收軍入
城金兵追至東門勝單騎逐而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
風遁勝又追至十數里士始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
南入西門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從後又逐叱之金兵
方駭散手殺數人奏功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
統金兵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而薄城急攻勝激厲士
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及亮死乃解去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
勝金人望見卽退走勝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

遇鏖戰卽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恆如寇至亮既殞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銳獲金諜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窶貧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消息悉以上聞金人忽以兵十萬攻海州時李寶帥海州水陸並進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為之不流餘悉奔潰金

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三千拒于石闥堰金軍不能進金復益兵十萬來奪勝卒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因下令守險勿追衛民入城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偃旗臥鼓寂若無人金兵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礮石四面合圍勝俟其近城始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矢金液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爲困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攪之使不得休息又

間夜發兵刼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並力急攻乃告急于李寶寶因請張子蓋率兵來解圍共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輛礮車數千輛車上為獸面木牌木槍數十垂氈幕插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

其上置牀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礮車在陣中施火石礮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礮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奇兵兩𨻶掩擊得捷則拔陣追襲少却則入陣間稍憇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處有拒遏預爲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於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知楚州勝專一措置淸河口時和議尙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淸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身帥忠義士拒于淸河口金兵詐稱

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許金騎軼境勝諸軍拒于淮陽口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戰又遣人告急于寶寶在楚州相拒四十里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遂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爲殿至淮陰東十里中矢墜馬死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壯

斷曰

魏勝彥威天生豪傑聚義渡淮漣水交結宣德朝廷
漣民大悅遂取海州自行其節釋罪蠲租忠分義別
大快人心響應一轍滕柴被圍求救甚切解圍蒼山
連戰皆捷金人恃強招降饒舌責其叛盟方纔無說
魏勝旌旗凡戰前列自製戰車刀重釁疊海戍甚嚴
皆爲和撤由清入淮和不敢越及敗盟使無兵應接
殺死報君猶和不絕

李寶

李寶河北人嘗陷于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

聽奸民斂造舟將由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曰頃召李寶詢以和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是必能事者乃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督海州捍禦領舟百二十艘兵三千皆閩浙弓箭手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潛往伺敵動靜虛實卽督舟啟行軍士爭之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阻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心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卽止明日散舟復聚且有報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乃喜

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趨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爲動竟縱舟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奬其忠義勉其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辯士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既而發舟至膠西石臼島時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作王師薄敵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風浪捲聚一隅

窘束無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餘盡中原舊民皆登海岸脫甲歸命以故不殺其餘賊與貨斬獲殆盡捷聞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矣賜詔獎諭又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因除靜海軍節度使賜金器玉帶金主亮聞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適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之危可憂也寶之功亦大矣卒贈檢校少保

斷曰

李寶陷金拔身歸宋金復渝盟遣舟海哄諜知其謀捍禦備用揭天風波寶不爲動適合海州魏勝効勇海舟望中如雲之衆僅隔一山重重連控寶揮羣兵如馬磬鞚横槊直前忽操忽縱浪驚若雷唐島相鬭火箭延燒迴風亂迸壯士登舟斬獲快中敵衆欲逃恨海無縱捷奏九重羣將功須自此勳名莫如寶重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也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曰催

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時和議成諸郡寖弛備禦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增修山海八匱以壯形勢荊門有東西兩山險要復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方知襄陽府諜知金人圍棗陽急因遣宗政等援之已而金人敗棗陽圍解仍申飭諸將戒嚴當遏於境上勿使至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淸野以待金人復大舉圍棗陽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許國東向唐州劉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葵

後殿時宗政權知棗陽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抜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兵頓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剋期合戰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獲其輜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

其資糧而已宗政進破河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與金人戰于泚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人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阿海犯淮西樞密院顏小驢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再使再興發東陽兵擊其西許國發桐柏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蘄黃繼陷詔趣方遣救方乃命國還鄂州保江再興援淮西金兵皆大敗進方顯猷閣大學士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

合官兵爲一體通判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故淮西一境獨全

斷曰

趙方儒者頗識兵機催科刑罰正論入微和雖有議兵不可違土豪宗政拔之相依棗陽有急立命解圍金兵再至東西指揮視其力竭忽盡召歸中外夾擊斬獲不稀金屢失利定復逞威棗陽唐鄧攻必同時先發者是後發自非小驢既斬五匝城危蘄黃促詔開籠鳥飛進官學士不愧宣徽

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嘉定十年金人犯棗陽圍急趙方檄宗政往救之宗政午發峴首遲明卽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而遁方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宗政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慄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劉再興合兵與角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緇鈴自

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適許國援師至宗政出城夾擊金人奔潰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柵列甕潴水以防火攻募礮手擊之一礮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又運茅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隕穿穽纔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刬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

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命築偃月城袤百餘丈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擇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氷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勇敢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自昕至昃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淮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金兵死者千餘射其都統殪之天忽反風金人愈忿攻愈急會王大任領卒一千冒重圍轉鬭入城内合外勢士氣大振賈勇入

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詔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陞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疽卒宗政于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于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市慟哭

斷曰

宗政豪偉功歷疆埸忽奉趙檄解圍棗陽午發峴首明卽至疆賊驚神速早遁他方趙聞捷喜遂命掌堂

金兵再至勢甚猖狂戰經七十金輒敗亡金人憤怒開濠掘隍誓必城破以逞其強雲梯上擊地穴下椿瀦水防火募礮以傷百攻百備適足相當會援轉鬬內外奮揚金人敗去宗政名香閣門宣贊膺帝寵光病疽俄死罷市慟傷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父宗政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鬬樊城請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翌日令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伏發殲其半

十二年完顏訛可率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城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他道刼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𥳑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溜河水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六年元將那顏倴盞追金主守緒逼于蔡因檄珙戍鄂討金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剌瑗互相犄角欲迎守緒入蜀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突逼其營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

斬天錫首以獻俘其將士四百餘人乃授江陵副都統
制賜金帶檄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不可
少已而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遂命諸將追擊
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俘
獲以萬計移剌瑗遂奉書請降珙入城瑗伏階下請死
珙爲之易衣冠以賓禮見武仙初屯順陽爲宋軍所撓
退屯馬蹬其愛將劉儀來降珙納之因問仙之虛實儀
言仙所據石穴九砦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前三砦不
破石穴未可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而

三砦成擒矣珙因遣人向離金執黑旗卒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淸又誅金小元帥金益恐又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走路殺僇山積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絶頂窺伺因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兵至石穴仙易服與五六騎奔遁隨隱不見衆悉降軍還襄陽時金主守緒在蔡元倴盞納共攻蔡制置使謀于珙珙請以二萬人由眞陽橫山南來

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却走追至高廣陂斬首千二百級
倴盞遣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約爲兄弟南北軍
毋相犯已而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擁入
汝河擒其偏禆多人進逼柴潭立柵翌日命諸將奪柴
潭樓蔡人恃潭爲固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
珙因召麾下曰柴潭非天造地設彼所恃此水耳決而
注之涸可立待因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
攻城城破開西門招倴盞入時守緒已自縱火焚珙與
倴盞因分守緒骨還軍棗陽帝賛曰卿名將之子破蔡

滅金功績昭著因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
材以俟機會帝又問和議珙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
當言和賜賚甚厚三年珙至黃墻埤浚隍蒐訪軍實邊
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元兵
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元兵攻江陵珙自率軍援之元
軍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
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躬
視節度破砦二十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
統制元將忒没解入漢陽口溫不花入淮甸江帥萬文

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
戰守卒全其城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
療師皆感泣初詔珙收復荆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
通餽饟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
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畧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
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功之不給
耳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
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
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

郢歸順人隸焉又條上流備禦爲藩籬三層乞創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南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大其積聚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於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並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于私鬬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陳彭得書大愧因改釐蜀政之弊

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减餉之數降詔獎諭諜知元將也可那延以騎兵經商州取鶻嶺關珙遣王令屯江陵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八自江陵荊門出襄檄劉全齋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士權開州梁楝之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奉令惟謹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

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
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
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
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
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
入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
相似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昌珙遣劉全將兵
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
口隔一水耳須兵節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

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兵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絶今當擇人分部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創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旣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將空費錢糧無補于事不聽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諜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珙白於朝不從珙因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

革乞休政終於江陵府治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内聲如雷震之夕大風發屋折木累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

斷曰

孟珙才賢能經善權棗陽既守河水溉田十莊三轄歲歲有年元將儞盞檄討武仙先誅天錫次降刺瑗武仙將獲忽遁而潛儞盞畏服臘飲割鮮約爲兄弟戒毋犯焉帝問恢復勢已倒懸寛力蓄材以俟機緣金既破滅改而防元荆襄樊漢百計保全一謀一策無不了然時衰君懦盡付空言齎志以沒憑誰問天

杜杲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也江淮制置使李珏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薮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啟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城中矢益自奮厲卒全其城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恭封貯一室臨行反之安豐守告戍將扇搖軍情且將爲變帥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請與兩卒往呼將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即日行一軍帖然李全犯邊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趙

善湘謀復盱眙密訪於杲杲曰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
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衆數萬駐榆林阜請降輜
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杲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
則有後患諭而遣之趙善湘等出師詔問守禦策杲上
封事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
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及兵敗洛陽人
始服其先見再知濠州未行改安豐元兵圍城杲繕完
守禦元以火礮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元令拔都魯砍
牌櫂木拔都魯者死四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

以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元塡壕爲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元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元兵引去御書慰諭之朝論諸帥淮西無踰杜杲者遂詔以安撫兼知廬州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於安豐時杲極力守禦元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燎之皆爲煨燼又于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礟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元兵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元兵知

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杲屢疏請老不許既而乞去愈力遂以直學士奉祠未幾杲卒杲淹貫多能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

斷曰

杜杲善謀謀皆有濟蔽野難民許入城避兵變浮光渠魁誅棄金幣爭遺封貯不費告將動搖衆驚有異杲諭以書無他趣吏將即日行一軍安利金衆欲降輜可誘致殺降不仁奪貨不義受恐後虞諭遣爲是詔問戰機杲上封事中原亦存一時難治實比移南

腹心可慮兵敗洛陽人服其智元將熒樓隨陷隨備處處成功皆杲畫計何無悖謀四書得意

廣名將傳卷十六終

廣名將傳卷十七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也少爲白鹿洞書生家貧落魄無賴嘗毆賣茶翁死脫身走淮襄時趙葵爲浙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中既而屢以功補官會詔進對因言今世冑之彥塲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麄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

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鄉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時蜀大壞民不聊生及聞玠帥蜀人心粗定玠大更弊政築招賢館於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孔明所以興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璡冉

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卽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適爲設宴酒酣坐客競言所長璡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方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

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諠然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棊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

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于大
獲以護蜀口移沔戎于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
釣魚共備內外移利戎于雲頂以備外水于是如臂使
指氣勢聯絡又開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實利司都統王
夔素殘悍號夜义恃力驕恣桀驁不受節制所至劫掠
每得富人加以毒虐脅取金帛稍不遂意卽死其手蜀
患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
帥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
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

見者恐驚從人耳頃見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圖
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
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慄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
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
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
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
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不誅養成
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
黨羽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

氏吳氏當厄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一旦曦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决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卽斬之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屬丞相謝方叔家子侄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

求方叔為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于帝前于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詔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然

斷曰

玠本書生命當一面欲保蜀全以自表見下令招賢講論守戰凡士來歸優禮不厭冉璡冉璞弟兄最善徙合州城恰投玠願青居釣魚一時雄占基布星分連成一片獨柰夜叉王夔殘悍都制擁兵如雷如電

親將楊成密令代換乘夜召夔誅不容辯舉用世安軍中之薦玠欲革除遂爲所陷鬱鬱此心一夕暴變

趙范

趙范字武仲制置使方之子也嘉定中嘗與弟葵殲金人於高頭城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于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

然後回師蹙之乃勝敵而無後患矣十七年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覃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洩兵機乃時加餽勞二家大喜范即遺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賚以遣又請創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别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因告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兵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

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入淮以斷賊歸路再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親提精銳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別約義斌攻之于北不出半月此賊必亡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各享安靖之福會李全且至范又獻計曰今逆全不得志于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饜之於喪敗之

日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敎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爲書謝廟堂曰賊見范爲備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劾朝廷以去范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鼂錯欲望矜憐別與閒慢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於是二年春奉祠三年改知池州范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

有江無淮則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防哉或謂巽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乍順乍逆而爲喜怒或以賊兵乍進乍退而爲寬鬆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計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

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將撓其不備以示敢戰使彼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或謂揚州不可以屯重兵以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

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閫帥以張其威彼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復知池州三年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敵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皐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

趙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内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決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急因而遂戮李全屢陞范至端明殿學士及入洛之師潰乃授范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于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樊不定賊因之刼掠城中官民錢糧弓矢器械皆爲敵有葢自岳飛收

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
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尋奉祠論者不已再降兩官
建寧府居住嘉興三年敘復原官後卒于家
斷曰
方子趙范有謀有筭唐鄧之攻一一硬判是時李全
江淮為亂屢請討之忠義上貫貪靜希安君相無斷
獻策陳言不啻千萬成敗剖明方許討叛旣戮李全
功存鐵案奈何比私竟費公幹可惜一人末年必變
覽此低徊不禁浩歎

趙葵

趙葵字南仲方之子范之弟也從方時每聞警報輒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捷一旦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等圍棗陽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帥葵攻金人至高頭金人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進破之進次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軍進擊又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

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無相見也三月至唐州薄城而陣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兵赴敵扈再興從之戰大捷金人閉門不出既而官軍分爲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率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疊鼓聲始動若敵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遽衝之果爲敵所乘遂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鬬葵繼進殲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葵率騎橫衝之金人

僵屍相屬猶相持列陣如故范葵急選死士數千四面奮擊呼聲撼山谷金人敗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論功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十七年李全犯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穽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耳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葵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鋭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軍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鋭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

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者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啟戎心國不聽卒敗紹定二年金將入浙西告羅實欲覘淮甸也初李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上書丞相史彌遠請發兵討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葵出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

錢糧寵汝官職蓋不次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絶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四年正月金兵復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金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甲午金兵千餘犯州東門城中出兵應之金卽引去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抵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金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丁酉范陣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乃出耳乃伏騎破垣

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壕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去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

亦不知其爲全也范犫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
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已塞其甕門全砦從
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賊趨新塘
新塘自决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塵如燥壤全騎
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
我我乃頭目尋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並殺三十
餘人餘黨潰去諸將欲追之范懼有伏丙午黎明葵復
追賊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奪回糧畜薇野進葵福州
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尋進兵部侍郎入對

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端拱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疏請出戰旣而水潦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葵詔降一級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冊次小孤山薨是夕五洲星隕如棋贈太傅謚忠靖

斷曰

方子趙葵大有將畧横衝金兵奪還所掠檄討李全駐揚城郭隔河語全聖恩不薄資汝錢糧寵汝官爵

汝何不忠反戈爲惡欺人欺天禍皆自作全無以言
彎弓而郤既而諜知平山強樂因易敗旗鼓精前搏
全初輕之既戰方覺急欲遁逃四圍難脫陷入淖中
刀鎗横槊碎分其屍葵功誰若帝嘉儒臣不負所學

曹友聞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登
進士改授天水軍教授是時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
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
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

千人制置使檄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口據險已而北兵入鳳州畧河池友聞遣將授以方畧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息鼓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遣將漢臣等取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遂大戰有功越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河陽制置進屯清野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弟萬領兵自冷水口渡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啣枚由間道直趨青野原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特授左驍騎大將軍北兵

破沔州擣大安友聞遣摧軍統制王資右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雞冠隘左軍王進據陽平關友聞自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揮甫畢而北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遣進出戰又親帥帳前兵及背嵬軍突出陣前左右馳射北兵遂退友聞因謂陳庚及當可等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既而北兵果以步兵萬餘攻隘庚以騎兵五百直前決戰當可以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白再興又自隘出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知北兵合西夏女眞

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伏匿以待之旣而北兵至先取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訥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訥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訥乃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萬不

得已而分兵乘夜出戰弟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又適大雨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敵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廟褒忠謚曰節官其二子

斷曰

友聞彬孫天水教授城已被圍纔挺身就滿身膽旗

旌之不謬敵敗再來伏前尾後重復破之功未加厚制置青原兵圍堡救趨赴解圍驍騎職茂比兵之來揮將力闘手五方旗麾左麾右蹀血盈前敵方解寇後合諸雄大小相湊五十餘萬如風雨驟請守沔陽險不易透彥訥不聽強令戰受衆寡天懸堅非甲胄一戰敗亡狼藉骨肉賜廟褒忠全蜀已覆

元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

射勇力絶人其兄天倪爲武仙所害天澤聞之毅然曰兄弟之讐雖死不避況未必死耶即傾貲裝易甲仗南還行次蒲城得士馬甚衆遣李伯佑詣國王孛魯言狀且乞濟師孛魯命笑乃得率蒙古三千人援之合勢攻仙生擒仙將葛鐵槍仙奔雙門遂復眞定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眞定天澤同笑乃得扼諸贊皇仙不得進義斌勢蹙焚山自守天澤選鋭卒摧鋒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擒義斌斬之未幾仙令諜者結死士于城中大歷寺爲內應夜斬關而入據其城天澤引步

兵數千踰城東出至藁城求援于董俊俊援以銳卒數百夜赴眞定而笑乃得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抱犢砦笑乃得忿民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民但為賊所脇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天澤以抱犢諸砦為仙之巢穴不即蕩覆終遺後患因急攻下之仙乃遁去癸巳春金主令完顏白撒自黃龍岡來襲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出其衆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

尾其後白撒等兵伺八萬俘斬殆盡金主以單舸東走
歸德天澤追至歸德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天
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矣不聽會
天澤有事之汴北還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主還蔡
帝命元帥倴盞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栰潛渡
汝水血戰連日蔡破金主自經死金亡移師伐宋師次
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而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自
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千人攻其柵不踰時柵破復州
人懼請降宋將呂文德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軍

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
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其戰舟百餘艘追至重
慶而還三年春李璮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
赤討之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璮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苙
無能爲也至則進說於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不能
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
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于軍門明日引軍東行未
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
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

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愼密謙退如此至元三年以天澤爲樞密副使四年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遣天澤與駙馬忽剌出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絶其聲援爲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十一年又詔進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涉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爲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還至眞定帝又遣其子杠與尚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

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語不及他十二年薨贈太尉謚
忠武天澤拜相之後嘗語人曰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
以爲權出入將相五十年上無疑而下無怨人比郭子
儀曹彬云

斷曰

天澤之兄爲武仙害欲報其仇傾貲易械言狀國王
乞師相貸蒙古三千助其親愛合勢攻仙擒仙葛帥
仙奔雙門復斬關隘既破其城又破其砦巢穴已空
安知所在金已垂亡猶逞故態天澤橫戈一戰而敗

伐宋移師疾已大壞天澤歸朝寵膺大賚一帝一臣

自生一代

伯顏

伯顏者八鄰部人父曉右台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于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因曰此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恆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拜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之曰眞宰輔也十一年拜伯顏大舉伐宋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

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會師於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自與平章阿木由中道由漢江趨郢州遇水濼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守禦甚嚴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伯顏乃遣總管李庭等攻黃家灣堡拔之以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

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甲亟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並擒范興殺之次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又不應會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宥之次新城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射檄文于城中以招之其守

將邊居誼力戰而死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术使人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术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將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論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諸將乃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遲而至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

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但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戮力死戰不願歸降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伯顏乃密謀于阿术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若已渡江襲南岸則速遣人報我又分遣張宏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及夏貴來援阿术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遥見南岸沙洲阿术登舟指示諸將先渡爲其都統程鵬飛所却

阿术橫身決戰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筭鵬飛敗走遂起浮橋而渡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勝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术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术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伯顏從之師次鄂州知鄂州張晏然及漢陽王儀德安來興國皆以城降乃留

阿里海牙等分屯鄂州窺取荊湖伯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至黃州知黃州陳奕降至蘄州安撫使管景模出降伯顏至江州宋尚書呂師夔降因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命興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耶斥遣之次丁家洲賈似道督兩路軍馬十二萬號百萬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漫亘江中以禦伯顏命左右翼夾江而進礮聲震百里夏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因大

呼曰宋軍敗矣阿朮挺身登舟手梲衝敵船艫相盪伯顏又命步騎左右犄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筭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江東諸郡皆下淮西諸軍亦相繼降有詔天暑方熾不利興師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穴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矣世祖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伯顏遂分軍爲三道期會於臨安伯顏出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通判王虎臣亦已先降而都統制劉思勇等復拒之推姚訔爲首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

中招諭皆不應乃親臨南濠多建火礮張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姚旹等死之劉思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思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宋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幼冲在衰経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廉奉使等如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乎李王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盍天道也不必多言竟進軍臨平鎮次皐亭山宋主遣知臨安賈餘慶同宗室尹甫吉甫奉傳國璽及降表

詣軍前伯顏受詔畢囊加歹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縣七百二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奉陛下成筭阿朮効力臣何功之有或告乃顏反詔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與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還白狀從世祖親征卒擒乃顏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於阿撒忽禿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陳衆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走伯顏引軍

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
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兵勝
必禡旗於所征之地因用俘鹵為牲伯顏不可衆皆歎
服軍中獲諜者衆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齎書諭
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感泣以衆來歸
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拒廷臣有譖伯顏久居邊外
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詔以御史大夫玉昔鐵木兒
代之居伯顏於大同以俟後命玉昔鐵木兒未至三驛
合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鐵木兒曰公姑止待

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懦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脫去乃召玉昔鐵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

三十年冬驛騎召自大同明年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丙申有大星隕於東北庚子伯顏薨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

斷曰

伯顏偉人自非王臣拜相伐宋欲繼曹彬進師襄郢招降以仁逆命不順兵甲方陳殺非得已下城爲眞或扼其吭或奪其魂不貪小利一戰立勳安撫請降似道敗聞行軍在將直擣浙門小兒得失天道足論降書國璽上獻於君赤心若此猶譖不純大同安置後命空諄大星陣隕歎息古今

張宏範

張宏範字仲疇柔之第九子也善馬槊從親王哈必赤

討李璮於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虞其險苟有來犯必攻救可因而立功勉之宏範營城西璮出兵突諸將營獨不向宏範宏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於我必有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深廣璮不知也明日果爲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濠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柔聞之曰眞吾子也至正六年朝廷以益都兵乃李璮所教練之卒勇悍難制故命宏範領之戍鹿門

堡以斷宋餉道且絶郢之救兵宏範建言曰國家取襄陽爲延久之計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視無禦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陝歸陝商販行旅士卒絡繹不絶豈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絶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帥府奏用其言移宏範兵千人戍萬山既城與將士較射出東門宋師奄至將佐皆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守宏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敢言退者死即擐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

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間宋陣宏範軍不動再進再卻宏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夾擊宋師奔潰九年攻樊城宏範謂主帥曰襄樊相爲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從之明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樊城未幾襄城亦下十一年伯顏伐宋宏範爲先鋒轉戰而前遂長驅至建康次瓜州分兵立柵據其要害與宋師夾水陣宏範以三十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宏範引卻忽一騎躍馬揮刀直趨宏範

宏範旋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斃馬下其衆潰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藉溺死者過半宋將張世傑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宏範以一軍從旁橫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圌山之東奪戰艦八十艘俘馘千數上其功授鎮國上將軍十五年張世傑立廣王昺於海上閩廣響應命宏範往平之宏範薦李恆爲己貳又以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選汝驍男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故宏正所向皆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一寨中持滿以待宏範下令下馬治

朝食若將持久者其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疑也忽
麾軍連拔數寨回擊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
別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攻鮑浦寨又
拔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十六年由潮順流發
船入海獲宋斥堠將諜知廣王在崖山宏範引舟師赴
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阻出兵斷其汲路又使
李恆以戰艦守其北將戰或請用礮宏範曰火起則舟
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自將一
軍相去里許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

面一軍乘潮以戰不克而退既而樂作宋將以為且宴少懈宏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預搆戰樓於舟尾以布幙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矢交作頃刻並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將吏皆降嶺海遂平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疾作帝命尚醫診視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出所賜劍甲付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而卒

斷曰

宏範知兵從討去壇險地立營壇欲偷犯範外挖濠內伏兵瞰壇兵夜來濠中被陷既拔到營伏斬無算因取襄陽以甃爲斷不戍萬山甃於何患既戍兵來請避於暫範曰避之戍此何幹因鼓而前宋兵潰亂再破樊城並襄俱占昺至海中世傑爲件師至崖山君臣死難歸朝奏功內庭賜宴上義下忠庶幾無憾

廣名將傳卷十七終

廣名將傳卷十八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劉基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也元末舉進士揭曼碩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也常偕游西湖西北有異雲起光耀湖中衆以爲慶雲欲賦詩紀之基熟視良久因喜而語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因棄官歸青田或說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下括蒼

並婺州畫江而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平生忿谷
珍士誠所爲豈效尤乎且天命有歸姑待之及朱太祖
取婺州定括蒼基乃指乾象曰此天命也會太祖使孫
炎來聘因謂人曰吾西湖之言驗矣即日同章溢葉琛
間道走金陵既見太祖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悅俄陳
友諒傾國入寇太祖欲禦之衆恇怯不決有請背城借
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
張目不言太祖趣召之基乃請先斬納款及奔鍾山者
太祖又問計將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

取之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一舉納及奔何也太祖從之果誘破友諒盡要其衆時太祖初稱吳國公而中書省猶設奉韓林兒爲小明王基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因爲太祖陳天命所在太祖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及師攻友諒皖城未下基曰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兵至江州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基授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昃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

啣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讀而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基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基以母喪歸至衢適苗軍叛殺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迎基入城衆即帖伏因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既而治喪畢復騰書宣太祖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過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基使勿擊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趣之至則空壁所

畱者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基入見太祖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孰先基曰士誠自守虜耳陳氏據上游竊名號無日忘我不宜久蘊崇之取陳友諒則士誠囊中物矣太祖以爲然會友諒復攻洪都太祖遂率師迎之遇於鄱陽湖大戰五晝夜基密言于太祖請移軍于湖口期于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方鏖戰時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太祖驚起但見基兩手揮之連聲曰難星過可更舟太祖急更舟坐未定而前舟已爲敵礮擊碎矣由此遂平陳氏基嘗見日中有一黑子

言于上曰東南當失一大將忽報參軍胡琛攻福建爲陳友定所殺他日太祖謂基曰吾夜夢三人共舁一血帽何故基曰三人首舁血帽衆字象也此得衆之兆越三日海寧果以城降熒惑守心羣下皆惴惴以太祖且有加僇基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太祖許之衆乃安後太祖既定天下論功封誠意伯既而寢疾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卒之前以平生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

斷曰

劉基何品魏徵之流畫江以守勾踐可謀基曰不可天命已優谷珍之事吾豈效尤金陵旣立徵聘是求牧豎不奉驕賊何憂誘之深入盡覆其儔馮勝戰蹟驗雲而收衢苗叛逆基入而休士誠守虜陳據上流況竊名號宜先斷頭難星將過急請移舟有謀皆應無言不酬上識天意故爾優游論功封伯高遜一籌

徐達

徐達鳳陽人精通韜畧徐壽輝劉福通張士誠皆慕而欲起之達不赴曰帝星旺在本鄉豈宜遠適他人未幾

太祖詢其廬與論驅羣雄以救生靈之策達曰定天下在德不在勢今元勢雖強意在必亡諸雄若徐壽輝強而自暴張士誠驕而自奢劉福通行無紀綱方谷珍偷居自逸明玉珍恃險自滿皆無志于生靈未足定天下誠能以仁義道德爲心不貪不殺爲本傾府庫以固士民則天下不足慮也太祖聞而忻然遂請與至濠又問戰勝之道達曰上勝者以仁中勝者以智下勝者以勇三者不可缺一太祖曰公之雄才大畧見于議論有古名將風遂推授爲帥首因與謀渡江取金陵正慮無冊

適巢湖水寨軍師俞通海等率兵萬餘船千艘來降遂渡江東下采石乘勝取太平時元將陳也先康茂才水陸來犯達令湯和擊其水軍鄧愈擊其陸軍遂擒也先及聞也先之弟兆先集兵屯方山達曰也先既擒兆先必約倪文秀復擁舟師結砦采石以窺我太平矣乃東取溧水以阻其援復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合與戰及戰又出奇兵以擣之由是文秀遁去兆先亦擒康茂才率所部來降進圍金陵十日遂鼎新于斯焉達將兵取鎭江太祖戒之曰爾能體我心城下之日戒士卒毋

焚掠毋殺戮達受命至鎭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卽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太祖喜曰吾用徐達近王者之師復命達取高淳丹徒等處守將扈文明用拐子馬以拒王師徐分兵與康茂才攻之仍令善用長鎗者皆立于軍前以刺其馬善用弓弩者次之以射其人文明戰敗遂以城降太祖諭達曰僞漢王陳友諒竊據江左若不剷平則兩河關陜燕山之地非吾所望漢若就擒則吾師乘勝長驅胡元可席捲矣乃親督達等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懼遂挈妻子奔武昌

達征武昌聞祝宗康太以南昌叛達因旋兵討之斬宗太南昌平太祖喜曰南昌楚之重鎭吳西南之藩蔽我得其地是去陳氏右臂而張氏亦齒寒矣張士誠北寇壽春太祖親往援之達爲前鋒張氏敗北命達移師圍左君弼於廬州會陳友諒寇豫章太祖曰爲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遂命達釋廬州之圍歸整舟師以解豫章之難友諒東出鄱陽逆戰遇于康郎山達身先諸將敗其前鋒一巨艦賊降者千五百人太祖恐士誠乘虛命達還守建康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矣既而達率

兵取信州路時僞漢守將燕繼超擁兵四萬陣于龍虎
山下晝夜備禦達謂楊璟等曰山後有小路名通牛谷
竟衝城南角爾領兵潛伏山下勿動待我兵與戰彼見
我敗必空壁逐我汝等乘隙急攻破之必矣乃曉與繼
超戰佯敗走繼超果盡衆追之璟等急攻城勢不敵知
州梅天蔭遂以城降繼超遁於饒州友諒死子理仍據
武昌太祖不忍傷民欲招之達曰理初立人心未寧不
如一面以書招之一面興兵致討順則撫之逆則討之
一舉而兩得上然之以罪人爲使持檄諭之檄至理不

從竟殺其使遂命帥兵急攻以正殺使之罪理與將劉
勇屯兵益州以拒王師達令柳迁領細作數十人匿入
益州城燒其倉粟理無糧可守遂與勇棄城夜遁達先
設伏邀擊之漢兵大敗達與常遇春分兵六路進攻遇
春擒理武昌遂平捷聞太祖喜曰達此舉兵之奇者也
時襄陽守臣魏得光姚天儒畢學駱貴等合謀嚴守曰
我等不奉陳理號令不屬胡元統轄不受張士誠挾制
不懼明玉珍侵犯所慮者金陵之兵然内多聚糧外多
守兵不亦另是一乾坤耶達率兵攻之不克夜於山下

聞鄉人云金陵兵若於城四門外築高阜架礮攻打内無土石塡塞破之易耳達聞甚喜曉集諸將令軍士築阜架礮四門齊攻復令俞通海俞通淵各領兵俟於東西二門外以防賊遁計定搦戰火礮齊發城中居民火焰漲天城門不能守通海等入城畢榮被擒駱貴戰死德光天儒遁去襄陽悉平太祖欲討張士誠問於達達曰張氏驕奢橫侈此天亡之時也所任僞將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居中用事黃蔡葉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若聲罪致討可計日而定太祖即命達爲大將率

兵二十萬伐之由太湖直趨湖州一路戰勝遂進圍蘇城塞其六門時無錫莫天祐與張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春善遊水天祐遣之被達偵卒所獲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茂春感而往來游水彼此所遺之蠟丸書皆報之故達陰得士誠天祐之虛實知城中食盡督兵急攻或曰姑蘇城蟹形齊門則其臍也遂攻克之縛士誠送京師籍其兵得二十五萬復圍無錫天祐遂降洪武元年太祖命達爲征虜將軍常遇春副之北取中原太祖曰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得爲將之體

無如大將軍可專主中軍策勵羣帥古云將在軍君命所不受閫外之事卿其任之達遂帥甲士二十五萬出長淮入大河太祖至河南勞軍因與諸將共議取燕之事達曰臣與諸將仰仗天威渡河北行由衛輝彰德磁州邯鄲趙州及河間取臨清不數月而元主可擒矣伏願陛下駐蹕汴梁以爲犄角之勢太祖曰卿策可謂萬全及師至通州常遇春等三路繼至遇春沐英李文忠自河南由左路取沿河等處州郡湯和華雲龍康茂才朱亮祖自河南由右路取沿山等處州郡郭英郭子興

蔣顯自河南由中路水道俱至通州合兵以攻元主聞之大懼謂左右曰吾祖宗基業至今百年一旦棄去情實不忍然內無謀臣外無勇將且聞金陵將勇兵強王業已成不可敵者一也不尚殺戮民已歸心不可敵者二也劉基爲謀士徐達爲元帥四海悅服望風而降不可敵者三也爲今之計不如北走爲愈乃命淮王鐵木兒守燕京自集三宮后妃太子妃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八月達兵至大都不戰而克乃籍府庫封宮殿命將守之禁軍士不得侵擾人民安業市肆

不易遠近悅服又留兵三萬使孫興祖防禦北平遂率衆向太原擴廓鐵木兒乘驏馬遁去太原遂平既而克臨洮克慶陽陝西遂平自是天下一統矣達爲將言簡慮精令出不二與士卒同甘苦財寶無所私婦女無所幸是時南取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達之功故爲開國功臣第一太祖嘗以漢之韓信宋之曹彬擬之卒封中山王謚武寧

斷曰

徐達識高所見自大帝旺本鄉皆從其亞在德一言

已臻王化仁義爲心忍流于霸故凡用兵所征即下
友諒手除士誠足跨及不血流謀不尙詐正正堂堂
神驚鬼怕北取中原更添聲價不擾不侵如游於舍
北至通州元已北駕帝至蕩平兵閒馬暇謂之王師
實非假借

常遇春

常遇春定遠人多智畧勇力絶倫元末爲盜魁劉聚所
得四路剽劫遇春察其急鹵掠不圖遠終必無成會高
皇帝駐兵和州遂偕其私卒數千來歸請爲先鋒高皇

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倘得效犬馬之力雖死猶生高皇猶弗許既渡江抵釆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適遇春飛舸至高皇麾之遇春應聲挺戈一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遂乘勝取太平始授遇春總管時高皇已渡江而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重界其中南北音信不通帝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擣之戰既合遇春別操輕舸橫衝之海牙之舟分而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扼江

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鎭江
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帝命遇春
以師援之表裏共擊大破士誠明年克常州取池州功
爲最又明年取婺州復有功未幾召還京師又從拔安
慶趙普勝小寨漢人聲言且援安慶遇春曰賊必攻池
州言援安慶者疑我耳乃留羸卒守城而出銳士伏九
華山漢兵果攻池州伏起俘斬萬人帝所任將帥其最
著者三人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且
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帝飲而

劫之事發就縛帝猶語諸將曰吾欲宥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獨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乎臣誼不與之俱生帝乃飲榮酒流涕而僇之由是益重遇春張士誠別將呂珍殺劉福通而奪據安豐連營水陸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戰敗欲出去阻於塹殊死鬬卒不可解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進圍安豐帝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帝舟適膠淺而友諒大將張定邊遂奮而前欲犯帝帝危甚遇春乃從旁射定邊中之始引退而帝舟得脫故破友諒歸飲

至策勳以遇春爲首丙午從徐達克泰州克高郵徇淮安徐宿皆下之丁未大發兵討張士誠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遂抵城下塞其六門晝夜環攻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遇春偵知之潛引奇兵由大全港而入結營東阡復出木石令塡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五太子及呂珍遂以舊館降遇春進圍姑蘇士誠欲突圍出至盤門奔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以絕其兵後乃遣兵與戰良久未決遇春因撫王弼背曰汝以勇將名軍中能爲我取此

賊乎㢮即揮雙刀馳鐵騎往擊之遇春亦率兵乘之敵大敗走遂滅吳初帝議討中原遇春獻策欲輕兵直擣其腹心而肢節當自解帝雖持重未用然心服其勇至是乃命遇春爲征虜將軍副大將軍徐達率步騎以北因諭諸將曰摧鋒陷陣所向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者然吾不慮其不能戰慮其輕戰耳且遇春大將也而好與小校爭能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師旣出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戰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橫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

其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上幸汴梁勞之曰將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既而復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大都元主北走又移師徇太原元擴廓帖木兒還師來救其鋒甚鋭遇春與達謀夜劫之擴廓果潰走太原下遂西過鳳翔元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奔臨洮鳳翔亦下帝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置將士遇春諜元主在開平乃選部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州獲士馬

千計次全寧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分千人為八伏徼其歸大興之守兵走伏發遂大敗之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位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獲車萬輛馬三千匹子女貨寶無筭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帝為震動擇壟地鍾山之陰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斷曰

將軍遇春勇力絕倫初為盜得奮起帝臣時帝與賊

采石爭津遇春舟至麾之進軍磯隔三丈一躍登濱太平入掌敵衆潰奔鎮江安慶以次立勳邵榮旣反已亂大倫帝如曲赦臣願殺身邵因就戮王法始申帝舟膠淺定邊欲使一箭射退方脫其迍士誠被逼突出盤門春絕其後雖走失魂中原議討請搗腹心言雖未用壯氣如雲破汴而北功實其勤師還暴卒震痛殊深

李文忠

李文忠盱眙人父名貞母卽高帝之長姊也母死父不

能自存遂攜文忠投帝於滁陽帝撫養及壯遂令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時年僅十九遂奮擊破友諒之卒驍勇爲諸軍冠無何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旣而破苗獠於昌化獲婦女輜重甚夥文忠恐衆驕矜莫有鬭志遂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因激勵之曰患不力戰何患不富貴衆感奮遂取淳安及嚴州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衆數萬人水陸掩至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戰大敗之馘其首標之槎放於中流水軍見而夜遁遂克諸暨苗將蔣英賊殺其帥胡大

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反側郡處兩寇間又與強寇接壤而練兵繕甲訖不可屈始文忠所築逼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萬來圍文忠往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曰賊勢盛盍少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囂我寡而整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若也勉之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

出賊陣衝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而出伯昇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免既而又受命統全浙兵攻張士誠將至杭杭帥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彝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爲緩師計乎彝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自不能緩非敢緩也文忠乃與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師入文忠立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洪武二

年從開平北討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
及開平卒文忠代之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攻慶陽
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敵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
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叱曰閫外
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雁門次馬
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陽門又擒四大王
前軍已去敵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
固敵夜率衆來劫壘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敵益大至
乃以二營委敵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爲左

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遂北擒其驍將脫列伯佇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三年進征敵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擒其平章又諜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其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遂圍應昌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喇后妃宮人暨諸王將吏等及駝馬牛羊並玉璽金寶無算捷聞帝大悅進爵曹國公賜誥券世襲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謚武靖

斷曰

文忠帝甥賴帝撫養舍人從軍勇巳無兩既破苗獠獲輜甚廣恐無鬬心焚而激獎再破嚴淳加功加賞蔣英再興既成叛黨忠處其間與之接壤繕甲練兵不爲少枉張將伯昇來圍莽莽破擊而奔土崩水渦方彝款降吐誠慨慷進薄上都是其職掌急援大同機權殊爽苦戰成功帝欣忠讜賜爵曹公誰不景仰

沐英

沐英定遠人父母早亡高帝收以爲子既長數從帝征伐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

洪武元年歸其沐姓上以徐達爲大元帥下溧水命英
統兵一枝先取傍郡以爲犄角之勢英曰溧水乃金陵
肘腋苟遲緩不攻必爲他日患今敵已離心有怯我之
意宜提兵轉出州後以攻其背大元帥統兵以扼其前
彼欲戰則我堅壁不出彼欲不戰則我師急攻之不一
月則城中糧盡矣此兵法所謂老師坐困自斃之道也
帝以英言諭達達曰沐將軍筭無遺策不意少年有老
成之謀遂如英計竟以成功元將脫火赤等屯衆和林
爲邊患帝命英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

流沙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而自率驍騎當其前夜啣枚以進合而圍之脫火赤等駭惑不知所持皆俯首就擒擄其前部而歸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兵至普安下之遂趨曲靖故元梁王遣其將達里麻將精兵拒戰英曰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也及其無虞乃可破也於是倍道兼行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乃擁兵逼水而陣

友德欲渡英曰未可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大驚急撤兵還禦陣亂英乃趣師渡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敵却數里而後陣師既濟英與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英縱鐵騎擣其中虛敵大敗生擒達里麻遂克曲靖梁王投水死右丞相觀音保舉城降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市肆不易九月出師迄下雲南僅百日英又引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爲固而龍首龍尾二關最爲險要土酋段世以五

萬衆拒下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玉王弼由洱水東趨上關而自以兵綴下關爲犄角之勢又令胡海將一軍由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遲明下關兵見踴躍讙呼蠻衆驚亂英馬軍渡河水及馬腹遂斬關而入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背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上命英留鎭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自審度英定貢賦均力役疎其節目民夷大悅又以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最多請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帝從之二十一年平緬蠻叛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

餘寇定遠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與交刃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命諸將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將士作三行俟敵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繼之第三行又繼之銃聲不絶象必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賊必矣明日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乘以勁卒藉以張勢英分軍爲三命馮陳領前軍甯正領左軍湯昭領右軍復申令

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衄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旣交列我前軍火箭銃礮連發不已星流烟飛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驚奔賊將昔刺亦勇猛殊死戰左師小郜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師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督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鏖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象皆被矢如蝟而死自是諸蠻讋服不復反英沉毅明達臨事果斷用兵如神賞罰明信得賜悉頒將士故能得其

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剔奸蠹撫農興學墾田治水軍食充足教化大行雲南遂爲樂土後懿文太子死哭之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封黔寧王謚昭靖

斷曰

養子沐英長從征伐戰陳陳擒攻福福拔溧水行兵命從徐達請戰擾之達稱得法元將犯邊英分軍發襲背當前不令亂札俯首就擒消其狡猾往征雲南道遠路雜以我力疲憚于深撻大霧及江雷驚電撤一戰轟轟天兵誅馬踏水死梁王里麻生挾大理二關

俱平一㝠雷鎭雲南夷民安洽緬蠻恃頑倚象來壓銃礮驚奔蠻方解甲功至封王可稱烈俠

鄧愈

鄧愈虹縣人元末從父爲盜既而父死會高皇帝駐師滁陽遂率所部自盱眙來附高帝授以管軍總管遂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時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高帝禦之戰陣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畧定溧水破鎭江愈功最多旣而又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

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移鎮宣州又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下徽州既而婺源之裨帥汪同來降既而進攻建德遂得建康以援嚴州又破元將苗揚之兵于烏龍嶺又下饒州數與陳友諒角有功又以兵取浮梁走其參政侯邦佐遂進圍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既歸於帝帝因使以其兵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詗得之卽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十八縣印詣愈降

愈遂定撫州後陳友諒圍洪都文正約束將士分門城守愈得撫州門最爲衝要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帝來援射殺友諒圍始解論功能守與克敵等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後高帝卽位吐蕃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輜重愈分兵深入其巢斬首捕敵以萬計捷聞帝悅使使召還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斷曰

鄧愈少時從父爲盜父死擇君戮力自効采石太平一隨兵調也先被擒海牙遠跳溧水鎮江俱從征到若問誰功多爲愈報廣德長鎗戰走沒道婺源汪同降而識竅既下徽嚴饒洪從召種種戰功實經非目出鎮襄陽威惠立教寧河封王允稱跨竈

俞通海

俞通海巢縣人元末江淮盜起因與父廷玉弟通源通淵結寨巢湖以自守恐終無成聞高帝駐兵和陽因而歸款時帝正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既而敗蠻

子海牙敗陳也先而通海水軍之功居多因壁秦淮翼元帥又攻鎭江又攻常州又攻宣城又敗吳呂珍皆有功又從帝征陳友諒率舟師從風遡流而上至安慶帝先陳陸兵以疑之命海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敵不及支遂大破之已而陳友諒發憤盡銳攻南昌帝率通海等往援之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火焚其舟明日友諒復以巨艦連鎖爲陣旗幟樓櫓赫然牛天我軍舟小怯于仰攻通海乃分調漁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

烟焰漲天十里之間湖水盡赤友諒之弟友仁友貴皆焚死時通海小舟深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意其戰沒也少頃忽飄颻繞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而前友諒遂大敗欲退保鞋山我師横截湖面要其歸路友諒不得出相持三日通海曰湖水有淺處舟難回旋不利于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帝從之敵因糧盡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擊之友諒中流矢死班師還陞中書省平章事後從征浙江克湖州轉戰滅渡橋中流矢死追贈虢國公謚忠烈

斷曰

通海父兄當元解紐結寨巢湖聊以自守恐終無成投明圖久帝正渡江舟師恰有蠻子也先因而敗走細論其功水軍八九友諒鄱湖戰艦山斗通海從征繞出其後潛載葦蘆火藥備手乘風燒之烟飛火吼小舟環攻如鶯穿柳友諒箭傷喪心垂首師還進官六公儕偶滅渡身亡勳名不朽

傅友德

傅友德宿州人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少從李

喜之爲盜李喜之敗遂歸明玉珍玉珍疑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及聞高帝舟師伐江州遂以所部謁見于小孤山高帝奇之俾爲别將屬常遇春還擊陳友諒于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鎗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之禁江口友諒死師旋第功爲最復從帝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帝顧諸將曰誰能奪此山者賞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又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

之帝卽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能敵詗其衆方肆掠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墮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乃開城門陣于野使皆臥槍以待聞鼓卽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嚻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明年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靑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

之矢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一帶進克元都又畧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而萬騎突至友德率死士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驏馬以十八騎走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降其大帥李思齊關陝悉下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攻漢中克之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

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散凱旋大封功臣進友德爲潁川侯是歲冬復議伐蜀湯和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趨重慶友德由秦隴以步騎趨成都既受命帝復密諭友德曰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守將丁世珍戰敗遁去遂克階州引兵趨文州世珍復集兵據

險以拒友德急攻之世珍又敗僅以數騎遁又拔文州友德乃引兵渡靑州果陽白水江趨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以爲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友德戰艦成將進攻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十大書克階文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及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守將向大亨戰敗于城下僞相戴壽在瞿塘聞之留鄒興守瞿塘而自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既至友德下令曰

彼遠來勞困聞大亨兵敗衆心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帥軍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友德圍成都壽與大亨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以弓矢火箭衝之象皆被傷却走壽等遂率官屬出降蜀中大定時邊境咸寧惟雲南恃其險遠殺信使納逃逋帝以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師討之濵行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雖未親至其地嘗覽輿圖咨衆論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别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

普安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並
力於此以拒我師當察形勢出奇取勝旣下曲靖三將
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
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旣克分兵趨
大理先聲旣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
皆煩兵也友德恪遵成筭竟平雲南乃詔友德等還京
進封潁國公子孫世襲

斷曰

友德英勇冠絶一時輾轉擇主主皆不知小孤見帝

帝方稱奇俾爲别將出入相隨大戰友諒被創不移
高冠山隘一鼓奪之矢出腦後戰猶前持保保李二
橫戈直趨驍將韓乙槊刺如屍卧槍以待踊躍以馳
既走思道復降思齊闢陜悉下伐蜀何辭列炬山上
驚走其師階文既克其餘莫支轉戰轉勝愈入愈威
雲南之捷以逸制疲所以得志振旅而歸子孫世襲
誰曰不宜

廣名將傳卷十八終

廣名將傳卷十九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姚廣孝

姚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爲僧名道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而好讀兵書會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決休咎洪武中高皇帝分封十子成祖封燕王道衍乘間請謁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

其文皇也成祖已稔知道衍亦欲得道衍會高皇后崩帝命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成祖遂乘機請道衍去後高皇帝崩建文卽位齊黃用事逼執伊周齊谷削爵為庶人湘獻王自燒死事且至燕燕王懼甚因憶道衍言而召之入卜道衍遂借卜而說燕王曰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者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著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彀甲可三十萬粟支

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能抗禦大王若不南然機已發欲高卧得耶且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燕王初猶拒之及朝廷責燕益急燕王遂召道衍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道衍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燕王因問師期道衍曰未也俟吾助者至又問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乃請曰可矣燕王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攻克九門出祭纛見披髮而旌旗蔽天者燕王問道衍曰何神

道衍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元武也燕王因披髮仗劍應之兵初起暴風雨燕王不悅道衍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也燕王師行後道衍及郭資等奉獻陵居守日夜備禦南兵至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刦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礮驚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燕王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師師盡條答附去並中機宜靖難後立爲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

宮陞太子少師帝令蓄髮再三終不肯嘗賜兩宮人踰月不近亦不辭帝乃召還永樂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直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諡恭靖

斷曰

姚師廣孝人中之英雖云祝髮借佛論兵高帝十子燕具龍形一眼覷定故請從行先奉白帽後卜言情既知心動方細奏明激之兵起促之進征不出所算帝業果成雖加少師亦是虛名大都應運自是天生

劉江

劉江宿遷人從靖難兵興適遼東時守將楊文引兵圍永平略薊州遵化諸郡縣帝急遣兵卒衆趨永平因謂之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北平必復來侵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言果敗東兵于昌黎斬首數千級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眞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世子督衆固守帝聞北平被圍召江問策江慷慨請行因與帝約曰臣至北平以礮響爲號一次礮響則決圍二次礮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次礮響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救

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則令軍士人帶十礮俟三次礮響之後爲殿者放礮常不絶聲則遠近皆謂大軍至平安必駭散矣江遂進兵與安戰悉如其策乃大敗之永樂十七年江爲左都督鎭守遼東巡視諸島相度地形以全州衞金線島之望海堝地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濱海襟喉之地請築城堡立烟墩瞭望一日瞭者曰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

之約曰旂舉礮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鯌直逼塢下登岸魚貫而行如入無人之境江披髮舉旂鳴礮伏兵盡起爲兩翼而進賊大敗橫屍草莽餘衆奔櫻桃園堡中官軍環而攻之將士欲入堡剿殺而江不許故開西堡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級有脫去入鯌者盡爲隆所縛無一人得免師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走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

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魚貫而來成長蛇陣形故披髮作眞武勢以鎭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借以壯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死鬬我兵寧無傷乎故縱之出路而後掩擊之卽圍師必缺之意耳此皆兵法諸君未察也捷聞進封廣寧伯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燔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凡沿邊無歲不受其害及爲江所挫寇患屏息者數十年及卒人思慕之謚忠武

斷曰

大將劉江從燕靖難師圍北平馳救不憚約礮三聲圍兵解散進戰勝之果如其算倭犯海城先已瞭探伏兵待來潛師截斷倭賊二千被誅大半餘逃櫻園轉逼其竄細論兵機一一合案爲將若斯一時獨冠

王驥

王驥字尙德東鹿人永樂四年成進士爲人剛毅有膽曉暢戎機嘗奉命山西奏覈鹽池逋課二十餘萬人皆德之滿九載進兵部尙書時西兵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凉諸邊掠殺吏人總兵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

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奉詔一切便宜行事時都指揮安敬爲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兵至魚海子已將及之而安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遂引還驥察知而故秘之既至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捽敬下曰兵貴進獲汝奈何逗撓誤大事遂命斬敬復謂貴曰公亦當死今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慄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各自鎮守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並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又詔驥進討阿台朶兒只伯驥諜知敵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

貴使爲前鋒任禮爲將軍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無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敵敗之敵渡黃河遁去貴等又追敗之于名城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亦至又共窮追五百餘里至黒泉降其部落數十帳而還捷聞各加爵賞尋詔驥還理部事旣而麓川宣慰司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數討不利遂至憂死而刑臣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苗事請使使撫諭驥因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于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王振方

柄國喜功名遂紬文淵說而命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
督軍務大發諸鎭兵合十五萬討之驥馳傳至雲南奏
上方略請遣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而大軍由中路
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驥等抵金齒其別
酋陶孟刁門捧以鎭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
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
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等兵亦至
因風焚其排栅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戞刁招漢父子
及虜刁門瑱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又由夾象石渡下

江直抵木籠山連破其七寨又破其象陣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驥以大捷聞會維摩州賊韋郎羅自稱廣新王以叛因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大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來獻師旋上遣大臣迎勞之既入見慰勞有加後思任發子思機發復反孟養驥又督諸軍討之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追至孟養賊斂衆拒險爲寨我師皆攻

破之斬獲無算思機發竟失所在孟養在金沙江西去
麓川千里諸酋皆驚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
師至此眞天威也驥威名雖甚著然卒不能得其渠魁
天順四年卒贈靖遠侯諡忠敬

斷曰

尙書王驥奉詔行邊指揮安敬黷怯斬焉軍勢大振
莫不爭先諜敵犯境蔣貴檄前任禮繼後勗其勉旃
若功不立相見無年衆力感奮一戰赫然黃河敵遁
追至黑泉俘以千計斬獲十全捷聞還部再討麓川

東西乘隙腹背搗堅破其七砦俘溺萬千任發機發敗逃若烟渠魁雖失天威大宣文臣出討殊足稱賢

于謙

于謙字廷益杭州人也七歲時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此兒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譟而犄之方諠擾間僉事忽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謙獨前掖之起僉事怒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譟公者走不譟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譟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慚而止

而謙由此顯名年二十三成永樂十九年進士拜監察御史風骨秀峻吐音鴻鬯每奏對上必爲之傾聽按江西辨誣獄冤死者出數百人後議增補各部右侍郎上手書謙姓名下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時年僅三十三嘗輕騎自河内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曰不橐金以往豈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而舉其兩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時中貴王振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嗛之嗾人廷劾謙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振悔無謂乃托詞

曰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慾甚欲治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未幾仍復兵部右侍郎正統十四年秋敵也先入寇時王振喜功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尚書鄺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以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畱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時皇太子冲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王御左順門時中外臣咸恨振而欲食其肉請用反法罪其家奏未竟而振黨錦衣指揮馬順遂妄傳王旨欲叱衆

退給事中王竑起而直前捽順曰此翼虎者也今日猶敢爾衆臣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謙獨直前掖王具啟王下令捶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復請皇太后降旨族振並籍馬順家衆始退郕王既即位以謙爲賢進謙兵部尚書內外倚之爲安謙因慷慨泣奏曰敵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俱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兵自益司空宜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分守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

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諒不能守委以與敵則非算宜令官軍皆豫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敵所急者草諸廠所積宜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敵馬石亨楊洪材勇可用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既而敵信益急侍講徐珵好言天象力言紫薇中宮俱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搢紳士人又多遣其私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之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

百官萬姓帑藏庾廪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
一動明日大事去矣宋之南渡非前鑒乎且敵乘勝而
驕實不足畏上聞之稱善遂一聽其處分十月也先以
送太上皇還京爲名入寇紫荆直窺京師石亭欲閉九
門自守謙曰是示弱也乃躬擐甲冑以大義泣諭六軍
由是人人感憤及也先逼城謙與石亭設伏敗之又諜
知上皇駕遠夜復以火礟擊其營死者甚衆也先大沮
衆請進擊謙曰勝不足以削恥萬一不捷所損實多况
上皇在其中不可不詳愼請大書聖旨榜文潛遺敵營

諭回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其心敵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遂引去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大同參將乞與之和事下兵部謙力言其不可曰中國與敵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於理不可和又敵貪而多詐和議行而有無厭之求從則坐斃違之則生變於勢不可和苟以強敵難制姑和以緩其兵則宋澶淵盟後國勢陵夷無救于敗則和議不足恃明矣今惟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侵則相機而剿殺賊遁亦不貪利而窮追可也若遣使求和則示

敵以弱而啟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上嘉納之謙又言也先屯聚敵衆迫我邊疆若不豫爲設法選練則軍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必不能爲用請選馬步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俱聽臣往來提督如有聲息互相策應征勦臨敵必能成功詔曰可團營之設自此始大監喜寗故實告之而凡敵之入寇皆喜爲鄉導謙因言不早除喜寗敵知我險易虛實定反覆不可禦因密以計授楊俊擒喜寗誅之此後也先方悔禍奉上皇還京師初永樂

間韃敵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當也先入寇之際皆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會發兵征湖廣貴州苗寇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進征及事平遂請留于彼數十年積惡一旦潛消識者稱快貴州苗寇久不平侍郎何文淵欲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僰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事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獞猺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意號

令明審動合機宜故天下咸服太上既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七年上不豫石亨與中貴人曹吉祥等奪南城門迎太上皇復辟自以為功因嗾言官劾謙盜金符迎立襄王為帝坐以謀反極刑鍛鍊然無顯跡可據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辨之何益既奏上帝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珵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因前曰不戮謙此舉為無名謙遂論棄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朵耳者以一觴酹地而慟吉祥恚

撲之明日復醉慟如故未幾西北邊報甚急上憂之恭
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若在不令敵若此上爲之默然
旣而徐有貞下獄流金齒亭下獄瘐死曹吉祥族成化
二年謙子于冕上疏白寃上憐而復其官並還沒產賜
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
爲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
下誦而稱之宏治特贈太傅謚肅愍萬歷改忠肅

斷曰

于謙正臣大有權術出按江西辨明寃獄進謁權門

淸風拂拂土木蒙塵京師兀兀中外慌張羣臣鶻突請立郕王江山手握選將留兵九門保室豫支飽兵焚芻馬黜城外立營不爲少怵或請南遷謙力衆拂幸帝察忠計聽謙出借送上皇來如無物遇伏敗歸方驚有律鎖定大功實實難沒但惜南城於禮稍失君死臣誅事亦非屈

郭登

郭登字元登英之諸孫也永樂中充勳衞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陞都指揮

僉事十四年敵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守大同會上親征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曰駕宜從紫荆關入乃忽東折向居庸關纔四十里敵突至上遂北狩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慷慨自奮修城堞繕兵𣂏循士卒衆皆感奮八月敵擁上皇至城下索金帛詐言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霍瑄等出見獻上皇金幣及約賄往敵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敵以和為名入犯

京師登欲飭所部兵並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請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彼腹背受敵首尾不救奏至敵已退優詔褒答時論壯之十二月敵欲復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上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鬬智不可鬬勇其淶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景泰元年諜報敵入朔州敵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竟莫

與拒登不勝忿晝夜激厲將士定爲賞期必殺敵而後已及是得報遂卒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敵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皆言彼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兵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彼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因即按劍曰敢言退者斬徑薄敵營天漸明敵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進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遂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斬敵首二百餘級奪回人馬器械以萬計時登僅八百騎破敵數千爲

一時戰功第一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止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與彼相拒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嘗以已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及彼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俱陷又用礮石擊敵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敵相傳以爲神上皇天順元年謫戍甘州初上皇陷敵也先以復駕爲名遻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

宗廟社稷之靈中國已有君矣及駕至大同登言亦如
之蓋權辭以沮狡寇之謀也上皇𣊬之故有是讁未幾
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謚忠武

斷曰

郭登變後死守大同上皇擁至借道入攻守城爲重
安敢妄通敵笑而去無以表忠晝夜激厲必刃敵胷
忽報敵過緊躡其蹤彼衆我寡或請避鋒登曰若避
城遠誰容敵騎後躛死不英雄何不血戰以成大功
因而奮勇直撞橫衝斬獲無算敵寨一空捷奏天子

褒美定封上皇復位謫去匆匆爲人臣子難保始終

韓雍

韓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出巡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鎭振刷精彩經措宏大後先皆弗如也成化二年廣西猺酋侯大狗倡亂蔓延廣東高雷廉之境所至殘毀守臣不能制兵部尚書王竑薦雍智勇過人宜任討之遂擢爲僉都御史同將軍趙輔往討之兵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游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

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也雍曰不然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今廣西已無完郡而大藤峽爲賊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是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譬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腹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何須逐乎且軍志曰兵貴神速不貴巧久又何泥于困乎將軍趙輔知雍才軍士一聽之雍于是督大兵兼程進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

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降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猶疑旣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頭散手足刳腸胃分挂箐棘中賊見而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大破之前後斬獲四萬有奇進擣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爲斗絶官軍直抵其上磨崖紀歳月而還復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以志武功自是蠻夷慴服兩廣寖安捷聞上大嘉賞雍功即軍中拜左副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盡法繩

下不貸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泌忌公縛束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上遣使即訊雍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諡襄毅

斷曰

韓公永熙經措宏大命征大藤腹心直破絕不分兵小爲之挫趙輔主軍甘心爲佐火速進兵如風雨過里老儒生道迎而賀雍曰奸人縛誅毋惰摟證藏鋒方知不錯斷首屠腸懸林以播賊見震驚敗走無那直覆其巢紀功崖磨自此夷蠻強變爲懦遠近黎民

貼席而臥功大忌多讒人附和引疾乞歸苦辛謹課

馬文昇

馬文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登景泰二年進士歷官山西湖廣所至發奸擿伏皆有神君之稱成化四年固原土夷滿四據石城以叛擢文昇巡撫陝西與總督項忠帥兵討之進至固原賊據石城之險先是官軍屢戰不利忠督兵敗之賊堅壁不出文昇言于項忠曰聞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絶其樵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以爲然令官軍堵室其水源又掩捕樵汲者詰之乃知

城中正鄭子水卒用坐困之策擒四斬之八年七月比
敵寇臨洮鞏昌文昇遣兵敗之追至黑水口斬首數千
級擒其平章迭列孫命兼總制三邊九月敵復寇韋州
深入至好水川文昇復總兵破之于湯羊嶺敵敗走盡
棄輜重俘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爲得勝坡勒石以紀
十四年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欲誘殺進貢夷人以
掩已過由是東夷譁懼爲亂上命文昇撫𠞰時汪直恃
寵倖功陰主鉞議欲邀文昇偕行文昇弗聽疾馳至鎮
撫黑鎖忒等二百餘人比直至敵已散矣無所解深啣

之鉞行事乖方每被文昇更置約束不得逞亦恨之及直巡邊鉞懼見罪戎服遠迓除道飾厨供帳解備賄託僕從而文昇獨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而詆文昇鉞復乘間毁之直還奏文昇妄啟邊釁女直建州諸敵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故屢寇塞文昇遂下獄謫戍然所禁乃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已而直敗鉞亦敗文昇得雪復官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昇復至皆鼓掌喧舞葢文昇至是凡三度遼矣多有惠政故東人至今思之旋入為兵部尚書會貴州都匀苗

叛守臣請合三鎭兵討之文昪念天下方困于兵以爲不可惟遣官勘處卒無他也未幾敵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屬文昪有小疾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昪疾賜上尊餔糒因問計文昪謂此敵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逼之敵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占城請命官往問其罪文昪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今安南負固多年若遣官往至其國以掉口舌小必文過飾非大或執迷玩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害尤大非計也會二

國各入貢仍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禍福厚賜之歸令還占城侵地竟不煩兵而解廣西二守岑欽與姪溥相仇殺巡撫欲討之文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宏治七年議絶土魯番而復哈密先是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韃靼回回雜處之國也永樂初設其地爲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城哈密居之令爲西域之襟喉以迫諸番之朝貢位雖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無子王母理國事憲宗朝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恃強擄王母及金印

而去國人驚散已而王母死鎖檀阿力亦死子阿黑麻嗣位甘肅守臣請乘間以王母甥早愼襲封爲王遣兵送入哈密阿黑麻謂早愼非脫脫之貴族佯與結親而誘執之至孝宗朝而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文昇謂哈密三夷種共居一城早愼非貴族故衆不服必得元之遺裔方能興復哈密因訪得王姪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國事未幾阿黑麻復擄陝巴及金印去報至朝廷遣兵部侍郎張海德經畧之遂修嘉峪關捕哈密黠詐回回通黑里麻教令反覆爲奸者二十餘人發戍廣西文

昇曰此敵既遣使入貢復擄陝巴金印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之不戢請閉嘉峪關絶諸番貢令西域歸怨阿黑麻以攜其黨上從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甘肅報至朝議頗駭文昇曰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苦峪又數程路乏水草聞夷使入貢多帶水行今若遠來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料不能至特以虛聲恐我耳已而果不至八年阿黑麻復令酋目牙木蘭率番夷三百騎入據哈密文昇亦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率副將彭清

選畨漢兵倍道而至夜登城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報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仇殺不能大發兵僅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為赤斤衛兵所擜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後轉吏部文功不述至正德元年致仕卒贈太傅謚端肅文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能決者文昇至一言而決至于値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揺奪

斷曰

文昇馬撫巡按山西固原土賊據險吼嘶官軍屢敗項忠督提馬諭無戰城乏水隄斷其樵汲釜魚自擕項忠從信擒四燃臍敵寇臨鞏遣將削泥再入好水戰獲其輜女直復叛陳鉞敗栖欲殺貢敵以掩已非貢敵譁懼亂震鼓鼙文昇往諭解散不疑内臣汪直借此出師及至邊境無敵排擠懷恨馬撫下獄奏題至於直敗位方復躋不戰而撫中安外齊卽至大創必勢所宜所以立朝高風莫梯

王信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成化初以指揮守荆襄時石和尚劉千斤反信進據房陸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之主帥逗遛不援信乃多張旗幟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鳴礮賊以為援兵至驚走有功陞都指揮同知已而移鎮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官禁窩戸繕將才愼守備又條上四事曰愼專任以利民情定倉庫以備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刑罰以省財用未幾信

又上言湘廣蠻夷雖曰腹心之蠹無能爲也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逋本爲逃避徭役今長老子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惟死及無辜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斂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良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則在朝廷而已憲宗下其章飭勵衆

職時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威福遂兩解不爲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剿之信巡邊面諭之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之故皆稽首曰累歲苦揮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願爲屬役何敢反耶因爲信舉肩輿以表敬信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經三十年笥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斷曰

王信指揮荆襄協守和倘千斤雙攻趄趄主帥逗遛兵不湊手晝夜戒嚴圍之既久突開城門火揚礮吼賊疑援來驚張奔走乘勝追亡功堪不朽移鎮上言參無酌有大合兵機一言不苟上下其章申飭儕偶蠻夷解仇爲之和剖屢征未降面諭稽首竟不煩兵但犒牛酒小用大才功名山斗

張輔

張輔玉之子以靖難功封信安伯又以父功進新城侯永樂四年副朱能討交趾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龍

州能疾西龍州輔率衆度坡壘關入安南境進至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姚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緣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兵守之又於富良江南岸列置木椿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椿內諸江口俱下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于城柵內路守隘以老我師適西平侯沐晟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遂自三帶州招市江造舟而進晟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而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

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曰賊所恃者此城立功在此一舉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御枚昇攻具越重濠薄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炬齊明銅角競響賊倉皇驚散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爲陣輔命畫獅蒙馬神銃翼之象見皆股慄又爲銃矢所傷皆退奔官軍追斬無數西都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輔追至富艮江賊欲立栅相拒輔乘栅未備躬率將士力戰復大破之分道窮追舟師追至

海門涇本淺時久晴水涸賊棄舟遁俄而大雨水漲數尺我舟畢渡衆喜曰天助我滅賊也益追之遂生擒黎季犛及其子澄滄等交南悉平因設都布按三司以撫輯兵民捷聞進封英國公未幾交賊簡定反輔討之獲簡定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輔又出討之賊走追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官軍輔偵知之戒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大敗遂擒季擴餘黨悉降交趾復平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遣人密約輔爲內應輔即縛其

人白於宣宗擒之二年交賊黎利猖獗遣人進前安南國王三世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上以示輔輔曰不可從征將士勞苦數年乃始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無疑當益兵誅之上不從遂復交趾正統十四年從駕親征王師敗績輔死于土木追封定興王謚忠烈

斷曰

張輔封侯命討交趾交賊隄防亘九百里旣下椿橰又刺濠底輔但令攻一切不理雲梯附城火炬齊起乘賊驚慌遂入城裏列象拒人畫獅驚靡銃矢再加

半逃半死生擒季犛捷聞賜璽再反再平功已足追請立陳孫聖心稱美遂令大功不全終始土木從亡臣節盡矣

廣名將傳卷十九終

廣名將傳卷二十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羅通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也年二十四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會交趾平夷獠新附中朝士憚往上詔御史弖三級知交趾諸州通得清化既至黎利叛來攻清化通屢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趾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曰王通不奉上命喪地辱國此城

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來攻圍通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詔使至知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其餘非罷即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虜皇帝北陷日詔舉將略有以通應者遂擢爲副都命守居庸是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擁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參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衞京師道闕欲入通仗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渡者斬以徇

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
敵退趨紫荊通選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
聞加太子少保賜璽書慰獎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
不合乞病歸卒

斷曰

羅通豪傑守禦屹然清化一怒生死不遷居庸仗劍
誰敢言旋灌城汲水敵退城全不獨忠勇才實大焉
捷聞帝喜宮保加銜始知節烈臨事愈堅

項忠

項忠字藎臣嘉興人也正統七年進士成化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勅忠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死我兵遽退忠卽戰斬指揮以徇陣始定聞賊城中乏水草因移兵據賊水草以困之與賊相持百日賊急忠乃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賊因相率來降賊愛將楊虎貍忽被擒忠叱令斫頭來虎貍伏地乞宥死自效忠卽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鈎帶賜虎貍遣去故滿四竟爲虎貍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鬍子劉千

斤之黨因倡爲亂復勅忠總督討之忠因遣人持榜諭降負險不服縱兵擒剿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忠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復起而議者猶指忠妄殺致干天和亥章論奏忠疏辨乞閒上俱不聽

斷曰

爲將用兵要有機巧滿賊石城詔忠往討忠不戰爭但據水草困久賊窮禍福親曉降待以恩擒許自保所以虎貍誘滿以儌賊亂荆襄忠復秉旄先以申令

不遽兵擾意在招降負險方剿由此全多誅戮甚少三十餘年地方靜好議者猶言妄殺如草深怪廷臣如此顛倒

陶魯

陶魯字自強鬱林人也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胄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撫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帥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

吏見皆長跪白事慴悚若不自勝一日雍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請食雍謾曰我不時食丞揣我何意魯曰無非某賊耶雍詫曰然丞旣知之能往否魯曰匪直能往攻之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搤阻自衞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千百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督魯不拜謝復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能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罷統廢邑事後

乃爲蜀名臣公幸無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魯曰三百人足矣雍曰何少也魯曰猶以爲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身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卒以先登遂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于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雍大稱賞言于朝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至左右布

政司錄其後爲錦衣千戸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避遁不及遇卽叩首乞爲良民得無死幸甚然僅三百人耳服其心屢用不躓語有之一夫决萬夫避况三百人乎

斷曰

陶魯内才外形憒憒雍討大藤正憂無對見魯侍前因而戲謂食粟汝知討賊應愧魯曰不然人有癡慧食粟不知討賊頗會蔣麗之流是其前輩雍驚其言授以軍隊三百選鋒可進可退破賊須臾决不反旆

陶家軍名一時稱最方信用兵以精爲貴

王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也年二十六舉進士後以總督視師延綏以輕騎襲破敵于崖窯川俘四十餘人鹵首至百又破之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人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敵搏始有戰矣或探敵累重而劫之或翦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旣而諜知敵滿都魯孛羅乜加思蘭三虜自河套渡

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于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甚多獲輜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一百四十九奪其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敵既失利歸而廬帳妻子畜產又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既而敵復西犯邊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年少好言兵越

亦與之好因詔保國公朱永爲平敵將軍由南路會榆林越爲總督率師西討直自監其軍既至大同諜知敵帳在威寧河因遣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雨薄之敵狼狽出戰遂破敵斬首四百三十七級俘獲無算捷聞越進封威寧伯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爲之死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忽一千戶詗敵還即召入

與談敵事甚晰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並金巵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伎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皆效死力一日夜襲敵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此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歸而卒遇敵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以家近京得通于中貴人李廣後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越不爲報而越坐憂悴曰劇遂卒

斷曰
王越文臣偏長于武視師延綏以將自許斬獲占多論功誰阻諜賊㝢乘風襲取功成捷聞㝢封補師過秦王賜宴歌舞吠犬自陳乞其伎女雪夜擁鑪麗姬環處將詗敵還命之入語語敵詳明飮以金縷再語得情金巵賜與語綮入神麗姝乞汝所以士心死于爲主

王瓊

王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武宗朝召拜戸部

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爲人多計算穎敏默識凡天下兵
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偏裨才否一覽悉記無遺
武宗末饑民乘間起爲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鐩
蜀中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
剽府庫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
敵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
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鎭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
之進少保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其地請便宜從
事瓊才之咸報可守仁果以次平賊寧王反報至朝中

外惴惴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衆問之瓊曰吾久用王守仁在上游何謂耶寧王之反度此時已執之矣亡何果報守仁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此也嘉靖改元言官論瓊奸狀下獄論死赦戍遼左瓊上疏自辯釋爲民後敵復入陝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因逐敵去旣而築墻阻敵招商實邊功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後改吏部卒

斷曰

王瓊大才高坐堂上盜賊紛攻洶洶蕩蕩調將遣兵無一不當敵寇山西驕矜無狀奏集鎮兵伏擊敗喪報反寧王中外驚悵瓊曰無傷久已有將上游下攻此時已創亡何捷聞方知非妄但惜正人往往遭謗削職復官有如風浪

馬昊

馬昊關中人也長身驍勇善騎射舉進士爲御史以罪謫眞定推官至則敎吏士習武多布置鈎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因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

言馬昊於眞定稱保鄣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鄢叛合四省兵討之未效吏部言馬昊才因陞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部兵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因擇驍勇才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礮擊賊賊營亂自相蹈籍乃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爲兵起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逆賊敵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栅大破之斬騎將

方四捕首敵降萬人遷副使時賊勢尚張當事議招降賊雖請降而乞住劄臨清市空其民昊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叙下通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敵以自困獨益治兵募召豪傑賊因不敢東未幾賊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進圍中江因謀向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擊之賊敗走窮追之殺賊帥廖麻子遂進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于東鄉山復推喻老人爲帥昊請于總督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自餓死也

澤如昊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他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遡歲有亦不刺自西海犯松潘蜀大震昊招土番爲間取道夜襲之賊遁獲輜重及衣械甚夥事聞加祿俸一級高珙筠㸑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昊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昊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絶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杲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敵及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進都御史蔭一子錦衣百戸然昊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斷曰

馬昊用兵妙于有制所以賊來斬殺如意小勝不奇大敵方畀賊左立營伏右以濟昊偏伏趨伏未及備敗潰左奔並左失勢左右俱傷敗走無地當事招降猶欲據市昊不許之中江復吠麻子尋誅老人旋棄法惡再萌諸夷重二昊直擣之降者萬計最險青山據泉而爨始知將能戰無不利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宏治十二年舉進士正統元

年劉瑾亂政守仁抗疏劾之受杖被謫貴州龍塲驛丞瑾敗方漸起歷陞至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守仁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寧王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出肆掠劫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皆互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于賊守仁逆知有變仍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因請上即與守仁兵符改提督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上命三省會征守仁首誅通賊監生吳讓然後督江西兵自南

康人破横水左溪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人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開山通道夷其險阻浰頭尤悍黠擬官僭號益增機險守仁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至明年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浰乘勝逐北滅巢二十八俘斬三千餘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藪盡爲治境䖍吉人皆立生祠歲時以祀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守仁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鸞誓

不與濠俱生急馳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諜四出投檄揚言京師及湖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餘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仁之兵則已大集矣卽傳檄罪宸濠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内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守仁遂進兵攻破南昌

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時宸濠正
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守仁迎戰樵舍縱火攻之
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宸濠旣擒江彬諸奸遂導
上南巡下詔親征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皆通宸濠得金
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而畏守仁不敢發惟百計
欲去守仁而守仁深機曲算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
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
臣素惡王瓊因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及平
賊歸功瓊久之不賞至嘉靖改元始詔錄守仁功封新

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未幾丁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
益起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
傷廢斥殆盡嘉靖五年岑猛反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
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
因起守仁代姚謨守仁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
自縛來歸守仁薄示其懲因遣歸田乃諭蘇受等朝廷
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時八寨反側久
毒嶺表守仁因密與蘇受約又會保靖土兵自嶺南還
因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當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擣

其巢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萼素忌守仁言守仁挾詐專兵時守仁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守仁擒宸濠攻城紀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守仁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其功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而已

斷曰

從來大功扼于羣小若無機權性命不保守仁高賢江彬大狡同立一朝自傷酉卯劉瑾龍場已陷於早宸濠之功豈容直表上已南巡羣好矯矯或曰縱之

或曰重討若觸若違事定顛倒婉轉托人始不紛擾
封伯雖遲聲名自好

楊銳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也爲人機警宏治中代
父官羽林正德四年總江西十二衞所儲運艘艘聯屬
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
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
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
事上聞銳曰江賊奚足憂所慮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

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遠不可恃湖口最要害當以中左所之一旅移置戍于湖口縣之高嶺便于遠望有警可即達也因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防江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至十四年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于江側禁勿泄及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皆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銳坐城上與衆誓剿逆當得大功又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緋衣者稱凌十一欲先登銳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又引弓

貫其吭而死于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
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
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銳語鵬曰汝死已後尚
靦顏為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
乃遁去寇為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闌楯外持鈎
距大呼銳發矢中其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
可計宸濠船泊南岸閧不克大怒率衆分攻各首舉木
為蔽攻甚急銳乃裂方布覆絲纍藥火千數散置所蔽
木上火發盡棄去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寇又于北

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銳曰事急矣
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寇兵
望見遂大潰銳乃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絶且暑甚
濠賊力憊夜鼾睡去銳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鼾聲
即斬首絶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
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
出涕舉帆順風而返捷聞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
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並戰守奇功
二榜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參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

濠既平兵部論功進銳爲都督僉事蔭子評爲羽林千戶安慶立生祠以祀後以疾卒卒後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斷曰

楊銳羽林代父總轄儲運艘艘比之陣法運無後期九江駐札獲賊蓮洲監司目刮銳曰無然豫章宜察固請移師湖口鎭壓又先設鈎以待賊發及賊來時盡爲鈎殺射賊勇施焚樓威雜銃石齊加碎兵穿甲敗走宸濠捷音上達賜璽書褒男兒志答

仇鉞

仇鉞江都人也世襲指揮同知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鐇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守備保勛又與賊聯姻疑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勛故姻耳若疑勛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而不復歸正矣因白上用勛爲參將以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勛卽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聞命亦稱病臥陰約游兵壯士候保勛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俄蒼頭書童汲河潛入

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因嗾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且遏東岸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昻守城鉞又稱病亟昻來問病鉞猶堅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昻斬首鉞起披甲仗劒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鐇充總兵寗夏封咸寗伯食祿千石與世劵方寘鐇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邃庵將兵出討邃庵謂永曰寗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不久當有捷報至是果然葢鉞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早受知于大賢如此

斷曰

仇鉞指揮忠勇奇特偶陷寘鐇訛言從賊皎皎此心一時誰白楊李知人反令討賊鉞因稱病形之聲色俟兵至河假爲畫策恐掘灌城賊皆驚出崛起奪門反正頃刻方知其忠凜凜赫赫食祿流芳何可多得

戚繼光

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幼而捭闔多權術英風勃勃既冠奉父命襲世官待次司馬門有善相者目逆之曰將軍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倭入大人

繼光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又有推轂者遂進官備倭都司僉轉浙江都司會倭難時作繼光因上練兵議其略無兵而議戰猶人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繼光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繼光則以爲什伍起于鄉乘兵寓于農但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

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東參將分部台州旣而島夷入台州覘旌旗皆辟易所向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繼光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兵乘亂出入藐若無人繼光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而還隆慶初敵陷石州用廷臣議召繼光入策備邊繼光因上書陳七原六失

四弊大畧謂兵制西北什倍東南敵憑積威劫邊人人人望風而靡戰將率𢽾軍費參外家兒視敵飽歸尾而䶊剿掩老弱爲功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驗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再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主將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敵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設有警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

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决既而有言太阿之柄不假武人而練兵之議寢矣既而又議築臺督府上其議許之不旬日告成功又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搗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俱謀入犯自繼光修内備不戰而伐虜敵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時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金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驗諸械器必精履諸關隘必

周比還報悉以狀聞因以備邊功進左都督加秩少保及江陵死人言波及少保忌者復陰布蜚語始移鎮南粵未幾敵入黑峪關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而尸祝之繼光度嶺南彊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以丁亥臘日卒

斷曰

繼光將軍生殊不偶五等三孤是其所有推轂備倭東南是守因練三軍短長互紐南北並驅利于險走陣名鴛鴦可暫可久分守浙東島夷時吼覩戚旌旗

辟易海口因而誅之獲訊獻醜檄救江西到即斬首
再往牛田俘馘不苟敵陷石州召光入部因請練兵
以爲利藪再請車營以爲不朽部議持之唯唯否否
江陵遣觀方窺八九少保加榮勳名山斗

沈希儀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世襲廣州馴象衛指揮使未弱
冠已能馳馬手縛賊征永安盜誤陷淖中騰而及于岸
三酋前趨之一鏢一刀一弩並發希儀捩項以過鏢排
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因挈刀斫刀酋於磴間

斷其頰死又射其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難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衆行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因伐岸竹編筏以爲繰頊刻成數百旗挿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疑而趨滑石且半渡伏發擊敗之嘉靖六年岑猛叛督府召希儀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希儀素得土官陰事因答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可使擒猛何

謂助乎督府復憂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走交南希儀曰猛走交南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道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並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辭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兵三百人繞出工堯背煮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三百人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見而大囂遂逐入隘得其積粟勝軍乘

攻田州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因遣兵二千陽助猛又精兵千人名護女實則爲間官軍得工尭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兵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四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馘梟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石江參將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卽賊巢前守劉璉殪于賊詗者耳目徧官府閭閻中稍動色賊在溪洞數百里趨知希儀至顧令熟猺獞出入嬉遊城中

而求得與猺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詗於是賊動靜聲息往往爲我所先得所鵰剿風雨來去每出剿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也頃之劄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而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以得之所鵰剿必其劇巢縛菅繩爲記無妄殺於劇巢得婦女牛畜果隣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

勦曰若奈何陰助賊乎於是賊驚服無敢陰助賊嘗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再入問希儀始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衆乃知其非獵也因攻巢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凄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礮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賊巢中夜礮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女蒲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及明詗之則寂無一人所散遣出他

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則愈益驚陰詗之則老沈
固在參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而爲熟猺熟猺旣
伏希儀威信調征他巢雖懼爲仇不敢不往論者以爲
廣西之將前此未有也思恩已設流官忽聞岑濬有子
曰金在鎭安人情洶洶而賓州酋楊留卑辭希儀曰留
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暗思金去賓近而留應之且爲賓
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言好語謂留
曰金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復沉吟作
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而呵留入密室

要賂爲金復官畱乃大信且出復呼人曰韋貴徐五今
分將思恩必仇金須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畱
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
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諳兵備隨盡散其五
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則賓州幾失
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府邵濬者黷貨虐使
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
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阱勢不可不釋並諸
夷而剿之則傷仁撫而剿之則墮信莫若獨擒其首惡

首惡平則諸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改貴州入銅平巢作用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為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于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遍最後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

斷曰

沈子希儀英雄之器勇悍既殊復多智計陷陣殺酋直如兒戲狹路邀誅其來若繫岑猛何強驅而就斃

擢守石江柳州之地徧地賊巢耳目甚細儀僞不知任猺游憇借猺探猺轉爲我利突剿如鵰不知其意凡賊所攻官兵先備賊驚爲神因而失勢誰知剿誅皆有管記忽聞岑金在賓復繼賓酋楊留因請往肆佯借復官誘而相棄思恩兩平進官榮世

李善長

李善長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慷慨好功名粗持文墨里中推爲祭酒元末劇盜起汝潁間淮南北豪傑多起應之善長心薄之不出會高帝爲濠州帥以兵略滁陽

善長被儒生服道謁上素聞其名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輒合通夕恐且遂收以爲掌書記而從容謂之曰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者皆持牘者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致敗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於是諸將來歸必爲上布款誠皆使得自安遠近日附上鎮和陽而元衆猶盛每分營侵軼上欲出復雞籠山塞留少兵佐善長戒曰敵至謹自保而元諜知和陽守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兵大敗之捷聞上大悅曰誰謂而屢屢握算此役幾令執戈者屈之矣因謀渡江善長

曰兵衆食少舟檝不備不足以爭江左利姑竢之會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糧來歸或疑其詐善長亟說上曰此天贊我也機不可失上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善長預置榜諭士卒有擄掠者必斬太平甫下即懸之五父逵肅然無敢犯上爲吳公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而軍機進止十九取善長處分上益禮重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運兵餉無乏而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僞漢平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制

錢開鐵冶定魚稅諸利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以爲困而國用益饒既而吳亦就平乃力請上即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堦尺土而成大業比肩之孽剗削且盡不以茲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上曰吾居恆笑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畀我我安得復効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庸汲汲平吳皆大將軍功上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如大將軍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法有連坐三條善長固請除之既而命與劉基等悉加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

善長復偕羣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上幸汴梁命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三部官制及官民喪服朝臣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謀之三年大封賞上謂善長雖鮮汗馬功然給足軍食其功甚大進封韓國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絶賜鐵券身免三死子免一死誥詞比之蕭何云

斷曰

善長文墨目能識龍會元喪亂儒服歸從商籌大計

對合針鋒授掌書記宣布恪恭師出室懸敵乘進攻用奇設伏大敗元兇整旅渡江計食緩縱巢湖糧歸眾慮蠆蜂亟言於上天贊我公長驅江左榜諭士農軍政肅然輸餉足供充裕國用裁取中庸固請正位三表乃從奏除苛法定律建封比之蕭何爵祿萬鍾

鐵鉉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奏對詳明上喜賜字鼎石屢決疑獄建文初擢山東參政北兵起李景隆將兵駐德州鉉督餉繼之不乏景隆軍敗南

奔鉉收潰卒保濟南北師至圍城數匝百計攻之屹不可破城攻壞者立築之恐爲所乘先以藍布大幅灰紋其上如甃石狀張於外北師遠望驚以爲神遂不敢逼內得潛爲繕完忽又盡撤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因懇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王大喜謂諸將曰得此可斷南北軍中皆呼萬歲即下令退軍受降鉉乃暗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候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橋因遣人請王入撫諭王渡橋至城下門開王將入門內羣呼千歲鐵板亟下僅傷王馬首王大驚急

易馬回走至橋而橋下伏兵已斷橋燕王急乃躍而過怒令合兵圍城鉉令軍士辱罵北兵大怒攻益急以礮擊城城震欲崩鉉因書高皇帝神牌遍懸危處北兵見之遂不敢擊久不能克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北兵南去北平之守單弱可襲而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合南兵進躡之大難旦夕平耳鉉曰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者莫若固守濟南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歸而邀擊之全勝計也既而北兵攻東昌鉉援之大戰城下

斬燕大將張玉事聞進兵部尚書北師至宿州鉉大破之於小河斬驍將王眞中原震動燕王將北還以諸將力諫於是決計南向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及文皇即位鉉猶擁殘兵駐淮南規圖興復而大勢已去被執至京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詈不絕口年三十七父母海南安置子皆戮死妻女發教坊妻病死二女終不受辱同官以聞乃赦出

斷曰

鐵公名鉉忠猝英英督餉不乏收飭潰兵嬰城自矢

礮爍傾橫幅布外張繕築完城密誘入彀將次功成

悞中馬首脫易躍行進攻益急牌懸息征休養待勞

東昌捷嬴天心何有勢矢孤鳴割藝問甘忠何懼烹

芳名千古雖死亦生

程濟

程濟朝邑人有奇術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

數千里濟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中不廢建文初上書

言某月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見將殺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晩遂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衛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莫測其所以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遽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止曰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濟名正椎脫處得免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北兵起濟勸翔學其術翔曰吾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吾願爲智

士也翔竟死建文急召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有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落髮遁去濟從之每遇險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帝至南京人尙識至京莫知所終

斷曰

程濟數術莫與其匹朝邑岳池寢食家室上天呈象越職計日震怒無稽乞囚梏桎不爽前言軍師優秩戰捷徐州論功擲筆貧夜祭碑人不知實文皇過此裂眥怒叱椎擊錄文濟名碎失數有安排免於斧鑕

願爲智士致君成佛火燎平原池魚遁出數可前知
關津免詰術以愚人險厄化吉四十餘年同歸故室
建文功臣濟爲第一

朱能

朱能字士宏定遠人父亮從高祖開創有功世襲燕山
中護衛千戶早卒能代其官爲燕王愛重嘗從王北征
取元太尉朶兒不花覆其軍建文初以王强大見猜暗
勅三司逮之勢且迫王欲動而猶隱其事能因與張玉
邱福直入倡言曰大王高皇帝親嫡子最長而賢朝廷

不察而以吳湜見疑大王即自受吾曹亦安能坐待葅醢也王乃決策誘執三司而起兵靖難從王攻薊州先登拔其城擄其將馬宣又乘勝取遵化永平密雲諸邑東畧地抵灤河還從擊雄縣後先登入東門破耿秉文之前鋒九千人追獲副帥楊松潘忠遂乘勝直至眞定與耿秉文大軍遇能挺丈入寻卒敢死二十餘騎瞋目大呼突入其陣所向皆解王麾衆從之遂破其陣斬獲數萬追至滹沱河敵尚數萬能復大呼馳而躪之遂盡潰王大悅賜書褒奬又從援北平解其圍又追敗吳高

卒二十餘萬曹國公李景隆以五十萬衆攻北平能從王入援遇於鄭村壩力戰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又擊潰景隆兵之攻九門者景隆懼悉鳩亡散號百萬復來攻王親拒之以能爲前鋒能馳至白溝河屢戰屢敗之盡拔其寨柵窮追濟南復大敗之獲降萬人聞于王悉縱歸復下滄州又進攻東昌與盛庸兵鏖戰王忽以數千騎突出敵後襲之敵知爲王悉衆圍之幾不能出能急奮力潰圍而入復翼王潰圍而出我大軍遂進戰夾河大敗盛庸兵又乘勝畧彰德掩水西塞又敗敵將李

文于德州遂進克東河東平搗汶上諸寨又設伏敗平安之衆十餘萬轉戰至小河王師不利與諸將議咸氣讋請班師能獨奮然曰漢高帝百戰百不利而竟奪項王之天下今僅一不利耳而遽旋師何也且旆一旋可復至此耶王悟乃下令曰言北者斬遂縱兵深入至靈壁敵悉衆來戰能與邱福後先登陷陣擒平安及斬馬溥徐眞等三十餘將降者數十萬人遂進取淮陽而定京師王即大位論功封成國公歲祿二千五百石賜誥命鐵券又明年安南黎氏弑其主且拒皇命詔拜征夷

將軍總兵討之上親餞龍江師抵廣西而能病瘴以兵屬副軍而卒上時已覩星象而恠之曰西南其有憂乎俄而訃聞上震悼輟朝三日大臣入慰上爲洒泣曰輔我成業者能也命百官爲治葬親爲文祭之諡武烈

斷曰

成國朱能勇冠三軍數言悟主百戰成勳獲降縱歸潰圍翼君餞于龍江寵渥超羣

張玉

張玉河南祥符人驍勇善戰多智策仕元積戰功至樞

密院元亡遁于沙漠洪武十八年始自拔來歸高帝異其材以裨校從征後積戰功調燕山左護衛又以敗敵進都督指揮同知遂爲燕府元僚燕王倚之若左右手靖難師起玉首佐謀畫奪北平九門既而議師所出咸欲南玉曰薊爲肘腋患不滅而南不安也燕王然之遂輕兵圍薊獲薊守馬宣又移兵取遵化俱有斬獲功從王南下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眞定衆莫測玉請單騎覘之還曰秉文不能訓衆師有敗氣急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玉曰彼衆而囂我整而銳胡不相當

也燕王大悅曰倚若一人足辦矣遂前薄眞定果大敗其軍又從敗吳傑軍又輕騎救永平辰抵大寧午凌其堞斬大帥朱鑑又還救北平大破曹景隆之衆突騎往還若風雨復從廣昌蔚州進圍大同皆下之時諜報李景隆收散卒及後軍未傅者號百萬且至矣諸將謀未定玉復進計曰兵貴神速請急往白溝河以逸待之可勝也燕王悅而從之果大破景隆追擊至濟南東昌之戰燕王被圍王死戰得脫玉不知王所在突入其陣東西衝擊手殺數十百人自亦中創而沒王收兵不見玉

慟哭謂謂將曰勝負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我良股肱耳追封榮國公謚忠顯遂以兵屬其子輔

斷曰

驍勇張玉燕府元僚佐謀收薊審敵敗奮大破景隆斬堅殞僇追封榮國青史昭昭

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人也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内閣選師教之登成化進士授中書舍人尋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在任八年大

作士類召爲太常寺少卿轉南京太常卿時因邊警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清出荒熟牧地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篦轉運茶司每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闇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爲便警作大司馬劉大夏薦爲陝西巡撫兼理邊務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守備楊宏使自効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繕城濬河而緣河一帶備嚴敵不敢渡巳丑冬敵以數十萬入

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不可以謂平涼一路絶無行人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去而敵聞一清至遂掣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敵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疏陳戰守之策修築垣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數事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大學士李文正救免會慶藩寘鐇叛起爲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漢官

科虐一清昔時多所釐革至是踵舊遂紛相訴訐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究其人因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又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爲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逋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以自封植於是各守黜役退占又稽查軍士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徵調及雜差者循次撥用遂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修數事乞旌死節之家如楊忠李睿張欽等宜蔭其子多與劉瑾不合絕不少顧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宜取回調用

復薦仇鉞保勣史鏞等時延綏巡撫奏敕諸鎭搜索河套散賊一清疏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虛空糧儲缺乏而河西勁敵屢行搶攘況河凍後敵若入套各鎭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且往回動經旬月靡費糧草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乃寢瑾素憾一清因倉卒起用今見警息欲矯詔削其權事發伏誅踰月召爲戸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時順天應天山東河南江西盜起疏陳切當爲

上嘉納改吏部遂起廢拔幽凡爲逆璫構陷者連茹以起又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兵部王儆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有都御史馬中錫總兵張偉同征專主招撫賊不畏憚放縱肆掠又渠魁劉七屯兵要赦廷議將從一清堅持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熾亂罪在不赦宜易增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爲提督授之方畧以拯溺救焚爲念率西北勍兵半駐江北以爲聲

援牛渡江南以備截殺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眞二壩之防又云賊出沒無常奔淮揚通海二州以趨山東留淮鳳之兵而山東自固矣未幾盜平獻捷卒如其畧加少保入內閣以時事多乖又因災異自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宸濠變起一清以林居疏薦王守仁知兵又以鎭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三吳無虞遂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鎭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無恐武宗南征幸其第君臣宴飲賡歌詔幸武林一清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

起總督三邊後因霍韜上疏毀一淸上疑之遂乞歸

斷曰

楊公滇人幼具奇名恩寵獨隆羣英敎成文生五彩武著九京茶馬得治荒熟牧平敵臨數萬單騎縱橫先聲畏走奏凱回旌修築設衛戰守皆精求賢剔弊旌節死榮止索餘寇裕國庇生起廢拔幽濟濟彙貞掃氛滌穢羣盜肅淸宸濠叛逆薦賢知兵設險預備三吳不驚武宗幸第詩酒和賡諭幸西湖婉諫尼行再起督邊朝野歡聲

俞大猷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大猷髫齔時即倜儻以豪傑自命父卒襲官學騎射從李良學擊劍盡其術益嘗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衆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我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游京師以書干翟侍郎鑾翟得書驚歎禮之鶩一軍然終不盡用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

來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連破之永安萬甯而安南函賊首以獻矣倭難作大猷以南直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因之坐落職奪祖官既而東南之禍日亟復大猷浙江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于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因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船無他法在知風候齊

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剿矣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貿易爲逋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皆内誘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之以自効宗憲因誘之大猷言直在海島弃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之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盍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命誅之于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爲俞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

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爲解而大猷逮詔獄戍邊
未幾饒平民張璉反流陷江閩諸州縣詔宗憲兼督江
廣合諸道兵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宗憲聞璉
出行劫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
違節制見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
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
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兵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
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
還而礮之如拉朽耳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

之師從一夫團走哉于是以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瞰璉巢璉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乘勝潛使說璉黨執璉已意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贑晝夜馳赴而戚繼光浙兵尚未至時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飢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

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飢我飽而我師犄角馭之可使無孑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則我兵日多賊日益困盍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盍閩士夫訴病其緩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詔移鎮湖廣羣盜畏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然亦詭殺倭自効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于督府吳桂

芳曰陸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益深益深則益以闘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砦不勝不散之令得遁去則遷曠日久而勞費無已也于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平爲大猷負坐免官吳桂芳抗言于朝乃得留二源山袤千里賊據洞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鑾者盛騶從充裨將爲死間賊得鑾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趨之諸巢果畢集雲

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

斷曰

大猷爲將事必先周陳師鞠旅言必盡謀水滅倭氛陸俘璉囚閩廣奠安漳泉少憂比之方叔實稱其儔

廣名將傳卷二十終

海山仙館藏書

高僧傳

道光丁未小春

高僧傳序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元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奥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絶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

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羣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

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宗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悛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琅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

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寓覽羣作輒搜撿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偽歷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

敢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為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勲或踰越沙險汎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宏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緩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宏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

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為羣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襃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捨皆列諸贊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恆體始標大意猶類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儀若間施前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為論其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絶及有一分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敘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

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卷首序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目錄

第一卷

譯經上十五人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雒陽安清

雒陽支迦樓讖　竺佛朔　安元　嚴佛調　支曜　康巨　康孟詳

魏雒陽曇柯迦羅　康僧鎧　曇帝　帛延

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第二卷

譯經中 十人

第三卷

譯經下　十三人

第四卷

義解一 十四人

淮陽支孝龍

豫章山康僧淵　康法暢　支敏度

高邑竺法雅　毗浮　曇習　曇相

中山康法朗　令韶

燉煌竺法乘　竺法行　竺法存

剡東岇山竺潛　竺法友　竺法蘊　竺法濟　康法識　竺法仰

剡沃洲山支遁　支法虔

剡山于法蘭　竺法興　支法淵　于法道

剡白山于法開　于法威

第六卷
義解三 十三人

新陽釋法安

廬山釋曇邕

吳臺寺釋道祖 慧要 曇順 曇詵 法幽 道恒 道授

長安大寺釋僧碧 宏覺

彭城郡釋道㛹

長安釋曇影

長安釋僧叡 僧楷

長安釋道恒 道標

長安釋僧肇

第七卷

義解四 三十二人

東阿釋慧靜
京師祇洹寺釋僧苞 法和
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江陵辛寺釋曇鑑 道海 慧龕 慧恭 曇泓 道廣 道光
廬山陵雲寺釋慧安
淮南中寺釋曇無成 雲冏
京師靈味寺釋僧含 道含
江陵琵琶寺釋僧徹 僧莊
吳虎邱山釋曇諦

壽春石磵寺釋僧導 僧因 僧音 僧成
蜀武擔寺釋道汪 普明 道閻
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長沙麓山釋法愍 僧宗
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 靜林 慧隆
丹陽釋梵敏 僧籥
京師中興寺釋道温 僧慶 慧定 僧嵩
京師莊嚴寺釋曇斌 曇濟 曇宗
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第八卷

義解五 二十七人

第九卷

第十卷

洛陽婁至山訶羅竭
襄陽竺法慧
洛陽大市寺安慧則 慧持
長安涉公
西平釋曇霍
上虞龍山史宗
宋京師杯度
僞魏長安釋曇始
高昌釋法朗 智整

岷山通雲寺邵碩
江陵琵琶寺釋惠安 僧覽 法衞
齊京師枳園寺沙彌釋法匱 法楷
荊州釋僧惠 慧遠
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 道香 僧朗
第十一卷 習禪 明律
習禪二十一人
晉江左竺僧顯

剡隱岳山帛僧光
始豐赤城山竺曇猷 慧開 惠眞
長安釋慧嵬
廣漢閻興寺釋賢護
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蜀石室山釋法緒
宋僞魏平城釋元高 慧崇
長安寒山釋僧周 僧亮
長安太后寺釋慧通

餘杭釋淨度
始豐瀑布山釋僧從
廣漢釋法成
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荊州長沙寺釋法期 道果
成都釋道法
蜀安樂寺釋普恒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 僧謙 法隱 超志 法達 慧勝
武昌樊山釋法悟 道濟

錢塘靈隱山釋曇超
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明律十三人
宋江陵釋慧猷
吳閑居寺釋僧業慧光
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京師莊嚴寺釋僧璩道遠
彭城郡釋道儼慧曜
江陵釋僧隱成具

廣漢釋道房

京師閑心寺釋道榮 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 超度

京師多寶寺釋法穎 慧文

蜀靈建寺釋法琳

京師安樂寺釋智稱 聰超

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第十二卷 忘身 誦經

忘身十一人

晉霍山釋僧羣
宋彭城駕山釋曇稱
高昌釋法進 僧遵
魏郡廷尉寺釋僧富
僞秦蒲坂釋法羽 慧始
臨川招提寺釋慧紹 僧要
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京師竹林寺釋慧益
蜀武擔寺釋僧慶

齊隴西釋法光

交阯仙山釋曇宏

誦經二十一人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邃

越城寺釋法相 曇益 僧法

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蜀三賢寺釋僧生

宋剡法華臺釋法宗

京師南澗寺釋道冏

上定林寺釋道嵩
上定林寺釋超辯 法明 僧志 法定
山陰天柱山釋法慧 曇遊
京師後岡釋僧侯 慧温
梁上定林寺釋慧彌 法仙
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第十三卷 興福 經師 唱導
興福十四人
晉并州竺慧達

武陵平山釋慧元　竺慧直
京師瓦官寺釋慧力
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山陰法華山釋僧翼
豫州釋僧洪
京師釋僧亮
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齊南海雲峯寺釋慧敬

南海藏薇山釋法獻
上定林寺釋法獻元暢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
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經師十一人
晉中山帛法橋
京師建初寺支曇籥
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

安樂寺釋道慧
謝寺釋智宗
齊烏衣寺釋曇遷
東安寺釋曇智
安樂寺釋僧辯
白馬寺釋曇憑
北多寶寺釋慧忍
唱導十人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長干寺釋曇穎
瓦官寺釋慧璩
靈味寺釋曇宗
中寺釋曇光
齊興福寺釋慧芬
興福寺釋道儒
瓦官寺釋慧重
正勝寺釋法願
齊隆寺釋法鏡

目錄終

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上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爲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爲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會是爲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遠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卽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

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宏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卽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栴檀像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卽令畫工圖寫置淸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

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人後法蘭既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鷰忽謂伴曰鷰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儁異之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

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備盡其妙既而遊方宏化遍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改梵爲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爲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爲漢文即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而不倦焉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

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懃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眞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伸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塡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卽今時世高身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

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邦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邦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

千疋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邺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

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敘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既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爲安侯至今猶爲號焉天竺國自稱書爲天書語爲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

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爲羣譯之首安公以
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思焉余訪尋
衆錄紀載高公互有出沒將以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
由傳者紕繆致成乖角輒備列衆異庶或可論按釋道
安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
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
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
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
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邸亭廟神爲立寺竟福

善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桑垣人迺發其所封函材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邱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邶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荊城東南隅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蟒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惠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邶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旣校閱羣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三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

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沉翳會有南陽韓林潁川大業會稽陳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陳惠注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為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作者

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尚已難寶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爲謬諸過乃懸矣

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懃著稱諷誦羣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讖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宏道之士也

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賫道行經來適雒陽卽轉梵爲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舟三昧讖爲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元安息國人志性貞白深沉有理致博誦群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賞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常以法事爲已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元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元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

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爲難繼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經及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爲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元趣也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

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詩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韋陀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己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房看遇見法勝毗曇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慇懃重省更增惛漠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覩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鉤深別有精要於是賷卷入房請一比丘略爲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

至雒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羅後不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亦以嘉平之末來至雒陽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雒陽譯出曇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許人亦才明有深解

以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不知所終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厲行甚峻爲人宏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

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恱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從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

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為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

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靖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燄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卽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

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
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
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礁上使力者擊之
於是砧礁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爲建塔以始有
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
遂興至孫皓即正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
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義教眞正與聖典相應者
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
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

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雖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曰元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

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
略言卽佛教之明訓晧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
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
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兹以明勸沮
不亦大哉晧當時無以折其言晧雖聞正法而昏暴之
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衞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
金像高數尺呈晧晧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
臣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呌呼徹天
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爲卽祈祀諸廟永不差愈采女先

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爲大神皓心遂悟其語意故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見問罪福之由會爲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臥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敬

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晧性兇麤不及妙義唯敘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聲淸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晧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夢入此寺謂諸道

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誘肅然毛竪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于今孫綽爲之贊曰會公蕭瑟實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遠詣卓矣高出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答康會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皓也

維祇難本天竺人也世奉異道以火祀爲上時有天竺
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逼暮欲寄難家宿難
家既事異道猜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夜
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之火欻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
稽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難既覩
沙門神力勝已卽於佛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
爲道依此沙門以爲和尚受學三藏妙善四含遊化諸
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
賫曇鉢經梵本曇鉢者卽法句經也時吳士共請出經

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爲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爲五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近百許首値永嘉末亂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

護乃慨然發憤志宏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賫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宏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勸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淸澗恆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淸泉輟流水若永竭眞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

所感如此故支遁爲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
令穹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宏懿濯足流沙傾拔
元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
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
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
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
以護匹山巨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
公風德高遠足爲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有清信
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護公出經多參正文句

超日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文偈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承遠有子道眞亦善梵學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居燉煌死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啟父出家辭理切摯父不

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儁徹敏朗絶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顒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閑晨靜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祖見羣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爲已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

於祖蓄深銜恥恨每加譏構祖行至汧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輔使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已後與張輔爲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崤函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

欲復祖之讎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
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羣胡旣雪怨恥稱善而還共
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才
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尙百姓疑駭因亂而
斬焉管蕃亦卒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
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
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
被鎻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
屈旣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

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
釁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
其圖身之慮棲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
此祖既博涉多嫻善通梵漢之語常譯惟逮弟子本起
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言別譯數部小經
值亂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士徵
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
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
執志堅貞以死為誓遂為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

光般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爲武都氏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婆塞衞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之人陸沉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爲心當其亡日淸淨澡漱隱几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屍臥奄然而卒

帛尸梨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闇軌太伯旣而悟心天啓遂爲沙門蜜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爾對之便卓出於物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

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襟致契導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尙書令卞望之亦與蜜致善須臾望之至蜜乃斂襟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爲蜜作頌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嗟絶歎以爲標題之極大將軍王處沖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爲失鑒及

見蜜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顗爲僕射領選臨入過
造蜜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眞令人無恨
也俄而顗遇害蜜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陵
雲次誦呪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旣而揮涕收淚
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蜜曰外國
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
此當時以爲佳言蜜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
蜜雖因傳譯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
拔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

蜜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晉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少見高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事於蜜乃爲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爲先中國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裔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羣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天授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已來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性純至非爲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儁以神風領朗越過

之遠矣蜜常在石子岡東行頭陀既卒因葬于此成帝懷其風爲樹刹冢所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京師乃於冢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僧伽跋澄此云衆現罽賓人毅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衆典特善數經闇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宏化苻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苻堅秘書郎趙正宗仰大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禮供請譯梵文

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爲梵文佛圖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爲晉本以僞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賫婆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惠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靜離俗關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刹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嫻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

苻世

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齠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闇誦增一阿含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涉諸國常謂宏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入以苻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苻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羣經未有四含堅臣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沖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法情深忘身為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

義學請僧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毗曇心
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
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
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其時也苻堅初敗羣鋒互起戎
妖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正
字文業雒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爲僞秦著作
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爲人無鬚而瘦有妻妾
而無兒時人謂閹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
無所迴避苻堅末年寵惑鮮卑惰於治政正因歌諫曰

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淸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郄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

罽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爲入道之府也爲人儁朗有深鑒而儀止温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苻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萬言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東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雒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

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說衆經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懃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卽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蘊今之所傳葢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旣至珣卽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

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辭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僧珍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僧珍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敷析之明易啓人心如此其年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爲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河洛左右所出衆經百餘萬言歷遊華梵備悉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外和内朗有通敏

之鑒諷習衆經粗涉外典其蒼雅詁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故義學之譽雖闕洽聞之聲甚著苻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政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爲晉質斷疑義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爲譯敷析研覈二載乃竟二含之顯念宣譯之功也自世高支謙已後莫踰於念自苻姚二代爲譯人之宗故關中

僧衆咸共嘉焉其後續自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治定意多未盡遂爾遘疾卒于長安遠近白黑莫不歎惜矣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罽賓人少而好學年十四爲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慧該覽經律明悟出羣陶思入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虎兕獨處思念動移宵日常於樹下每自克責年將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叉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

宏化曠濟爲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而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既而踰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號爲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諮受佛法耶舍爲說佛生緣起并爲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入長安時姚興僭號甚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來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毗曇以僞秦宏始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

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僞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爲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於辛寺大宏禪法其有味靜之賓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一弟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其室又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矇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

利中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
度初爲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
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唯禮釋迦無
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
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宏尼交州
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宏光等諸
尼習其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第一

音釋

鋒鏑 鋒敷容切釖鋩也鏑丁歷切箭鏃也 愔於金切 雒與洛同 雋祖峻切與俊同英傑也 甍呼肱切王公死曰甍 亹無匪切亹亹不倦也 郱居雄切郱亭湖名 跽渠委切跽跪也

欻許勿切忽也 燉徒昆切燉煌郡名 劵與倦同 汧輕煙切水名出扶風汧縣 崤崡崤胡交切崡胡嵒切崤崡山名 顗牛豈切 日磾日音密磾丁泥切金日磾人名 罽賓梵語也此云賤種 罽居刈切 齠徒聊切始毀齒也 萇直良切 闒衣廉切 覈下革切考實也

兕序姊切似牛一角獸也

高僧傳卷一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中

晉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

倜儻不羣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兹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解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黶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卽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異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

生之後還忘前言乆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産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塜間枯骨異處縱横於是深惟苦本定求離俗誓志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且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嘗進即勑人爲除髮乃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旣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兹國人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攜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河

至罽賓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卽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博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卽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含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卽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鵞腊一雙粳米麪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

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攜還龜茲諸國皆聘以重爵什
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
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彌若至年三十五不破戒者
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毱多無異若戒不全無
能爲也止可才明儁藝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
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
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
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
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

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強二龜茲王必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又博覽四韋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算莫不畢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厲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莎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請

從而爲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字須耶利蘇摩蘇摩才技絶倫專以大乘爲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彌至蘇摩後爲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怪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破壞諸法荅曰眼等諸法非眞實有什旣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鍮石爲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頃之隨毋進到溫宿國卽龜玆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

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旣至以二義相檢卽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之能抗時王女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羣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奧什為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

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眞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矇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是魔所爲誓心踰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以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祕奧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昇而

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宏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卽爲師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績師績綿極令細好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麤績師大怒乃指

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效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爲師言和尚是我大乘師我是和尚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儁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兹王弟並來朝堅堅於正殿引見二王

因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乃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苻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

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卽馳驛送什光軍未到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會無異色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

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皆殄滅光至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庶子秦州

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尅光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輕還復爲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而叉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

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豬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以答天威纂不納與什博戲殺棊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

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宏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聞其高名虛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宏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於廟庭逍遥園葱變爲茝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勌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

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
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
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博能漢言音譯流便
既覽舊經義多紕繆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
是興使沙門僧䂮僧遷法欽道流道恆道標僧叡僧肇
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
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
欣讚興以佛道沖邃其行唯善信為出苦之良津御世
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

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讚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萬里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元構文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廬山釋慧遠學貫羣

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疑義多端乃封以諮什語見
遠傳初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叡論
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
韻以入絃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
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
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
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
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
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

延予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元奧什爲人神情鑒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辭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已來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

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杯度比邱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

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宏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以偽秦宏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卽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諳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爲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爲名焉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宏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

譯經錄中猶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罽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
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為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
階聖果以偽秦宏始中振錫入關秦王姚興待以上賓
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
未闡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偽秦宏始六年十
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
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遘疾奄
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踰常

痛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宏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為之傳譯十誦之中文殆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賫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

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宏道爲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恡若能爲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澡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覆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沉靜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宏闡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没乃避地烏纏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宏經藏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流沙冒險東渡以僞秦宏始八年達自關中什以師禮敬待叉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叉乃出遊關左逗于壽春止石澗寺律徒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義要改名善誦叉後賫往石澗開爲六十一卷最

後一誦改爲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新寺夏坐開講十誦旣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宏叉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爲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寫時聞者諺曰卑羅鄙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爲後生法矣叉養德好閑棄諠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叉爲人眼青時人亦號爲青眼律師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躄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殨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恆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

少堪已師故不爲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
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爲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爲沙彌
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綜習年二十七
方受具戒恆以讀誦爲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不覺
虛中過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悆請三千
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磨弗多此言法子見耶
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
留宮內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
敬什旣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卽位時

苻堅遣呂光等西伐龜兹龜兹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兹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羇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兹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裹粮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

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宏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卽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

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敦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遥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衞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既至共相徵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賞要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婆沙既爲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爲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僞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疑其遺謬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

經一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宏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䞋耶舍布絹萬疋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䞋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商旅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脩耶利此云法日父少亡賢三歲

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
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
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
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懃博學羣經多
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
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
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彌
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
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宏化備觀風俗

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眞匠發悟莫由卽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曰有佛馱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梨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齓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先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者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旣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旣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

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舶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舶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元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秦太

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羣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雖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羣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爲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

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又賢在長安大宏禪業四方樂靜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所得有濃淡澆僞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卽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黷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墻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怡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䂮道恆等謂賢曰佛尙不聽說巳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

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眞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恨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勑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舶止說在同意亦

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
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
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舶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
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
受持鉢分衞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
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屆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
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
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卽呼
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旣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

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啟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軌率素不同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弼與沙門寶林書曰道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到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即請賢爲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義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梵妙得經意故

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請賢譯爲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曇無懺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讖蓋取梵音不同也其先中天竺人六歲遭父憂隨母傭織㲲㲪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羨之故以讖爲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羣誦經日

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酬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識論議習業既異交諍十旬識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識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卽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識尋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爲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識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識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識識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大

義何爲見怒傷人爲之寒心而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以久處致厭乃辭往罽賓賫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兹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驚覺謂是盜者

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讖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旦讖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讖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宏通欲請出經本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

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讖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闐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為三十三卷以偽元始三年初就翻譯至元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袠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讖云此經梵本三萬五千偈於此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讖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為驗讖即以術加

遜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讖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僞承元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枹罕以世子興國爲前驅爲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勃勃後爲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爲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即欲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爲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讖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時魏虜拓跋燾聞讖有道術

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讖便卽加兵遜旣事讖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僞太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讖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祕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讌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處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讖而今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

欵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嘉殊禮而王以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美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爲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宏文所知宏文者遜所遣聘魏之使也遜曰太常口美如蘇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既吝讖不遣又迫魏之強至遜義和三年三月讖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乃密圖害讖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讖乃流涕告衆曰讖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

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白遠近咸共嗟焉旣而遂左右
常白日見鬼神以劒擊遂至四月遂寢疾而亡初讖在
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讖受菩薩戒讖云且悔過
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讖求受讖忽大怒進更
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勠力三年且禪且定卽於
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己戒法其夕同止十餘
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讖說之未至數十步讖驚
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作證次第於
佛像前爲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譽關西當進感戒之

夕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臘求爲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讖之餘則有别記云菩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讖所傳譯疑讖或非凡也蒙遜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爲人強志疏通涉獵書記因讖入河西宏闡佛法安陽乃銳意内典奉持五禁所讀衆經即能諷誦常以爲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嘗度流沙至于闐國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馱斯那諮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爲人中師子

安陽從受禪祕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旣而東歸於高昌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爲晉文及僞魏吞併西涼乃南奔于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務常遊止塔寺以居士自卑初出彌勒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顗見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寺慧濬尼復請出禪經安陽旣通習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爲五卷頃之又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母般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絶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侶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後遘疾而終讖所出諸經

至元嘉中方傳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尋涅槃後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遣沙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道普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昌人經遊西域遍歷諸國供養尊影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覿善能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復有沙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釋僧表並經往佛國云

高僧傳卷第二

音釋

倜儻 倜他歷切儻他曩切倜儻卓異也 龜茲 龜音邱茲墻之切龜茲國名 黶 於琰切面黑子 娉 匹正切娶問也 挫 側臥切摧也 腊 思亦切乾肉也 毱 渠竹切 鍮 上侯切銅屬似金 纂 作管切 茝 昌亥切香草也 紕繆 紕匹夷切疎也繆靡幼切戾也 嘔噦 嘔烏後切吐也噦於月切嘔也 攣躄 攣呂員切手拘攣也躄必益切足不能行也 殰 疾智切烏獸殘骨曰殰又死人骨也 賸 以證切從嫁女也 嚫 梵語達嚫此云財施嚫初覲切 舶 旁陌切大船也 纜 盧瞰切維舟索也 黷 徒谷切痛怨而旁也 䂮 良灼切 毾㲪 毾他合切㲪都騰切毾㲪毛席也 舛 昌兖切相背也 覿 徒歷切見也

高僧傳卷二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下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一

黃龍釋曇無竭二

建康隆光寺佛馱什三

河西浮陀跋摩四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五

六合山釋寶雲六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齠齔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

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得爲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畢仍卽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卽還賊棄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

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準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于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

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嶮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

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梗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麤素而神氣儁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横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虵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

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
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
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
曇心綫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
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
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
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
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旣而附商人大舶
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衆皆惶懅卽取雜

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船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船震懼衆咸皆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大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僶俛而止既水盡粮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卽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

顯問此是何地耶獵者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者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宏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

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荆州卒於辛寺春秋入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别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黄龍人幼爲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志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賫旛蓋供養之具發跡此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氷

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爲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

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方咸云已證聖果無竭請爲和尚漢沙門志定爲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賫石蜜爲粮同侶本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死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賫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

之其誠心所感在險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跡别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什此云覺壽罽賓人少受業於彌沙塞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屆于揚州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爲三十四卷稱爲五分律什執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爲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筆

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爲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
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所終
浮沉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幼而履操明直聰悟出
羣習學三藏偏善毗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爲心要宋
元嘉之中達于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強果少遊葱
右遍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有萬偈還至姑臧側席
虛襟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爲翻譯時蒙遜已
死子牧犍襲位以犍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
宋元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閑豫宮中請跋摩譯焉泰

卽筆受沙門慧嵩道朗與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
再周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挻爲之作序有頃魏虜拓
跋燾西伐姑臧涼土崩亂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
十卷今唯有六十卷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懃著名納衣宴坐
蔬食永歲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遂
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陀羅精舍從佛䭾先比丘
諮受禪法漸染三年功踰十載佛䭾先見其禪思有緒
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

始不輕秦類敬接遠人時有佛馱跋陀比邱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令傳法中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越沙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安大寺頃之跋陀橫爲秦僧所擯嚴亦分散憩于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勵力精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尅捷旋旆塗步山東時始興公王恢[illegible]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牀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問不與言恢心敬精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

恢卽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旣屢請慊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殷還都卽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諠塵恢乃爲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卽枳園寺也嚴前還於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經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衞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伏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聞鬼相語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恆見鬼來吁呵駭

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既進爲天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稟性沖退不自陳敘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之處各

有其所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

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懃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爲名而求法懇惻忘身狥道志欲躬覩靈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懃苦艱危不以爲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覩靈異乃

經羅剎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禮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詁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陀業禪師進道俄而禪師橫爲秦僧所擯徒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宏道絶域莫不披襟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梵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苻姚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宏通法藏沙門慧

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悟禮事供養十室而九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雲還都總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剎利種累世為王治在罽賓國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父僧伽阿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儁達深

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
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夭彼之命非仁人矣
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煑油誤澆其指
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
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
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
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
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
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

議曰跋摩帝室之胄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棲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宏教識眞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絶今果王追以母勑卽奉命受戒漸染旣久專精稍篤頃之鄰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

鬬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為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羣臣曰吾欲躬棲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羣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兇強恃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愍命敢以死請伸其悃愊王不忍固違乃就羣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尚二願盡

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羣臣歡喜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爲䟦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䟦摩又爲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邇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餐稟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䟦摩帝卽勑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儁等往彼祈請并致書於䟦摩及闍婆王婆多伽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䟦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舶欲向一小

國會値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業行風所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勑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峙峯嶺高絶跋摩謂其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汚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

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値虎以杖按頭抒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亘室瀰漫生青蓮華沙彌驚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無所見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勑觀等復更敦請乃汎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狥物不獲

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尅己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眾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宏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

法師所言眞謂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敕住
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講
法華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矚往還肩隨踵接
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逸或時假譯人而往復懸悟後
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
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
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二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
城請外國伊葉波羅譯出雜心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
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

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四戒等凡二十六卷
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
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
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
衆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
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但
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令學宋語別因西域
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
居時有信者採華布席唯跋摩所坐華彩更鮮衆咸崇

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
起還閤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未終之
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
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
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卽趺坐繩牀顏貌不異
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
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詺
者卽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四部鱗集香薪
成積灌之香油以燒遺陰五色焰起氛氳麗空是時天

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尼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欲從受菩薩戒會虜寇侵壃未及諮稟奄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彌深乃令衆僧譯出其遺文云

前頂禮三寶　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諂曲
虛僞無誠信　愚惑不識眞　懷嫉輕有德
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　我求那跋摩
命行盡時至　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
不以諂曲心　希有求名利　爲勸衆懈怠

增長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諦聽
我昔曠野中　初觀於死屍　膨脹虫爛壞
臭穢膿血流　繫心緣彼處　此身性如是
常見此身相　貪餓不畏火　如是無量種
修習死屍觀　放捨餘聞思　依止林樹間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境界恒在前
猶如對明鏡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靜
輕身極明淨　清涼止是樂　增長大歡喜
則生無著心　變成骨鎖相　白骨現在前

朽壞肢節離　白骨悉磨滅　無垢智熾然
調伏思法相　我時得如是　身安極柔濡
如是方便修　勝進轉增長　微塵念念滅
壞色正念法　是則身究竟　何緣起貪欲
知因諸受生　如魚貪鉤餌　彼受無量壞
念念觀磨滅　知彼所依處　從心猨猴起
業及業報果　依緣念念滅　心所知種種
是名別相法　是則思慧念　次第滿足脩
觀種種法相　其心轉明了　我於爾燄中

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竟　攝心緣中住
苦如熾然劒　斯由渴愛轉　愛盡般涅槃
普見彼三界　死癸所熾然　形體極消瘦
喜息樂方便　身還漸充滿　勝妙衆相生
頂忍亦如是　是於我心起　眞實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　寂滅樂增長　得世第一法
一念緣眞諦　次第法忍生　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　名字悉遠離　境界眞諦義
除惱獲清涼　成就三昧畢　離垢清涼緣

不涌亦不沒　淨慧如明月　湛然正安住
純一寂滅相　非我所宣說　唯佛能證知
那波阿毗曇　說五因緣果　實義知修行
名者莫能見　諸論各異端　修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　達者無違諍　修行衆妙相
今我不宣說　懼人起妄想　誑惑諸世間
於彼修利相　我已說少分　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緣起　摩羅婆國界　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　道迹修遠離　後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　進修得二果　是名斯陀含
從是名留難　障修離欲道　見我修遠離
知是處空閑　咸生希有心　利養競來集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厭離　避亂浮于海
闍婆及林邑　業行風所飃　隨緣之宋境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興佛法　無問所應問
諦實眞實觀　今此身滅盡　寂若燈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棄俗清峻有戒德
善解律藏尤精雜心以宋元嘉十年步自流沙至于京

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號曰三藏法師初景
平元年平陸令許桑捨宅建剎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
觀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養以表厥德跋
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諷誦日夜
不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將爲
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還
化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衆乃請跋摩爲
師繼軌三藏時祇洹慧義擅步京邑謂爲矯異執志不
同親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證明允既德

有所歸義遂迴剛靡然推伏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齋供四衆殷盛傾于京邑慧觀等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卽以其年九月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寶雲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周乃訖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爲志不滯一方旣傳經事訖辭還本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隨西域賈人舶還外國莫詳其終

曇摩蜜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羣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奥爲人沉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連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師敕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蜜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蜜有去心神又降夢曰

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愓然驚覺旣而君臣固留莫之能
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㮈千
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爲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
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王
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
荆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
日遂感一枚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
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沿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
晚憩祇洹蜜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

海山仙館叢書

訊自宋文袁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
椒掖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卽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
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
輩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顗深信正法以
三寶爲已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右請與同遊
乃於鄮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
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
鍾山定林下寺蜜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以爲鍾山鎮
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

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卽神足弟子宏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蜜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蜜多之發罽賓也有迦毗羅神王衞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蜜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卽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卽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

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衆行哭相趨仍葬于鍾山宋熙寺前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禀性端明厲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繼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爲萬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僞秦宏始六年甲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西入流沙陵危度險有

過前倍遂歷鄯善龜茲于闐諸國備矚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百里至波淪國同侶竺道嵩又復無常將欲闍毗忽失屍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自力而前與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到罽賓國國有五百羅漢常往反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爲說四天下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畫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

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惟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存又覩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宏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

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卒于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迹時届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畺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門專業每一禪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傳化諸

國以元嘉之初遠冐沙河萃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
異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法沙門僧含
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壽觀含即筆受以此二經是
轉障之秘術淨土之洪因故沉吟嗟味流通宋國平昌
孟顗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顗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
憩江陵元嘉十九年西遊岷蜀處處宏道禪學成羣後
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多
僧伽羅多哆等並禪學深明來遊宋境達多嘗在山中
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

多思惟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終於建業僧伽羅多哆此云衆濟以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宴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十年卜居鍾阜之陽剪棘開榛造立精舍卽宋熙是也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筭醫方呪術靡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

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即投簪落髮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爲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訓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則長得相見其父感其言至遂棄邪從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

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使迎接既至京都敕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慰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加崇敬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

楞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析
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荆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
殿即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經一卷無量壽
一卷泥洹央掘魔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等
經等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前所出凡百餘
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
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
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劒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
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荅曰無所多憂即以劒易首

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
心神喜悅且起語義皆通備領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
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
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
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
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
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
稱觀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
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

小兒何能度我怳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顧覔不見舉身毛竪方知神力焉時王元謨督軍梁山世祖敕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染釁戾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敕問並誰爲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並是驅逼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敕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初跋陀在荆州十載每與譙王書疏無不記錄

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
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
忘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爲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
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敕令移住爲開三間房後於東
府讌會王公畢集敕見跋陀時未及淨髮白首皓然世
祖遙望顧謂尙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
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
訶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有一在即應聲答曰貧道遠
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極但七十老病唯

一死在帝嘉其機辯敕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

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
車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赦
見慰勞𨶒施相續跋陀自幼已來蔬食終身常執持香
爐未嘗輟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
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
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禺
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
會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
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武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

房恆於寺中樹下坐禪及曉經律時人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床前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遍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禮焉永明末卒於所住求那毗地此言安進中天竺人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懃於諷誦諳究大小乘將二十萬言兼學外典明陰陽占時驗事徵兆非一齊建元

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
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脩多羅藏中要切
譬喻撰爲一部凡有百事敎授新學毗地悉皆通誦兼
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爲齊文凡有十卷謂百句喻
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
譯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毗地爲人弘厚故萬里
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悉爲營法於建業
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齊中興二
年冬終於所住梁初復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

貌謹潔善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禮接敕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古雲館中譯出大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凡十部三十三卷使沙門釋寶唱袁曇允等執筆受現行於世

論曰傳譯之功尚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來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任持八萬法藏宏道濟人功用彌博聖慧日光餘輝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磨尸梨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祖述四含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藪槃頭別於方等深經

領括樞要源發般若流貫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寶載傳輪轉未絕是以五百年中猶稱正法在世夫神化所被遠近斯届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恆國直丹之與迦維雖路絕葱河里踰數萬若以聖之神力譬猶武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爲浮屠之主或號爲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來化挾策孤征艱苦必達傷峻壁而臨深

躡飛絙而度險遺身爲物處難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與聞蓋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讖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繼踵宏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隔自非精括詁訓領會良難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寶雲竺叔蘭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辭旨分明然後更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曰隨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語蓋斯謂也其後鳩摩羅什碩學鉤深神鑒奧遠歷遊中土備悉方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更臨梵本重爲宣

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叡嚴觀恆肇皆領悟言前辭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鬱爲稱首是時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寳城塹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邇烟萃三藏法門有緣必覩自像運東遷在茲爲盛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華嚴大部曇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師所出四含五部犍度婆沙等並皆言符法本理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之逼佛賢有擯黜之迹考之實錄未易詳究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漓故所感見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盍亦珪

璋一玷也又世高無讖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務而皆不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羅漢雖諸漏已盡尙有貫腦之厄比干雖忠謹竭誠猶招賜劍之禍匪其然乎聞有竺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三藏乖越食用銅鉢本非律儀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懺法所無且法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晩値曇摩耶舍又非專小之師直欲谿壑其身故爲矯異然而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衆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愜事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扈背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

義即斯謂也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阪履跨危絕或望烟渡險或附杙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嚴法勇等發跡則結旅成羣還至則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情學之辭匪曰通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豈可斷以胷襟而不博尋衆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不惜哉若能貫採禪律融冶經論雖

復祇樹息蔭元風尙啓娑羅變葉佛性猶彰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勗歟贊曰

頻婆揜唱　疊教攸陳　五乘競轉
八萬彌綸　周星隱曜　漢夢通神
騰蘭識什　徇道來臻　慈雲徙蔭
慧水傳津　俾夫季末　方樹洪因

高僧傳卷三

音釋

畺居良切　齔初覲切毀齒也　緪古恒切大索也　杙與職切橛也　惈古火切敢勇也　惈

悃愊悃苦本切愊拍逼切悃愊至誠也詺彌正切辨別物名也鄮莫侯切鄮縣名鄯時戰切鄯善國名哆丁可切䰂此宰切髻也艦下斬切戰船也詁果五切訓故言也

高僧傳卷三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一

晉

燉煌于道邃十一　剡葛峴竺法崇十二
始寧山竺法義十三　東莞竺僧度十四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歡沮不能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卽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旣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

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爲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卽不聽賫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卽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卽爲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厲專精深崇正法

博究衆音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乂比邱西域道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爲晉文稱爲放光般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五部校爲定本時未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縑今寫爲二十卷士行遂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闍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眞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本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散形於于闐此之謂也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為心要陳留阮瞻潁川庾凱並結知音之友世人稱為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龍既素樂無相即得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為之讚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盤桓孝龍剋邁高廣物

競宗歸人思効仰雲泉彌漫蘭風肹響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宏深誦放光道行二般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爲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聰哲有譽著傳譯經錄今行於世淵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處常乞匃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

深遠之理郤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觀瑯琊王茂宏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爲名答後於豫章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松竹鬱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羣常以持心梵天經空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尙學之徒往還塡委後卒於寺焉

竺法雅河間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仕子咸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

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彩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爲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樹鹿苑之處鬱而歎曰吾已不値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誓往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趾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絶人蹤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没人中有敗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患痢兩人比

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家同道以法爲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朗乃停六日爲洗浣供養至第七日見此房中皆是香華乃悟其神人因語朗云此房是我和尙已得無學可往問訊朗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眞丹國作大法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專精道業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孫綽爲之讚曰人亦有言

瑜瑕弗藏朗公冏冏能韜其光敬終愼始研覈微章何以取證氷堅履霜朗弟子令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心出家事朗爲師思學有功特善禪數每入定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鑿穴宴坐朗終後刻木爲像朝夕禮事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神於中山卽其人也竺法乘未詳何許人幼而神悟超絕懸鑒過人依竺法護爲沙彌淸眞有志氣護甚嘉焉護旣道被關中且資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僞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未及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卽語客曰

和尙意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尙道德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爲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意於是師資名布遐邇乘後西到燉煌立寺延學忘身爲道誨人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禮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比王濬沖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準高士季顒爲之贊傳乘同學竺法行竺法存並山棲履操知名當世矣

竺道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眞爲師元眞早有才解之譽故孫綽讚曰索索虛衿翳翳閑沖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懷抱之內豁爾每融潛伏膺已後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既蘊深解復能善說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五百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王茂宏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恒著屐至殿內時人咸

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及中宗肅祖昇霞王庾又薨乃隱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侶山門潛優游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外兼洽至京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慇懃徵請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宮闕即於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于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為至德以潛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虔禮彌篤潛常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恢恢嘲之曰道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貧道見為蓬戶司空何

次道懿德純素篤信經典每加祇崇遵以師資之敬數相招請屢興法禮潛雖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剡之岇山遂其先志於是逍遙林阜以畢餘年支遁遣使求買岇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爲幽棲之處潛答云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與高驪道人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俱瞻宏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閒今在剡縣之岇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栖浩然遐邇有詠以晉寧康二年

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武詔曰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淸貞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篤勲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遷化用痛于懷可賻錢十萬星馳驛送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論云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靈肆意放蕩以宇宙爲小雖高棲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時仰山復有竺法友志業強正博通衆典嘗從潛受阿毗曇一宿便誦潛曰經目則諷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與大晉者必取汝爲五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剡縣城南法臺寺

焉竺法蘊悟解入元无善放光般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譽而以草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筆道過識識共昕各作王右軍草傷人竊以爲貨莫之能別又寫衆經見重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爲之讚不復具抄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儁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

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也略其元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郄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

伏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爲吳興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處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既還剡經由于郡王故往詣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

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爲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狥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翫元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爲寥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旣陳又元其知宛轉乎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

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曚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元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誡等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遁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般若

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緇鉢之王何也郄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亹亹論辯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實有慙德郄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元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眞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

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元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爲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倦道遊靈模日昃忘御可謂鐘鼓晨極聲滿天下清風既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宏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邱禱之宏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

若然者太山不涅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員邱而不禋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呪不加靈元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爲元亨之宇常無爲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宏公器以厭神意提銓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一作流)踈長阜潄流清鑾纖縷畢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

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遊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元模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席曩四翁赴漢干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爲且歲月僶俛感若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烏養烏所荷爲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愚管裹糧望路伏待慈詔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

近遁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
合褥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既而
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
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
謂鶴曰爾沖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
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師
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鶵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
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明辰猶還
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就輒移旬日今

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郎窆於塢中厥冢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遁善草隸郄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讚周曇寶爲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元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懟於物元道冲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

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已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旣潛發言莫賞中心藴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慧解致聞爲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𠮾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爲業研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衆先迄在冠年風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氷雪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虎

亦甚馴至明旦雪止方去山中神祇常來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最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嵊嶀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華寺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愴然歎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元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別傳云蘭亦感枯泉漱水事與竺法護同

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洽見知名淵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爲弟子深思孤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耆婆妙通醫法嘗乞食投主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衆治不驗舉家遑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爲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爲羹進竟因氣鍼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晉升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脉但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收付廷尉俄而帝

崩獲免還剡石城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支道林爭即色空義廬江何默申明開難高平郄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故孫綽爲之讃曰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在場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介然遐討有潔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經過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當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通威既至郡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遁遂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耶故東山諺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

至京帝時累被徵詔乃出京講放光經凡舊學抱疑莫不因之披釋講竟辭還東帝戀德慇懃賜錢絹及步輿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山寺孫綽爲之目曰才辯縱橫以數術宏敎其在開公乎

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邃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爲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論護公常稱邃高

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年方為大法梁棟矣後與蘭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遊履名山為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迹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交阯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郄超圖寫其形支遁為著銘讚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遂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遂有清冷之譽何得為匹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竺法崇未詳何許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加又敏而好學篤志經呪而尤長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爲天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爲寺崇居之少時化洽湘土後還剡之葛峴山茅菴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競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遊極日輒信宿忘歸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也崇乃歎曰緬想人外三十餘年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後淳之別遊崇咏曰浩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乎崇後卒于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云時剡東

岇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瑯琊人晉丞相導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沐將就下髮乃詠曰安知萬里水初發濫觴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邱何故罕言深曰物尠能行是故寡言深見其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是棲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刃衆典尤善法華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敬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于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

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病愈傳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至晉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有四矣帝以錢十萬買新亭岡爲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凶鑾旆至止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因爲開拓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謠云錢唐出天子乃禪堂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是也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元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

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爾異人性度溫和鄉鄰所羨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禮求同郡楊德慎女亦乃衣冠之家人女字茗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婚之日卽相許焉未及成禮茗華母亡頃之茗華父又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抗迹塵表避地遊學茗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

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妄區區但令君恤後度答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宏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宏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爲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煒曄之色不與

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别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絶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爲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爲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不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己寧云己恤他度旣志懷匪石不可迴轉茗華感

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著毗曇旨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内又有竺慧超者亦行解兼著與高士鴈門周續之友善注勝鬘經焉

高僧傳卷第四

音釋

剡時再切剡縣名 岇吾浪切山名在越剡縣 峴胡典切山嶺也 東莞莞音官東莞郡名 闐堂線切于闐國名 縑古嫌切絹也 犖力角切犖超絕也 肸黑乙切肸蠁盛作也 冏居永切 賻符遇切以貨財贈終日賻 歅一辛切 系胡計切 緬彌兗切緬繆反覆也 厝倉故切置也 襤縷襤盧含切縷力主切襤縷衣破弊也 蹴踖蹴子六切踖資昔切蹴踖恭而

不自安貌 **僶俛** 僶彌盡切俛美辯切僶俛猶勉強也 **餉** 式亮切饋也 **觳** 苦角切卯孚也 **窆** 陂驗切下棺也 **嶀嵊** 嶀他胡切嵊時正切嶀嵊並山名 **膜** 末各切 **諺** 魚戰切俗言也 **烋** 香幽切福也 **缶** 俯久切瓦器盎屬 **蕢** 求位切土籠也 **鏗** 邱耕切金玉聲也 **煒曄** 于煒鬼切曄域輒切煒曄明盛也 **紓** 側持切舊作紨與緇同

高僧傳卷四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二

竺法曠十四　　釋道壹十五

釋慧虔十六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賫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卽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

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萬言賫之如初暮復還
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敬異之後爲受
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
語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爾
儔也因事澄爲師澄講安每覆述衆未之愜咸言須待
後次當難殺崑崙子郎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
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隣後避難潛於
濩澤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
業頃之與同學竺法汰俱憩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

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石虎死彭城王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冉閔之亂人情蕭索安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衆入王屋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棲木食

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二馬柳之間懸一馬篼可容一斛安便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篼容伯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

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深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鎭江陵要安暫往朱序西鎭復請還襄陽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卽淸河張殷宅也大

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涼州刺史楊宏忠送銅萬斤擬爲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託汰公營造欲廻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安既大願果成謂言夕死可矣苻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尊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旛珠珮迭暉烟華亂發使夫升階履闥者莫不肅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爐治其

髻既而光炎煥炳耀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既盡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所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藩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深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各願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

雨甘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元波溢漾重蕩於一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卽往修造旣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齒後餉梨十枚正値衆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遍無參差者高平郄超遣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慇懃安答書云損米千斛彌覺有待之爲煩習鑿齒書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

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遍覩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作義乃似法簡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敘其爲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般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足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

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宏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爲永式安外涉羣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

所鑄乃寫爲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爲籥籥同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卽眞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堅敕學士內外有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爲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幷龜茲南苞襄陽北盡沙漠唯建業一隅未能抗伏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爲僕

射謝安爲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敕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涉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

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區地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尚見距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枕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項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

剌史謝元拒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西晉軍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

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宏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既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

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窻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

戲須臾就洛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且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內萇與苻登相持甚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答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殺登興字子略即嘉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本滑

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讖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於加眉谷中苻堅遣大鴻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使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正害嘉之日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遣書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恆遙而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

廣寸許著臂將可得上下也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爲
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
無極安旣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
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
沙門法和詮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
綽爲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
爲之讃曰物有廣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
聲汧隴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云河北
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

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謬矣
釋法和滎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總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羣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聳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頃之僞晉王姚緒請往蒲坂講說其後少時敕

語弟子俗網煩惱若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禮拜還坐
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
竺僧朗京兆人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
常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
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
失朗蔬食布衣志耽人外以偽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
與隱士張忠為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為苻堅所徵
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
猶是太山西北之一巖也峰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

房室製窮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
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苻堅欽其德素遣使
䞋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氷霜學徒
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秦姚興亦加歎重燕主慕
容德欽朗名行給以二縣租稅其爲時人所敬如此此
谷中舊多虎災人常執仗結羣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
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
至今猶呼金輿谷爲朗公谷也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
少未至一日輒以逆知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

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

時太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汧隴長歷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宏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忘矣至於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壹曇二等四十餘人沿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鎭荆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

弟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疾小愈詣溫溫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出相聞與溫曰風痰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溫忽忽起出接輿循焉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藉辭若蘭芳時沙門道恆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經引理析駮紛紜恆拔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攻難數番關責鋒起恆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麈尾扣案未即有答遠曰不疾而

速杼柚何爲坐者皆笑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
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
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
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庶成羣及諸稾門徒以次
駢席三吳負袠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王
公爲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爲寺止有堂塔而
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衆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
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淪陷汰
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汰臥與相見傷若無人領

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
覺不悆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
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
奄爾喪逝痛貫於懷可賻錢十萬喪事所須隨由備辦
孫綽爲之贊曰凄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
怍汰弟子曇壹曇二並博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
與慧遠齊名曇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回也汰所著
義疏并與郄超書論本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
安公弟子者非也

釋僧光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爲沙彌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光受戒已後厲行精苦學通經論値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宏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光乃與安汰等南遊晉平講道宏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與沙門道護亦冀州

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饑亂輔與釋道安等隱於濩澤研精辯析洞盡幽微後憩荆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禮懺翹懃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忱爲荆州刺史藉輔貞素請爲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亡二日忽云

明日當去至於臨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來者萬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爲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光及道行般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瓦官寺盛開講席建業舊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安書云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隨其能言互相摧壓敷乃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矣

時狀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與道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沒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爲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汰與安書數述敷義今推尋失其文製湮沒可悲

釋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爲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爲門人所推經遊蜀郡

刺史毛璩深重之爲設中食躬自贍奉見翼於飯中得
一粒穀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辜信施後餉米
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滕
含之於江陵捨宅爲寺告安求一僧爲總領安謂翼曰
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翼遂杖錫南
征締構寺宇即長沙寺是也後互賊越逸侵掠漢南江
陵閫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羣寇既蕩復還江陵
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
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平中

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抱翼神感當於爾時雖復富蘭等見亦迴僞歸眞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宂通吳之包山山旣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所住遙請山靈爲其禮懺乃謂神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卽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旣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淸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

取其誠感如此翼嘗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於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衆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塡後罽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

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爲殷仲堪所重尤善十住乃爲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而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爲師既沐元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遥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

安公遥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
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
即命維那鳴槌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
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納杖筒
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厲業者甚衆
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
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
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

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
雅見重後隨安在襄陽苻丕寇境乃東下荆州止上明
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顧解有所從乃圖寫安
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
問法師道化何如和尚徽曰和尚內行深淺未易可測
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滴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
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衆中食因而告
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
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為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元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靜不涉當世後隨安入關隱覆舟山巖居獨立不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衆僧自為講大品經或問其故答云我止可至秋為欲令所懷粗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郎棘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於法道講放光經乃借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安公為師博通三

藏誦經五十餘萬言常日禮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重後篤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不願生安養莊曰吾與和尚等八人同願生兜率和尚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卽有光照於身容貌更悅遂奄爾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竺法曠姓皐下邳人寓居吴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躬耕隴畔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爲師印明叡有道行曠師事

竭誠迄受具戒棲風立操卓爾遷羣履素安業志行淵
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
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之所苦
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濳青山石室每以
法華爲會三之旨無量壽爲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
衆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爲吳興守故往展敬而山棲幽
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椒陵峯步往晉簡文皇帝遣
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曠爲力曠
答詔曰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

輯天下任重萬機事殷失之豪氂差以千里唯當勤修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晉興寧中東遊禹穴觀矚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欲依巖傍嶺棲閑養志郄超謝慶緒並結交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慈悲兼善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隣造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相傳云伐木遇旱曠呪令致水晉孝武帝欽

承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禮止於長干寺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爲作讚傳云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瑯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講傾都邑汰有弟子曇壹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壹爲大壹道壹爲小壹名德相繼爲時論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還東止虎邱山學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答尹曰蓋聞

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宏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宏長彌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割愛棄欲洗心清元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闕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讞詳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阜

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
篇牘著稱性率素好邱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
壹經有講筵之遇復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
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峰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
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因有詩曰連峰數千里
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鷄
鳴知有人間步踐其遥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
上皇民道壹得書既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
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

琊王薈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淸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諮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往吳之虎邱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卽葬於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爲之讚曰馳辭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譽條被猗蔚枝榦森疎壹弟子道寶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秀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確然

憩廬山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風采
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敷顯宣揚德教以遠公在山足
紐振元風虔乃東遊吳越矚地宏通以晉義熙之初投
山陰嘉祥寺克己導物苦身率衆凡諸新經皆書寫講
說涉將五載忽然得病寢疾少時自知必盡乃屬想安
養祈誠觀音山陰北寺有淨嚴尼宿德有戒行夜夢見
觀世音從西郭門入淸暉妙狀光暎日月幢旛華蓋皆
以七寶莊嚴見便作禮問曰不審大士今何所之答云
往嘉祥寺迎虔公因爾無常當時疾雖綿篤而神色平

平如有恆日侍者咸聞異香久之乃歇虔既自審必終又覩瑞相道俗聞見咸生歡羨焉

高僧傳卷第五

音釋

汰（他蓋切）愜（苦協切快也）濩澤（濩屋號切濩澤縣名在河東）篼（當侯切飼馬器也）箔（傍各切）闥（他達切小門也）沔（彌兗切水名）窄（側革切狹也）洴澼（洴其烟切洴澼地名）睇（持計切視也）駢（蒲眠切駢聯也）袠（直質切書衣也）槌（直追切與椎同）橙（丁鄧切棻屬）邳（頻脂切下邳地名）闋（苦穴切終也）讞（魚蹇切議也）痾（烏何切病也）

高僧傳卷五終

番禺孟鴻光校

終

高僧傳卷第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三

釋僧肇十三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宏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偭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恆山宏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爲眞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委命受業既

入乎道厲然不羣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已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緼纊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藉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機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爲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偽秦建元

九年秦將苻丕寇并襄陽道安爲朱序所拘不能得去
乃分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遠不蒙
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
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荆州住上明寺後欲
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
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叩地曰若此中可得棲
止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以成溪其後少時
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
須臾大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時有沙門

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宏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棲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爲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卽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卽松栽構淸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淸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經道取流沙西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

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敘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
龕室妙筭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烟霧暉相炳
曖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廓矣大象理元無名體神入
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愈明
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而冥其一茫茫荒宇
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自朗白
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叩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
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
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途莫測悟之以靖開之以

力慧風雖遐惟塵假息匪聖元覽孰扇其極其三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元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淡殆映霄霧迹似像眞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淸氣迴軒昏交未曙髣髴神容依稀欽遇其四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元流漱淸靈沼飮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又昔潯陽陶侃經鎭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卽接歸以送武昌寒

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間爲之謠曰陶惟劒雄像以神標雲翔沉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謠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淸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

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推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

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玆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玆同人俱絕遊域其

有鷲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觀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咏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爲期究兹道也豈不宏哉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一沙門持竹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正不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諸

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至山値遠講法華每
欲難問輒心悸流汗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可
訝其伏物蓋衆如此殷仲堪之荊州過山展敬與遠共
臨北澗論易體要移景不勌既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
庶幾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謐
修書曰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
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
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
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

詣遠遠少與循父嘏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夕音介俗有諫遠者曰循爲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爲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賫書致敬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心其人

末善晉言頗多疑滯後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衆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潯陽遠請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并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爲道務在宏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聞羅什入關卽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絶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乖爲歎耳須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

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叩津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遣契亦無日不懷夫栴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爲心會友以仁者必使功不自己若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懷升答書曰鳩摩羅什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

緣圯絶傳驛來既粗承風德比知何如備聞一途可以
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宏其
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末具
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
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
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鍮石雙口
澡罐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
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
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

必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元契末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

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玆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佛是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

經便闇與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風名德歎其才思致書慇懃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伸欵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興送論并遺書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旣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爲一序以伸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爲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

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為二十卷序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桓元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元自入山左右謂元曰昔殷仲堪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元答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見遠不覺致敬元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遠答云立身行道元稱善所懷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答元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隱使彼亦復無他元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元後以

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元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道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元書曰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胥將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飾僞者絶假通之路懷眞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

復隆矣因廣元條制元從之昔成帝幼沖庾冰輔政以爲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翜諸葛恢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元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元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

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宏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元雖苟執先志恥即外從而覩遠辭旨趑趄未決有頃元篡位即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既在已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

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元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絶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

矦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成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愛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騖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元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修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詔答陽中

感懷知所患未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兼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旣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理外善羣書夫預學徒莫不依擬時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别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焉以晉義

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飮豉酒不許又請飮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爲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飮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踵繼肩隨遠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侃於山西嶺鑿壙開塚謝靈運爲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彩灑落故圖像于寺遐邇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

爲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焉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沖默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旬善文史巧才製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遍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安在襄陽道遠東下持亦俱行初憩荆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持形長八尺風神俊爽常躡草屣納衣半脛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爲稱首持有姑爲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晉衛軍瑯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

西域沙門僧伽羅叉善誦四合珣請出中阿含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太守范甯請講法華毗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王珣與范甯書云遠公持公孰愈范答書云誠爲賢兄賢弟也王重書云但令如兄誠未易有況弟復賢耶兗州刺史琅琊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檢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關遙相欽敬致書通好結爲善友持後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瞻峨嵋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

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旣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爲期耳於是兄弟收淚憫默而別行達荆州刺史殷仲堪禮遇欣重時桓元亦在彼元雖涉學功踈而一往神出見持有隣幾獨絶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持旣疑其爲人遂棄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停意臨去與元書曰本欲棲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元得書惆悵知其不可止遂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宏佛法井絡四方慕德成

侶刺史毛璩推相崇挹時有沙門惠巖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爲蜀郡僧正巖公內外多解素爲毛璩所重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殺毛璩割據蜀土自號成都王乃集僧設會逼請巖公巖不得已而赴璩既宿昔檀越一旦傷破覩事增悲痛形顏色遂爲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郫縣中寺縱有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郫有所討戮還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

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灑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悟還止龍淵寺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中春秋八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勗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地衆善由生汝等行住坐卧宜其謹哉以東間經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間法典囑弟子曇蘭泓業行清敏蘭神悟天發並係軌師蹤焉

釋慧永姓鄱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現爲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慧遠共期欲結宇羅浮

之岫遠既爲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潯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既門徒稍盛又慧遠同築遂有意終焉永貞素自然淸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耽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卒以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出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永嘗出邑薄晩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晩永以杖遙指馬馬卽驚走營主倒地永捧慰還營因爾致

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爲耳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後鎭南將軍何無忌作鎭潯陽爰集虎溪請永及慧遠遠旣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言華論舉動可觀永恬然獨往率爾後至納衣草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散無矜衆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執卑恭以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枕痾懷苦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

見衆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初入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練心抱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元匠遠每謂曰共吾宏佛法者爾其人乎後停山少時忽感篤疾於是誠要西國想像彌陀遠遺濟一燭曰汝可以運心安養競諸漏刻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請衆僧夜集爲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

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暫臥因夢見自秉一燭乘虛而行覩無量壽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不覺欻然而覺具爲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臥顏色更悅因爲傍人云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脇而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也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矇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

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鐘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鐘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

終

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偽秦王爲衞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苻堅南征爲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爲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宏法不憚疲苦後爲遠入關致書羅什凡爲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峰岫強悍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揚州邕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色高抗者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託擯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

忤乃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帢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䞋以外國七筯禮拜辭別儵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踊痛深天屬後往荆州卒於竹林寺

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為臺寺支法濟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同志僧[illegible]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每謂祖等易悟盡

如此輩不復憂後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淸悟日新懷此長往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祖爲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還京師瓦官寺講說桓元每詣觀聽乃謂人曰道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元輔政欲使沙門敬王者祖乃辭還吳之臺寺有頃元篡位敕郡送祖出京祖稱以疾不行於是絶迹人事講道終日以晉元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三矣遠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漏刻乃於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

時晷影無差焉亦嘗作木鳶飛數百步遠又有弟子曇順曇詵並義學致譽順本黃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德行南蠻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寺請經始遠遣從焉詵亦清雅有風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道恆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匡拯衆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並振名當世傳業于今

釋僧䂮姓傅氏北地泥陽人晉河間郎中令遐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長安大寺爲宏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匠䂮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沔之間通六經及三藏律

行靖謹能匡振佛法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僭有關中深相頂敬興既崇信三寶盛宏大化建會設齋烟蓋重疊使夫慕道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關遠僧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興曰凡夫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爲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遠規以濟頹緒僧䂮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爲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郎爲悅衆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䂮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

等並有厚給供事純儉允愜時望五衆肅清六時無怠至宏始七年敕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興碧之始也碧躬自步行車輿以給老疾所獲供䘏常充衆用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律勗衆無倦以宏始之末卒長安大寺春秋七十三矣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賫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絶內外經書闇遊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

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歎重敕入逍遙園參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升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為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

秦僧捔其辯力隨有優者卽傳其化興卽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捔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卽誦後尅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訓抗鋒辯飛元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

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之力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慇懃善誘畢命宏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並行於世矣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虛靜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般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

後入關中姚興大加禮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也興敕住逍遥園助什譯經初出成實論凡諍論問答皆次第往反影恨其支離乃結爲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經影既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華義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棲隱處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爲弟子謙虛内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

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經屢有譏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謂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帙成羣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禪叡既獲之日夜修習遂精練五門善入六靜僞司徒公姚嵩深相禮貴姚興問嵩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之松栢興敕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才器叡風韻窪隆含

吐彬蔚興大賞悅即敕給俸䘏吏力人輿興後謂嵩曰
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於是美聲遐布遠近
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
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
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
曰實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叡講之
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
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果不諮什而契
然懸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眞無所恨矣

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序并注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宏讚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卧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别乃謂衆曰平生誓願願生西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坺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爲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座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釋道恒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忠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恒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粒常手自畫繢以供贍奉而篤好經典學兼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又游刃佛理多所通達學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即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恒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次秦主姚興以恒標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敕僞尚書令姚顯令敦逼

惬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惬標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敕尚書令顯令奪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也恒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八日詔令奪惬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惬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緇服之下誓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閑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匹夫之微志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宏王寶願鑒元元之情垂曠通物之理

也興又致書於什耆二法師曰别已數旬每有傾想漸
暖比休泰耳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憒然耳項萬事
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恆標二人令釋羅漢之服尋大
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勗以諭之什耆等答曰
盖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復有德而治天下是
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
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
辭蒲輪於漢岳盖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今恆標等德
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元化伏膺佛道至於敷析妙典

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願也陛下放旣往之恩縱其微志也興後頻復下書闔境救之殆而得免恆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竄影巖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恆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弗毗曇序并弔王喬文並行於世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志好元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嘗讀老子道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棲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

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
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
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早達或千里負糧入關抗辯肇
既才思幽元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兆宿
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衄後羅什至姑
臧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及
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
久遠文義舛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諮禀所悟
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

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遠公遠乃撫几歎曰未嘗有也因共披尋翫味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頃餐徽聞有懷遥仰歲末寒嚴體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抱愠弟子沉痾草澤常有弊瘵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師休悆不去年夏末見上人般若無知論才運清雋旨中沉允推步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慇懃不能釋手眞可謂浴心方等之淵悟懷絶冥之肆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闇者難曉猶

有餘疑一兩今輒條之如別願從容之暇粗爲釋之肇答書曰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覆欣若暫對涼風戒節頃常何如貧道勞疾每不佳即此大衆尋常什師休勝秦主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塹三寶宏通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之風萃乎玆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親經二百餘部什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致自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悉

若覩初製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貪道一生猥參嘉運遇玆盛化自不覩釋迦祇洹之集餘復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集耳稱詠既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切難爲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言則乖至云云不已竟何所辯聊以狂言示訓來旨也

肇後又著不眞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亡之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槃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涅槃者秦言

無爲亦名滅度無爲者取乎虛無寂漠妙絶於有爲滅度者言乎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歸絶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蓋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假名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爲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羣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眇漭惚怳若存若往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冥冥窈窈誰見誰曉彌綸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眞知之者返

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
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
聽而雨花斯皆理爲神御故口爲緘嘿豈曰無辯辯所
不能言也經曰眞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安無終無
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無名無證論曰涅槃
非有亦復非無言語路絕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作也
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
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
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

則萬累都捐萬累都捐故其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則至功常存與道通同故沖而不改沖而不改不可爲有至功常存不可爲無然則有無絶於内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恬兮而夷怕焉而泰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無題榜標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邈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不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寍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與

神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故能游刃萬機宏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渺茫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元非羣情之所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殊趣勝致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爲先但肇才識闇短雖屢蒙誨諭猶懷漠漠爲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參無所以爲永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快其方寸故

能振彼元風以啓末俗一日遇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爲宗極頗涉涅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關詣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元門班諭學徒耳若少參聖旨願敕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旨授興答旨慇懃備加讚述卽敕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爲時所重如此晉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高僧傳卷第六

音釋

緼纊緼委粉切舊絮也纊苦謗切絮之細者曰纊　謚彌畢切　漉盧谷切　湑正作胥新於切淪胥相牽引也　趑趄趑千咨切趄七余切趑趄不進也　璩強魚切　陴正作郫音皮縣名　卹辛律切振卹也　繢胡對切與繪同　衄女六切敗北也

高僧傳卷六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七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四

宋

竺道生一　　　釋慧叡二

釋慧嚴三　　　釋慧觀四

釋慧義五　　　釋道淵六

釋僧弼七　　　釋慧靜八

釋僧苞九　　　釋僧詮十

釋超進二十九　釋法瑤三十

釋道猷三十一　釋慧通三十二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爲廣戚令鄉里稱爲善人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雋思奇拔研味句義卽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詶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

要慧解爲本故鑽仰羣經斟酌雜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爲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於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宏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

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眞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於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

者請於現身卽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邱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於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號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於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卽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升於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

麈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
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懃自疚追而
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
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窪
流得慧義彭㤥進寇淵于嘿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
目故以秀出羣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
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
以生比郭林宗乃爲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
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太祖嘗

逝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
興豈爲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
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元生著涅槃記及注
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
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惠生者亦止龍光
寺蔬食善衆經典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
小二生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清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
之西界爲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

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卽以金贖之旣還
襲染衣篤學彌至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
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入關從什公諮稟
後適京師止于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
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爲師再三乃許王請入
第受戒叡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康大以爲愧乃入寺
虔禮祇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著嘗坐之王密令
左右求買雇三十萬叡曰雖非所服旣大王所施聊爲
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

諮叡以經中諸字并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敘條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叡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爲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練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羣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宏讚問

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元保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必求靈性眞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卽以相示委卿

增損必有以遏戒浮俗無傷宏獎者迺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懃懼以闕薄貽玷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以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郄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注孫綽張元殷顗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淵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

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
言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
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奥何者若使家家持
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適趙二石減暴靈塔放光苻健
損虐故神道助教有自來矣而蕭摹所啓亦不謂全非
但傷蠹道俗者本在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祛取未易
金銅土木雖靡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絶臣比
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亦用夷泰羊元
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

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
國之具良如卿言何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
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
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
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迺立始致意佛經
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理時顏延之著離識觀及論
檢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
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
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歷嚴云天竺夏至之日

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尙黃數尙五八寸爲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爲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厝難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敕任豫受焉大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疎簡初學難以厝懷嚴迺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迺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更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誡厲後

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卽時方夢嚴以爲然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宏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匠奄爾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萬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論議數番雅屆通無地雅顧眄四衆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迺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焉

釋慧觀姓崔淸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

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諮稟慧遠聞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元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迺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郄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宏通爲務什亡後迺南適荆州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悝寺使夫荆楚之民迴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然若舊因敕與西中郎遊即文帝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

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已車駕臨
曲水讌會命觀與諸朝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
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欵結
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頓悟
漸悟義及十喻序讚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
有僧馥者本醴泉人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
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心蔬食節已故晉陵公主為起
南林寺後遂居焉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強正初遊

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廼說云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云嵩高靈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鎮金一鉼爲信遂徹宋王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無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覓未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拄杖將義往璧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明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卽於廟所石壇下得璧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鉼此瑞詳之宋史義後還

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禮遇彌深宋永初元年
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爲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
清信之至因爲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
故祇洹之稱厥號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
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羨之檀道濟等專權
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
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迺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
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
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爲幽冥之祐泰從之終享其

福及泰薨泰第三子晏謂義昔乘厥父之險說求園地
追以爲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糺紜紜彰於視
聽義迺移止烏衣與慧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終於
烏衣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弟暁後染孔
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祇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爲
宋文所重
釋道淵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律
檢長習義宗衆經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
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元微洞盡幽賾使終古積滯

渙然氷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彭城寺宋文帝以淵行爲物軌敕居寺任後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淵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俳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爲性傲誕頗自矜伐淵嘗詣傅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不爲致禮淵怒之彰於顏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昇獨楊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悅後著白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激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顏延之及宗炳難駁二論各萬餘言

琳既自毀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淵公見麻星者即其人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愛日惜力竭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須預參譯後遊歷名邦備矚風化時有請弼爲寺主弼曰至道不宏淳風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居楚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挹風名遣使通敬覬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皇器重每延講說

宋元嘉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矣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兖容貌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世與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下長大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訓有訓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力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內學賓無不畢集誦法華小品注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一七日有白鵠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帀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在識者迺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迮坐驢韉於戶外高座舉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

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云高座之人亦可苞耳迺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辭遂遜退而止時王宏范泰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及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刼被錄苞爲說法勸念觀世音羣刼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刼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時亦官寺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當時爲宋

高祖所重敕爲僧主焉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
出家復精練三藏爲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上京師鋪
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
慕德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憩虎邱山詮先於黃龍國造
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邱山之東寺詮
性好檀施周贍貧乏清確自守居無縑幣後平昌孟顗
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翹勤禪禮無輟看尋
苦至遂乃失明而策勵彌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

譙國戴顒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禮詮後暫游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夢見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答云迎詮法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尚之使葬白土山郭文舉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顒至詮墓所刻石立碑處思賢造文張敷作誄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為師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學究羣經兼善數論聞什公在關杖策從學

什常謂鑒爲一聞持人後遊方宣化達自荆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順厲行彌潔常願生安養瞻覲彌陀後弟子僧濟辭往上明鑒云汝去迺佳恐不復相見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諸耆老共敘無常言甚切至旣夜各各還房鑒獨留步廊下至三更沙彌僧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須復來至明旦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合掌平坐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已卒身體柔輭香潔倍常因伸而殮焉春秋七十吳郡張辯作傳并讚讚曰披荔蹊芬握瑾表潔渾渾法施弗緇弗涅煒曄初辰條蔚

暮節神遊習往豈伊實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
慧龕東州釋惠恭淮南釋曇泓東轅山釋道廣宏農釋
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終祥瑞焉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能善說又
以專戒見稱誦經三十餘萬言止廬山淩雲寺學徒雲
聚千里從風常捉一杖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色炯徹
亦頗有香氣上有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關詣羅什捉杖
自隨什見大驚曰此杖乃在此間耶因譯其字云本生
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亂草付興後得羅什道教隆安後

以杖貺外國僧波沙邪邪賫還西域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釋曇無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年十三出家履業清正神悟絶倫未及具戒便精往復聞什公在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曰聞道而至什大善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姚興興謂成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爾答曰以道伏心爲除此過興甚異之供事殷厚姚祚將亡關中危擾成乃憩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更互講說受業二

百餘人與顏延之何尚之共論實相往復彌晨成乃著實相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時中寺復有曇冏者與成同學齊名爲宋臨川康王義慶所重焉

釋僧含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篤志經史及天文筭術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常講說不輟元嘉七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靈味寺欽含風軌請以居之含勗衆淸謹三業無虧後西遊歷陽宏讚正法江左道俗響附如林時任彭城函著無三世論含迺作神不滅論

以抗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更興矣又著聖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華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江大闡經法瑯琊顏竣時爲南中郎記室參軍隨鎮潯陽與含深相器重造必終日含嘗密謂竣曰如今讖緯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眞人應符屬在殿下檀越善以緘之俄而元凶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無疾忽告衆辭別至于明晨奄然已化時人謂之知命時又有釋道含者亦學解有功著釋異十論云云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居襄陽徹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異之問曰寧有出家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其本心繩墨鎔鈞更唯匠者遠曰君能入道當學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質從遠受業遍學衆經尤精般若又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扳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衆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諮遠律禁管絃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爲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爲違法由是乃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時輩未之許及登

座辭旨明析聽者無以折其鋒遠謂之曰向者勍對並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師發軫能爾良爲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亡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內五層寺晚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話等並從受戒法延請設齋躬自下饌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刺史南譙王劉義宣爲造墳壙時荊州上明有釋僧莊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孝武初被敕下都稱疾不赴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

一僧呼黃爲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鎭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䂮道人忽喚䂮名䂮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爲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䂮經爲宏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䂮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鎭麈尾等䂮迺悟而泣曰卽先師宏覺法師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

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宏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過目斯記晚入吳虎邱寺講禮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崐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春秋六十餘

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乃言止有此耳導曰初云爾時無盡意故知爾前已應有事師太悅之授

以法華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無油燭常採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無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爲法師作都講叡曰君方當爲萬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迄受具戒識洽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定導既素有風神又值關中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眞俗迺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僞主蕩淸

關內既素籍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答曰明公盪一九有鳴鸞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旍旆東歸留子桂陽公義眞鎭關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留鎭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眞後爲西虜勃勃赫連所逼出自關南中途擾敗醜虜乘凶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遏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羣寇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眞走竄于草會其中兵段宏卒以獲免葢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外師焉

後立寺於壽春即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為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昇位遣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于京師中興寺鑾輿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即敕於瓦官寺開講維摩而帝親臨幸公卿畢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雙樹現滅自爾已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邱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升高三界羣生以火宅為淨國豈

知上聖流涕大士栖惶者哉因潸然泫淚四衆爲之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宏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沙土瓦礫便爲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磵春秋九十有六時有沙門僧因亦當世名匠與導公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導公孰愈答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準之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升堂導有弟子僧音僧威等並善成實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州道

汪爲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不見於是獲免後聞河間元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于成都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政汪將往省之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羣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禪

珉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悅即敦留遂不果行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即勑令迎接爲中興寺主汪乃因悅固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下帷絕窺人世後劉思考臨州大設法祀請汪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常誓守靜何以虧節答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之何辭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明之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崕鐫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爲僧主勗衆清謹

白黑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顧命令闍維之劉
思考爲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開西鎭
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汪已逝迺歎曰
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追康成會何足道其爲時賢
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誾並戒德
高明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誾學兼內外尤善談吐吳
國張裕請爲戒師云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苦風姿秀
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晩還都進業解兼內外偏善

涅槃初住冶城寺顏延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每歎曰荆山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鎭東州擕與同行因棲於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華臺後憩東仰山處處盤遊並以宏法爲務年過知命志節彌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爲十卷

釋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憩江夏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内立塔刺史謝晦欲壞之愍聞故往諫晦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

山終身不出晦乃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人丁法成吏僧雙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懋迺著顯驗論以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比邱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超絕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

宵征南適廣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衆經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兆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爲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衆經及數論又苦節通靈隆患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藥云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苦郎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關隴長歷彭泗內外經書皆闇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呂道

惠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標綱紐故文止一卷屬餅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籥者本上黨人善涅槃經爲張暢所重

釋道温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謐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樊沔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敷聽温講還邵問温何如敷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

測邵躬往候之方揖其神儁後從容謂温曰法師儻能還俗當以别駕相處温曰檀越乃以桎梏誘人即日辭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被敕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敕爲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於時寺旣新構嚴衞甚肅忽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門防咸言不見出入衆迺悟其神人温時旣爲僧主迺列言秣陵曰皇太后睿鑒沖明聖符幽洽

滌思淨場研衿至境固以聲藻宸內事虛梵表迺創思鎔斵抽寫神華摸造普賢來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嚫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預於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惠明住何寺答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席慚愧遍筵肅慮以為明祥所賁幽應攸闡紫山可覿華臺不遠益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徇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暢

冥外故上王盛士尅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者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爲人名繼天興祚式垂無壃故以天安爲寺稱神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咸泰萬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郎言郡時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爲天安寺以旌厥瑞焉溫後累當講任稟味之賓塡委相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時人爲之語曰帝主傾財溫公來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卒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復有僧慶慧定僧嵩並以

義學顯譽慶善三論爲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毗曇亦
數當元匠嵩亦兼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
終之日舌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爲師始住江陵
辛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
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
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僧業講十誦餐聽少時悟解深
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瑶
研訪泥洹勝鬘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雜心既遍歷衆

師備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融冶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負帙皆至及孝建之初敕王元謨資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競之徒苦相讎校斌旣辭愜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意欲試之斌不爲屈粲迺躬自往候粲每勸斌數覲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粲益以高之後請爲毋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

有曇濟曇宗並以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著經目及數林

釋慧亮姓董先名顯亮爲東阿靜公弟子少有淸譽時人呼靜爲大師亮爲小師雖年望未遠而風軌繼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淸言妙緒將絶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大集簡閱義士上首千人敕亮與斌遞爲法主當時宗匠無與競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三

矣著元通論今行於世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身自負土種植松柏廬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關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爲一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欵宋世祖藉甚風素敕出京師止定林下寺

頻建法聚聽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毗曇元
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
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爲
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嶀嵊亡後運乃誄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遠之第四子也少善莊老及
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伏膺爲道
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憑受
業初憩冶城寺宋孝武敕爲湘東王師苦辭以疾遂不
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禮先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

爲僧正斌亦德爲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構釁時人譏斌云爲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爲明帝仍敕瑾使爲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冬夏四賜并車輿吏力凡諸外鎮皆敕與瑾辭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爲禪慧棲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汝南

周顒入侍帷幄瑾嘗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爲賖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胷懐顒迺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爲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爲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曇度續爲僧主度本瑯琊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等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

帝乖禮度亦行藏得所舉動無忤止於新安寺同寺又有釋元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升堂問道

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矚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為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於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太宗為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禮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於建陽門外敕猛為綱領帝曰夫人能宏道道藉人宏今得法師非直道

益蒼生亦有光世望可目寺爲興皇由是成號及創造工畢敕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負袠齊至猛神韻無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轝各一乘乘轝至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徽三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惠鸞惠敷僧訓道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譽抑亦次焉
釋超進本姓顏項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敦學大小

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於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頃之進適姑蘇復宏佛法時平昌孟顗守在會稽藉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淸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伏膺式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於稽邑還紹法化以大般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蹰累加講說凡經齋會者無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為移日後年衰脚

疾不堪外赴並送食於房以希冥益進爲性篤好經典
看䒭苦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句中一遍
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
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值關中寇亂避地東下遊觀
山水至於稽邑善法華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
瑯琊王琨請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薈所創也時又
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
釋法瑤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䒭問萬里宋景平中來
遊兖豫貫極衆經傍通異部後聽東阿靜公講衆屢請

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興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法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三吳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義疏大明六年敕吳興郡禮致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鑾輿降蹕百辟陪筵瑤年雖棲暮而蔬苦弗改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善淨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爲宋建平宣簡王宏所重

釋道猷吳人初爲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後臨川郡山乃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以翼宣遺訓凡有五卷文煩不行宋文簡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卽敕臨川郡發遣出京旣至卽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旣積思參元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几稱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歎重乃敕住新安爲鎭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

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爲兩卷今行於世時杜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齊名比德整特精三論爲學者所宗世善於大品及涅槃諸經立不空假名義

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儁氣虛元止於治城寺每麈尾一揮軒蓋盈衢東海徐湛之陳郡袁粲敬以師友之禮孝武皇帝厚加寵秩敕與海陵小建平二王爲友袁粲著遷顏論示通難詰往反著文於世又

製大品勝鬘雜心毗曇等義疏并駁夷夏論顯證論法性論及爻象記等皆傳於世宋昇明中卒春秋六十三矣

高僧傳卷第七

音釋

憉悙憉步行切悙虛庚切憉悙自強貌 噬時制切嚙也 悝枯同切 鉼畢領切金鈑也 糺吉黝切與糾同紛糺繚戾也 韉則前切馬鞁具也 緇涅涅奴結切緇涅染黑也 勍渠京切強也 肜以中切 旍旆旍子盈切與旌同旆步昧切 蹕壁吉切警蹕也 潸所班切涕淚流也 誾語巾切 虯渠幽切 桎梏桎之日切梏古沃切桎梏杻械也 禕子非

切

釁許覲切賑章刃切

隙也　賑濟也

高僧傳卷七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五

釋僧淵本姓趙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好讀書進

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州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毗曇二論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馳於遐爾淵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住山給爲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淵受業慧記兼通數論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爲魏主元宏所重馳名僞國淵以爲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卽齊建元三年也

釋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愼威儀素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徹過人後遊學京師備貫衆典涅槃法華

維摩大品並採索微隱思發言外因以脚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淵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魏主元宏聞風餐挹遣使徵請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偽都法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偽太和十三年卒於偽國即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業十一出家爲僧遠弟子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迺慨然歎息恨有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遠遺迹於是憩廬

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彧辯三相義大聚學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元微詮牒有次衆咸奇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融構難重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答之融以慧年少頗協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酬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區別義類始爲章段焉褚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推禮慧以母年老欲存資奉乃移憩莊嚴寺母怜其志復出家爲道捨宅爲福不遠精舍慧以齊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

麈尾授友人智順順慟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麈尾內棺中而殮焉葬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爲造碑銘時莊嚴復有元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衆經兼精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時人號曰白頭達亦博解衆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擯長沙

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履道嘗至壽春導公見而奇之譙郡王鄰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後請講百論導往聽之乃謂人曰後生可畏眞不虛矣鍾妙善成

實三論涅槃十地等後南遊京邑止于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德聲敕令酬對往復移時言無失厝日影小晚鍾不食固曰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餐固曰何爲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時人以爲名答爾後盤桓講說稟聽成羣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數請南面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六十時與鍾齊名比德者曇纖曇遷僧表僧最敏達僧寶等並各善經論悉爲文宣所敬造興講席矣

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出家務學善涅槃維摩兼通周易始住湘州宋明承風敕令下京止彭城寺謝超宗一遇遂敬以師禮迺著述亥論及生死本無源論等後憩天保寺齊高帝敕代曇度爲僧主丹陽尹沈文季素奉黃老排嫉能仁迺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欲沙簡僧尼由盛綱領有功事得寧寢後沈文季故於天保寺設會令陸修靜與盛論議盛旣理有所長又辭氣雋發嘲謔往還言無蹔屈靜意不獲申恧焉而退盛以齊永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宏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經律大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問難先達多爲所屈後自開法筵鋒鏑互起充旣思入元微口辯天逸通疑釋滯無所間然每講法華十地聽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爲綱領於是移居焉于時湘宮又有法鮮比邱亦聰哲有思力與充齊名充以齊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三注文殊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爲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學負

袠長安振錫江豫博採羣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擯弟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乃憩踵番禺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勑在所資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說相續稟服成羣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汝南周顒又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相符深所欣慰迺致書於顒曰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恆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唯此爲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

雖成定不必出聞之矍然不覺興卧此義旨趣似非初
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
十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懽喜
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
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旣犯越常情
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
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
錄唯有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為之發病
旣㾓衰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顧唯此道從今永絕不言

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旣幸以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失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巨障往之愆也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惠貧道賫以還西使處處宏通也比小亦牽故入山取敘深企付之關因出論焉故三宗之旨傳述至今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登座震吼談吐若流

後辭還高昌齊永明五年卒春秋七十有九著二諦論及毗曇雜心記并注十二門論中論等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源明仕僞魏爲大尚書第二兄法愛亦爲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爲芮芮國師俸以三千戶瑗幼而澗達倜儻殊羣路見貧寒輒脫衣爲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通神時人謂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綱總末化宜競力博聞無得獨善於是辭開遊學經涉燕趙去來鄴洛值胡寇縱橫關隴鼎沸瑗冒險履危學業無怠元嘉十

五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業依道場慧觀爲師篤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索頗亦披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心三觀頃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講說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頓悟義者迺敕下都使頓悟之旨重伸宋代何尚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沒後微言永絶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斯文也帝敕爲南平穆王鑠五戒師及孝武即位敕爲西陽王子尚友辭疾不堪久之獲免因廬于方山注勝鬘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隙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

山出邑綱維寺綱刺史王景亥往候正值講喪服問論
數沓稱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
僧敕請瑗尤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會坐一時之
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
儉門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驛畫敬以齊永明七年卒
春秋八十一矣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經論
數當講說常迺尤能劇談爲時匠所憚而性甚剛梗不
偶人俗
釋元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

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元高事爲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議因改名元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虐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扼葱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

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墳索子氏多所該涉至於世
技雜能罕不畢備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
有宣釋暢乃竭思幽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
又善於三論爲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爲太子
師再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宏道濟物廣宣名
教今帝王虛已相延皇儲蓄禮思敬若道揚聖躬則四
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
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爾遷憩荆州
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經等暢刋正文

字辭旨婉切又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西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矚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靑單衣繞山一帀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傅琰西鎭成都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曰貧道棲荆累稔年衰疹

積厭毒人誼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透迤長亘連壘疊嶺嶺開四淵亘列五峯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簣前冬至此訪承爾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昞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讚一篇以露愚抱讚曰

嶷嶷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昔帝號乃明岑戴聖字兆

祚休名巒根雲坦峰岳霞平規巖擬刹度嶺締經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侔二儀四海均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琰即具以表聞敕蠲百戸以充俸給齊驃騎豫章王嶷作鎮荊陝遣使徵請河南吐谷渾主遙心敬慕迺馳騎數百迎於齊山值巳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司徒文宣王啓自江陵旋于京師文惠太子又遣徵迎既敕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即究于鍾阜獨龍山前臨

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

釋僧遠姓皇渤海重合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難海隅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食懺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有沙門道憑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淵遠年三十一始於青州孫泰寺南面講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服瑯琊王僧達才貴當世藉遠風素延止衆造寺遠周貧濟乏

身無留財有元紹比邱每給以金貝遠讓而弗受嘗一
時行青園聞里中有得時氣病者憫而造之見駢尸侶
病者數人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因爲告
乞斂死撫生恩加骨肉宋親安孝敬王子鸞爲亡所生
母殷貴妃造新安寺敕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法
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遠爲允舉之首大明六年
九月右司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豈
止敬恭將以昭張四維締制入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
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爲教逷自龍裔

宗旨緬邈微言淪遠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佛法以謙儉自收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首耆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遥洗羣流仰鏡九仙貴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内含弗臣之氓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遠矣帝雖

頗信法而尤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卽可焉遠時歎曰
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帝王卽日謝病仍隱
迹上定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又寢還遵舊章宋明踐
祚請遠爲師竟不能致其後山居逸迹之賓傲世凌雲
之士莫不策踵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點汝南周顒齊
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融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
後宋建平王景素謂棲元寺是先王經始既寺是人外
欲請遠居之慇懃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
尋遠遠固辭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禮諮訪委悉

及登禪復鑾駕臨幸將詣遠房房閤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卧起然後轉蹕而去遠會不屑焉至于寢疾文惠文宣並伏膺師禮數往參候時貴卿士往還不絶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載遊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致書於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敘瑞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也竟陵文宣

王又書曰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淸高潛山樹美四海餐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即既業行圓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衆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刹表可刻石銘德矣即為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瑯琊王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並善經論繼譽於遠焉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謐之苗裔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為冠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曇

順爲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慧服膺已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能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雜心等性強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析宣暢如流又善莊老爲西學所師與高士南陽宗炳劉虬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西夏法輪不絶其在慧公乎吳國張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齊初敕爲荆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匡世補益之功有譽遐邇年衰常乘輿赴講觀者號爲禿頭官家與元暢同時時人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敞者亦志業貞正代慧爲僧主

續有功效焉其弟子僧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

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有出塵之操年九歲隨叔遊學家世貧迫藜藿不充而篤志彌堅履窮無改後出家爲宏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渭人學通經論聲譽早彰柔服膺已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方等衆經大小諸部皆徹鑒元源洞盡宗要年過弱冠便登講席一代名賓並投身北面後東遊禹穴值慧基法師招停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剡白山靈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旗彩旗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

當入故出奉迎明旦待入果是柔至旣而掃飾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導學有士如林齊太祖創業之始及世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旁求義士以柔耆素有聞故徵書歲及文宣諸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于定林寺躬爲元匠四遠欽服人神讚美文惠文宣竝服膺入室柔秉德居宗當之弗讓常誓生安養國每至懸輪西次輒顒容合掌至臨亡之日體無餘患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席于地西向虔禮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春秋六十有四卽葬於山南沙門釋僧祐與柔少長

山棲同止歲久亟挹道心預聞法味爲立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貞正有學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皆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就而相繼早卒拔撰七元論今行於世

釋慧基姓呂吳國錢唐人幼而神情俊逸機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師至年十五義嘉其神彩爲啓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愜即敕於祇洹寺爲設會出家輿駕親幸公卿必集基既棲志法門厲行精苦學兼昏曉解洞羣經後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宏讚禪

律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當道王江東不須久留京邑於是四五年中遊歷講肆備訪衆師善小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般若勝鬘等經皆思探元賾鑿徹幽凝提章比句麗溢終古基師慧義既德居物宗道王京土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稱乃攜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物近盈百萬基法應獲半悉捨以爲福唯取麤故衣鉢恊以東歸還止錢塘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山陰法華寺尚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遍歷三吳講宣經

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中復被徵詔始行過浙水復動疾而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精舍手疊塼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險製極山狀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加修飾遂窮其麗美基嘗夢見普賢因請爲和尚及寺成之後造普賢并六牙白象之形即於寶林設三七齋懺士庶鱗集獻奉相仍後周顒莅剡請基講說顒既素有學功特深佛理及見基訪覈日有新異劉瓛張融並申以師禮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致書慇懃訪以法華宗旨

基乃著法華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三十三科
并略申方便旨趣會通空有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
世基既德被三吳聲馳海內乃敕爲僧主掌任十城蓋
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講道訓厲禪慧四遠從風
五衆歸伏基性烈而能溫氣淸而且穆故預在門人莫
不兢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
十有五初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𡖅坐問所
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和尙後數日而亡因窆
于法華山南特進廬江何允爲造碑文於寶林寺銘其

遺德基弟子僧行慧旭道恢並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前轍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亡次沙門慧永永風姿瓌雅德行淸嚴亦遊刃衆經時當講說永後次沙門慧深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素見重深後次沙門曇興亦沉審有氣局

釋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爲志欽弟子後遇徐州釋法遷解貫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志學無勌淸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名貫徐土

迄稟具戒業操彌深頻講成實及三論等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等皆幼年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惠文宣悉敬以師禮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坐化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珍僧嚮僧猛法寶慧淵並一代英哲爲時論所宗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無師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凝心佛法貫通衆典宋太始

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旣思徹詮表善於清論乘機抗擬往必折關宋明帝請於湘宮寺開講成實負袠問道八百餘人其後王矦貴勝屢招講說几先舊諸義盤滯之處隆更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顒目之曰隆公蕭散森疏若霜下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園寺復有僧辯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可稱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晉代喪亂其先四世祖移

居秦郡年九歲爲瑗公弟子諮承慧業晚又受道於斌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說聽者將近千人妙辯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亟越儀法得意便行不以爲礙守檢專節者咸有是非之論文惠太子將欲罪擯徙逐通夢有感於是改意歸焉魏主元宏遙挹風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世祖不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以從來信施造太昌寺以居之建武三年卒所住春秋五十有九先是北土法師曇準聞宗特善涅槃迺南遊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

準乃別更講說多爲北上所師準後居湘宮寺與同寺
法身法眞並爲當時匠者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最
中興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數論振名上國云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出家
事白馬寺慧光爲師光幼而爽拔博通內外多所參知
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斌公講并屈召名
學永問斌云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彌道慧
法安僧拔慧熙永即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述佛性
神色自若序瀉無遺永問並年幾慧答十九安答十八

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詠詩時人號才童
本日二道士可曰義少也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
至立年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鎭湘州攜共同行後南適
番禺正値彼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彼心愧讓席停彼
兩周法事相繼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
成實論相繼不絶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允劉繪劉瓛
等並禀服文義共爲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寺春秋四
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并僧傳五卷時有靈基寺敬
遺光贊慧韜瓦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爲學者所慕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沉審安苦務學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既擅步一時四遠依集印稟味鑽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受法華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華宗旨印偏功構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其餘經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點招僧大集請印爲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風猷屢請講說印戒行清嚴稟性和穆含恕安忍喜慍不彰時壯氣之徒問論中間或厝以嘲謔印神采夷然曾無介意雖學涉衆典而偏

以法華著名講法華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元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釋法度黄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瑯琊之嶓山挹度清眞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山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輒死及後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尙形甚都雅羽衞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

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于前諸棲託或非眞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尙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靳尙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尙又來同衆禮拜行是餠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道受戒而去囁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祠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尙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

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間其徵感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顒去成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爲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恭以師禮資給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遍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四度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綱山寺朗本遼東人爲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華嚴三論最所命家今上深見器重敕諸義士受業于山時有彭城

寺惠開幼而神氣高朗志學淵深故早彰令譽立年便講又餘杭縣法開者亦淸爽儁發善爲談論出京止禪岡寺與同寺僧紹有聞當時

釋智秀本姓裘京兆人寓居建業幼而穎悟早有出家之心二親愛而不許密爲求婚將冠娶日秀乃間行避走投蔣山靈曜寺剃髮出家及年滿具戒業操愈堅稟訪衆師摟檢新異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尤善大小涅槃淨名般若及講筵一建輒王侯接駕負衮肩隨爲人神采細密思入元微其文句幽隱並見披釋以天監

之初卒于冶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葬之日黑白奔赴街巷塡閭士庶含酸榮哀以備時冶城又有僧若道乘並當時令聞若與兄僧璿並善諸經及外書若誦法華工草隷後爲吳國僧正乘亦志業明敏而特善毗曇

釋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世爲冠族年十六出家住荊州竹林寺事道馨爲師稟承戒訓履行清潔後入湘州麓山專業禪道頃之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諮訪經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三十二方還荊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羣荊楚之間終古稱最

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球之力也中興元年敕為荆土僧主訓勗之功有譽當世天監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釋僧盛本姓何建業人少而神性聰敏加又志學翹勤遂大明數論兼善衆經講說為當時元匠又特精外典為羣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脇天監中卒于靈曜寺春秋五十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寺智敞法冏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譽欣敞並善經論法冏兼精律部韶護以毗曇著名

釋智順本姓徐瑯琊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爲師少而聰穎篤志過人故雖年在息慈而學功已績及受具戒秉禁無疵陶練衆經而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說徒衆常數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貞素確然其徽無點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爲修冶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護卒以獲免緄後重加賚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內明旦遺以錢絹喻而遣之其

仁洽篤恕如此後東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
復見江左順爲人虛靜恭恪形器若神風軌淸嚴動無
失𠯍故士庶瞻禮當有懼焉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
秋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飯
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羹以進順順
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
執節精苦皆此之類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
天華天蓋者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蟲鳥門人不忍行之
乃窆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華寺

釋惠舉又為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讚及受戒宏法等記皆行於世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胄族晉亂避地于東萊掖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宏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為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粲後與明書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

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為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禮結菩薩四部因緣後移憩靈味寺於是續講眾經盛于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六遍法華十地優婆塞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彌勒下生等亦各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稟門

徒常盈數百亮爲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鋒辯縱横其有問論者或豫藴重關及亮之披解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出天監八年初敕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爲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

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燋種受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眞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眞際元元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墻玉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拔神用儁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眷

年愈篤覶齒不衰流通先覺孳孳如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敕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悉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以爲記別云爾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性不蓄金皆散營福業身沒之後房無留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于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爲製文刻于兩面弟子法雲等又立碑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宏寺焉時高座寺僧成

曠野寺僧寶亦並齊代法匠寶又善三元爲貴遊所重

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䂮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襲通幼而岐頴聰悟絕倫年十二出家遊學三藏專精方等大品法華尤所研密年未登立便爲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集後踐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棲閑隱素履道惟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獻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舉吳國陸果濟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禀其戒法白黑弟子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

十餘載坐禪誦念禮懺精苦至天監十一年六月十日便覺不悆語弟子云我止可至九月二十間耳到九月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來向牀前便次第出去至十七日忽漫語云檀越不相識何處來耶弟子曇智問意故答云有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木箱庡在牀前至二十日見佛像作兩行來通合掌良久侍疾者但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彌說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禮還卧叉手當胷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葬於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蘭陵

蕭子雲並為製文刻于兩面時定林上寺復有沙彌智進本閹人清信篤至遂出家苦節嘗頭陀至山東宿於樹下有虎來摩其頭見進端坐無擾䟽之而去爾後每獨行獨坐常見青馬一匹衞其左右

釋慧集本姓錢吳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爲性慤實言無華綺而學勤昏曉未嘗懈息後出京止招提寺復遍歷衆師融冶異說三藏方等並皆綜達廣訪大毗婆沙及雜心犍度等以相讎校故於毗曇一部擅步當時凡碩難堅疑並爲披

釋海內學賓無不必至每一開講負袠千人沙門僧旻法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請益今上深相賞接每請開講以天監十四年還至烏程遘疾而卒春秋六十著毗曇大義疏十餘萬言盛行於世

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惠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牒之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稟訪備窮經誥之旨居於鄉邑法華臺寺講說相仍學徒成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元故於小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辭辯高華席上之

風見重當時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士廬江何允皆遠挹徽猷招延講說吳國張融汝南周顒顒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以天監十七年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江東被敕爲十城僧主符旨適行未拜便化厥土僧尼倍懷戀德斐同縣南巖寺有沙門法藏亦以戒素見稱喜放救生命與立圖像時餘姚縣有明慶比邱與斐同時致譽慶本姓鄭氏戒行嚴潔學業清美本師事炎公又宏實弟子師資三業並見重東南

論曰夫至理無言元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無言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其旨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眞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默於雙樹將知理致淵寂故爲無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蠢蠢之徒非教孰啓是以聖人資靈妙以應物體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託形像以傳眞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言者不眞之物不獲已而陳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諦爲言初終至鶴林以三點爲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駄負而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乘蹄

以得兎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兎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爲人廣說示教利喜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於于闐誓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於東川忘相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蘭法開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之美功亦亞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受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成就使夫慧日餘暉重光千載之下香吐遺芬

再馥閻浮之地涌泉猶注實賴伊人遠公旣限以虎溪安師反更同輦與夫高尚之道如有忒焉然而言默動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辭楚舍之則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仗者安雖一時同輦迺爲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直開元顯報其後荆陝著名則以翼遇爲言初廬山清素則以持永爲上首融恆影肇德重關中生叡暢遠領宗建業曇度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惠基乃擒浙東之盛雖復人世迭隆而皆道術懸會故使像運餘興歲將五百功効

之美良足羨焉

贊曰

遺風眇漫　結浪邅迴　匪伊粹哲
孰振將頹　潛安比曜　遠叡聯壞
鐇斧曲戾　彈沭斜埃　素絲既染
永變方來

高僧傳卷第八

音釋

番禺番鋪官切禺元懼切番禺地名　矍厥縛切驚顧貌　疹丑刃切病也　昞補永切明也

勰胡頰切 莅力至切臨也 瓛語蹇切又音完 嘲謔嘲陟交切調也謔虛約切戲也 𡾰

書涉切山名 蹱之隴切足跟也 塡闐闐烏結切塡闐衆盛貌 緄古本切 拡音堅縣名

邯鄲邯胡安切鄲都寒切邯鄲也名 齯五奚切老人齒落復生曰齯齒 鐇音燔廣刃斧也 儁

祖峻切與俊同

高僧傳卷八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九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眞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

宏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陽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務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卽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

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卽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恆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誡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

者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嘿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

且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九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敕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己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敕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

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閑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迺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此法一闓方為後害卿且寛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彼軍不見

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虁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簒襲僞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僞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内外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

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旨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宏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没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宏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誡勒曰今年

葱中有蟲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内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爲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宏襲

位少時石虎廢宏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敕僞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

交車共說汝師即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愼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愼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爲逆謂內竪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

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自說

墮羌園中東南走馬𢓜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石虎皃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鎭羣因湊聚凶以肆暴澄誡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爛虎不解此語即敕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譛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毋齊氏虎彎弓捻矢自視行斌罰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比

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之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為王豈非福耶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暴

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淸靜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悋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卽

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遥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願遥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於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

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眞僞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眞僞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

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僞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於淫祀

樂事佛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黃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恆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戎

受元命絕歷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
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
以歡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
術寧元哲雖存世莫能基必積久遊閻浮利擾擾多此
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簡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
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
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
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
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

學通內外爲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飾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淸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斆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卽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

還具以白澄澄莞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戍軍追擒并爲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灾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

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閤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愼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惛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

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宜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鑕穿宣頷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轘裂肢解投之漳河澄乃敕弟子罷别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

自答不得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迺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酉歲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炎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迺忽爾告終。即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

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卽爲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慟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卽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

絜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
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
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
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
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
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
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
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
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

受業追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宏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納棺中後冉閔簒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屍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囓其臂意謂石虎爲祟迺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殭不毀儁乃蹹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爲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後苻

堅征鄴儁子暐爲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磴或言佛圖橙或言佛圖蹬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棲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果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臥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

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異人令啟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綝祠中後徙臨漳照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許於上編菅為禪室如十斛籮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迺為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

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服疾時秦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得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間聞弟子敘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去來迺遥心敬挹及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

至迺爲之傳讚讚曰蕭哉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元象暉曜高步是臻飡茹芝英流浪巖津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迺爲讚曰物儁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林千載一襲後沙門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圖澄爲師住常

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且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齎乾飯數斗還恆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臥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

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剋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眞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迺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竺佛調譯出

法鏡經及十慧等按釋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中有沙門嚴佛調共安元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便謂爲一謬矣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亦不恆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

而去兩岍見者隨從成羣晉惠之末至於洛陽諸道人
悉爲作禮域胡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
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
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
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
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
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
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
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

君欲得病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
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
即時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
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
文法樹尋黃發扶踈榮茂尙方暑中有一人病癥將死
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
臭氣燻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
若垽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辭還
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

因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爲永誡域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既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愼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禪黙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及相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

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高僧傳卷第九

音釋

彗孛 彗徐醉切孛蒲沒切彗孛並星名 痼 古暮切久病也 枋 敷房切枋頭地名 塹 七豔切遶城水也 坼 丑厄切裂也 柵 楚革切編木為寨也 扁鵲 扁婢免切扁鵲盧醫姓名 宄 居洧切姦盜也 斅 胡教切法效也 頷 胡感切口下也 轘 胡關切車裂人也 齧 倪結切噬也 祟 雖遂切神禍也 蹹 徒合切踐也 綝 丑林切 搦 尼角切按也 荑 田黎切木更生也

癥陟里切腹病也埶吾靳切滓埶也

高僧傳卷九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十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下

釋法匱十三　　釋僧慧十四
釋慧通十五　　釋保誌十六
犍陀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衆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䲭山山有古寺廟處基墌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爲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朝至洛陽諸寺赴中暮輒乞油一鉢還寺燃燈以此爲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

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極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

訶羅竭者本樊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元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繼竭爲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腳蹑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

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覲視見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賷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

尋至餓而卧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閒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咒願七步卽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鎭襄陽旣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誡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伍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
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
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
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
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
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
養胡母過江賫經自隨後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
悲泣懊惱火息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
於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

靖首尼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云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苻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能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與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堅減饍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

降兩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燋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塚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髮利鹿孤僭據西平自稱爲王號年建和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自還本主一無所污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恆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

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衆䖍孤有弟傉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檀曰僕先世已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欺國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既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並迎爲之禮檀有女病甚篤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

命聖不能轉吾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時宮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晉義熙三年傉檀爲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爲納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埭凭埭謳唱引綍以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棲憩無定所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博達稽古辯說元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

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元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棲志且山邱檀祗知非常人遣還所在遺布二十匹悉以乞人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常賫一杖一箱自隨嘗逼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暫倩一人可見給不令曰隨意取之乃選取守鵞鴨小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許道人為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甌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暝道人辭欲還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適

何當覓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上計其適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有何等答云書疏耳道人嘗在聽事止眠以箱杖著牀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暮輒高懸箱杖當下而卧永不可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恆欲偷人正爾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令共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

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羣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憩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索而韜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

宗宗接而將去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襤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氷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圌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

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
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
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圌於中庭衆
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圌當道欲移置墻邊數人
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于
時有一豎子窺其圌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
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
龍樹下坐李家拜請還家日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
噉肉至於辛鱠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

興伯爲兖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卽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暫出至暝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鞾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甘之

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盧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䞋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

度脫在好處願爲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殪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捨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鬬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吒同房宿於牕隙中見吒取寺刹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

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着單布衣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吒曰吾東見蔡㣲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爲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出昊蒼澄虛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麗傅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謡觀有念寃曰盡矜章佉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

百齡大悲熏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感滋損益使欲塵神横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遊電累蹟聲華蔑醜章弁視色悟空詭物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薦依畦啜麻鄰崖飲洊慧定計昭妙眞曰脊慈悲有增深想無倦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反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敘人所不解度猶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

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蜜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爲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彼杯度已移靈鷲寺其家杯度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

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速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眞人爲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

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卽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箠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

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師鉢而死冶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柂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塜中往看果如所言孔

甯子時爲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甯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甯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爲營齋於是别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爲營齋并迎屍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

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即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邱熙等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度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僧喚度度便

辭去云貧道當向亥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絶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旣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齎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旣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

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拓跋燾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浩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偽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癈之燾既惑其言以偽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

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壽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
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人
壽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壽壽大怒自以所佩劒
斫之體無餘異唯劒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
虎于檻壽令以始餧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
近檻虎輒鳴吼壽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卽延
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譽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壽大
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壽以過由於彼
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壽

卒孫濬襲位方大宏佛法盛迄於今始後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徵瑞韜光蘊德人
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戸獨坐
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戸鑰中入云與遠僧
俱至日既將中願爲設食進即爲設食唯聞匕鉢之聲
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即以爲䞋
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爨者就進取衣進
即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
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兹龜兹王與彼國大禪

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肩湧泉直上於天衆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爲土主楊難當所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反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無常所恍惚如狂爲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無不禮拜讚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

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謔恊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爲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並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碩爲人好韻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酒以清醥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王攺鞭杖之格嚴重常科

頎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隊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屐著脚旣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郫縣來遇進云昨見頎公在市中一脚著屐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屐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沙彌答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脚一屐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人少經被虜屬荆州人爲奴執役勤緊

主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恒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瑱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愼無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

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岍邊不須器木氣絶之後即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絶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屺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遥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為京師枳園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琊王奂王肅並共師

焉匱為性恭默少語言樸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
一部寺有上座勝法師老病匱從為依止營護甚多及
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設
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家又至定林復還
柢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匱於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
焉爾日晚還房臥奄然而卒屍甚香輭手屈二指衆咸
悟其得果時猶為沙彌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
臨幸為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禮為營理殯葬
百姓雲赴嚫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起柢園寺搭是歲

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屺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趨爾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者瞋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爲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嘗至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追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遇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惠後還荊

遇見鎭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捉之數日蕤果爲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誠掘果得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蒼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爲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買壽春將

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為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羣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

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君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爲先飲酒畢至墻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

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轝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既延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閣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

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並云
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
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
誌嘗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
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鱠人為辦覓致飽乃
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
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衞尉胡諧病
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
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

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如誌所畫悟而登之烏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遥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為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恢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為荆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

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卽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卽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爾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嘗

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誌答云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為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殿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許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為其現真形光相如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

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輭形貌熙悅臨亡自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郎啓聞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時梁初蜀中又有道

香僧朗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誇強摧侮慢挫兇銳解壓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竦石參烟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政懷愍播遷中州寇蕩竇羯亂交淵曜篡虐於前勒虎潛兇於後郡國分崩民遭塗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藉秘呪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凶吉終令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無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杯度等

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遥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窆後空槨靈迹怪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去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爲謀僭妖蕩仙錄則以爲羽化雲翔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慧則之感香甕能致痼疾消瘳史宗之過漁梁迺令潛鱗得命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保誌分身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弗汚其體塵

雖同而弗渝其眞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其誇衒方
伎左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夫鷄鳴
雲中狗吠天上蛇鵠不死龜靈千年會是爲異乎

讚曰土資水澤金由火煎強梁叵化假見威權澄照襄
土開導淄川惠茲雨葉綏彼四邊如不緊賴民命何全

高僧傳卷第十

音釋

鵄赤脂切槃墌之亦切㦐音蹍女展切㑀奴篤埭徒
鵄山名　址也　秘　踐也　切　賚
切堰在各切圖淳沿切與鞾許戈切有殪於計切
也　笮索也　篇同圖也　勒履也　死也

佉吒佉邱伽切吒陟駕切豘徒昆切遄淳緣切疾也啜昌悅切茹也洊才甸切水
也箠捶菙主蘂切箠杖也捶擊也餧於僞切餇也譽正作譽起虔切過鼻也匕鼻履
切匙也匍匐匍薄胡切匐蒲北切匍匐以手行也僑渠消切寓也雩雲俱切雨祭名禱
倕是爲切衒焚絹切自矜也鼜煙奚切是也

高僧傳卷十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十一 習禪 明律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習禪第四 二十一人

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節蔬食誦經業禪爲務常獨處山林頭陀人外或時數日入禪亦無飢色時劉曜寇蕩西京朝野崩亂顯以晉太興之末南遊江左復歷名山修己恆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西方心甚

苦至見無量壽佛降以眞容光照其身所苦都愈是夕更起澡浴爲同住及侍疾者說已所見幷陳誡因果辭甚精研至明淸晨平坐而化室內有殊香旬餘乃歇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絶光了無懼色雇人開剪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羣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棲神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夢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

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薪採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朽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胷颯然風起衣服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塼壘其外而泥之畫其形

像于今尚存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蠱家乞食猷咒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

曰弟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匳於是鳴鞞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干雲猷摶石作梯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峰高挹致敬而反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峰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

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横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鬢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幘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騷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

住猷停少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前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齋懺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禳星是帛僧光未詳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

惑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眞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

祕山各造方丈禪龕于今尚存

釋慧嵬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棲處山

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嵬神色無變乃謂鬼曰

汝既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

腹鬼來但有手足嵬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

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遣之後冬時天甚寒

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

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

勸動其意嵬厥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

釋賢護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閻興寺常習禪定為業又善於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肢節都盡唯手一指不然因而埋之塔下

支曇蘭青州人少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晉太元中

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而形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來以恐蘭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章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峰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章鄉山久服風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䞋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震山谷蘭

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矣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塚間頭陀山谷虎兕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爲起塚塔焉

釋元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爲母

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僞秦宏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内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盡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暫還家啓求

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志既背俗乖世故名元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右有浮馱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宏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宏秦地高僧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佛熾槃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毗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

隴右之僧稟承蓋寡高乃欲以己率衆即從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爲沙門而權侔僞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無毗既西反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讒構元高云蓄聚徒衆將爲國災曼信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河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羣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彌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磬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眞仙士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元紹者秦

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蛻而逝昔長安曇宏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宏既聞高被擯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艱冒險從命既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王既深鑒遠識何以信讒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言耳王及太子赧然愧悔即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既曠濟爲懷忘忿赴命始欲出山風雷忽起樹木摧折

崩石塞道呪願曰吾誓志宏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
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爲國師河
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
勝解時西海有樊會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
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
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
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
虜託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超請高
同還僞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子託跋晃事高爲

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熹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劒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熹驚覺大集羣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熹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熹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代武功雖照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

令典也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頤
神養壽論道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
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良賢以備列職擇人
受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
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爲
別時崔浩冦天師並先得寵於燾恐晃纂承之日奪其
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
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巨害燾
遂納之勃然大怒卽敕收高高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

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僞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僞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縶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時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帀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京號痛絶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元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

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反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絶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尙起坐和尙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恆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元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而絶也明旦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即窆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爲僞國僧

正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祖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已後依方等懺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閻浮提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僞太平七

年託跋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牧犍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偽太傅張潭伏膺師禮釋僧周不知何許人性高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山頭陀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大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巖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停者悉斃其後爲悔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偽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

命出山周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後出燒身經二日方盡煙燄張天而房不燼弟子收遺灰架以磚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誅翦自身當之如其獲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枉道接足致敬亮爲陳誡禍福訓示因果言約理諧和而且切聽者悲喜各不自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

大法更興亮之力也

釋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師慧紹諮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棲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明暉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好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

二十餘萬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達曙以爲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云令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誡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簫鼓香烟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釋僧從未詳何許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豐瀑布山學兼内外精修五門不服五穀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禮誦無輟與隱士褚伯玉爲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柏脂孤居巖穴習禪爲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廣漢復宏禪法後小疾便告衆云亡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元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罽賓從達摩比邱諮受禪要達摩

會入定往兜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還至于闐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聞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後移羅浮天宮寺宋文請下都上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寺復敕令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演平昌孟顗並欽慕道德爲造禪室於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姓向蜀郡郫人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共習禪觀猛所諳知

皆已證得後遇元暢復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屍體更香潔時蜀龍華寺又有釋道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棄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爲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有法常行分衞不受別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分

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䖟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塗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牀貌如恆日

釋普恆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爲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敘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靜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韜律師爲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亡一月日忽與親知告別

竟無感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奴不解強取卧之尸竟不伸衆僧來見更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伸衆僧試取掎之亦隨手卽伸伸已復更屈生時體淨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闍維之薪積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香芬馥州將王元載乃爲之讚曰大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空過萬劫永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參差眞性理恆炳韜光寄浮世遺德方化迴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沈之後也祖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澗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寺精勤諮受曲盡深奧時羣劫入山審端坐不動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勗劫賊慙愧流汗作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棲元寺文惠文宣並加敬事傳琰蕭赤斧皆諮戒訓王敬則入房見審正見入禪因彈指而出謂聖道人即奉米千斛請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

秋七十有五時有僧謙超志法達慧勝並業禪亦各有異迹

釋法悟齊人家以田桑爲業有男六人並皆成長揩年五十喪妻舉家欝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至武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爲幽棲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因爲剪徑開山造立房室悟不食粳米常資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陀山澤不避虎兕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以齊永明七年卒

於山中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謂其所住爲頭陀寺焉

釋曇超姓張淸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敕往遼東宏讚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隱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稱嚴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住

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奉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爲塼侵壞龍室羣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遥爲龍呪願說法至夜羣龍悉化作人來詣超所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師既

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旦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船石首轉經纔竟遂即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尸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雇人開剪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像於是棲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猨白鹿白

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挹頻遣三使慇懃敦請乃蹔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論曰禪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爲輕根靜爲躁根君故輕必以重爲本躁必以靜爲基大智論云譬如服藥將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是以禪定力

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眾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禪之爲用大矣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光曇猷等並依教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踰喜樂外折妖祥擯鬼魅於重巖覩神僧於絕石及沙門智嚴躬履西域請罽賓禪師佛馱跋陀更傳業東土元高元紹等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於數隨往反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等亦鴈行其次然禪用爲顯屬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爲凝酥過石壁而無壅擎大眾而

弗遺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尙能停波止雨呪火燒國正復元高逝矣而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鬱頭藍弗竟爲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爲扇陀所亂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螢爝之於日月曾是爲匹乎

讚曰禪那杳寂正受淵深假夫緣慮方備幽尋五門棄惡九次叢林枯鑠山海聚散昇沈玆德裕矣如不厲心

明律第五十三人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後專精律禁時有西國律師卑摩羅叉來適江陵大宏律藏猷從之受業沉思積時乃大明

十誦講說相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義疏八卷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僔發天然洞此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爲造閑居寺地勢淸曠環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中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歎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

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雙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慧先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至京師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誦以詢德爲物範乃今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

矣

釋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爲僧業弟子總銳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敕出京師爲僧正悅衆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耳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旣虛誑事暴即日明擯璩仍著誡衆論以示來葉璩旣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準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

爲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直有高行宋明帝勅晉熙王爕從請戒焉

釋道儼雍邱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諮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決正四部毗尼論後遊於彭城宏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棲元寺又有

釋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二年蔬食及受具戒執操彌堅常遊心律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聞西涼州有元高法師禪慧兼舉乃負笈從之於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西遊巴蜀專任宏通頃之東下止江陵琵琶寺又諮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扇方外隱研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荆楚州將山陽王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禪房屈膝恭禮後卧疾少時問侍者日中未答云

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忽爾從化春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亦善十誦及雜心毗曇等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學止廣漢長樂寺每禮佛燒香香煙直入佛頂又勤誨門人改惡行善其不改者乃爲之流泣後卒所住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釋道營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詢二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蔬素守節莊嚴道慧冶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

宗復要住上虞永後於京師婁湖苑立閑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厲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閑心寺焉

釋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溫謹十七出家止靈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無兼畜學通三藏尤長律品何尚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闕道既誓志宏通不憚艱苦乃攜同契十

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伸受法僞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京邑王奐出鎮湘州攜與同遊以永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時京師彧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穎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爲法香弟子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俱以律藏知名穎伏膺已後學無再請記在一聞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武南下改治此寺以穎學業兼明敕爲都邑僧正後

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開律席及齊高帝位

復敕爲僧主資給事事有倍常科穎以從來信施造經

像及藥藏鎭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

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保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

部毗尼爲瑯琊王奐所事云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

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

尅巳握錐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諸部毗

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

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輙見一沙門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愈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逃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卽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屍煙䟔衝天三日乃盡收斂遺骨卽於其處而起塔焉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元謨申坦北討獫狁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已却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

甲遇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時迎益州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東意歸依印亦厚相將接及印反汶江因扈遊而上於蜀裴寺出家印爲之師時年三十有六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搆亂乃移卜京師遇穎公於興皇講律稱諮決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聞其往復清元仍攜止山寺於是溫誦小品研構毗尼後餘杭寶安寺釋僧志請稱

還鄉開講十誦雲棲寺復屈爲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綱目示以憲章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宏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稱辭家入道務遣縈累常絕慶弔杜塞人事每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勤以終朞功之制朱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訊悉懃懃訓勗示以孝慈臨別滂泣固留不止還京憩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四十餘遍齊永元三年卒春秋七十有二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等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最善毗尼爲門徒所挹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踴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憐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爲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爲法門梁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初受業於沙門法穎穎既一時名匠爲律學所宗祐乃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永明中敕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

繕諸寺幷建無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咸其力也祐爲性巧思能自准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剡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敕就審決年衰脚疾敕聽乘輿入內殿爲六宮受戒其見重如此開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徒一萬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

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勰製文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爲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宏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禮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隨有犯緣乃製篇目迄乎雙樹在迹爲周自金河滅影迦葉嗣興因命持律尊者憂波離比邱使出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乃訖於是題之樹葉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末田地舍那波

斯憂波毱多此五羅漢次第任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以因往昔見佛遂爲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苛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心歸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眞更集三藏於是互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輕重時或不同開遮廢立不無小異皆由如來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綱目不無優降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來在世有

夢甦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爲五部大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爲五部顚倒解義隱覆法藏名曇無毱多卽曇無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性皆得受戒名薩婆卽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惱名迦葉毗說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以廣博徧覽五部名摩訶僧祇善男子如是五部雖名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有二部起一摩訶僧祇二大衆老少同會共菩薩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履部純老宿共會

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五部爲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彌沙塞生一部迦葉毗生二部並是佛泥洹後二百年內僧祇生六部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生五部經中或時止道五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無德部佛陀

耶舍所翻卽四分律也摩訶僧祇部及彌沙塞部並法顯得梵本佛馱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馱什譯出彌沙塞部卽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言梵本已度未被翻譯其善見摩得勒伽戒因緣等亦律之枝屬也雖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最盛東國以昔卑摩羅叉律師本西土元匠來入關中及往荆陜皆宣通十誦盛見宗錄曇猷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宏化其間璩儼隱榮等並祖述猷業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鑽堀其後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開拓門戸更立科目齊梁之

間號稱命世學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定資於戒故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入道卽以戒律爲本居俗則以禮義爲先禮記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經云戒爲平地衆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神解五法制使先知斬草三根不可不識然後定慧法門以次修學而謬執之徒互生異論偏於律者則言戒律爲指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及波離止能漉水翻囊已謂行齊羅漢唯我曰僧餘皆木想此則自讚毀他功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於

數論者則言律部爲偏分數論爲通方於是㞎（毗尼）
專重陰入得意便行會莫拘礙謂言地獄不燒智人鑊
湯不煑般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自傷相鼠羝羊豈非
斯謂

讚曰盤盂設誡几杖施銘人如不勗奚用尅乘納衣既
補篇聚由生緘持口意枯槁心形怡慼兩鏡欣憂二瓶

高僧傳卷第十一

音釋

匳力鹽切盛香器　鞞駢迷切馬上鼓也　嚫梵語具云達嚫此云財施嚫初覲切　積資四切聚

也 赧奴板切面慚而赤也 燾徒到切 縶陟立切繫也 舐神帋切餂也 涪房尤切水名 顗魚豈切 捋郎括切摩也 爝即略切火炬也 璩強魚切 獫狁獫虛檢切狁余準切獫狁北夷也 囁書涉切 窆方驗切下棺也 莞沾歡切 獳奴侯切胡羊也

高僧傳卷十一 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十二 忘身 誦經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忘身第六 十一人

晉

釋慧益八　釋僧慶九

齊

釋法光十　釋曇宏十一

釋僧羣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盂徑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云是羣僊所宅羣僊飲水不飢因絕粒後晉安太守陶夔聞而索之羣以水遺夔出山輒臭如此三四夔躬自越海天甚清霽及至山風雨晦暝停數日竟不得至迺歎曰俗肉凡夫遂爲

賢聖所隔慨恨而反羣菴舍與盂隔一小澗常以一木爲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唼羣羣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水不飲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昆蟲晉末至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悴迺捨戒爲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鄰嗟之及二老卒傭賃獲直悉爲二老福用擬以自贖事畢欲還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

山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虎若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即於是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村人逐至南山噉身都盡唯有頭存因葬而起塔爾後虎災遂息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迎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爲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爲可剋不進曰必捷

但憂災餓耳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饑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絕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拄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至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輦之還宮周敕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

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絶出城北闍維之煙焰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在不爛卽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進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善十誦律蔬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般若又篤厲門人常懺悔爲業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爲藍田令富少孤居貧而篤學無厭採薪爲燭以照讀書及至冠年備盡經史美姿容善談論後過僞秦衛將軍楊邑資其衣糧習鑿齒擕共志學及聽安公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絶事人間時

村人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道逢路口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羣劫不許富曰大人五藏亦可用不劫謂富不能忘身因妄言亦好富乃念曰我幻骸之軀會有一死今以濟人雖死猶生即自取劫刀晝胸至臍群劫更相咎責四散奔走即送小兒還其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頓悶口猶能言迺具答以此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轝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所終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爲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供養時偽秦晉王姚緒鎭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旣重即服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品竟以火自燎道俗觀視莫不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子精勤懍厲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迺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

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己身迺還寺辭要苦諫不從卽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及賫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旣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旣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積所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己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愼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

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温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為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轍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為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迺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

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
藥王品火燄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
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迺歇時年四
十四其卒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
相似貫壞直聳遂成連理奇樹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尅
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爲雙桐沙門吳郡張
辯爲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爲傳讚讚曰悠悠元機茫
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爲妙寶其一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
聞其說今覩斯人其二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

迹雙樹其三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颺髣髴其四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酥油有頃又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慇懃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迺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

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塡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適入鑊據一小牀以吉貝自纒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死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迺答曰微軀賤命何足止留天心聖慈罔已者願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即許益迺手自執燭以然帽帽然已迺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

誦聲猶分明及眼乃眛貴賤哀嗟響震幽谷莫不彈指稱佛悁悵技淚火至明旦迺盡帝於子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爲設會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之處起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慶生而獨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末誓燒身漸絶糧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於蜀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

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行雲爲結苦雨悲零
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積升天時年
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爲收灰起塔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十九方出家苦行
頭陀不服綿纊絕五穀唯餌松葉後誓志燒身迺服松
膏及飲油經于半年至齊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於隴
西記城寺内集薪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目誦聲猶了
至鼻迺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永明末始豐縣
有比邱法存亦燒身供養郡守蕭緬遣沙門慧深爲起

灰塔

釋曇宏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宋永初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阯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誓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焚弟子追及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舉寺皆赴宏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追救命已終矣於是益薪進火明旦乃盡爾日村居民咸見宏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涼道俗方悟其神異共收灰骨以起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所貴者命也是故
飡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懌也餌术含丹防生養性
欲其壽考也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吝而弗爲撤一
飡以續餘命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自有宏知達見
遺己贍人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悟四生爲夢幻之境精
神逸乎蜚羽形骸滯於𤭛𣪊是故摩頂至足曾不介心
國城妻子捨若遺芥今之所論蓋其人也僧羣止爲一
鴨而絶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而畫腹以全命法進
割肉以啖人曇稱自餧於災虎斯皆尚乎兼濟之道忘

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踰九劫刳肌貿鳥駭震三千惟夫若人固亦超邁高絕矣爰次法羽至于曇宏皆灰燼形骸棄捨珍愛或以情祈安養或以願生知足故雙桐表於房裏一館顯自空中符瑞彪炳與時間出然聖教不同開遮亦異若是大權爲物適時而動利現萬端非教所制故經云能然手足一指迺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以威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體壞福田相考而爲談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云新行菩薩不能一時備行諸度或滿檀而乖孝如王子投

虎或滿慧而乖慈如檢他斷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無盈缺又佛說身有八萬戸蟲與人同氣人命旣盡蟲亦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損於蟲命有失說者或言羅漢尙入火光夫復何怪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乃自燒然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軀或時投形火聚或時裂體分人當知殺蟲之論其究莫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栽七覺八道實涅槃之要路豈必燔炙形體然後離苦若其位鄰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爲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至如凡夫

之徒鑒察無廣竟知盡壽行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激
譽一時或欲流名萬代及臨火就薪悔怖交切彰言既
廣恥奪其操於是僶俛從事空嬰萬苦若然非所謂也
讚曰若人挺志金石非英鑠茲所重祈彼寶城芬梧蕂
蔚紫館浮輕騰煙曜彩吐瑞含禎千秋尚美萬代傳聲

誦經第七　二十一人

釋曇邃一　釋法相二
竺法純三　釋僧生四
釋法宗五　釋道冏六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

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叩戸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遂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此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遂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呪願畢於是各絕遂後不知所終

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寳相

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元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
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
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忽遊縱放蕩優俳
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晉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
節招而鴆之頻傾三鍾神氣清夷淡然無擾恬大異之
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時有竺曇蓋竺僧法並苦行
通感善能神呪請雨爲揚州刺史司馬元顯所敬法亦
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爲起治城寺焉
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苦行有德

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為寺上蘭渚買故屋暮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純唯一心憑觀世音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至岸訪船無主須臾不見道俗咸歎神感後不知所終

釋僧生姓袁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宋豐等請為三賢寺主誦法華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乃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為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於後可為燒身弟子謹依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乃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衞自資受一食法蔬苦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升臺諷詠響聞四遠士庶稟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爲精舍因誦爲目號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

釋道冏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爲道懿弟子懿病嘗遣冏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冏判無濟理冏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

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
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彌新頻作數過普賢齋並有瑞應
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以未及暄涼倏忽不
見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矚風化夜乘氷度河中
道氷破三人沒死冏又歸誠觀音乃覺腳下如有一物
自鼓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常以般
舟為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冏
欻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閒見一人在路坐胡牀
侍者數百人見冏驚起冏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

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别令人送冏還寺叩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衆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攜往廣陵終於彼也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淸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聞闇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諷誦之時有别衣别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倡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絶俄見一物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傷祠巫覡自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孝建初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爲廬山慧遠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關中從叡公稟學元嘉初出都止道場

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誦大涅槃法華淨名每後夜諷誦此房常聞莊房前有如兵仗羽衛之響實天神來聽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食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圊厠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爲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卽告衆掘取果得三千爲造法華一部并設會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

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釋法恭姓關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養寺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苦行殊倫服布衣餌𦵏麥誦經三十餘萬言每夜諷詠輒有殊香異氣入恭房者咸共聞之又以弊納聚蚤蝨常披以飼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王義季等並崇其德業所獲信施常分給貧病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卒於彼春秋八十時烏衣復有僧恭者德業高明綱總寺任亦不食粳稻唯餌豆麥

釋僧覆未詳何許人少孤爲下人所養七歲出家爲曇

亮弟子學通諸經蔬食持呪誦大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重敕爲彭城寺主率衆有功宋太始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遂爾離俗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迺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前障始聚得錢一千六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經錢在佛處羣劫聞之赧然而去於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

遇情願既滿厲操逾堅常迴諸福業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曰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明三年無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京師能華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金光明蔬食避世

釋宏明本姓嬴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以為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

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圊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後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元嘉中郡守平昌孟顗重其貞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陽江總於永興邑立昭元寺復請明往住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爲明於村立柏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柏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釋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遍訪衆

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間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舉精勤標節以救苦爲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叩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音亦素行誦經

釋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而沉隱有志用及其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萬言交接上下未嘗有

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無兼物宋元徽中來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靜閑房懺誦無輟人有造者輒為說法訓獎以代饌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沉誦法華金剛般若聞京師盛於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于建業頃之東適吳越觀矚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遍心敏口從恆有餘力禮千佛凡一百五十餘萬拜

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為造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餘萬言蔬食苦行有至德焉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氷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稅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顒以信解兼深特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禮或因顒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時若

耶縣溜山有釋曇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爲業

釋僧侯姓龔西凉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禮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二日一遍如此六十餘年蕭惠開入蜀請法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岡創立石室以爲安禪之所自息慈以來至于捨命魚肉葷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蹉輒空齋而過齊永元二年微覺不愈至中不能食乃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宏有釋慧温亦誦法華維摩首楞嚴蔬苦有高節

釋慧彌姓楊氏宏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裔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乃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絕軌迹莫至彌負錫獨前虎兕無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剪茅結宇以爲棲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八年後聞江東有法之盛乃觀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爲人溫恭仁讓喜慍無色戒範精明獎化忘倦諮賢求善恒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禮拜者皆爲說法提誘以代餚饌爰自出家至于衰老葷醪鮮豢一皆永絕足不出山三十餘年

曉夜習定常誦般若六時禮懺必爲衆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葬于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吳爲僧正卒於彼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胷琳爲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且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

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論曰諷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總持難得惛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偈亦是聖所稱美是以曇邃通神於石塢僧生感衛於空山道冏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而蒙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徵應外啓經云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虛哉若乃凝寒靜夜朗月長宵獨處閑房吟諷經典音吐遒亮文字分明足使幽

顯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誦法言以此爲音樂者也
讚曰法身既遠所寄者辭沉吟反復惠利難思無怠三
業有競六時化人乃衛變衆來兹此焉實德誰與較之

高僧傳卷十二

音釋

唼子合切入口也 懍力荏切危懼也 拔無粉切拭也 纊苦謗切絮也 懌羊益切悅也
縠胡谷切縐紗也 刳苦胡切屠也

高僧傳卷十二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十三 興福 經師 唱導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興福第八 十四人

晉

竺慧達一　釋慧元二 竺慧直

釋慧力三

宋

釋慧受四　釋僧慧五

釋曇翼六　釋僧洪七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爲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

郡見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旣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懺爲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刹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八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燿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即此一也旣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刹

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爲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爾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趺浮在水上即收送縣縣表上臺勑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

耳悝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欷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敕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達以剎像靈異倍加翹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

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虔歌唄至德即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衞二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元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停止通元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禮拜鄮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墟達翹心束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修立龕砌羣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復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顗復加開拓達東西覲

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厲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爲人性善喜慍無色常習禪誦經勸化福事以爲恒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僧餐蔬幽遁永絶人迹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衆未嘗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絶粒唯餌松柏因登山蟬蛻焉

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嘗乞蔬食若

行頭陀修福至晉興寧中啓乞陶處以爲瓦官寺初標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標塔基輙東移十餘步旦取還已復隨徙潛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力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立寺後三十年當爲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即敕楊法尙李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顒所治丈六金像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無如之何乃迎顒看之顒曰

非面瘦也乃臂胛肥耳既鑢減臂胛而面相自滿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謐嘗入臺見東掖門外有寺人擲摶所著處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一金像含光趺長七尺二寸謐即啓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末迭出瓦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私期說之期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卽詣王陳之王大喜卽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爲刹柱受將沙彌試至新亭江尋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豎立爲刹架以一層道俗競集咸歎神異坦之卽捨園爲寺以受本鄉爲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鬬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

飾于今崇麗焉

釋僧慧未知何許人自少來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遷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然自行進前數十步油篕如故無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釋曇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

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涉又誦法華一部以晉
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
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闍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
法華精舍太守孟顗富春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
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
七十立碑山寺旌其遺德會稽孔逭製文翼同遊曇學
沙門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部相灌蒨並
東嶽望僧咸共憩焉時有釋道敬者本瑯琊胄族晉右
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邱壑棲于若耶山立

懸溜精舍敬後爲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瓦官寺少而修身整潔後率
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模時晉末銅禁
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時爲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
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
問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胷方尺許銅色
燋沸會當行刑府參軍監殺而牛奔車壞因更尅日續
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模見
像胷前果有燋沸洪後以苦行卒

釋僧亮未知何許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邵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邵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邵即給人船三日三夕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

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齎取廟銅既多十未取一而舫已滿唯神牀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蝘蜓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遇風水甚利比羣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餤光未備宋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為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云此處

爭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爲福業俄爲野火所燒後齊諧及張寅等藉杯度之旨語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彌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泫然淸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爲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峯永安諸寺敬旣精於戒節而志

操嚴明故嶺外僧尼咸附諮稟後被敕爲僧主訓領有
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彌忽爲鬼所打後山精見形詣敬
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橫撓法師眷屬有頃悉皆平復
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衰獻率化有緣更
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
攜手來歌云藏微有道德歡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
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欲
斷何不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接得無折損

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事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後不知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仍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博通經律志業強悍善能匡拯衆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西遊備矚靈異乃誓欲忘身往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旣到于闐欲度葱嶺值棧道斷絶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十五粒幷觀世音滅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茲國金鎚鍱像於是而還其

經途危阻見其別記佛牙在烏纏國自烏纏來芮芮自來梁土獻賫牙還京師十有五載密自禮事餘無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行精純德爲物範瑯琊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綣沙門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誡訓獻以永明之中被敕與長干元暢同爲僧主分任南北兩岍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奉爲戒師獻後被敕三吳使沙簡二衆暢亦東行重申受戒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鍾於乾宏殿見帝帝問

鍾所宜鍾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書王儉先輩
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稱預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
未興見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
然中代有庾氷桓元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
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
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
況復餘者揖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自爾沙門皆稱名
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
以建武末卒年與暢同窆于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爲

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有數人並執仗初夜叩門稱臨川殿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寺司即隨語開閣主帥至佛牙座前開函取牙作禮三拜以錦手巾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刻意苦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嶽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上有叢樹曲幹垂陰護每經行至

壁所輒見光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擎爐發誓願
博山鐫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
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疏鑿移
年僅成面樸頃之護遘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
不期一生成辨第二身中其願克果後有沙門僧淑纂
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
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
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
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

就者必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溪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矍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卽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卽馳啓建安王王卽以上聞敕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師至其神應

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克成鎣磨將畢夜中忽當卍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胷卍字處猶不施金薄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今年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敕爲僧主止京師正覺寺

敦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
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奇江右稱
最州境或應有灾祟及僧尼横延釁戾像則流汗汗之
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羣虜共欲
遷像遂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兗州數郡欲起義南附
亦驅逼衆僧助守營塹時虜帥蘭陵公攻陷此營獲諸
沙門於是盡執二州道人幽繫囹裏遣表偽臺誣以助
亂像時流汗擧殿皆濕時偽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少
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

香禮拜至心誓曰衆僧無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既欣覩靈異誓願瞻禮而關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為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八無量壽像以伸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淩遲復致推斥至梁方以事啓聞降敕聽許并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萬斤銅融瀉已竭

尚未至胷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
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敕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
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鑪側於是飛韝消
融一鑄便滿甫爾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
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模量度
乃湧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
竟不銷鑠並莫測其然會昔量銅四萬準用有餘後益
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
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邱道招常夜中禮懺忽見素

所見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道度梁高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遙見二僧跪開像髻逼就觀之倏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敕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徧上微雨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像邊有光燄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楗椎禮拜之聲入戸詳視揜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舫舶下催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

重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華香之瑞自葱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論曰昔優塡初刻栴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眞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爰至髮爪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闍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剎興焉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爾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令

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鑄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氎釋迦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洎于大梁遺光粤盛夫法身無像因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眞儀隔化情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釜庾爲之生銘丁蘭溫凊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

徵祥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剎杪慧力感瑞於塔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慧顯證於移燈洪亮並忘形於鑄像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專志於牙骨竟陵爲之通感僧護蓄抱於石城南平以之獲應近有光宅丈九顯曜京畿宋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備妙相湧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宏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故人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譬猶鳥備二翼一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

豈不易哉

讚曰眞儀掩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懷戀者依現奇表極顯瑞旍威嚴藏地湧水汎空飛篤矣心路必契無違

經師第九　十一人

晉

帛法橋一　支曇籥二

宋

釋法平三　釋僧饒四

釋道慧五　釋智宗六

齊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絶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内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爾後誦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

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卽石虎末也有弟子僧
扶亦戒行清高
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吳虎
邱山晉孝武初敕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
以師禮籥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
因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
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
非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
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出家止白馬寺爲曇籥弟子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無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麈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爲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伎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

齊肩綜善三本起及須大拏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蹰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春秋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爲梵唄長齋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潯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志行淸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合奇製無定準條章析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曉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萬言每夕

諷詠轉聞闇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卒春秋五十有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淸而爽快若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低昂睡蛇交至宗則升座一轉梵響干雲莫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無取焉宋明忽賞道詮譏者謂逢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元儒遊心佛義

善談莊老并注十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狎遷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氏被誅門有十二喪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爲湘州及三吳並攜共同遊齊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瓦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競遷等抑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能

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旣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
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淸徹寫送有餘宋孝武
蕭思話王僧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與同行
蕭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十九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
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
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
有羣鶴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震天下
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

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因聲發而覺
卽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
聲流好有工恆日明旦卽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
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
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後人
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釋曇憑姓楊犍爲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
音調甚工而過旦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
更加研習晚遂出羣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

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學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鐘願於未來當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於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光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蕢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令慧微僧業僧尙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曇慧滿僧允

慧彖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傳法于今忍以

隆昌元年卒時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牒句殊有宮商

釋曇辯　一往無奇彌久彌勝

釋慧念　少於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砰磕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偏善還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淸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荆陜庸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已上八人無傳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伸暢懷抱褒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讚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爲殊而並以協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則謂之

以爲樂讃法於管絃則稱之以爲唄夫聖人制樂其德
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如聽唄亦其利有
五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歡喜
是以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頌於
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讃詠亦在處成音至
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響於梵宮或令無相之旨
奏於篪笛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宣於竽瑟之下並皆抑
揚通感佛所稱讃故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塵
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蓋寡良

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
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
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
旣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
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
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
裁變古聲所存止一千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
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
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慇懃嗟詠曲

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于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旨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以元師梵唱赤鴈愛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翥曇憑動韻猶令象馬踡跼僧辯折調尙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爲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

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名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全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怳惚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眞明珠未揜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哢動韻則揄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鋭清而不擾濁而不

蔽諒足以超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爲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讚則號爲梵音昔諸天讚唄皆以韻入絃管五衆旣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爲妙原夫梵唄之起亦肇自陳思始著太子頌及睒頌等因爲之製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于今尙傳卽敬謁一契

文出雙卷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卽其法也籥公所造六言卽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校疇昔成規殆無遺一惜哉此旣同是聲例故備之論末

唱導第十

宋

釋道照一　　釋曇穎二

釋慧璩三　釋曇宗四

釋曇光五

齊

釋慧芬六　釋道儒七

釋慧重八　釋法願九

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麴西平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羣典以宣唱爲業音吐嘹亮洗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

於內殿齋照初夜略敘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言善久之齋竟別䞋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爲門師宋元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釋曇頴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爲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便足騰遠理頴嘗患瘡癬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

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唾沐身狀如已死類依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唾以傅癬上所傳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厲節彌堅宋太宰江夏王義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該覽經論涉獵書史衆技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罄無不妙宋太祖文皇帝車騎臧質並提攜友善雅相崇

愛譙王鎭荆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之譙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况復爲逆帝悅之明旦別䞋一萬後敕爲京邑都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虢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適時應變無盡嘗爲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爲懺悔宗曰昔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亦云萬姓

有罪在子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德邁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沖寧得獨異帝大悅後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偽恩愛必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年收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泫愴良久賞異彌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談經新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喜事五經詩賦及筭數卜筮無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來所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剪落所宜耶乃屏

舊業聽諸經論識悟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荆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罄境推光以當鳩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給車服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曰奬導羣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爲辭願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出鎮北徐携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賁七曜以決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善卽敕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

年六十五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為大衆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毁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烏江追騎將及而渚次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愍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候覓沙門試欲詰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𨚫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

以爲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後病篤服九藥八勸合之以酒芬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終難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云云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鎭南兗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爲啓度出家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響成製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爲戒師盧丞相伯仲孫等共買

張敬兒故宅爲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以長齋菜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爲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太明六年敕爲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瀉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瓦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瓦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頴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嘗爲梅根冶監有施愼民代之先時文書未校愼民遂偏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愼民死除願爲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技及蓍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慤沈慶之微時經詣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冶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

指四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鉗鑷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即敕住後堂知陰陽祕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慤出鎮廣州攜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羽檄嶺南慤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果如願言慤遷豫州刺史復攜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共欲滅衆僧牀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於

孝武即敕願還都帝問願何致故詐菜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帝敕直閤沈攸之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回其操帝大怒敕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為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帝親事幼主恆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時敕旨重疊願後出憩在湘宮鑾駕自幸降寺省慰願云腳

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
訊願既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鐃
以為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妓樂供養佛尚
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秉德邁
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
師禮願往必直前無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萬計願隨
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糴米穀
散飼魚鳥或貿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數不可紀
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抱無事宮商言語訛

維唯以適機爲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籮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燄將及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卽苦心歸命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年八十七卒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事未獲從值慧益燒身啓帝度二十人鏡卽預其一也事法願爲師既得入道履操氷霜仁施爲懷曠拔成務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陵文宣王厚相禮待鏡誓心宏道不拘貴

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爲性敦美以賞接爲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瓦官道親彭城寶興耆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列傾衆動物論者從之今上爲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寺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葢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於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啓

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升高座躬爲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無言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鐘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爲用也辭吐俊發適會無差辯之爲用也綺製雕華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商推經論採撮書史博之爲用也若能善茲

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二伎雖於道爲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帷靖耀四衆專心叉指緘嘿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

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
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
敘哀感則灑泣含酸於是闔衆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輸
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鐘漏
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遑迫懷抱載盈戀
慕當爾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
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有一分可稱故編高僧之末
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
本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繆其中傳

寫訛誤亦皆依而宣唱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時禮拜中間懺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出頭臨時抽造謇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謦欬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徒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佛之教既絶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伐匠之咎若然豈高僧傳之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

音釋

悝枯回切　滬音戶水名　唄蒲拜切梵誦也　鄮莫候切　墌之亦切基址也　胛古狎切肩胛

腳也鐻良倨切錯鐻也篹作管切竹器逭胡玩切艘所鳩切船也蝘蜓蝘於殄切蜓夫典切蝘蜓蟲名鍱與涉切躩居縛切驚顧貌鏟初限切與剗同削也鎣烏定切磨飾也鞴蒲拜切吹火韋囊也情於金切蕢古怪切與蒯同砰磕砰披萌切磕口答切砰磕石相築聲踡跼踡具員切跼渠足切踡跼不伸也湮於眞切沈也

附答王曼穎札

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迺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

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槧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奏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拾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攙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無梗槩泯顯傷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備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元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

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考夸
梁亳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
更恨繁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
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元約豈加以高為
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
諸子前後撰述豈得挈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
門徒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簉龍函
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
學頃日阨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

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惲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子王曼頴頓首和南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宏理由教顯而宏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照明遺法殊功異行列代而與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篋自課之勤長慕鉛槧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閑厝心傳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三省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

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輕樹十科商搉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踈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旣學兼孔釋解貫元儒抽入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慚懼今以所著讚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慧皎白

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通內外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並爲

世軌又撰此高僧傳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甲戌歲二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爲首經營葬于廬山禪閣寺墓時龍光寺釋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耳

高僧傳卷十三終

番禺孟鴻光校